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集

世界

叢書

周作人編譯





周作人編譯

世界
叢書

現代日本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我們編譯這部小集，本可以無需什麼解說。日本的小說在二十世紀成就了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的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藝相比。只是因了文字的關係，歐洲人要翻譯他頗不容易，所以不甚為世間所知。中國與日本因有種種的關係，我們有知道他的需要，也就兼有知道他的便利：現在能够編成這部創始的——雖然是不完善的小集，也無非只是利用我們生在東亞的人的一個機會罷了。

我們現在所要略加說明的，是小說的選擇的標準。我們的目的是在介紹現代日本的小說，所以這集裏的十五個著者之中，除了國木田與夏目以外，都是現存的小說家。至於從文壇全體中選出這十五個人，從他們著作裏選出這三十篇，是用什麼標準，我不得不聲明這是大半以個人的趣味為主。但是我們雖然以為純客觀的批評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觀去妄加取捨；我們的方法是就已有定評的人和著作中，擇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內，所以我們所選

的範圍或者未免稍狹；但是在這狹的範圍以內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價值的。此外還有許多作家，如島崎藤村、里見弴、谷崎潤一郎、加能作次郎、佐藤俊子諸人，本來也想選入，只因時間與能力的關係，這回竟來不及了，這是我們非常惋惜的事。

還有一件事，似乎也要順便說明，便是這部集裏並沒有收入自然派的作品。日本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的「初十」盛極一時，著作很多，若要介紹，幾乎非出專集不可，所以現在不會將他選入。其次，這部小集原以現代為限，日本的現代文學裏固然含有不少的自然派的精神，但是那以決定論為本的悲觀的物質主義的文學可以說已經是文藝史上的陳跡了，——因此田山花袋的棉被 (Futon) 等雖然也會愛讀，但沒有將他收到這集裏去。

這裏邊夏目森有島、江口菊池芥川等五人的作品，是魯迅君翻譯，其餘是我所譯的。我們編這部集的時候，承幾個日本的朋友的幫助，總說一句以誌感謝。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於北京。

周作人。

現代日本小說集目錄

序

國木田獨步二篇

少年的悲哀

巡查

夏目漱石二篇

挂幅

克萊喀先生

森鷗外二篇

遊戲

沈默之塔

鈴木三重吉三篇

一

一三

一三三

二六

三五

五五

金魚·····	六九
黃昏·····	七六
照相·····	七九
武者小路實篤二篇	
第二的母親·····	八二
久米仙人·····	一二三
有島武郎二篇	
與幼小者·····	一二九
阿末的死·····	一四七
長與善郎二篇	
亡姊·····	一八二
山上的觀音·····	一九八

志賀直哉二篇

到網走去……………二〇六

清兵衛與壺盧……………二二〇

千家元曆二篇

深夜的喇叭……………二二八

薔薇花……………二三九

江馬修一篇

小小的一個人……………二四五

江口渙一篇

峽谷的夜……………二五五

菊池寬二篇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二八〇

復讐的話·····	二九三
芥川龍之介二篇	
鼻子·····	三〇九
羅生門·····	三一九
佐藤春夫四篇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三二九
「黃昏的人」·····	三三八
形影問答·····	三四五
雉雞的燒烤·····	三五〇
加藤武雄一篇	
鄉愁·····	三五六
附錄·····	三六四

少年的悲哀

國木田 獨步

「少年的歡喜倘是詩，少年的悲哀也是詩。宿在自然的心裏的歡喜若是可歌的，那在自然的心裏低語的悲哀也是可歌的了。」

總之我現在想將我少年時候的悲哀之一，講給諸君聽聽。……一個男子這樣的說。

「我從八歲起到十五歲止，養在叔父的家裏；其時我的父母都在東京居住。

叔父的家是那地方的一個大家，有許多山林田地，家裏的男女用人，平常也總有七八人。我的父母使我在鄉村裏過了我的少年時代，我不得不感謝他們的好意。倘若我八歲的時候同父母一起住在東京，我今天的情形恐怕很要不同了罷。無論如何，我的智識即使比現在或者更進步，但我的心却未必能從一卷威志威斯（Wordsworth），享受高遠清新的詩思罷。

我在山野閒隨意奔走，過了七年的幸福的日子。叔父的家在小山的脚下，近郊多是樹林，有

河有泉有池，而且相距不很遠便是瀨戶內海的灣港。山野，樹林，溪泉，河海，都於我沒有一點不由的地方。

我記得這是十二歲的時候。有一天，一個名叫德二郎的用人來約我，說今夜帶你往有趣的地方去玩，去不去呢？

「什麼地方呢？」我問。

「你不必問什麼地方。無論那里，都有什麼要緊呢？阿德帶你去的，地方，沒有不有趣的。」德二郎微笑著說。

這德二郎在那時大約二十五歲，是一個倔強的少年，原是孤兒，從十一二歲的時候起，便在我叔父的家裏做事。顏色淺黑，容貌整齊，喝了酒必定唱歌，便是不喝也唱著歌勞動，興致總是很好。不但他的樣子常是高興，便是他的心事也很正直；叔父常說在孤兒裏是很難得的，本地的人也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

「但是對叔父和叔母，須得秘密纔好呢，」德二郎說了，便唱著歌爬上後山去了。

這正是盛夏中間，月色鮮明的一夜。我跟在德二郎的後面，來到田間，沿著稻香馥郁的田隄走去，走上河邊的隄上。隄比別處原要更高一級，所以上了這隄，便可以望見廣漠的田野的一面。這雖然還是黃昏時候，高寒明淨的月光，漫蓋山野；田野盡頭冒著薄靄，如在夢裏；樹林含煙，彷彿浮著一般；低的河柳葉尖的積露，珠子一樣的發光。小河的末尾便是灣港了，正滿漲着晚潮。用船板拚合了駕著的橋，這時候看去忽然覺得很低，便因為水面高了的緣故；河柳也一半浸在水裏了。

隄上雖有微風，河裏却毫沒有波紋，水面像鏡子一般，映出澄清的天空的影。德二郎下了隄，解開繫在橋下的小船的繩索，一脚跳下去；本來靜著的水面，這時候忽然起了波紋了。

「哥兒，快點快點！」德二郎催著我，便駕起櫓來。我急忙也跳下船去，不一刻這小船已向著灣港的方面溜下去了。

漸漸的同灣港相近，河身也漸漸的廣闊起來；月將他的清光浸在河面，兩邊的隄愈走愈遠，回顧上流，已經被薄靄遮掩，我們的船早已進了灣港了。

在這時候橫渡這湖一般廣闊的灣港的，只有我們這一隻小船。德二郎在今夜，不像平常的高聲，只用了小聲唱著歌，靜靜的搖櫓。退潮的時候差不多像沼澤一樣的灣港，現在因為高潮與月光，完全變了模樣，在我看去也覺得不是平常見慣的那泥臭的灣港了。南方山影，陰暗的倒映在水裏；東北兩面的平野上，月光蒼茫，更辨不出那里是水陸的界線；我們的小船，正向著西方前進。

西方是灣港的入口，水狹而深，岸促而高；在這裡下錨的船數目雖然不多，形狀大抵是西洋式帆船，所裝的貨物是此地出產的食鹽；此外本地的做朝鮮貿易的人所有的船舶，也頗不少，也還有往來內海的客船。兩岸的人家，高高低低，據山臨水，約有好幾百戶。

從灣港的内部望出去，舷燈高高的點著，幾乎疑是星光；燈影低低的映著，又像是金蛇；寂寞的山色，浮在月影裏，看去真同繪畫一般。

小船漸漸前進，這小港裏的各種聲音也愈加聽得清楚了。我現在雖然不能將這港的光景詳細說明，但是那夜的情形還是歷歷的在我眼前，可以說個大略：這是夏夜的月明的一晚，船裏

的人都走到甲板上，家裏的人走出門外來，臨海的窗戶也都開了。燈火在風中微漾，水面平滑如油，有吹笛的，有唱歌的，又有夾著三絃的音的喧笑聲從臨水的妓樓起來，很是快樂熱鬧的樣子；但包住這一幅繁華的畫圖的寂寥的月色，山影與水光，我却也不能忘記。

在帆船的影底下鑽過去，德二郎便將小船在一處陰暗的石級面前停住了。

「請上來罷！」德二郎對我說。他只在堤下說了一句「請下船罷」，以後在船裏不曾開過口，所以我毫不知道他爲什麼帶我到這裏來；但我也就依着他的話，出了小船。

德二郎繫了船索，也跨上石級，儘向前面走去，我也不作一聲，只跟在後面走。石級寬不到三尺，兩旁都是高的牆壁。我們走完了石級，似乎到了人家的一個院子裏了。院子的角裏放著太平水桶，四面用板壁圍著；一面的板壁上邊，露出繁茂的樹頂，似乎是一株香團樹。月光印在地上，寂然無人。德二郎暫時立定，彷彿靜聽模樣，隨即走近右邊的板壁，向裏推去；原來這裏是一個小門，那扇黑門便一聲不響的張開了。門裏面就是一座樓梯。門開的時候，便聽得有脚步聲悄悄的下那樓梯來。

「德爺麼？」一個年青的女人窺探著說。

「等了好久了罷？」德二郎對女人說，又回顧著我道，「哥兒也帶了來了。」

「哥兒請上來罷！你也快點上來，在這裡就鬧是不行的。」女人催著德二郎，他便走上樓梯去，只對我說了一句，

「哥兒，這裡暗呢。」他同女人已經上了樓，我沒法也只得跟著爬上暗而且狹，又頗峻急的樓梯去。

原來這家也是妓樓之一，現在女人引導我們進去的屋子是臨海的一室，憑欄望去，不但港內的情形，就是灣港的內部，田野的盡頭，以及西邊的海岸，都能看見。但是這間屋裏，鋪著的六張席子已經古舊，看去不像是一間華麗的屋子。

「哥兒，請這裡坐。」女人將墊子擲在欄杆底下，又拏了香橙與各種果子點心勸我喫。打開間壁的門，那邊預備著酒菜；女人便搬了過來，同德二郎對面坐下。

德二郎現出平常沒有的懊惱的樣子，將女人所斟的一杯酒一口喝乾了，注視著伊問道，

「終於決定在幾時了？」

這女人大約十九或二十歲模樣，臉色蒼白，彷彿毫無力氣，我看了幾乎疑心伊是病人。伊屈指數著說，

「明天後天，大後天，決定在大後天了。但是，我到了此刻，又有點迷惑起來了。」說著垂了頭，偷偷地用袖角揩眼；德二郎在這時候獨自斟酒，儘量的喝下去。

「到了此刻，豈不是沒有法子了嗎？」

「這雖是如此，——但想起來覺得倒不如死了，却要好的多呢。」

「哈哈，……哥兒，這個姐兒說死了好，你看怎樣辦呢？——喂，喂，前回所約的哥兒現在帶來了，你不好好的看麼？」

「我從先便看著呢。心想這長的真像，正佩服著哩。」女人說了，含笑向我注視。

「像誰呢？」我急忙詢問說。

「像我的兄弟，說哥兒和我的兄弟相像，雖然是唐突的事，你請看這個。」伊從衣帶中取出一

張照片給我看，

「哥兒，這個姐兒將照片給我看，我說這和家裏的哥兒一般無二，伊託我一定帶來要看看，所以我今晚帶了哥兒到這里來的，你非要教伊好好的款待不可呢。」德二郎說著話，還只是儘量喝酒。女人挨到我的近旁來，很和氣的微笑著說，

「那自然要好好的款待；哥兒你要喫什麼呢？」

「什麼都不要。」我說著，轉過臉去。

「那麼，坐船去罷，和我坐船去罷。呢，這樣好罷？」伊起身出去，我便也跟著下了樓梯，德二郎却只是帶笑望著我們。

走下前回的石級，伊先將我放在船裏，解了船索，隨後颯的跳下船來，很輕便的搖起櫓來了。我那時雖然還是兒童，看了伊的舉動，也不禁覺得驚異。

離了河岸，回頭仰視樓上，只見德二郎靠著欄杆，向下眺望；裏面點着燈，外面又受了月光，所以他的姿勢很分明的可以看出。

「小心！怕危險呢。」德二郎從樓上說。

「不要緊！伊從下邊答應。」立刻就回來的，請你等一會罷。」

我們的船暫時在六七隻大船小船中間，曲曲折折的行了一刻，便出到廣闊的河面上。月光愈加清寒，幾乎是秋夜模樣；女人停了櫓，坐在我的旁邊，又仰視月光和四周的景色。對我說道，

「哥兒，你幾歲？」

「十二。」

「我的兄弟的照片，也是十二歲的時候照的；現在是十六……是的，雖然十六歲了，但是十二歲的時候分別之後，便不會會見過，所以到了此刻還覺得他是哥兒一般模樣呢。伊注視著我的臉，忽而流下淚來，在月光底下顯得伊的顏色更加蒼白了。」

「死了麼？」

「不，倘若死了，倒也就斷念了；分別以後，還不知道他的下落與情況呢。兩親早已死別，只贖了姊弟兩人，正是互相靠傍著過活，現在却又分散了，連生死還不明白。而且我不久也要被人帶

到朝鮮去了，恐怕在這一一生中已經不能再會了。」伊的眼淚沿著面龐流了下來，伊也並不揩抹，只望着我的臉低聲啜泣。

我向著河岸眺望，不作一聲，聽伊這番說話。人家的燈火映在水裏，閃閃的搖曳着。緩緩的響着橈聲，大傳馬船開駛過去，船上的男子用了清亮的聲音唱著船歌。我在這時候，覺得在我幼穉的心裏感着說不出的悲哀。

忽然有人操着小船，飛奔而來的，却正是德二郎。

「我擊了酒來了！」德二郎在一二丈以外大聲的說。

「好呵！我正和哥兒講我兄弟的事，哭著呢。」伊正說著，德二郎的小船已經到了。

「哈哈，我也正想大概是這樣罷，所以擊了酒來了。喝酒罷，喝酒罷！我給你唱歌！」德二郎似乎已經醉了。女人擊了德二郎給伊的一隻大酒杯，注了滿杯的酒，一口氣喝下去。

「再一杯！」這回是德二郎替伊斟滿了；伊擊來又一口喝乾，呼的將酒氣對着月光噴去。

「這就好了。現在我唱歌給你們聽罷。」

「不，德爺。我想儘量的哭一場。在這里沒有人看着，也沒有人聽見，請讓我哭罷。請讓我儘量的哭罷！」

「哈哈……那麼，你便哭罷。我和哥兒兩人聽著就是了。」德二郎對著我笑。

女人俯伏著，哭泣起來。但是也不便發出大聲，所以只見伊背上抽搐，很是痛苦的模樣。這時候德二郎忽然變成一副莊重的相貌，看著伊的這情形，隨後突然回過臉去，對著山看，也不作一聲。過了一刻，我說道，

「阿德，回去罷！」

這時候女人連忙擡起頭來，說道，

「對不起，哥兒看著我哭，真無聊了……我因為哥兒來了，彷彿已經得同兄弟會見過了的樣子。哥兒也請你健康，快點長大起來，成為偉大的人。」伊用了悲切的聲音說。「德爺，時候太遲了，恐怕家裏對不起，你早點帶了哥兒回去罷。我現今哭過了，昨天以來的那種心裏的悶氣都已消散了。」

伊跟了我們的船，送了三四町，後來被德二郎阻止，方纔將櫓停住；兩隻小船便漸漸的離遠了。小船將要分開的時候，女人對我反復著說，

「請你不要忘記了我！」

以後過了十七年，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的記著當夜的情景，想忘記也忘記不得。那可憐的女人的容貌，至今還映出在我的眼前。這一夜裏，淡霞似的包著我的心的一片悲哀，跟著年歲逐漸的濃厚起來；卽在此刻回想起那時的心情，也感著一種不可堪的，深而且靜的，無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緒。

以後德二郎因了我的叔父的幫助，成爲像樣的農夫，如今已經是兩個小孩的父親了。

那個飄流的女人轉到朝鮮去之後，又漂泊在什麼地方，過那不幸的生活；還是已經辭了這人世，到靜肅的「死」的國土去了呢：在我固然不能知道，便是德二郎也似乎不曾知道了。」

巡查

國木田 獨步

我在近時，偶然和一個名叫山田銑太郎的巡查相識，年紀大約三十四五歲，是骨格雄偉，身體高大的堂堂的偉丈夫。

我不很知道面相的事，但是圓的臉，嘴上和兩頰的胡鬚都黑黑的，鼻子眼睛很大，看去不能說是柔和的相貌，實際却是很忠厚的人，在世間原是常有的，這巡查似乎也屬於這一類。

倘若這樣的人是沉默的，那也不是很愜意的面相，但是他很能說能笑，笑起來眼邊現出一種愛嬌，說話的時候，也不管別人的窘不窘，隨意的說，又時常用了想不到的比喻，很是得意，兩三遍的重複的說。這樣的人，如何他會討人家的憎惡麼？

有一天，他說明天不是值日，一定請過來，殷勤的催促，我於是便在那天的下午一點鐘左右去訪山田巡查。

「一定請過來。沒有什麼東西，因為天氣冷，我們這樣的談天罷。」他說著用手裝出喝酒的樣

子。

小器作鋪的樓上的一間房，是他的住室。從作場旁邊走上急而且狹的樓梯，當面便放著炭筆。皮靴像蝦蟆似的睡在角落裏，一枝粗的棍子豎在旁邊看守著，這大約便是行杖罷。別一間房裏，或者是住著一個書生，漏出微吟的聲音來；走過這房前陰暗的板廊，對面的房便是山田巡查的寓了。

「呀，來了麼？請這邊坐，請！」他說著急忙站起，從壁廚裏拏出一個墊子，拋在長火爐的那邊。他正在飲酒，已經是略有醉意的時分了。

「獨身的生活是這個樣子。你所看見的，這屋也狹小，而且家常器具都放在這裏面，簡直是豬圈罷了，是豬圈……」他四邊探望，好像搜尋什麼東西，忽然的將面前的酒杯一口喝乾了，（又斟上了酒，）說道，

「喝一杯罷！倘若已經喫過飯，單喝酒能這酒決不是那些喝了會到頭裏來的酒呀。」

我接了酒杯，放在膳臺上。這房間確是狹小，却收拾得很整齊。一個懸掛的壁廚突出在房子

裏，紙屏上都是補綴，壁上塗抹得很髒，席子烏黑，紙窗也熏昏了，確是很醜陋的房間，但到處都打掃得很乾淨，怎麼說是豬圈呢？

窗下是一張短几，右邊一個書箱，橫邊是長火爐，並排的放著膳臺，靠右手的壁是衣箱食廚，上頭是卍字廚，都是舊的，却都很清潔。煙草盆，點心合，茶葉瓶，蓋碗，書帙，都適宜的整齊的排着。書箱上放着三四個盆栽的小花盆。

我將酒杯還他，說道，

「到底是警官，所以很喜歡清潔哩。」

「哈哈，也不能算是喜歡清潔，這是我的脾氣，是不大好的脾氣，別人做的事情總是不中意，所以很窘哩。至於食器，尤其如此，無論飯碗或是什麼，叫別人去洗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一切都是自己動手做……」

「那麼，這正是天生的獨身者的脾氣了，哈哈。」

「的確是這樣，所以家鄉裏雖然有老婆在那里，却不去叫，因為一個人也並不覺得什麼不

便。」

「有夫人在那裏麼？那麼，也不必甘心過這樣獨身者的寂寞生活罷。還有，小孩呢？」

「小孩也有。有一個五歲的男孩。但是，總還是一個人更舒服。」一面獨酌著說，「只是我不叫妻子來，原來也還有別的理由。」

「雖然不知道有怎樣的理由，但我想既然有了妻子，却不享一家團圓的快樂，總不是正當罷？你不覺得寂寞麼？」

「不，並不是全不覺得寂寞，我也時常回去，妻也時常來的呵。趁了火車，一天裏可以來回，正是便當的世間呵。請你不必掛念，鋪蓋也有兩份備着呢。哈哈。」

「哈哈，既然這樣的悟徹，那也沒有什麼了。」

「請喫點什麼罷！雖然沒有什麼好的東西。怎麼樣，豆呢，還是橘子？」

膳臺上拉雜的擺着煮豆，青魚子，橘子，醋烏賊之類。掛在柱上的花瓶裏，插着聊以塞責的松枝。冬天的日脚已經傾斜，正射着西窗。主人的臉紅了，眼睛迷蒙的，到底是正月的情景。

主人從攔在專賣特許的風爐上的鐵壺裏，取出暖酒瓶來，接續說道，

「的確還是一個人更爲快活。——趁熱喫一杯罷。——而且我本不是自己願意娶妻的。偶然被一處人家要去做贅婿，倘若不是這樣，至今還是獨身罷。第一件，做了巡查，想養活妻子，享受快樂，是不容易的把戲。這要比蛇的走索更困難。——你曾經看見過蛇的走索麼？我却見過一回。姓名不好說出來，在我們的同僚中間，有這樣的一位，養活他的妻，三個小孩和他的母親，而且頗爽快的過日子。可以佩服罷？原來他不喝酒，也不吸煙。這樣的人是個例外，是我們所做不來的把戲。」

「但是將夫人放在鄉間，費用還是要的，可不是一樣麼？不必再推託了，住在一處罷。夫人也是可憐呵。」

「哈哈，你倒很是孝妻哩。其實就是我也何嘗不愛我的妻呢，但是在鄉間還有一點財產，而且父母也還在，所以伊住在那邊，倒是兩邊都方便的事情。像我這樣，實在是當作一種遊戲，纔幹著這個職業。倘若厭倦了，便放了手回到鄉間去，還不至於沒有飯喫呢。」

「那是很舒服呵。」

「真是很舒服！所以酒也是這樣的從石崎整桶的買來，囁囁的喝下去。澤之鶴（二）也好，不過在我們似乎略甜一點，所以還不如起字號的適口。至於菜館裏的混成酒，那可是要不得了。」

他開始酒的品評與混成酒的攻擊，他的醉意也似乎更加發出來了。

「如何請擊出一點隱藝（三）來罷。我麼？我是全然無藝的，只有飲了則眠，便即睡着罷了。」他這樣說，眼睛迷迷蒙蒙的，確有點渴睡的樣子。

「我要是同你們一樣的能夠做文章，也有許多事情想寫他出來，但是不成！」他閉了眼暫時沉默着，忽而微笑說道，

「哼，是了。有一件要請你看的東西。」

從書桌抽斗裏拿出五六張彷彿是草稿的東西，將其中的一張放在我的面前。原來是一篇漢文，

（一） 澤之鶴與起字號都是酒的名目。

（二） 平常不爲人家所知，獨自學會的技藝，謂之隱藝（Kakushigei）。

題曰「題警察法」。

「夫警察之法，以無事爲至，」

他用了一種聲調，搖著身子，將漢文朗誦起來。

「治事次之——如何？」

「贊成贊成。」

「以無功爲盡，立功次之，故——如何？——故日夜奔走而治事，千辛萬苦而立功者，非上之上者也。」

「這樣，所以睡著的麼？」

「哈哈，請你再聽下去。——最上之法，非在治事，非在立功，常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制其機先。故無事而自治，無功而自成，是所謂爲於易爲，而治於易治者也。——如何，是名論罷？——是故善盡警察之道者，無功名，無治跡，神機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文章雖然拙，主意如何？」

「文章也妙，主意更是大贊成。」

「神機妙道，存乎其人，愚者所不能解也麼，哈哈。」他說了很得意。「先喝了酒，養足了精神，以制其機先能。如何，趁熱再喝一杯？」

「我儘够了！此外還有什麼妙的東西麼，像詩這一類的東西？」

「詩麼？有的。說是有的，未免太威嚴了；叫作幼學便覽成績的，却有兩三打在這里。」他拏出四五張謄在格紙上的稿子給我，却又說道，

「不，給你看了很見笑，我來吟一兩首罷。那麼，可是都是拙劣的。春夜偶成罷。——朦朧烟月下，一醉對花眠；風冷夢驚覺。飛紅埋枕邊。——如何？下田歌子所做的歌裏，有叫作什麼的一首。嚙，那叫做什麼呀，現在恰巧忘記了。這是翻譯那首的意思的，却完全比不上。那個奶奶，這樣的稱呼雖然失禮，做的歌確是很好哪！他將身子左右搖動，又將春夜偶成重吟一遍。」這里有一篇別致的東西，題曰權門所見，——權門昏夜乞憐頻，朝見揚揚意氣新，妻妾不知人罵倒，醜夫滿面帶鬚塵。——如何？」

「很痛快。」

「這是做某大臣的警衛的時候所作。醜夫滿面帶髯塵——麼？」

「再吟一首罷。」

「好罷。」他翻著草稿，隨後突然的吟道，「故山好景久相違，斗米官遊未悟非，杜宇呼醒名利夢，聲聲復喚不如歸。——哈哈，終於說出本懷來了。」

「哈哈，本懷終於露出來了。」

「哈哈，」山田巡查也笑了，隨即閉了眼睛，也並不想念著什麼，茫然的坐着。他已經半分睡着了。突然的又叫道，

「不，到底還是這樣舒服。」張開眼睛看着我，微微的笑，又便打起瞌睡來了。

我暫時靜靜的等着，但叫醒他也覺得對不起，便悄悄的站起來，走出房外去。

從小器作鋪走過四五十間（三）的路便是十字路。我走到這裡的時候，向後邊回顧，却見山

（三）一間長六尺，六十間爲一町。

田巡查的鬚鬚蓬鬆的臉出現在小器作鋪的樓窗口，向着我只是點頭。

我對於這巡查，覺得完全中意了。

掛幅

夏目漱石

大刀老人決計在亡妻的三週年忌日爲止，一定給豎一塊石碑。然而靠着兒子的瘦腕，纔能顧得今朝，此外再不能有一文的積蓄，又是春天了。擺着赴訴一般的臉，對兒子說道，那忌日也正是三月八日哩，便只答道，哦，是呵，再沒有別的話。大刀老人終於決定了賣去祖遺的珍貴的一幅畫，掣來做用度。向兒子商量道，好麼？兒子便淡漠到令人憤恨的贊成道，這好罷。兒子是在內務省的社寺局裏做事的，掣着四十圓的月給。有妻子和兩個小孩子，而且對大刀老人還要盡孝養，所以很喫力。假使老人不在，這珍貴的掛幅，也早變了便於融通的東西了。

這掛幅是一尺見方的絹本，因爲有了年月，顯着紅黑顏色了。倘掛在暗的屋子裏，黯澹到辨不出畫着什麼東西來。老人則稱之爲王若水所畫的葵花。而且每月兩三次，從櫃子裏取了出來，拂去桐箱上的塵埃，又鄭重的取出裏面的東西，立刻掛在三尺的牆壁上，於是定睛的看。誠然，定睛的看時，那紅黑之中，却有瘀血似的頗大的花樣。有幾處，也還微微的剩着疑是青綠的脫落

的癥痕。老人對了這模糊的唐畫的古蹟，就忘却了似乎住得太久了的住舊了的人間。有時候，望着掛幅，一面吸煙，或者喝茶。否則單是定睛的看。祖父這，什麼？孩子說着走來，想用指頭去觸了，這纔記起了年月似的，老人一面說道動不得，一面靜靜的起立，便去捲掛幅。於是孩子便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說道是了，我買彈子糖去，只是不要淘氣罷，嘴裏說，手裏慢慢的捲好掛幅，裝進桐箱，放在櫃子裏，便到近地散步去了。回來的時候，走到糖店裏，買兩袋薄荷的彈子糖，分給孩子道，哪，彈子糖。兒子是晚婚的，小孩子只六歲和四歲。

和兒子商量的翌日，老人用包袱包了桐箱，一清早便出門去，到四點鐘，又擎着桐箱回來了。孩子們迎到門口，問道，祖父，彈子糖呢？老人什麼也不說，進了房，從箱子裏取出掛幅來掛在牆上，茫然的只管看。聽說走了四五家骨董鋪，有說沒有落款的，有說畫太剝落的，對於這畫，竟沒有如老人所豫期的致敬盡禮的人。

兒子說，古董店算了罷。老人也道，骨董店是不行的。過了兩星期，老人又抱着桐箱出去了。是得了紹介，到兒子的課長先生的朋友那里去給賞鑒。其時也沒有買回彈子糖來。兒子剛一回家，

便彷彿嗔怪兒子的不德義似的說道，那樣沒有眼睛的人，怎麼能讓給他呢，在那哩的都是賸物。兒子苦笑着。

到二月初旬，偶然得了好經手，老人將這一幅賣給一個好事家了。老人便到谷中去，給亡妻定下了體面的石碑，其餘的存在郵局裏。此後過了五六天，照常的去散步，但回來却比平常遲了二時間。其時兩手抱着兩個很大的彈子糖的袋。說是因為賣掉的畫，還是放心不下，再去一看，却見掛在四席半的啜茗室裏，那前面插着透明一般的臘梅。老人便在這里受了香茗的招待。這比藏在我這里更放心了，老人對兒子說，兒子回答道，也許如此罷。一連三日，孩子們儘喫着彈子糖。

克萊喀先生

夏目漱石

克萊喀 (W. J. Craig) 先生是燕子似的在四層樓上做窠的。立在階石底下，即使向上看，也望不見窗戶。從下面逐漸走上去，到大腿有些酸起來的時候，這纔到了先生的大門。雖說是門，也並非具備着雙扉和屋頂；只在濶不滿三尺的黑門扇上，掛着一個黃銅的敲子罷了。在門前休息一會，用這敲子的下端剝啄剝啄的打着門板，裏面就給來開門。

來給開的總是女人。因為近視眼的緣故罷，戴着眼鏡，不絕的在那里出驚。年紀約略有五、六十左右了，想來也該早已看慣了世間了，然而也還是只在那里出驚，睜着使人不忍敲門的這麼大的眼睛，說道「請」。

一進門，女的便消失了。於是首先的客房——最初並不以為是客房，毫沒有什麼別的裝飾，就只有兩個窗戶，排着許多書。克萊喀先生便大抵在這裡擺陣。一見我進去，就說道「呀」的伸出手來。因為這是一個來握手罷的照會，所以握是握的，然而從那邊却歷來沒有回握的時候。這邊

也不見得高興握，本來大可以廢止的了，然而仍然說道「呀，」伸出那毛毳毳的皺皮疙瘩的，而且照例的消極的手來。習慣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這手的所有者，便是擔任我的質問的先生。初見面時，問道報酬呢？便說道是呵，一瞥窗外邊，一回七先令怎麼樣，倘大貴，多減些也可以的。於是我定爲一回七先令的比例，到月底一齊交，但有時也突然受過先生的催促。說道，君，因爲有一點用度，可以付了去麼等類的話。自己便從袴子的袋裏掏出金幣來，也不包裹，說道「哦」的送過去，先生便說着「呀，對不起」的取了去，攤開那照例的消極的手，在掌上略略一看，也就裝在袴子的袋裏面了。最窘的是先生決不找餘款。餘將款入下月分，有時纔到其次的星期內，便又說是因爲要買一點書之類的催促起來。

先生是愛爾蘭人，言語很難懂。倘有些焦躁，便有如東京人和薩摩人吵鬧時候的這麼煩難。歸而且是很疏忽的焦急家，一到事情麻煩起來，自己便聽天由命而只看着先生的臉。

那臉又決不是尋常的。因爲是西洋人，鼻子高，然而有階級，肉太厚。這一點雖然和自己很相像，但這樣的鼻子，一見之後，是不會起清爽的好感情的。反之，這些地方却都亂七八遭的總似乎

有些野趣。至於鬚髯之類。則實在黑白亂生到令人悲憫。有一回，在培凱斯忒理德（Becker Steeple）遇見先生的時候，覺得很像一個忘了鞭子的馬夫。

先生穿白小衫和白領子，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始終穿着花條的絨衫，兩腳上是擁腫的半鞋，幾乎要伸進暖爐裏面去而且敲着膝頭——這時纔見到，先生是在消極的手上戴着金指環的——有時或不敲而擦着大腿，教給我書。至於教給什麼，則自然是不懂。靜聽着，便帶到先生所樂意的地方去，決不給再送回來了。而且那樂意的地方，又順着時候的變遷和天氣的情形，發生各樣的變化。有時候，竟有昨日和今日之間搬了兩極的事情。說得壞，那就是胡說八道罷，要評得好，却是給聽些文學上的座談，到現在想起來，一回七先令，本來沒有可以得到循規蹈矩的講義的道理，這是先生這一面不錯，覺得不平的我，却胡塗了。況且先生的頭，也正如那鬚髯所代表的一般，彷彿有些近於雜亂的情勢，所以倒是不去增加報酬，請講更其高超的講義的好，也未可知了。先生所得意的是詩。讀詩的時候，從臉到肩膀邊便陽炎似的振動——並非誑話，確乎振動了。但是歸根究底，却成了並非爲我讀，只是一人高吟以自樂的事，所以總而言之，也還是這一面

損。有一次，擊了思溫朋 (Swinburne) 的叫作羅賽蒙特 (Rosamond) 的東西去，先生說給我看一看罷，朗吟了兩三行，却忽而將書伏在膝髁上，說道，唉，唉，不行不行，思溫朋也老得做出這樣的詩來了，便歎息起來。自己想到要看思溫朋的傑作亞泰蘭多 (Atlanta) 便在這時候。

先生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你知道這樣的事麼，你懂得那樣的事麼之類，常常受着無聊不堪的事的質問。剛這樣想，却又突然提出了偉大的問題，飛到同輩的待遇上去了。有一回，當我面前讀着渥忒孫 (Watson) 的詩，問道，這有說是有着像雪黎 (Shelley) 的地方的人和說全不相像的人，你以爲怎樣？以爲怎樣？西洋的詩，在我倘不先訴諸目，然後通過了耳朵，是完全不懂的。於是適宜的敷衍了一下。說這和雪黎是相像呢還是不相像，現在已經忘却了。然而可笑的是，先生那是照例的敲着膝頭，說道我也這樣想，却惶恐得不可言。

有一日，從窗口伸出頭去，俯視着忽忽的走過那遼遠的下界的人們，一面說道，你看，走過的人們這麼多，那裏面，懂詩的可是百個中沒有一個，很可憐。究而言之，英吉利人是不會懂詩的國民呵。這一節，就是愛爾蘭人了得，高尚得遠了。——真能够體會得詩的你和我，不能不說是幸福

哩。將自己歸入了懂詩的一類裏，雖然很多謝，但待遇却比較的頗冷淡，我於這先生，看不出有一點所謂情投意合的東西，來覺得只是一個全然機械的在那里饒舌的老頭子。

然而有過這樣的事。因為對於自己所住的客寓很生厭了，就想寄居在這先生的家裏看，有一天，照例的講習完畢之後，請託了這一節，先生忽然敲着膝髀，說道，不錯，我給你看我的家裏房屋，來罷，於是從食堂，從使女室，從邊門，帶着各處走，全給看遍了。本來不過是四層樓上的一角，自然不廣濶。只要兩三分時，便已沒有可看的地方。先生於是回到原位置上，以為要說這樣的家，所以什麼處所都住不下，給我回絕了罷，却忽而講起跋爾忒惠德曼 (Walt Whitman) 的事來。先前，惠德曼曾經到自己的家裏來，逗留過多少時——說話非常之快，所以不很懂，大半是惠德曼到這里來似的——當初，初讀那人的詩的時候，覺得有全不成東西的心情，但讀過幾遍，便逐漸有趣起來，終於非常之愛讀了。所以……

借寓的事，全不知道飛到那里去了。我也只得任其自然，哦哦的答應着聽。這時候，似乎又講到雪梨和誰的吵鬧的事，說道吵鬧是不好的，因為這兩人我都愛，我所愛的兩個人吵鬧起來，是

很不好，頗提出抗議的話。但無論怎樣抗議，在幾十年前已經吵鬧過的了，也再沒有什麼法。

因爲先生是疏忽的，所以自己的書籍之類，很容易安排錯。倘若尋不見，便很焦急，彷彿起了火災似的，用了張皇的聲音叫那正在廚下的老嫗。於是那老嫗也擺着一副張皇的臉，來到客房裏。

「我，我的威志威斯 (Wordsworth) 放在那里了？」

老嫗依然將那出驚的眼，睜得碟子似的，徧看各書架，無論怎樣的在出驚，然而很可靠，便即刻尋到威志威斯了。於是 Here Sir 的說着，彷彿聊以相窘似的，塞在先生的面前。先生使掣奪一般的取過來，一面用兩個手指，畢畢剝剝的敲着髓讚的書面，一面便道，君，威志威斯是……的講開場。老嫗顯了愈加出驚的眼，退到廚下去。先生是二分間三分間的敲着威志威斯。而且好容易叫人尋到了的威志威斯，竟終於沒有翻開卷。

先生也時時寄信來。那字是決計看不懂的。文字不過兩三行，原也很有反覆熟讀的時間，但無論如何總是決不定。於是斷定爲從先生來信，即是有了妨礙，不能授課的事，省去了看信的工

夫了。出驚的老嫗偶然也代筆，那就很容易了然。先生是用着便當的書記的。先生對了我，歎息過自己的字總太劣，很困窘。又說，你這面好得多了。

我很擔心，用這樣的字來起稿，不知道會寫出怎樣的東西來呢。先生是亞覃本沙士比亞集 (Arden Shakespeare) 的出版者。我想，那樣的字，竟也會有變形爲活版的資格麼？然而先生卻坦然的做序文，做札記。不寧惟是，曾經說道看這個罷，給我讀過加在哈穆列德 (Hamlet) 上頭的緒言。第二次去的時候，說道很有趣，先生便囑咐道，你回到日本時，千萬給我介紹介紹這書罷。亞覃本沙士比亞集的哈謨列德，是自己歸國後在大學講義時候得了非常的利益的書籍。周到而且扼要，能如那哈謨列德的札記的，恐怕未必再有的了。然而在那時，却並沒有覺得這樣好。但對於先生的沙士比亞研究，却是早就驚服的。

在客房裏，從門鍵這一邊彎過去，有一間六席上下的小小的書齋。先生高高的做窠的地方，據實說，是這四層樓的角落，而那角之又角的處所，便有着在先生是最要緊的寶貝在那里了。——排着十來冊長約一尺五寸濶約一尺的藍面的簿子，先生一有空一有隙，便將寫在紙片上的

文句，鈔入藍面簿子裏，彷彿慳吝人積蓄那有孔的銅錢一般，將那一點一點的增加起來，作爲一生的娛樂。至於這藍面簿子就是沙翁字典的原稿，則來此不久便已知道了。聽說先生因爲要大成這字典，所以拋棄了威爾士 (Wales) 某大學的文學的講席，騰出每日到不列顛博物館去的工夫來。連大學的講席尙且拋棄，則對於七先令的弟子的草草，正不是無理的事。先生的腦裏，是惟此字典，終日終夜槩 桓 磅 礪 而已的。

也曾問過先生，已經有了最密特 (Schmidt) 的沙翁字典了，却還做這樣的書麼？於是先生便彷彿不禁輕蔑似的，一面說道看這個罷，一面取出自己所有的最密特來給我。試看時，好個最密特前後兩卷一葉也沒有完膚的寫得烏黑了。我說着「哦」的喫了驚，只對最密特看。先生其時頗得意。君，倘若做點和最密特一樣程度的東西，我也不必這樣的費力了，說着，兩個手指又齊 畢 畢 剝 剝的敲起烏黑的最密特來。

「究竟，從什麼時候起，來做這樣的事的呢？」

先生站起身，到對面的書架上，彷彿尋些什麼模樣，但又用了照例的焦躁的聲音叫道，全尼

(Jane) 全尼，我的道覃 (Dawden) 怎麼了？老嫗還沒有出來，已經在問道覃的所在。老嫗又出驚的出來了。而且又照例的 Here Sir 的相窘一回，退了回去。先生於老嫗的一下並不介懷，肚餓似的翻開書，唔，在這裡，道覃將我的姓名明明白白的寫在這裡；特別的寫着研究沙翁的克萊喀氏。這書是一千八百七十……年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還在一直以前呢……自己對於先生的忍耐，全然驚服了。順序便問什麼時候纔完功。誰知道什麼時候呢，是儘做到死的呵，先生說着，將道覃放在原處所。

我此後不久便不到先生那里去了。當不去的略略以前，先生曾說，日本的大學裏，不要西洋人的教授麼？倘我年紀青，也去罷。頗顯着無端的感到無常的神色。先生的臉上現出感動，只有這一回。我寬慰說，豈不還年青麼？答道那里那里說不定什麼時候有什麼事，因為已經五十六歲了，便異樣的入了靜。

回到日本之後，約略過了兩年，新到的文藝雜誌上，載着克萊喀氏死掉的記事。是沙翁的專門學者的事，不過添寫着兩三行文字罷了。那時候，我放下雜誌想，莫非那字典終於沒有完功，竟成了廢紙了麼。

遊戲

森鷗外

木村是官吏。

或一日，也如平日一樣，午前六點鐘醒過來了。是夏季的初頭。外面是早就明亮了的，但使女顧忌着，單不開這一間的雨屏。蚊帳外是小小的燃着的洋燈的光，這獨寢的間，見得很寂寞。

伸出手去，機械的摸那枕邊。這是尋時錶。是頗大的一個銀錶，有的說，這就是遞信省買給車掌的東西。指針也如平日一樣，恰恰指着正六點。

「喂，不開屏門麼？」

使女一面拭着手，出來開雨屏。外邊照舊是灰色的天空中，下着微細的雨。並不熱，但是溼漉漉的空氣觸在臉上。

使女在單衫上，嵌進肉裏去的綁了捲袖繩，將雨屏一扇一扇的裝進屏箱去。額上沁出汗來了，這上面，緊帖着繚亂的短頭髮。

心裏想：「哦，今天也是一運動便熱的日子呵。」從木村的租住屋到電車的停留場爲止，有七八町。步行過去時，即使出門時候以爲涼，待走到却出汗了。就是想到了這件事。

走出廊下洗着臉，記起今天有須趕緊送給課長的文件的事來。然而課長的到來是在八點半，所以想，八點鐘到衙門就是了。

於是顯着頗高興的快活的臉，看着陰氣的灰色的天空。倘給不知道木村的人一看見，便要詫異他有甚有趣，却裝着那樣的臉的罷。

出來洗臉的時候，使女便趕忙的疊了蚊帳，捲起被褥來。走過這處所，開了紙障子，便是書房。兩個書几，攔成九十度角的擺着。這前面鋪着墊子。坐在这里，擦着了火柴，吸一支朝日。（一）木村做事，是分爲立刻非做不可的事，和得閑纔做的事的。將一張几收拾得精空，逢到趕緊要做的事，便拏到這上面去。而且這趕緊要做的事一完結，便將擱在那一張几上的物件，接着拏到這邊來。擱着的物件總很多。堆積着的。這是照了緩急積疊起來的，比較的急的便放在最上面。

木村擎起那擱在墊子旁邊的日出新聞來，攤在空虛的一張几上，翻開第七面。這是文藝欄所在的地方。

將朝日的掉下的灰，吹落在几的那邊，一面看。臉上仍然很快活。

從紙障子的那邊，聽得拂子和掃帚的聲音很劇烈。是使女趕忙的在那里掃臥房。拂子的聲音尤厲害，木村也常常發過話，但改了一日，便又照舊了，不用那紮在拂子上的紙條拂，却用柄的一頭拂的。木村稱這事爲「本能的掃除」。鴿子孵卵的時候，用那削圓稜角的白粉筆兌換了鴿卵，也仍然抱着白粉筆。忘了目的，單將手段來實行。不記得爲了塵埃而拂，却只是爲了拂而拂了。

但這位使女，雖然躬行本能的掃除。躬行「舌戰」，然而活潑，也還中用，所以木村是滿足的。舌戰云者，是羅曼主義時代的一個小說家所說的話，就是說使女一遇着主人出門，便跑到四近各處去饒舌。

木村看完了什麼之後，略略皺一皺眉。大抵無論何時，凡是放下新聞的時候，若不是極之 *thigne* (漠然) 的表情，便是皺一皺眉。這就因爲新聞的記載，是成不了毒也做不了藥的東西，或

者是木村以爲不公平的東西的緣故。既如此似乎不看也就是了，然而仍然看了之後，顯出無動於中的神色，或者略略皺一皺眉，便立刻回復了快活的臉。

木村是文學者。

在衙門裏，辦着麻煩的，沒精打采的，增添補湊的那些事，快要成爲禿頭了，也歷來沒有闕，但在當作文學者這一面，却頗也爲世所知的。並沒有做什麼好著作，而頗也爲世所知。且不特爲世所知而已。一旦爲世所知，做官這一面便變了外放之類，被當作已經死了似的看待，一直到將成禿頭之後，再回東京，纔作爲文學者而復活起來。實在是很費手脚的履歷。

倘說木村看了文藝欄，覺得不公平是因爲自利，被貶便怒，被褒便喜，那怕是冤枉的罷。不論我的事，人的事，看見稱讚着無聊的東西，糟蹋着有味的東西，所以覺得不公平的。不消說，遇有說着自己的時候，便自然感得更切實。

盧斯福 (Roosevelt) 遍地的走，說着「見得不公平就戰罷」的道要。木村何以不戰呢？其實，木村前半生中，也曾大戰過來的。然而目下正在做官，一發議論，便做不出著作了。自從復活以來，雖

然壞，也在做著作，議論之類是不能發的。

這一日的文藝欄上，寫着這樣的事：

「在文藝上，有所謂情調。情調是成立於 *Situation*（情況）的上面，然而而是 *Indéfinissable*（不可言說）的。登在與木村有關係的雜誌上的作品，無一篇有情調。木村自己的東西也似乎沒有情調。」

約而言之，就是這一點。而且反之，還揭着所謂有情調的文藝的例，但這些也並不是木村一佩服的東西。這之中，連木村以為體面的作家，不做那樣的文章纔好的東西之流，也舉在例子裏。

要之寫在那里的話，在木村是不很懂。即使看了「成立在 *Situation* 之上的情調」這話，也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的。哲學的書，論藝術的書，木村也看得頗不少了，但看這句話，却是什麼都不能想清楚。誠然，在文藝裏，也有着要說是 *Indéfinissable*，便也可以說得似的，有趣的地方的。這能想。然而 *Situation* 是什麼呢？不是說古來的劇曲之類，將人物分配了時候和處所而做成

的東西麼？這與巴爾 (Hermann Bahr) 以爲舊文藝的好處，在急劇，豐富，有變化，的行爲的緊張這些話，豈不是沒有差別麼？說是單能在這樣的東西上成立，在木村是不懂的。

木村也並非自信有如此之強的人，但對於這不懂，却不以爲自己的腦力壞。其實倒反爲記者想起了頗可憫而且失敬的事。一看那揭着的有情調的作品的例，便想到尤其失敬的事來了。木村的鬢蹙的臉，即刻快活起來了。而且因了單身人都整飭的脾氣，好好的摺了新聞，放在書房的廊下的角落裏。這樣放着，使女使擊去擦洋燈，有用剩的，賣給廢紙擔。

這寫得頗長了，而實際是二三分間的事。吸一支朝日之間的事。

將朝日的煙蒂拋在當作灰盤用的石決明殼裏，木村同時彷彿想到了什麼似的，獨自笑着，一棒就捧着積在旁邊几上的十幾本 Manuscripts (原稿) 似的東西，搬到衣櫥上去了。

這是日出新聞社所託付的應募劇本。

日出新聞社懸了賞，募集劇本的時候，木村是選者。木村有着連呼吸也運不過來的事務，沒有看應募劇本的工夫。要勻出這樣的工夫來，除了用那吸煙的休憩時間之外，再沒有別的法。

在吸煙休憩時候，是誰也不願意做不愉快的事的。應募劇本之流，看了覺得有趣的，是十之中說不定是否有一。

而竟答應了看卷者，是受了託，勉勉強強的答應下來的。

木村常常被日出新聞的第三面上說壞話。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用「木村先生一派的風俗壞亂」這一句話的。有一回，因為有一個劇場，要演西洋的誰所做的戲劇，用了木村的譯本的時候，也寫着這照例的壞話。要說起這是怎樣的劇本來，却不但是在 *Censure*（檢閱）嚴到可笑的地步，柏林和維也納，都准印成書本去發行，連在劇場扮演，也毫不為奇的，頗為甜熟的劇本罷了。

然而這是三面記者所寫的事。木村不明白新聞社裏的事情，新聞社的藝術上的意見，沒有普及到第三面也並不見怪的。

現在看見的卻兩樣。在文藝欄，即使有着個人的署名，然而並不加什麼案語，便已登載的議論，則也如政治的社說一般，便當作該社的文藝觀來看待，也就無所不可罷。在這里，說木村所做的事，東西沒有情調，木村參與選擇的雜誌上所載的作品也沒有情調，那就是說木村是不懂文藝

的了。何以教不懂文藝的人，來選劇本的呢？倘若沒有情調的劇本入了選，又怎麼好呢？這樣做法，對得起應募的作者麼？作者那邊固然對不起，而於這邊也對不起的，木村想。

木村是被稱爲壞的意義這一面的 *Dietant*（遊戲於藝術的人）的，以此即使不落這樣的難，來看並不有趣的東西，也還可以過活。總而言之，廓清這一大堆的事，是敢謝不敏了，這樣想着，所以搬到衣櫥上去的。

寫起來長了然而這是一秒間的事。

隔壁的屋子裏，本能的掃除的聲音停止了，紙障子開開了。搬出飯來了。

木村用那混着芋頭的醬湯來喫早飯。

喫完飯，喝一杯茶，脊梁上便沁出汗來。夏天究竟是夏天哪，木村想。

木村換上洋服，將一個整包的朝日塞在衣袋裏，走向大門去。這裏已經擺着飯包和洋傘，靴子也擦好了。

木村撐了傘，臺臺的出去了。到停留場去的路，是一條店鋪櫛比的狹路，經過的時候，店主人

要打招呼的店是大抵有一定的幾家的。這裏便留心着走。這四近，對木村懷着好意來打招呼之類的也有，冷淡的裝着不相干的臉的也有，至於抱着敵對的感想的人，却彷彿沒有似的。

於是木村先推察這些招呼的人是懷着怎樣的心情。第一，他們確乎想做小說的人是一種古怪人。以爲古怪人的時候，立刻又覺得是可憐的人，所以來給一點 *Privilege*（惠顧）的。這在招呼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木村對於這事，並不以爲可憎，但不消說，自然也不覺得多謝。

正如鄰近的人的態度一樣，木村這人，在社交上也不很有什麼對頭。也只有當作獸子看，來表點好意的人，和全然冷淡，置之不理的人罷了。

加以在文壇上，又時時被驅除。

本村想，只要人們肯置之不理，這就好了。雖說置之不理惟有著作却要請准他做做的。心裏想，不要看錯了東西，便破口罵倒等等就好，倘有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感的人，那就運氣了。這是在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這樣想。

到停留場的路走了一半的時候，從橫街裏走出一個叫作小川的人來了。這人也在同衙門

裏辦事，每三回裏大約總有一回遇在路上的。

「自以爲今天早一點，却又和你遇着了。」小川說，偏了傘子，並着走。

「這樣的麼……」

「平常不是總是你先到麼。想着些什麼似的。想着大作的趣向罷。」

木村每聽到這樣的話，便感着被搔了癢的心情。但仍舊擺着照例的快活的臉，不開口。

「近來，翻了一翻太陽，裏面有些說你在衙門裏的秩序的生活和藝術的生活，是正相矛盾，

到底調和不得的這類話。見了麼？」

「見過了。說的是壞亂風俗的藝術和官吏服務規則，並無調和的方法這等意思罷。」

「原來，是有着風俗壞亂這類字面的。我却沒有這樣的去解釋。單當作藝術和官吏了。政治之流，倘儘着現狀這樣下去，是一時的東西，藝術是永遠的東西呵。政治是一國的東西，藝術是人類東西呵。」小川是衙門裏的饒舌家，木村始終覺得討厭的，但努力不教露出這顏色。他彷彿老病復發似的，響亮起來了。「然而，你看着盧斯福在各處講演的演說罷。假使依了此公所說的，

來做，政治也就不是一時的東西了。不單是一國的東西了。再將這事高尙一點，政治便成爲大藝術哩。我想，這和你們的理想倒許是一致的，怎樣？」

木村以爲很胡塗，極要皺一皺眉了，却熬着。

這之間，到了停留場。因爲是末站，所以早出晚歸，便正須坐在滿座的車子上。兩人在紅柱子下，並撐了傘立候着，走過二輛車，好容易纔擠上了。

兩人都挽在皮帶上。小川似乎饒舌還沒有夠。

「喂，我的藝術觀如何？」

「我是不去想這些事的。」木村嫵嫵的答。

「怎樣想，纔動筆的呢？」

「並不怎樣想。要做的時候便做。可以說，彷彿和要喫的時候便喫差不多罷。」

「本能麼？」

「也並非本能。」

「何以？」

「意識了做的。」

「哼。」小川顯了異樣的臉色說，不知道怎麼想去了，從此直到下電車，沒有再開口。

和小川分了手，木村走到自己的房屋面前，將帽掛在帽架上，插了傘。掛着的帽子還只有二三頂。

門開着，掛着竹簾。經過了穿着白制服的聽差的旁邊，走到自己的桌前去。先到的人也還沒有出手來辦公，在那里搖扇子。也有交換「早上好」的。也有默默的用下頰打招呼的。所有的臉都是蒼白的沒有元氣的臉。這也無怪，每一月裏沒有一個不生一回病的。不生的，只有木村。

木村從帖着「特別案卷」的籤條的，熏舊的書架上，取出翻潮的文件來，在桌子上堆了兩大堆。低的一堆，是天天辦去的東西，那上面，有一套拖着舌頭似的，帖着紅籤的文件。這就是今天必須交給課長的要緊的事情。高的一堆，是隨時慢慢辦去便成的公事。除了本分的分任事務之外，因為要訂正字句，從別的局所裏，也有文件送到木村這里來。那些東西，倘有並不緊急的，便也歸

在這裏面。

取出了文件，坐在椅子上，木村便摸出那照例的車掌的錶來看。到八點還差十分。等課長到來爲止，還有四十分。

木村翻開那高的一堆的上面的文件來，看了一回，使用糊板上的漿糊，帖上紙條，在這裏寫上些什麼去。紙條是許多張的用紙捻子穿着，掛在桌子旁邊的。在衙門裏，稱之爲附箋。

木村泰然的坐着，颯颯的辦公，這其間，那臉始終很快活。這樣的時候的木村的心情，是頗有些難於說明的。這人不論做什麼事，總抱着孩子正在遊戲一般的心情。同是遊戲，有有趣的，也有無聊的。這辦事，却是以爲無聊的這一類。衙門的公事，並不是笑談。那是政府的大機關的一個小齒輪，自己也在迴旋的事，是分明自覺着的。自覺着，而辦着這些事的心情，却像遊戲一般。臉上之所以快活者，便是這心情的發現。

辦完一件事，就吸一支朝日。這時候，木村的空想也往往胡鬧起來。心裏想，所謂分業者，在抽了天下鐵的人，也就成了很無聊的事了。然而並沒有覺得不平。雖然這樣，却又並不懷着以此爲

己的命運的，類乎 Fataliste (運命論者) 的思想。也常想，這樣的事務，歇了怎樣呢。於是便想到歇了以後的事。假定就目前的景況，在洋燈下寫，從早到晚的著作起來罷。這人在著作時候，也抱着孩子正在鬧心愛的遊戲似的心情的。這並非說沒有苦處。無論做什麼 Sport (玩耍)，都要跳過障礙。也未嘗不知道藝術是並非笑談。拏在自己手上的工具，倘交給巨匠名家的手裏，能造出震驚世界的作品的事，是自覺着的。然而一面自覺，一面却懷着遊戲的心情。庚勃多 (Gambetta) 的兵，有一次教突擊而氣餒了，庚勃多說吹喇叭罷，但是進擊的譜沒有吹，却吹了 Leveil (起牀) 的譜。意大利人站在生死的界上，也還有遊戲的心情。總而言之，在 木村，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同是遊戲，心愛的有趣的這一種，比無聊的好，是一定不易的。但倘若從早到晚專做這一種，許要覺得單調而生厭罷。現在的無聊的事務，却也還有破這單調的功能。

歇了這事務之後，要破那著作生活的單調，該怎麼辦呢？這是有社交，有旅行。然而都要錢的。既不願用旁觀別人釣魚一般的態度，到交際社會去；要做了 戈理基 (Gorki) 那樣的 Vaga-bondage (放浪) 覺得愈快，倘沒有俄國人這樣的遺傳，又彷彿到底不行似的。於是想，也許仍然

是做官好罷。而這樣想來，也並沒有起什麼別的絕望似的苦痛的感想。

有時候，空想愈加放縱起來了，見了戰爭的夢，假設着想，喇叭吹着進擊的譜，望了高揭的旗，快跑，這可是爽快呵。木村雖然沒有生過病，然而身材小，又瘦削，不被選去做徵兵，因此未曾上過陣。但聽人說過，雖曰壯烈的進擊，其實有時也或躲在土袋後面爬上去的，這時記起來了。於是減少了若干的興味。便是自己，倘使身臨其境，也不辭藏身土袋之後而爬的。然而所謂壯烈呀爽快呀之類的想像稀薄了。其次又設想，即使能夠出戰，也許編入輜重隊，專使搬東西。便是自己，倘教站在車前就拉罷，站在車後便推罷。然而與壯烈以及爽快，却愈見其遼遠了。

有時候，見着航海的夢。倘凌了屋一般的波濤，渡了大洋，好愉快罷。在地極的冰上，插起國旗來，也愉快罷。這樣架空的想。然而這些事也有分業的，說不定專使你去燒鍋鑪的火，這麼一想，Enthusiasm (熱誠)的夢便驚醒了。

木村辦完了一件事，將這一起案卷，推向桌子的對面，從高的一堆上又取下一套案卷來。先前的半紙的格子紙，這回的是紫線的西洋紙了。密密的帖在手掌上，宛然是和竹竿一同捏着

了蝸牛的心情。

這時爲止，已經漸次的走出五六個同僚來，不知什麼時候桌子早都坐滿了。搖過八點的鈴，暫時之後，課長出來了。

木村當課長還未坐下的時候，便拏了帖着紅籤的文件過去了，略遠的站着，看課長慢慢的從 Portafeuille（護書）裏取出文件來，揭開硯匣的蓋子，磨墨。磨完了墨之後，偶然似的轉向這邊來了。是比起木村來，約小三四歲的一個年青的法學博士，在眼鼻緊湊，沒有餘地，敏捷似的臉上，戴着金邊的眼鏡。

「昨天囑咐的文件……」說了一半話，送上文件去。課長接了，大略的看完，說道，「這就好。」木村覺着卸了重擔似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一回通不過的文件，第二回便很不容易直截了當的通過。三回四回的教改正。這之間，那邊也種種的想，便和最先所說的話有些兩樣起來。於是終於成爲無法可施。所以一回通過便喜歡了。

回到位子上一看，茶已經擺着了。八點到地的時候一杯，午後辦公時候三點前後一杯，是即

使不開口，聽差也會送來的。是單有顏色，並無味道的茶。喝完之後，碗底裏沈着許多滓。

木村喝了茶，照舊泰然的坐着，不歇的颯颯的辦事。低的一堆的文件的辦理，只要間或掣出簿子來一參照，都如飛的妥帖了。辦妥的東西，加了檢印，使聽差送到該送的地方去。文件裏面，也有直送給課長那里的。

這其間又送來新文件。紅籤的立刻辦，別的便歸入或一堆中；電報大抵照紅籤的一樣辦。正在辦事，驟然熱起來了，一瞥對面的窗，早上看見灰色的天空的處所，已經團簇着帶紫的暗色的雲了。

看那些同僚的臉，都顯着非常疲乏的顏色，大抵下顎弛緩掛下了，臉相看去便似乎長了一些了。屋子裏潮溼的空氣，濃厚起來，覺得壓着頭腦。即使沒有現在這樣特別的熱的時候，辦公時間略開頭，從廁所回來，一進廊下，那壞的煙草的氣息和汗的氣味，也使人有要噎的心情。雖然如此，比起到了冬天，燒着煖爐，關上門戶的時候來，夏天的此時又要算好得多了。

木村看了同僚的臉，略略皺一皺眉，但立刻又變了快活的臉，動手辦公事。

過了片時，動了雷，下起大雨來了，雨點打着窗戶，發出可怕的聲音。屋裏的人都放下事務向窗戶看。木村右鄰的一個叫山田的人說，

「正覺得悶熱，到底下了暴雨了。」

「是呵，」木村向右邊轉過快活的照例的臉去說。

山田一見這臉，彷彿突然想到了似的，低聲說道：

「你固然是迅速的辦着事，但從旁看來，不知怎的總彷彿覺得在那里開玩笑似的。」

「那有這樣的事呢。」木村恬然的答。

木村被人這麼說，已經不知多少次了。說這人的表情，言語，舉動，都催促別人說出這樣的話，也無所不可的。在衙門裏，先代的課長也說是欠懇切，很厭惡。文壇上，則批評家以爲不認真，正在貶斥他。娶過一回妻，不幸而走散了，平生因爲什麼機會衝突起來的時候，說道「你只在那里惹弄我，」便是那細君的非難的大宗。

木村的心情，是無所謂認真認假的，但因爲對於一切事的「遊戲」的心情，致使並非哪拉

(Zora)的細君，也感到被當作傀儡，當作玩物的不愉快了。

在木村呢，這遊戲的心情是「被給與的事實」和木村往還的一個青年文士曾經說，「先生是欠缺着現代人的緊要的性質的。這是 Nervosité (神經質)呵。」然而木村也似乎並不格外覺得不幸。大雨之後，接着小雨，但也沒有什麼很涼。

一到十一點半，住在遠處的人便進了食堂喫飯去。木村是辦事辦到放午礮，於是一個人再喫飯的。

兩三個同僚走向食堂的時候，電話的鈴響起來了。聽差去聽了幾句話，說道「請候一候」便走到木村這里來。

「日出新聞社的人，說要請說幾句話。」

木村走到電話機那里。

「喂，我是木村，什麼事呢？」

「木村先生麼？勞了駕，對不起的很了。就是那應募的劇本呵，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看了呢。」

「是呵。近來忙，還不能立刻就看呢。」

「哦。」怎麼說纔好，暫時想着似的。「那就再領教罷。拜託拜託。」

「再見。」

「再見。」

微笑的影，掠過木村的臉上了。而且心裏想，那劇本，一時未必走下衣櫥來哩。倘是先前的木村，就會說些「那是決定不看了」之類的話，在電話上吵嘴。現在是溫和得多了，但他的微笑中，卻有若干的 *Boshetti*（惡意）在裏面。然而這樣的些少的惡意，也未必能成爲尼采主義的現代人罷。

午礮響了。都擎出錶來對。木村也擎出照例的車掌的錶來對。同僚早已收拾了案卷，一下子退出去了。木村只和聽差剩了兩人，慢慢的將案卷收在書架裏，進食堂去，慢慢的喫了飯，於是坐上了汗臭的滿員的電車。

沈默之塔

森鷗外

高的塔聳在黃昏的天空裏。

聚在塔上的烏鴉，想飛了卻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離開了烏鴉隊，彷彿憎厭那烏鴉的舉動似的，兩三匹海鷗發出斷續的啼聲，在塔旁忽遠忽近的飛舞。

乏力似的馬，沈重似的拖了車，來到塔下面。有什麼東西卸了下來，運進塔裏去了。

一輛車纔走，一輛車又來，因為運進塔裏去的貨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鈍又緩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從市上到塔來，從塔下到市裏去的車，走過我面前。什麼車上，都有一個戴着一頂帽簷彎下的，軟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馬夫臺上，帶了俯視的體勢。

懶洋洋的走去的馬蹄聲，和軋着小石子鈍滯的發響的車輪聲，聽來很單調。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這塔像用灰色畫在灰色的中間。

走進電燈照得通明的旅館的大廳裏，我看見一個穿大方紋羽紗衣褲的男人，交叉了長腿，睡覺似的躺在安樂椅子上，正看着新聞。這令人以為從柳敬助的畫裏取下了服飾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這大廳上，已經見過一回的了。

「有什麼有趣的事麼？」我聲張說。

連捧着新聞的兩手的位置也沒有換，那長腿只是懶懶的，將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與其說對於我的聲張，倒不如說是對於新聞發了不平的口調。但不一刻便補足了話：「說是椰瓢裏裝着炸藥的，又有了兩三個了。」

「革命黨罷。」

我拖過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來，點起煙捲，坐在椅子上。

因為暫時之前，長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聞，裝着無聊的臉，我便又兜搭說：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來了。」

「Malabar hill (1)罷。」

「那是甚麼塔呢？」

「是沈默之塔。」

「用車子運進塔裏去的，是甚麼呢？」

「是死屍。」

「怎樣的死屍？」

「Parsi (1)族的死屍。」

「怎的會死得這樣多，莫非流行着什麼霍亂吐瀉之類麼？」

「是殺掉的。說又殺了二三十，現載在新聞上哩。」

(註一) 馬刺巴岡，馬刺巴是地名，在印度。

(註二) 派希是一種拜火教徒

「誰殺的呢？」

「一伙裏自己殺的。」

「何以？」

「是殺掉那看危險書籍的東西。」

「怎樣的書？」

「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書。」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義的書和社會主義的書是各別的可。」

「哦，總是不很懂，也知道書的名目麼？」

「一一寫着呢。」長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聞來，攤開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聞看。長腿裝着無聊的臉，坐在安樂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爭鬪」這一個標題的記事，却還算是客觀的記着的。

派希族的少壯者是學洋文的，漸漸有些能看洋書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壯者之間，發生了新文藝。這大抵是小說；這小說，從作者的嘴裏，從作者的朋友的嘴裏，都用了自然主義這一個名目去鼓吹。和 Zola (左拉) 用 Le Roman expérimental (實驗的小說) 所發表的自然主義，雖然不能說是相同，却也不能說是不相同。總而言之：是要脫去因襲，復歸自然的這一種文藝上的運動。

所謂自然主義小說的內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將所有因襲，消極的否定，而積極的並沒有什麼建設的事。將這思想的方面，簡括說來，便是懷疑即修行，虛無是成道。從這方向看出去，則凡有講些積極的事的，便是過時的馱子，即不然，也該是說謊的東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寫衝動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這倒也沒有西洋近來的著作的色彩這麼濃。可以說：只是將從前有些顧忌的事，不很顧忌的寫了出來罷了。

自然主義的小說，就惹眼的處所而言，便是先以這兩樣特色現於世間；叫道：自己所說的是

新思想，是現代思想，說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現代人。

這時候，這樣的小說間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說是那樣的消極的思想是紊亂安寧秩序的，那樣的衝動生活的敘述是敗壞風俗的。

恰在這時候，這地方發生了革命黨的運動，便在帶着椰瓢炸彈的人們裏，發覺了夾着一點派希族的無政府主義者的事。於是就在這 *Propagande par le fait*（爲這事實的樞機傳道所）的一夥就縛的時候，也便將凡是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類有緣，以至似乎有緣的出版物，都歸在社會主義書籍這一個符牒之下，當作紊亂安寧秩序的東西，給禁止了。

這時禁止的出版物中，夾着些小說。而這其實是用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義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從這時候起，却成了小說裏面含有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事。

這模樣，撲滅自然主義的火既乘着撲滅社會主義的風，而同時自然主義這一邊所禁止的出版物的範圍，又逐漸擴大起來，已經不但是小說了，劇本也禁止，抒情詩也禁止，論文也禁止，俄

圖書的譯本也禁止。

於是要在凡用文字寫成的一切東西裏，搜出自然主義和社會主義來。一說是文人，是文藝家，使被人看着臉想：不是一個自然主義者麼？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麼？

文藝的世界成爲疑懼的世界了。

這時候，派希族的或人便發明了「危險的洋書」這句話。

危險的洋書媒介了自然主義，危險的洋書媒介了社會主義。翻譯的人是販賣那照樣的危險品的，創作的人是學了西洋人，製造那冒充洋貨的危險品的。

紊亂那安寧秩序的思想，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敗壞風俗的思想，也是危險的洋書所傳的思想。

危險的洋書渡過海來，是 *Angra Mainyu* (三) 所做的事。

殺却那讀洋書的東西！

(註三) 拜火教裏的惡神

因爲這主意，派希族裏便學了 Pogrom (四) 的樣。而沈默之塔的上。烏鴉於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聞上也登着殺掉的人的略傳，誰讀了什麼，誰譯了什麼，列舉着「危險的洋書」的書名。我一看這個，喫了驚了。

愛看 Saint-Simon (聖西蒙) 一流人的書的，或者譯了 Marx (馬克思) 的資本論的，便作爲社會主義者論，介紹了 Bakunin (巴枯寧) Kropotkin (克魯巴金) 的，便作爲無政府主義者論，雖然因爲看的和譯的未必便遵奉那主義，所以難於立刻教人首肯，但也還不能說沒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譯了 Casanova (凱薩諾跋) 和 Louvet de Courvay (寇章) 的書，便被說是敗壞了

(註四) 俄國內部漸要破裂的時候，政府想出方法來，煽動國民去仇殺異民族和異教徒，以轉移他們的注意，世間謂之坡格隆，Po 是逐漸，Gronit 是破滅。

風俗，即使那些書裏面含有文明史上的價值，也還可以說未免缺一點顧忌罷。

但所謂危險的洋書者，又並不是指這類東西。

在俄羅斯文學裏，何以討厭 Tolstoi（托爾斯泰）的幾篇文章呢，便因為無政府黨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懺悔去作主義的宣傳，所以也可以說沒有錯。至於小說和劇本，則無論在世界上那一國裏，却還沒有以為格外可慮的東西。這事即以危險論了。在戰爭與平和裏，說是戰爭得勝，並非偉大的大將和偉大的參謀所戰勝，却是勇猛的兵卒給打勝的，做這種觀念的基礎的個人主義，也是危險的事。這樣穿鑿下去，便覺得老伯爵的喫素，也因為鄉下得不到好牛肉；對於伯爵幾十年繼續下來的原始生活，也要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與罰裏，寫出一個以為無益於社會的貪心的老婆子，不必給伊有錢，所以殺却了的主人公來，是不尊重所有權；也危險的。況且那人的著作，不過是羊癩病的昏話。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羨慕放浪生活的東西，蹂躪了社會的秩序，也危險的。況且實生活上，也加在社會黨裏呵。Artzibashev（阿爾志跋綏夫）崇拜着個人主義的始祖 Stinner。

(思諦納爾)又做了許多用革命家來做主人公的小說，也危險的。況且因爲肺病毀了身體連精神都異樣了。

在法蘭西和比利時文學裏，Maupassant (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託爾斯泰所謂以毒制毒的批評，毫無有何爲而作的主意，無理想，無道德的。再沒有比胡亂開鎗更加危險的事。那人終於因爲追躡妄想而自殺了。Maeterlinck (梅迭林克)做了Monna Yanna 一類的好通劇，很危險呵。

意大利文學裏，D'Annunzio (但農智阿)在小說或劇本上，都用了色彩濃厚的筆墨，廣闊的寫出性欲生活來。死的市裏，甚至於說到兄妹間的戀愛。如果這還不危險，世間便未必有危險的東西了罷。

北歐文學裏，Ibsen (易勃生)將個人主義做在著作中，甚至於說國家是我的敵。Strindberg (斯忒林培克)曾敘述過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親的房裏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義戰勝貴族主義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本來屢次被人疑心他當真發了狂，現在又有些

古怪起來了，都危險的。

在英國文學，只要一看稱爲 Wilde（淮爾特）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類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說是將秘密的罪惡教人的教科書，未必再有這樣危險的東西了罷。作者因爲男色案件成爲刑餘之人，正是適如其分的事。Show（蕭）同情於惡魔的弟子這樣的廢物，來當作劇本的主人公，還不危險麼？而況他也做社會主義的議論哩。

在德國文學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織工，教他們襲擊廠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兌庚特）著了春的覺醒將私通教給中學生了。樣樣都是非常之危險。

派希族的虐殺者之所以以洋書爲危險者，大概便是這樣的情形。

從派希族的眼睛看來，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藝，只要略有點價值的，只要並不萬分平庸的，便無不是危險的東西。
這是無足怪的。

藝術的價值，是在破壞因襲這一點。在因襲的圈子裏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襲的眼睛來看藝術，所有藝術便都見得危險。

藝術是從上面的思量，進到那躲在底下的衝動裏去的。繪畫要用沒有移行的顏色，音樂要在 Chromatique (音色) 這一面求變化文藝也一樣，要用文章現出印象來。進到衝動生活裏去，是當然的事。一進到衝動生活裏，性欲的衝動便也不得不出現了。

因為藝術的性質是這樣，所以稱爲藝術家的，尤其是稱爲天才的人，大抵在實世間不能營那有秩序的生活。如 Goethe (歌德)，雖然小，做過一國的總理，下至 Dianali (迭式來黎) 組織起內閣來，行過帝國主義的政治之類，是例外的；多數卻都要發過激的言論，有不檢的舉動。George Sand (珊特) 和 Eugene Sue (修)，雖然和 Leroux (勒盧) 合在一起，宣傳過共產主義，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 (弗賴烈克拉德，海慧克，谷珂) 三個人，雖然和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會主義的雜誌上做過文章，但文藝史家並不覺得有損於作品的價值。

便是學問，也一樣。

學問也破壞了因襲向前走。被一國度一時代的風尚一掣肘，學問就死了。

便在學問上，心理學也是從思量到意志，從意志到衝動，從衝動到以下的心的作用裏，漸次深邃的穿掘進去。而因此使倫理生變化，使形而上學生變化。Schopenhauer（勛本華）是稱爲衝動哲學也可以。正如從那里出了系統家的 Hartmann（哈德曼）和 Wundt（鴻特）一般，也從那里出了用 Aphorismen（警句）著書的 Nietzsche（尼采）。是從看不出所謂發展的勛本華的彼岸哲學裏，生了說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學了。

所謂學者這一種東西，除了少年時代便廢人似的馴良過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學教授的位置上的鴻特之外，勛本華是決絕了母親，對於政府所信任的大學教授說過壞話的東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順民；尼采是頭腦有些異樣的人，終於發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實。

倘若以藝術爲危險，便該以學問爲更危險。哈德曼傾倒於 Hegel（赫格爾）的極左黨，而且繼承無政府主義的思諦納爾的銳利的論法，著了無意識哲學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說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諦納爾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說舊。這與超人這一個結論，也不一樣的。

無論是藝術，是學問，從派希族的因襲的眼睛看來，以為危險也無足怪。爲什麼呢：無論那一個國度，那一個時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後一定有反動者的一夥視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個機會，便起來加迫害。只有那口實，却因了國度和時代有變化。危險的洋書也不過一個口實罷了。

馬刺巴岡的沈默之塔的上頭，烏鴉的唱工正酣暢哩。

金魚

鈴木 三重吉

一到街上賣金魚的五月的這樣青的長雨的時節，阿房的事又復排解不開的想起來了。今天外邊又浙瀝浙瀝的下着蛛絲一般的小雨。心頭只泛着那金魚的顏色，很是淒涼。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那時兩人正住在青山裏街的只有兩間平房一間樓房的一所小屋裏。

我正做我初次問世的著作，除了每晚往夜學校去授課以外，白天是整日的躲在樓上，一字一字的，連血都要變黑了的那樣苦心的，只在一個地方塗了又改，彷彿狂人一樣的寫着。阿房那時便坐在樓下，獨自一個人，悄然的習練拙劣的字。現在想起來，這大約一半也是身體不好的緣故罷，在那時候，阿房總是很不高興的，始終憂鬱着。

阿房的這個心情，在我是懂得的。伊自從將伊到我這裏來的事情給伊的母親知道了以後，不斷的被來信很固執的責備，一天都沒有舒服的心情，這在我也能體察到的。但是無論伊的母

親怎樣說，我未曾叫阿房擊出信來。末後母親索性對我也說起種種的話來了。這些東西我雖然不給阿房看，但伊看見寄來的是伊母親的信，裏邊寫着什麼話，伊自然也明白。因此伊總覺得對不起我，這念頭很使伊心痛，我本來也了解的。但是我每當想寫的話總寫不好的時候，無端的煩躁起來，更不體諒那些事情，便將毫無罪過的阿房擊來出氣的事，却是常有。我煩厭的走下樓來，看見阿房似乎只在就想伊個人的事的樣子，伏着含淚的眼，悄悄的坐在沒有火的火盆旁邊，我便覺得阿房對於我和我的事業全沒有一點同情，只爲了私下的事終日愁悶，好像獨自住在土裏一般，感到站不住的寂寞，登時煩躁起來，借了阿房俯着的後頸髮際的散下的頭髮做口實，說伊是沒有修飾的落拓女人。很厲害的申斥一番。那時正值我住了半年病院之後，箱子裏兩個人東西幾乎一件都沒有了，這貧窮又使我引起了偏見。有一回曲解了阿房的態度，我說既然這樣的以貧窮爲苦，那麼不必留在這樣的地方，給我出去罷，在深夜裏要將阿房推出的事，也曾有過的。

此外因爲種種事情，說着無理的話，信信的申斥伊，此刻想起來，都是我的不好，但那時候却

只恨着阿房，拏伊來出氣。雖然這樣，阿房總彷彿是自己不好似的，無論受了怎樣待遇，怎樣責備，只是默默的忍受。有時候我在很厲害的申斥了阿房之後，隨即悔悟我自己的無理，看伊隱藏了眼淚，很勤勉的上街去了，我寂寞的望着伊剛纔做着的一點拆洗的衣片摺疊了放着，心裏不禁想起給我這樣的男子做妻的伊的運命，也是可憐，這樣事情也常有。

但是那時候的我，終於還不知道世上有比我自己更爲可憐的人。關於以前的那個女人，我又懷着不能對阿房言明的一種深的苦痛。在這樣情狀之下，我又不能不一行一行的將我的血被他吸取了的那樣續做那苦的著作。我有時在申斥了阿房之後，突然握住伊的手，獨自流那不絕的眼淚。我哭的時候，阿房並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也爲了我而含淚。伊知道除了自己以外，更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我的靠傍的了。我無論怎樣做，怎樣說，伊都看做當然似的。默默的承受。

但是便是我也並不是始終煩躁的過日子。我們二人到底還是年青的夫妻。彷彿阿房便在現在，也爲我忘却了以前的苦辛，只想念着女身所給與的種種的享樂而睡着似的。但在我却似乎對伊未能略盡一點爲夫的義務，只記得給伊承受的苦勞，憐憫這可憐的伊的不幸的命運。什

麼是伊所得的享樂呵！像那放在陰影地方的蒼黑的盆裏的一開便萎的質樸的花那樣的寂寞的伊呵！

不幸的阿房在我的著作將要成功的時候，有一天也不知道什麼地方不舒服，搖搖擺擺的臥倒了。我想這大約是在我專心著作的期間，因為種種的擔心，所以倦極了罷，覺得很可憐的，使說不要再愁悶，暫時靜靜的睡着再看罷，我就懇切的給伊看護。阿房却說牛乳不喜歡，什麼不喜歡，一點都不要喫。

「什麼東西都不要。只要讓我這樣靜靜的休息着，日內就會好的。你不要爲了我憂愁，還是趁手早些寫完了罷。」伊這樣說着，勉強起來，還給我理值飯菜的事，有時候說已經覺得全好了，疊起被褥，坐着做那消遣的編織了。

這正是這樣青的小雨接連的下着的一天。我從早上起，躲在樓上面著作。向外邊望去，窗前暗黑的屋脊上掛着的蜘蛛網裏可以稀疏的兜住的小雨，不絕的綿綿的下降。

到了下午，忽然留心看時，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變了雨後純青的天空，好久不見的黃色的

活潑的日影，正射在這近窗口的屋瓦的黑的濕氣上面了。

那邊從底下伸上來的梧桐的枝頭，茂密的綠葉的蔭下，一隻小黃雀，彷彿對於這好容易纔得尋到的日光很高興，從這枝飛到那枝的專心遊戲着。

這時節，阿房走上樓來，說天晴了，覺得很舒服，想到近地買點東西去。我很爽利的答應了，阿房現出小孩似的笑容，下樓去了。但是過了許多時，還沒有聽到門口的鈴響。我心裏猜想難道已經出去了麼，順便休息就走下來看，却見阿房換了絨布的衣服，上面繫了只有這一條的日常的帶，在微暗的三張席子的屋裏的鏡臺前面，俯伏的哭呢。我問這是怎麼了，阿房擡起帶淚的臉，說因爲頭髮脫得很多，所以覺得悲傷了。「這樣許多許多的落下來呢，」伊說着，將油潤的櫛上掛着的頭髮給我看。一邊的手裏還擎着積受下的脫髮。我故意的笑着說，「爲了這種無聊的事，號哭的人那裏有呢！」又鼓勵伊說，「倘要出去，早點去罷，」將伊打發出去，但是隔着格子門望伊走出去的後影，看見阿房比以前顯然衰瘦得多了，彷彿這都是自己所做的事模樣，覺着很對不起似的，又很可憐的心情。以前看慣了並不覺得怎樣，現在留心看來，的確變成了極脆薄的樣子了。

「去買什麼呢？我也陪伊到那邊去一趟罷。」我這樣想，但這時候阿房已經走出了小巷了。我再回到樓上來，然而非等阿房回來為止，不知怎樣的總不能安靜了。動手寫時，筆尖却再也不往下動，只在紙上毫無意義的塗鴉，不知不覺的又想到那可憐的伊的跟着我受了這許多苦勞以後的事情上去了。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阿房終於還沒有回來。屋頂上曬着的日腳已經漸漸的變成傍晚的薄蔭了，然而還沒有回來。我有點擔心，便走出大街，立在雨傘店的前面，望着街的兩頭。

這時候阿房正從對面彳亍的走來，像是買了金魚來了。提了用線絡着的玻璃缸，伊悄然的回來了。我也從這邊迎上前去，使兩人可以較早的相遇。

我問，「到什麼地方去了？」伊說，「我不知怎的了，回來的路上突然的呼吸逼住了，不能再走，暗想這怎麼好呢，在那邊休息了一會纔回來的。對不起，請你給我擊了這個。」說着，便遞過金魚的缸來。伊是一副灰白而且苦悶的臉色。我振作精神的說，「那麼，不如就此一同到醫生那里，看了去，豈不好麼？」但是伊說還不如早點回家去睡的好。倘非看醫生不可，明天去也就好，所以就

此一同回家來了。

我對着攀住紙窗走上來的阿房說，「喂，不要緊麼？好好當心！」一面從壁廚裏掙出棉被來，給伊鋪好。阿房口裏說，「呀！對不起，要你給我做這些事，——」便跌倒似的伏在被上，同時突然的在熱被上咯的吐出一口血來。

這時候的我的驚駭，到現在還如昨夜的事一般，顯現在我的眼前。「靜靜的睡着！這什麼要緊，棉被那些東西還要吐麼？好了麼？」我只說了這幾句話，含着眼淚，只是擁抱似的挽着阿房那伏着的背脊。阿房嗚咽的哭着說，「我無論怎樣都不要緊，只是我若睡倒了，你的著作——」說到這里便氣絕似的昏迷的哭起來了。

這一夜裏我端正的坐在阿房的枕邊，看守着伊閉了無力的眼，漸漸的變成微細的寢息的蒼白的睡眠。過了夜半，我毫不合眼，夜漸深了，暗想阿房這樣，再過幾天之後，可不是就此要死去了麼。枕頭旁邊，阿房傍晚買來的那金魚，終夜和藥瓶並排的擺着。

金魚的顏色，什麼時候回想起來總悲傷。想到阿房，更是深切的悲傷了。

黃昏

鈴木 三重吉

「你正在尋我麼？我剛纔到後邊的庭園裏來的。從後邊栗樹上，蜘蛛沿了絲，下到水面來，而且在水上結著網了。你雖然瞞著我，不久你就要回到那里去了罷？在晚間，蜘蛛下到水面來，人家說，必定有誰將要遠行了。不，這是真的。這海邊的人們所說的話，無論什麼，都是確中的。——小小的蜘蛛。……你也去看了來。你即使沒有穿著下駄，（一）因為是草地的上面，腳也不會弄髒的。就是我也只穿著單襪呢。」

因為覺得離別是不好，所以默著的罷。無論怎樣，再五天你未必還在這裡罷。……從那邊也看得見罷？在那無花果樹的底下。已經暗了，所以忙著結網哩，黃的蜘蛛。

姨母麼？怎麼樣呢？對你說過什麼話麼？或者想著什麼，也說不定。就是這兩天裏縫著衣服的時候，忽然的說，總之是女人到底吃虧；我便問是什麼事情，伊回答說，女人只要一回想著別人，到死不會忘記的，所以可怕。我裝了不懂的樣子聽着，姨母也除了這幾句話以外，不再說什麼了。

我有什麼事瞞了你呢？（你說的是）前天說起又止住了的那件事情麼？並不是瞞着。我想是終要說出的。那並不是我的事情，是在我還小的時候過去的母親的事情。姨母當作沒有什麼似的說給我聽，我覺得起了異樣的感情。姨母說母親擔受了許多苦辛，隨即死了，很是可憐，便將我還沒有生下來以前的種種事情說給我聽。就在這兩天裏，纔聽說我的母親正和現在的我同一的年紀，將要嫁去的那個晚上，忽然的自盡了——在嫁去的晚上呢。

這時候，母親的實家也還很富裕，所以母親的妝奩辦的十分講究。到了出嫁的那一天的晚上，家裏的人正在忙亂的時候，給母親穿衣服的女人，嘴裏說著現在那里去了呢，到各處找尋母親。但是母親到處都不在，伊便同姨母兩個人去搜尋；梳頭的女人說，剛纔梳了頭，妝飾好了以後，便一直跑到庫樓那邊去了，兩個人尋往庫樓，却正在那樓上呢。姨母因為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只是因為害羞，逃來躲著的；拿了燭臺上得樓來，看見微暗的對面的角落裏，放著一副兩折的屏風，便說「哪」笑了起來。「出來罷，這是什麼呢。」說著，走到旁邊去一望，只見母親全身穿著白無垢的裝束，（二）俯伏在那里，——切斷了咽喉，已經死了。

我聽了，颯的打了個寒顫。我便說請不要再講下去了，哇哇的哭了起來。姨母說我錯了，這些話本來是不應該說的，伊自己也含著眼淚了。

我聽了這話以後，心裏很是悲哀了，自此以後，正如窺探可怕的物事一般，常常想起這件事，感到血都變黑似的悲哀，所以心裏只想怎的能夠忘記了，不要再想了，但是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近來無端的覺得那個並不是母親，却是我自己；彷彿只覺得我穿著全白的衣服，染了鮮血倒在那里。

雖然也覺得對別人說了，要被母親申斥，但是不知怎的總想將這件事悄悄的說給你聽；現在說罷，現在說罷，這樣的不知道想了多少回了。無論什麼時候離別了，也沒有別的要說的話了。——我麼並沒有哭著。只是說說罷了。

但是，現在講別的話罷。你看，天這樣的暗下來了。蜘蛛的窠已經看不見了。看去在中間的黑的一點，是蜘蛛罷？——我怎麼會忘記你呢。呀，水草的葉流下來了。哪，等著……：……人們要看見的。

照相

鈴木 三重吉

因爲有什麼事情，母親說要用印章。

抽出了抽屜，拿開雜物，搜尋著的時候，久遠以前的千代子的照相出來了。全然褪色，成了蜜色，將要消滅了。

已經是多少年了？這浴衣，便正是坐在乘涼的船裏的時候穿著的那衣服。千代子那時叫做「小萬」，正做藝妓，雖然伊本來不是至於做這種勾當的人。

「哪，好罷？只要不給母親得知就好了。」那時候千代子白天裏在格子門的外邊和我這樣說。晚間走來，叫道「民哥，民哥。」到得河岸，在船埠的燈籠的影裏，看見浮著河岸細沙的退潮，漲滿直到腳下。用湖色布做篷頂的小船裏，點著白的風燈。

我當時是十五六歲的一個小孩。

怎樣的人撐着篙，現在不記得了。

「這像是水漉漉的樣子呢。」

千代子說著，拿開了浸在水裏的梨子的盤蓋。河岸的兩邊，在暗黑的夜裏，旅館與茶店的樓屋好像舞臺的背景一般，明晃晃的接連著。

「呀，你看。這樣做，頭髮便這麼多的落下來呢，民哥。我頭髮很稀少了罷？」

「是因爲生了病麼？」

「噯——我先前常常背了你走，你還記得？」

隨後來的同樣的船，已經都向河的下流回去了。千代子却教船向著沒有一個燈影的市街盡頭的方向上去，不久是在暗黑的水面上。在河下彈著的三味線，（一）貼近似的從水上渡過來。在河水上面，黑夜的星影只有一顆，很大的映著。

「冷靜了，回下去罷，千代子。」

「可是，這里涼快呢。你聽著，那隻曲子是很好的曲子呀……散亂的，散亂的……洒著

（一）三絃一類的樂器，多用於歌舞。

急飛的小鳥的兩，——民哥是，哪，民哥……」說著，重復端正的坐好了。

這是故去的千代子當時所穿的浴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呢？

倏忽的消滅下去的照相呵！

搜尋的印章，終於沒有找到。

第二的母親

武者小路 實篤

(回想斷片)

一

我現在想將關於我所稱爲「第二的母親」的初戀的女人的事，斷片的紀錄下來。

我在忠厚老實人這篇小說裏，將這女人稱作月子，雖然關於伊這人並沒有說什麼。隨後在一日的夢裏稱作隆子。在那里記著的回憶都是事實，其中的主感在我當時也都是事實。

在A與運命這戲劇裏也稱作隆子，暫時出現。但是隆子其實却是忠厚老實人裏的女主人公的本名，並不是我現在要說的初戀的女人的名字。伊的眞名是貞 (Tōi)。

我在不見世面的人裏會說「我認識一個美的女人」這便是伊了。有一個朋友在二三年前見了這女人——同我一起到夫家去訪問伊的——那時他說，「想到在日本有那樣的女人，我的人生觀非改變不可了。」他說，第一聲音便很好。這個朋友的話或者有點誇張也難說，但是在

我自己，伊確是將我的人生觀都改變過了。伊生了我，使我成爲一個新的人，伊鍛鍊成我的人格了。因此我在生日的妄想及其他的文章上，曾經稱伊作「第二的母親」。

二

貞子最初從大阪到東京來的時候，是現在十四年前，那時我正十六歲。自此以後這三年裏，除了暑假以外，貞子就寄寓在那住在我家市房裏的伯母的家裏。後來在去今十一年前，便是當我十九歲的時候，貞子回到大阪的家裏去了。貞子的年紀比我要小三歲。

回到大阪去以後，我和貞子曾經見過兩次。一回是貞子到了東京，到我家來的時候；還有一回是我在北海道的時候，到伊的夫家去訪問伊的。

貞子到我家來的時候，大約是現在七年前的事情了。那時貞子已經是人家的妻了。以後我去訪伊，是現在二三年以前。那時已經是兩個人的母親，現在是三個人的母親了。我自從和貞子離別了以後，愛過兩個女人，在去年也娶了妻了。

三

我的關於貞子的回憶，都是斷片的，而且又是沒有次序的。年月的順序幾乎不會記得，或者記錯的也怕不少。

總之這是三四月裏一天晚上的事情。我和阿哥一起出門，左手轉彎，向著拐角的郵筒走去，遇見伯母帶了兩個姑娘正從對面走來。我心的猜想，這大約是所說的那姑娘們罷。於是便好奇的去留心看那兩個姑娘。但是天色有點暗了，容貌不很看得清楚。或者因為我那時已是十六度的近視眼，自己却還未知道，所以不能看見，也未可知的。

我以前聽伯母說，有兩個大阪商家的女兒，就要來了，便起了一種好奇心與一種豫期，高興的等著。當時看見了這兩個姑娘，便想到「這大約是所說的姑娘們了。」

我在先前也常往伯母那里去遊玩，所以和那兩個姑娘隨即熟識了。兩人是姊妹，阿姊名叫靜子，比我小一歲；阿妹就是貞子。阿姊有點拘謹的地方。阿妹很有愛嬌，大家都喜歡伊。阿姊也是齊整的姑娘，阿妹的身段更苗條，覺得豐豔而且美麗。但是我覺得貞子真是美麗，也是在母親和伯母談天的時候，說阿妹真是齊整的姑娘呢，我無意中聽見了，方纔覺得，以後隨即當真的覺得。

伊很是美麗的姑娘了。

我先前曾經有過私下愛著美麗的男孩的事情，但不曾戀慕過女人。那時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愛上了貞子了。因此幾乎每天必定往伯母的家裏，和貞子去相會。

我原是一個懶人，又性急而且不能鎮靜的。不能在書桌前靜坐著，常常招母親的怒。這性情，自從戀著了貞子之後，更加不能鎮靜了。我擔著心，走到伯母那裏去遊玩。又竭力的想不要被人家討厭，也不要被人家看出，去尋機會，好和貞子談話。我覺得被人家猜想正戀著貞子，是很可羞的。因此對於別人也一樣的親近，使大家不至於覺得：譬如對貞子講一句話，對了靜子也說一句。我到伯母那裏去，很被大家優待。在自己家裏，對於阿哥擡不起頭來，但是到伯母那裏去，却可以做首領了。

阿哥來招我一同去散步，我總回覆了，却往伯母那裏去。有時候甚至於早晨中午晚間都到伯母那裏去。早晨在沒有喫飯以前，裝做在院子裏散步模樣，走向伯母住著的市房的廊前。貞子靜子以及比貞子小一歲的堂妹正在那裏梳妝，我就也在那里對著三人說笑，或講真純的閒話。

中午從學校回來，暫時坐在書桌前面，彷彿是用功厭倦了似的，又走到院子裏，估量著貞子在家時候，便往伯母那里去。貞子與靜子到東京來，本來豫備進華族女學校（現在的學習院女子部）去的，但是因為沒有缺額，不能進去，所以改進了那時設在我家近旁的實踐女學校了。阿姊進了三年級，貞子本來該進一年的，因為學力比較年齡還要好一點，所以進了二年級。過了幾時，貞子聽了伯母的勸告，和那堂妹一同學習「謠曲」(Uta)起來了。因此從學校出來轉到謠曲的先生那里去，有時候回家便很遲了。

我因此常常生氣。心裏猜想大約回來了罷，到得伯母那裏，却只有靜子一個人正在繪畫，或是做什麼。靜子不喜歡學謠曲，但是時常留在家裏作畫。我便和靜子談著天等候貞子的回來。我很是心神不定的等著；不要被人家嫌憎來得太多罷，被人家想很煩厭的老是坐著，或者不要被父母或阿哥說是太懶惰罷，心裏這樣的想，還是等著。後來覺得等著的自己不免過於女人似的，也生起氣來了。心裏想倘若貞子不喜歡和我談天，那麼任意的不來談也罷，我也會不和伊談的。可是這樣想著，一面又猜想我這樣的等著，伊却怎麼樣了呢，心裏很寂寞。或者不要在什麼

地方受了傷了罷，又覺得擔心。回去呢，等著呢，且在這裏再等一刻罷，心裏計算著，講著別的閒話，等候貞子的回來。但是終於厮混不下去了，只得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却仍是注意著在我家大門與伯母家之間的柵門開閉的聲音。可是這樣也總是不能安靜，又出門去看，直等到貞子穿著實踐女學校的奇怪的服裝回來的姿態在拐角出現爲止，我總是在門口走進走出的探望。既然見到了伊的姿態，這纔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裏。

喫過晚飯，看了機會又溜出自己的房，走到伯母那里去。那時貞子很高興的來和我說話，於是我的剛纔的不平都忘却了，覺得很愉快。過了一會，用了決心回到自己的房裏，掣出書來看，彷彿是聊以贖罪似的。

或者在傍晚，估量貞子正在門外擦皮靴的時候，走到那里去找伊談天。倘若很如意的講了許多話，便欣然的回家來了。

四

禮拜日是我的快樂的日子。

但是因此倘若在禮拜日貞子爲了什麼事情不在家，我也就很不平，寂寞，而且生氣。

我又恐怕在禮拜日被阿哥招去遠足散步。我因爲沒有回覆的理由，只得一起出去，但是一點都沒有趣味，而且急想早點回到家裏去。

我在生病的時候，聽到貞子興致很好的唱歌，興致很好的笑聲，便有點生氣。我對於靜子或是堂妹的興致很好，雖然並不覺得什麼，只有貞子一個人，總想伊在我生病的時候能夠關心一點纔好。

毛病好了一點，能夠起身的時候，我便想出去和貞子相會。母親倘說不要出去招風，我就生氣。即使觸了母親的怒也不要緊，竟自強項的出去了。我走去和貞子相會，倘若貞子對我說「貴恙好了麼？」於是我剛纔對於貞子生氣的事情便都忘記了，覺得很愉快。

我向來沒有什麼朋友。學校的功課完了，便一直的回家。我從學校往復的時候常常遇見的一個堂妹，說看著我走路要覺得不好意思起來，因爲太趕緊了，頭向前，屈著身子走路。我這樣的走著，喘著氣走回家裏來。我幾乎絕不到朋友那里去，朋友也絕不到這裏來。自從貞子來了之後，

我更不要什麼朋友了。

五

在暑假的時候，我同平常一樣到金田的海岸去。貞子和靜子也到金田，停留一禮拜左右，但是住在離開我那邊有五六町遠的地方，即使偶爾走來遊玩，也只是和別的許多堂兄弟堂姊妹作伴，同我坦白的談天的時候幾乎是沒有了。以後不久伊就回到東京，又到大阪的家裏去了。

九月剛纔起頭，我也回家了。心想貞子大約已經在伯母家裏了罷，很是快樂，豈知還在大阪沒有回來。我很寂寞了，一天一天的盼望著伊回來的日子。向伯母問貞子們幾時回來，覺得害羞，所以只是獨自沈默着等。過了五天，過了六天，還沒有回來。我想可不是伊不再上東京來了麼。不知怎的覺得伊是不再來了。於是，是很寂寞了。但是過了十天，伊終於回來了，而且對我也很親熱的談話，我就安心，而且覺得很愉快了。我在每晚估量了時間，在院子裏散步，走到伯母家的近旁，貞子與堂妹大抵都在外邊。我和大家唱起歌來，或是大聲的說笑。我們的家是在稍高的地方，下面的人家的小孩們時常嘲笑我們說，「男人和女人一同唱著歌哩！」

我一個人夾雜在女人隊裏。阿哥比我大了三歲，沒有加到我們的伴侶裏來。我便做了大家的首領，做跳繩或是捉迷藏的遊戲。

六

每年春秋兩季，學校裏都要出去行軍。我以前差不多沒有一回不去的，但在那年秋季，借一點事情告了假。那不必說是因為要和貞子離開三四天，覺得很難耐的緣故了。但是行軍可以不去，却不知怎的有點慚愧，覺得自己太是不中用，而且在貞子的旁邊守候著也似乎太無聊了。不但如此，我還覺得有點羞恥了。所以我雖然好容易的辭絕了行軍，却說要去保養身體，動身往金田去。我在金田住了將近一禮拜，和貞子離開得比去行軍更長久，我很是後悔。

七

不久這一年已將過去，年假來了。在我個人所有最快樂的時節，要算這年假了。正月近來了這一件事，不知怎的使我們很高興；而且正月近了，在我又是可以去和貞子遊玩的一個很好的口實了。於是我便放心的到伯母那里去，同大家抹紙牌，玩「百人一首」或是打鞭子。（一）我任意

的從早晨遊玩到晚，就是在晚間也可以安心的在伯母那里玩到十點鐘。

到了正月，心情便更爲熱鬧了。

元旦這一天，從清早起在伯母那里和大家玩「百人一首」，擲雙陸，又圍著被爐，讀新年美裝的少年少女雜誌給大家聽。

晚間在我家玩「百人一首」，阿哥也加在裏邊，母親擔任讀歌的事情。我去招集大家，跑到伯母那里去。

初二初三初四，直到學校開課爲止，幾乎每天接著都是快樂的時光。每晚我當使者，去叫貞子靜子以及從妹。我對於做使者這一件差使，覺得是非常的愉快。

學校開了課以後，我還是常常過去遊玩，但是不能像先前那樣熱鬧的喧擾了。可是在正月（註一）百人一首本是一百首和歌的選集，後來變作一種競爭的遊戲：將歌詞印在紙牌上，散布席上，一個人在傍讀著，大家便爭取所讀這一首的紙牌，以多得者爲勝。毬子本稱羽根或羽子，用無患子鑽孔插鷄毛數枝，以羽子板擊之，能多擊不落者勝，係女孩的遊戲。

裏。每禮拜六的晚間。我總當做使者。去叫三個人來在家裏玩「百人一首」或是抹紙牌。

自從和貞子離別了以後，正月在我變了寂寞的東西了。玩「百人一首」這一件事，特別是難堪的寂寞。我和貞子離別後的三四年裏，對於「百人一首」彷彿是禁忌食物一樣的竭力戒避。即使阿哥來招我，也回覆了，回到自己的房裏去。貞子在這裡的時候的正月，是那麼愉快的。我每當回想起這快樂，對於沒有知道這個快樂而空過了少年時代或是少女時代的人們，懷著痛切的同情。

八

我愈加愛著了貞子了。

同時我看見貞子興致很好的和別個男人講著話，心裏便很是不快活。那時候有兩個男人常常到伯母那里來遊玩。一個是比我要大六七歲，是伯母家的親戚；還有一個是和我同年紀或是小一歲，是貞子的學謠曲的同伴。這兩人或者因為有別的事務到伯母家裏也未可知的，但我總以為他們是到貞子這里來遊玩的了。

我不喜歡他們來，更不喜歡貞子在我的面前天真的而且快活的和那些人去說話。

我願意貞子只想著我一個人，但是我不敢希望。我的不敢希望，因為我對於自己沒有自信的緣故。我從小時候便被大家說是醜陋，這樣的養大的。我的臉上有些雀斑，面頰上有瘡疤，從小時候便被大家嘲弄，稱作「饅頭饅頭」的。即使沒有這些東西，我也是很落拓，在許多堂兄弟中間被大家當作最醜陋的小孩的。而且我的衣服的穿著很是不整飭。總之在我是沒有一點瀟灑的地方的。我的說話很性急，又是神經質，想將許多話一齊說出來，發音很快，然而舌頭又不能如意的運轉，因此不容易聽清。我是向來被人家當作一個遲鈍懶惰，難看而且不善於交際的小孩，這樣的被待遇下來的。

因此在我這有了一種乖僻的脾氣。我被貞子愛著這一件事，便是在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但是我想伊愛我，而且願意伊只愛我一個人。

貞子決不會嫌憎我。但是伊的對我的親切，和對別人的親切一點都沒有區別，便是用了自負的眼光去看也仍舊是無區別。即使竭力的想像伊單是對我親切，也是徒然的。這件事使我很

寂寞了。而且好勝的貞子對於謠曲更加專心，不在家的時候也更多了。這在我想來，又似乎貞子是在那里避我了我，我又猜想這不是因為喜歡了那些謠曲的男朋友的緣故麼。我這樣想著，懷著寂寞的心情，常常和靜子說著種種的閒話，專心等候貞子的回來。

我也喜歡靜子。當作談天的對手，還不如靜子倒很說得來。貞子對於靜子真是阿姊般的尊伊，靜子也將貞子當妹子看待，愛憐伊或者申斥伊。

但是無論怎樣，貞子倘若不在，總是很寂寞。我不給別人覺察，偷偷的愛著貞子，又偷偷的想念著伊，這樣的一種寂寞也漸漸的熟習了。但是那個寂寞却實在受不住的。只在貞子和我很隨意的說著話的時候，我纔能夠從那個寂寞裏逃脫了，而且能夠從心底裏發出喜悅來了。

像先前一樣的心情生活下去，不知不覺的暑假又來了。我照常年的例往金田去，貞子也回大阪去了。我在那時候是很怕羞的人，所以即使寫著日記，但是自己愛著貞子這一件事，一絲一毫都不敢寫。除了記一點靜子或堂妹的事情以外，什麼事都不敢寫的，我在清早起來獨自立在

海邊的時候，在傍晚離開了大衆獨自在海邊走著的時候，偷偷地在波浪滾到的地方寫下了貞子的名字。但便是這事在我也從心底裏感到羞慚，而且也覺得很愉快。

我自從愛著了貞子以後，比先前更真切的想到自己的事情了。我試將自己當作貞子的丈夫去想。每一想到，覺得貞子是爲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件極高上的東西，而且覺得自己沒有爲貞子所愛的資格。

在那時候我想，要做內閣總理實在是很容易的事情，雖然並不就此滿足了。但是無論怎樣，我總不能相信我有爲貞子所愛的資格。我覺得這樣無比的美的貞子肯和我這樣難看的男人親切的講話，我已經不可不感激，倘若此外還有什麼期望，那便不免是太不知道自己的身分了。我後悔我先前的懶惰。我心想從此竭力用功，保養身體，勉爲一個不愧爲貞子的朋友的體面的人。在當時十七歲的我，更不能在此外有什麼希冀了。

就在現今，我也有這種傾向，每看見了美麗的女人，就將伊看做自己的手所不能及的尊貴的東西，心想崇拜伊，不論那個人是什麼身分的女人。

十

九月裏我回到東京，同前回一樣的懷著不安，但是沒有多久兩人都從大阪回來了。

我同先前一樣的生活過去。在這時候，實踐女學校遷移到遠地去了。這一件事在我是一個頗大的打擊。早上和貞子談天的事，自然是不行了。雖然如此，還時常裝作早起的模樣，走到那邊去，但却不好意思每天去。貞子回家的時刻，因此也就更遲了。

我還同先前一樣走到門外，等候貞子的回來。一看見穿著實踐女學校的制服的貞子的影子，便安心了，回到自己的房裏。因此貞子穿著實踐女學校制服的影子，便到現在，還是最清楚的留在我腦裏。和貞子離別後三四年之間，看見實踐女學校的學生便想起貞子的事情，感到苦痛的寂寞。

十一

這時候一年也將盡了。快樂的正月到來了。

正月裏阿哥的朋友聚集在我家裏，玩那「百人一首」，貞子和靜子以及堂妹也都加入。好勝

的貞子專心的練習「百人一首」這個效驗很明顯的現出來了。

在正月的某日，阿哥的一個朋友擊了點心或是什麼包到貞子姊妹那里來。我便想到，這個人正同我一樣的戀著貞子罷。但是對於這人也並不感到什麼妬忌，或者到還同情於他的戀愛之不能滿足。爲什麼呢，因爲他比我更難看，而且比我大七八歲，是二十五六的年紀，但看去却像三十歲，頭頂也有點禿起來了。

我只對於常常到伯母那里來的兩個男人，尤其是那個謠曲的朋友，感到妬忌，而且也明白的覺得他也對我懷著妬忌呢。

我有一次在伯母家裏，在貞子旁邊和那人玩著「百人一首」的時候，我在心裏感著了一種真正的角逐了。

有一天的午後，我到伯母那里，貞子正不在家，只有靜子一個人。我和靜子說著話，等候貞子的回來。等了許多時，貞子還不回來。我這樣的等著，貞子却是很寬心的，沒有回來，我這樣想著，便生起氣來了。我對靜子說道，

「雖然你是可以放心的，但是貞子是務外的，有點危險呢。」

「沒有這樣的事。阿貞是不要緊的。」靜子確信似的回答說。我覺得說錯了話，就將話頭轉換了。

十二

我有一天在貞子外出的時候，到伯母那邊去，看見貞子的一本筆記簿放在那里。我翻開來看，裏面寫著學校的作文。我讀了一遍，在那後邊將我的意見添寫了五六行。雖然已經記不起來了，總是什麼「女人的職務」這一類的題目。我便將愛最是要緊這些話添寫上去了。過了五六天，會見貞子的時候，伊對我說，

「因為你的緣故，我出了醜來了。」伊說和朋友讀著筆記簿裏的作文，見了我的戲寫的文句，被他們所笑了。但是貞子這樣說，却並不生氣。

我覺得慚愧了，但是見貞子不會生氣，很是高興。我又想或者是貞子故意的給朋友去看，也說不定呢。我這樣想著，更覺得高興了。

二月裏一天晚上的事情。我正同阿哥在一間房裏，坐在書桌面前，讀著學校的教科書。到了九點鐘，忽然警鐘響起來了。「火著了！」我和阿哥面面相覷，側了耳朵聽著，却是「警鐘」的聲音。

「近地的失火。」

「去看去罷？」我們二人立起來，開了柵門出去了。貞子與靜子也正站在那里，看那火災。在南邊望見許多大火花，看去像是三四町外的地方正燒著。阿哥對我說道，「去看罷，」又對二人說道，「不去去看麼？」

靜子與貞子都答道，「去罷。」我很是歡喜，於是四個人同去看火著去了。我因為能夠在貞子的旁邊，比去看火燒更高興。我們在望見燒著的人家的地方，站在一家屋簷下，看那火燒。人們交錯的奔走著。消防隊感到興奮與權威，在那里力作，長的吸水管在我們面前蜿蜒的過去，從裂縫裏漏出水來。

我們興奮著，看著那些景象。也有回過頭來，看貞子和靜子的人。我自己覺到能夠和世上最

美的女人站在一處，感著一種榮譽。火不久便衰下去了。阿哥說「回去罷，」我雖然還想多留一刻，但是只得回去了。走了半町的路，有一個從對面跑來的男人踹了我的腳。

「呀痛！」這樣說的時候，那男人早已跑去了。我的腳趾上流出血來了。

靜子最初看出這血來，貞子也問道「痛不痛呢？」靜子掙出自己的手帕來，立即撕下一條，要替我裏那受傷的腳趾。我心裏想，「倘若貞子肯像靜子這樣的待我……」却任憑靜子替我裏好了。阿哥一個人先回去了。我望著阿哥孤獨的回去的後影，同我自己相比較，心想一定很寂寞罷，不禁同情於他了。我的腳裏好了以後，本來不很疼痛了，因為從那里到家裏的路，是幾乎沒有行人的暗黑的街，我便拖著一隻腳，將手搭在貞子和靜子的肩上，走了回來。我對於自己受傷的事反覺得幸福了。

十四

這年的三月裏，靜子學校畢業了，四月裏便回到大阪去了。這很使我寂寞，但又使我很高興，因為靜子不在了，我以為可以單和貞子去談話了。

但事實却不如此。貞子的不在比以前更多，我和伊談話的機會也比以前更少了。有一天，我在間壁的空地上，同阿哥和堂兄弟們摹倣著庭球遊戲，貞子也到那里來，看我們打球。那時候，貞子對我說，現在阿姊不在這里，再沒有可以親密的說話的人，很寂寞，只有你是自己的依靠了。我聽了非常高興，一心想念著這件事，但是那時我太高興了，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所以只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話罷了。

然而以後貞子也不再說起這樣的話來，於是這一番話也就從此打消了。而且貞子的不在還同先前一樣的多，至少在不滿於貞子的外出的我總覺得伊的不在是很多罷了。這是由於貞子的愈加專心於謠曲，以及近來伯母家裏的人全體熱心於淘宮術（註二）的緣故。這當靜子還在這裡的時候，已經如此，我因為這淘宮術使貞子不在，也就很不高興，所以常常和靜子議論淘宮術的是非。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我乘貞子在伯母家的柵門前擦著皮靴的時候，走去和伊談天。母親

（註二）淘宮是一種星相之術，以為各人的性情應了誕生時日的干支，各有缺陷，用術推知，將他淘去，可以開運納福云。

也來到那里，動手採摘旁邊樹上的花椒。母親一個人採摘不完，便叫使女的名字道，「阿貞，阿貞。」那時候我家裏有一個使女，名字正叫做阿貞。當時貞子便對著我笑道，「叫著我呢，因為我也叫做阿貞呢。」我對母親道，「阿貞在這里呢。」說著也笑了。母親不會叫貞子幫伊去摘，但我和貞子却自己過去幫著母親摘花椒的實。我這時候心裏想，倘若貞子是我的妻呢……而且我又猜想，貞子被我和母親叫做阿貞，可不是也很喜歡麼，（註三）我這樣想著，覺得很高興了。

但是懦怯的我此外不能再說什麼了。在我的心底裏，仍然將貞子看作我的手所不能及的一種高上的東西。

十五

但是我對於貞子，愈加不能淡然了。我竭力的想得到證據，證明貞子只想念著我一個人的事情。

這證據有時候似乎覺得有了，但仔細看去，却又漸漸的消滅了。貞子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

（註三） 日本的古禮，姑和丈夫對於新婦都呼名。

親切的。在我生病的時候，也仍然興致十分好。我走過去，又時時覺得煩厭，而且同先前一樣不在的時候還很多。

我有三天想去會貞子，却終於不能見。後來好不容易會到了，貞子似乎是在迴避我，走到廚房裏去做事了。我也生起氣來了。漸漸猜想到，可不是貞子侮弄著我麼；這大約是因為我過於游惰了，屢次往伯母那里去，所以大家對我煩厭起來了。

我以後努力的不進伯母家裏去。只我傍晚，在伯母家的周圍隨便散步，等候貞子走出家裏來。平常在這時候，貞子總走到伯母家的後邊去，差不多是成了一種習慣了的。但是倘若我在那里，伊似乎便故意的不出來了。我於是更覺得貞子是有點嫌憎我了。

我從那時起，又很覺得非去竭力用功不可了。這樣游惰著過日子，終不是事情。都因為我迷著貞子，所以會如此。我一面疑著貞子對我的態度，一面也很強烈的感到自己成為偉大的要求。我想照著現在的情形決不是事了。我一面愈加想念著貞子的事情，但同時也很想對於貞子斷了念，竭力的去用功。

這是一天晚上的事情。隔了許多日子之後，我在伯母家的院子裏會到貞子。我對貞子說了什麼沒道理的話，已經不大記得了，彷彿是說我命令下去，伊能夠抗著掃帚在街上去走麼。貞子笑著說，能夠拏了走，伊又將當場走過的伯母叫住了，說我教伊拏了這掃帚在街上去走一趟，說得伯母都笑了。我聽了覺得受了侮辱，默然的回到房裏去了。

於是我便寫了一張絕交書，說我不再和貞子相會，因為我現在非用功不可，因為我不願意永久的做被人家所侮辱的人了，寫好了隨即拏到貞子那里，一句話都不說，將信交給貞子，立刻回到自己的房裏來了。

我很是不鎮靜，而且很興奮。我推想貞子見了那信，不知怎樣的想呢。我只當作沒有這事似的，不介意的看著罷。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不能再鎮靜了，隨便的向著伯母家裏走去。貞子出來，寫了一點回信，伊說道「我想不到會是那樣的信呢」隨將伊的信交給我。在貞子的這信裏，寫著看了來信實是出於意外，自己覺得並沒有被怒的理由，但如果生了氣，請你饒恕，我只是倚靠著你呢這些話。我看了很高興，而且興奮了，便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新詩似的一篇東西，意思

裏說，請你想念我如阿哥一般，也請你許我阿妹似的想念你。

以後不久我從學校回來，母親變了顏色叫我去一趟，因為有要說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麼，便走到母親的房裏。母親變了顏色說道，

「我以爲你還年青，可以放心，聽說原來你却有信給貞子呢。信落在地上，被伯母拾著了，大家都詫異著哩。你爲什麼做這樣的事呢？」我說自己覺得並沒有寫著什麼不好的話。母親便說貞子的壞話，說是商人的女兒，到底是輕賤的。我聽了生起氣來。母親說以後最好不要再到伯母那裏去了。我哭了，很憤怒了。我哭著，漸漸的哭得更沒有干休了。母親倒反覺得擔心起來，對我說道，也不必這樣的著急，這也是常有的事情。在這口氣裏彷彿是說貞子和我已經有了肉體的關係。我答說我並沒有被人家說這樣的話的記憶，我並不爲了這樣的事而哭的，我並不以爲我所做的是壞事。我又說此後還要不論多少次的往伯母那里去，而且去會貞子。母親終於也哭了。於是這回的話便曖昧的完結了。

我以後雖然仍舊往伯母那里去，但是覺得已經爲大家所覺察，爲大家所嫌憎了，而且明白

的感到被大家心裏說「他又來了」了。我想努力的不去，又覺得走去和那會將人家要緊的信落下給別人拾去的人相會，也不免蠢笨了。但是倘若一天不會見，便寂寞得難堪，所以還是擔心著去相見。

十六

時日已經忘記了，有一天，華族女學校出身的人們因為什麼理由，要在某處爲下田歌子氏開一個餘興會，這是收了錢給人家看的遊藝的會。

伯母家裏的堂妹和貞子豫定去演「仕舞」，他們二人每天出門練習「仕舞」去了。在實演的兩三天以前，先在我家的客室裏試演一番，那時候貞子也演「仕舞」給我們看。我看著，心裏覺得這是很美的了。

但是從第二天起，貞子便生病了，隨後知道是流行感冒。在演「仕舞」的那一天，因病就不能去了。貞子對於這一件事，覺得很惋惜。我時時去訪問貞子的病，但後來聽說這是流行感冒，發熱很高，或者要變肺炎也難說，那時候母親對我說道，

「不要到貞子那里去，因為你的身體虛弱，患了流行感冒那就了不得，因為一定要變肺炎的了。」但是我強硬的答道。

「母親倘若在小孩生病的時候，人家說不准到小孩的旁邊去，那麼你怎樣想呢？」我的這個心情在母親是不能了解的，所以伊無論如何總想設法使我不要到貞子那里去。但是我也無論如何總不聽。母親哭著，請求我不要去，但是我也哭著一定說要去。後來我終於走出到貞子那里去了。

我恐怕病的傳染，但覺得倘是貞子的病，那就是傳染了也還不妨。我以後也謹慎著到貞子那里去問病。但是伯母那邊的人們對於我的訪問，顯然是很煩厭的了。我屢次心裏想去，想到那種情形，十次之中只去一次罷了。我懷著寂寞的心情，獨自安慰自己。我沒有可以告訴心事的朋友，此外也沒有可以遣悶的東西。我只是獨自想念著貞子，想去和伊相會，却沒有去會的勇氣，大抵是茫然含淚坐著的時候多。又因了沒有什麼關係的無聊的事情，時常和母親起衝突。

貞子的病很長久，但是總算沒有變成肺炎，也就好了。

十七

不久夏天來了，而且又是秋天了。

我還是忍耐著一種不快之感，時常到伯母那里去。倘若貞子將很高興的臉來對我，我便很愉快。但在我的心裏，寂寞是盤結不去了。我對於獨自在這寂寞裏哭泣的事，很以為苦，但也很以為樂了。

有一天，貞子對我說道：「請你行那冷水摩擦，也算是為了我的緣故。」那時候貞子自己正行著冷水摩擦。我被伊這樣說的時候，心想貞子對於我還是很有好意呢，覺得很高興。我回答道：「我一定去做。」從第二天早晨起，我便開始冷水摩擦了。每回冷水摩擦的時候，我記起貞子的話來，不禁微微的笑了。

十八

秋季學校裏舉行運動會了。貞子平常喜歡到熱鬧的地方去，這些地方是一定到場的，所以那時貞子也到學校裏來看運動會。

貞子在那里遇見一個以前相識的人。他本來是阿哥同級的同學，年紀比我大五六歲，在那時候已經不在學校了。貞子遇見了他，又承他招致到他那里去遊玩；運動會開了之後沒有幾時，貞子便往那人的家裏遊玩去了。

貞子以後還到那人的家裏去了一兩回。伯母有點擔心了，便問我那人是怎樣的人，我自然是不喜歡貞子往他那里去的，我想這件事在我太是顯露了，而且伯母也應該明白我的這種心情，因此我反覺得不便說那人的壞話了。我只說道：「我不大知道，大約是一個溫和的人罷。」後來伯母又向阿哥問那人的事情，阿哥便將那人的壞處明白的揭出，批評他的不好。我聽著的時候，我心裏慚愧了，因為我雖然說是愛著貞子，却恐怕自己受嫌疑，僅說些冠冕的話來敷衍，並不真為貞子計算，這些缺點我都明明白白的感到了。

有一天我去看郵函的時候，函裏放著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的是貞子的名字，我明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事，却終於將信上的話看了。明信片上寫著疑及貞子品行的話，又說這件事情在學校裏將要喧傳出來了，又說有人看見貞子和男人走路，又說非要小心不可，末了署名是「忠告

生。」這寫法很卑劣，而且寫在明信片上，使別人容易看見，寫信的人的心思很明白的暴露出來了。我一面猜疑貞子莫非真有可以被人說話的事情，又起了妬忌的心情，但是對於寫這明信片的懷著卑劣而且顯露的嫉妬的人也生氣了。我恐怕貞子知道我看見了這明信片，因為我想貞子或者不免因此對我要覺得慚愧，覺得有點對我不起罷；而且在我這一方面，對於這樣的事情裝作絕不知道模樣，也和我的寂寞的心情正相配。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並不慮到因此在貞子的身上引起物議，並不想由我親手將這明信片拿去消毀了，却瞞了別人將明信片交給了伯母。我的妬忌心或者無意識的叫我這樣做，也未可知的。

我後來聽說，貞子看了明信片，說伊曉得這是誰所寫的。我知道這明信片的事實是無根的，也就放了心，但一面知道貞子爲討厭的東西所戀慕，又覺得有點不愉快。

這到近來纔知道，原來貞子以爲這明信片有七成左右相信是我所寫的。總之伊說知道是誰所寫這句話是正指著我。但是我自己猜想受著這樣的嫌疑，實在與我當時的心情相距太遠了，所以我直到近來爲止，一點都沒有覺到。等到知道了的時候，這纔對於貞子在那個事件發生

以後對我的態度也完全明白了。

貞子以後就不再往那男人的家裏去了，而且對於我也很分明的疏遠起來了。即使我過去和伊說話，貞子也借了各種事務避到別處去。我在那里真是成爲一個惹厭的人物了。但是我還懷著希望，並不因此灰心，仍舊謹慎的走到那邊去。可是每回都覺得貞子對我的態度有點改變，更加謹慎了。我時時想以後可以不再來了，但是一天不和貞子相會便有點難過。末了，過去的回數也漸漸減少了，我努力的忍耐那寂寞的心情，當作我的每天的功課一樣。

我自此以後漸和文學接近了。先前阿哥進大學文科的時候，我還嘲笑，說世間那里有不進法科去的蠢人，現在自己却漸漸的和文學接近起來了。

十九

第二年的三月裏，貞子在學校裏畢業了。貞子就要回大阪去，貞子的父親來接伊來了。

我是依然爲貞子所冷遇。我努力的不往貞子那里去。但是在貞子就要辭別了伯母的家，移往貞子的父親住著的旅館，第二天早晨離東京而去的那一天，在晚飯前我却走去會貞子。我立

在伯母家的板廊前面，和立在廊下的貞子講話，貞子用了數月以來我所求而不得的親切的態度對付我，於是我的直到現在幽閉著的心情便立刻消散了，而且能夠真心的高興的和貞子談話了。但是還未談到三十分鐘，晚飯的時候到來了。貞子說，「隨後還過去告辭。」我也回來喫晚飯了。

我喫了晚飯回到房裏。阿哥正不在家。母親來到我的旁邊，對我講起什麼話來。我正想著種種事情，心裏塞住了。我對於母親的來講無聊的話覺得很不愉快，所以極粗魯的回答。我在心裏只是掛念著「貞子就來麼，就來麼，」這一件事。我很想母親能夠走出我的房去，我希望至少在臨別的時候能夠讓我們二人從容的談話。但是母親似乎是意識著這件事，故意的不肯離開我的旁邊。我覺到母親的意思，伊不肯容許我獨自和貞子相會。這個心思在我覺得有點殘酷，於是我不生氣起來了。我想要是想要在這裡，請任意罷；倘若要使我悲哀，使我痛苦，而且要永久爲我所怨恨，那麼請任意留在這裡罷。我並不窘，至少也不教人家看出我的窘來。由我看去，母親的在那里，是專爲故意的虐待我而來的，因爲那時我對於母親的在我旁邊覺得有如此之難堪而且悲憤。

貞子許久還沒有來。我心裏掛念著，便門的開門的聲音就在此刻罷，而且每聽得門聲，便想貞子現在終於來了，又想到辭別之後，一生裏便不能再會了。我這樣提倡心弔膽的不知道有多少回，待到知道來的並不是貞子，一面也略略安心，但也不免頗失望。隨後貞子終於來了。伊對母親行禮，又對我行禮，說些什麼「很長久的承蒙照應」的話。我幾乎沒有什麼話要說了，看著母親說些普通的客氣話，又說似乎惜別的話頭，覺得非常之可惡。我因此更加故意的沉默著。貞子來了不到十分鐘，隨即辭別而去了。母親並不送，我也不曾送伊到便門口去。不久便聽得貞子和堂妹堂弟等輩熱鬧的笑著出門去了。我不要在使母親知道我的下淚，便低著頭，咬著嘴唇，裝出看書的模樣。

母親也很擔心，固執的坐在我旁邊。但是這事在我是非常的難受。

這天的晚間，上牀安睡，將燈吹熄之後，我獨自哭了，使別人不會聽到的靜靜的哭著。我覺得寂寞孤獨而且悲哀得不堪了。

但是第二天我仍然起來，隨又往學校去了。從學校回來的時候，母親告訴我，貞子傳語問

詢，已經從新橋出發了。

母親又說，貞子說今天早晨坐在旅館的帳房裏，看見我從門前走過往學校去，本想叫住，但是覺得失禮，所以中止了。我聽了這話極後悔，而且覺得很對不起貞子了。

我知道貞子和伊的父親前晚宿在這旅館裏，但是在這旅館的門前走過的時候，却全然忘記了。我只是這樣的想，以為此後與貞子永遠分別了。倘若那時略一回顧便好，笑著行一個禮便好了，我為什麼不是這樣辦的呢！貞子一定生氣說我無情罷。我這樣想，到於自己的愚蠢非常之生氣了。彷彿是犯了一個不可挽回的錯誤¹對於自己很惱怒，又是很寂寞。我很感激貞子的親切，估量我從門前走過的時刻，到旅館門口來看我，但是我却將伊的親切抹殺了，因此覺得對不起伊，而且也很可惜了。

二十

我以後獨自想念著貞子的事情。我並不告訴一個人，只是想念著。但是貞子那里，却又并一張明信片都不寄。第一層，我就不能決心去打聽貞子家裏的門牌號數。我以前原是陰鬱的人，自

此以後更加一層陰鬱了。有人說，和我講話要覺得寂寞起來的；也有人說，我的神氣是對於什麼東西都不滿足。那時候藤村操在華嚴的瀑布裏投身的時候，正成了世間的問題，便有人說我們裏邊倘有投身華嚴的人，那一定是武者了。可是他們並不會知道我的戀愛，更沒有人知道我的失戀，他們只將我當作一個乖僻方正的人罷了。有一個朋友曾對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去戀愛一回就好了，因為這樣你可以更開通一點了。」我那時寂寞的微笑着答道：「或者如此也難說。」

過了一二年之後，日俄戰爭起來了。有一天，伯母擊了貞子和靜子的看護婦裝束的照相來，給母親看。這大約因為社會交際的關係，二人當作什麼名譽看護婦或是有志看護婦，曾去訪問過負傷兵士，在那時候所照的罷。母親又掣來給我。我見了照相，覺得非常寂寞，再也不能安坐了；我突然立起，急急的走到隔離的房裏，而且哭了。母親也著了急，跟著走來，看見我哭得太多，很是出驚了。「你這樣的想念著貞子麼？」母親說。我也不回答，只是哭著，許久沒有歇。

自此以後母親在我的面前不再提起貞子的事來，我也不去詢問關於貞子的一切消息了。暑假的時候，我仍然往金田去。有一天，有貞子的一封信寄到也在那地方避暑的堂妹那里

來，我無意的拿起來看，却見貞子的姓已經改過了。我在那時纔知道貞子已經出嫁了。我走到外邊，懷著寂寞的心情，在海岸邊走。在那時候我已經慣於寂寞，我的心也慣於孤獨了，而且愈加覺得貞子是好的人了。

自從和貞子分別以來，我漸漸決定去治文學了，對於託爾斯泰也崇拜起頭，而且親密的朋友也多起來了。我在寂寞的裏面看出了嚴肅與希望了。在和貞子別後的第二年的春天，我又爲可怕的寂寞所襲，坐著立著都寂寞。我在那時候怕遇到與貞子分別的春天，比什麼都厲害。但是這個寂寞，因了在我家裏的十四歲的上房使女（四）得到幾分的消遣。我對於這使女的瘦小伶俐可愛的小孩似的地方，感到同情，而且不久自己覺得漸漸的愛著這女人了。

但當拘謹的我還在那里計算，看徹了伊的性質與運命，使伊和我的運命相交涉，這件事究竟是好是壞的時候，家中已經發生了流言，說伊與那時我家的書生（五）因爲和女人的關係從

（註四）「小間使」(Komadzukai)最專在主人旁邊，做另碎事情的人。

（註五）書生(Shosai)寄食於主人家裏，幫助家事，一面研究學問，位置在僕役與賓客之間，大抵以苦學的青年爲多。

自己家裏被驅逐出來，比我更小一兩歲的一個男人，彷彿夫婦一般的生活著，雖然當初聽說那男人種種的挑逗伊很煩厭。

母親頗說伊的壞話。我聽了想起以前母親曾經講過貞子的壞話的事情，便猜想伊現在也因為要使我斷念，所以說這些壞話的，於是生氣來了。我便寫了一封信給母親，告訴伊說我愛著那使女，而且不願意人家說我所愛的人的壞話。

母親見了信，自然是很出驚了。因為母親夢裏也不知道我愛著那女人，而且也沒有能夠知道的理由：我不會告知別人，也不會告知對手的女人，只是獨自私下遠遠的愛著罷了，以後書生和那女人的交情更加明顯而且放肆了。母親趁這機會，借了不利於女孩子的教育這一個理由，打發那少女回家去。我後來不久也就愛上了一句話也未會交過口的住在近地的一個姑娘（忠厚老實人裏的女主人公）了。

二十一

我以後也時常想起貞子的事來，在夢中看見的時候，更感到一種無可挽回的寂寞。我心裏

想，人是決不可失戀的了。

這是七年前的二月八日的事情。我喫過午飯後想往正親町那里去，先去打電話通知他，但是中途忽然轉念，恐怕妨礙他的事情不大好，還不如不去罷，於是隨便轉到祖母那裏去了，我在那邊知道貞子有電話來，給那時住在我家的堂妹，說今天下午到我家裏來。我的心跳躍了。我還覺得那時忽然不高興打電話給正親町，却往祖母那里去，似乎是或物的一種指使了。總之我覺得聽到了這信息，真是好極了。

那時候阿嫂已經來到我家，我同祖母將原來的兩所市房修理好了。並排的住著。我這邊與祖母那里的中間，有一帶短的板廊接聯著，不著鞋子也可以過去，而且祖母那邊談話的聲音，在我的房裏也能聽到。堂妹正寄住在祖母的那房裏。那時候伯母已經移到別處去了。

我在自己房裏，豎起耳朵聽著。我不能靜定了，我心裏想，已經四五年不見了，而且做了人妻的貞子，不知道怎樣的變了樣子了罷。到了兩點，到了三點，伊還沒有到來。三點半鐘時候，我從窗口望見將有十天不會見面的忠厚老實人的女主人公從學校回來的後影。我覺得自己還是深

深的愛伊，而且暗想幸而有這個人在，我今天會見貞子的事情也可以安心了。但是到了四點，到了五點，以至六點七點，貞子終於不來。

我當七點鐘在日記上寫道，「豈終不至乎？」七點半左右了，貞子的華麗的聲音聽到了，於是堂妹的高興的聲音聽到了，祖母那里柵門拉開的聲音也聽到了。貞子似乎進了祖母的房裏了。我靜靜的起立，略爲躊躇，終於決心過去會伊去了。

一眼看去貞子似乎略略變醜了，但是說著話的時候，却又看出伊與原來的貞子一點都沒有變更。我毫無拘束的和貞子以及堂妹談話。貞子聽說我進了大學的文科，便說道，「我也推想一定是進了文科哩。」談了一回閑話之後，我想貞子是久別以後來和堂妹相會的，我在這裏豈不是妨礙麼，所以便先行回到自己房裏去了。但是我不能靜定，過了十分鐘，無論如何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吹熄洋燈，決計在貞子留著的期間我也留在祖母那里，便走出房外，在黑暗的廊下摸索著正將走去，聽得祖母的聲音道，「你到實篤的房裏去看看罷。」貞子和從妹似乎是就要到我房裏來的樣子。我慌忙的回到房裏，將還是很熱的燈罩悄悄的擎下，點上燈火，又在書桌前

面坐下了。貞子和堂妹來了。三個人在火盆上烘著手，說著閑話。我是高興的了不得了。又看見貞子不會忘記先前的事情，很是歡喜。我想去觸著烘在火盆上的貞子的手，裝出小孩似的樣子，壓住貞子的手要擊他到火裏去，想恐嚇貞子，並且小孩似的使伊發怒，但是貞子見我的手攔在上面也是毫不介意，即使我將伊的手輕輕的捺到火的上邊去，伊也並不逃避，只裝著一副若無其事的神氣。

這一點半鐘的時間裏，三個人復回到以前的時代去了，三個人都很親密的講著種種真率的話，大家笑了。時光的過去也不知道了。貞子忽然注意，擊出表來看時。已經是九點過了，說道，「那可不能不告辭了。」堂妹竭力的勸伊在這里過了夜去。貞子說，即使留到什麼時候，也是沒有了結的。我並不挽留，因為我的對於貞子的丈夫的道德心不肯容許我去真率的挽留貞子的止宿了。

我說倘若回去，那麼去叫車子罷。於是便差人叫車子去了。車子沒有來的期間，三個人還是說著閑話。我因為貞子肯這樣溫和親密的待我，十分高興，而且對於前回分別時候的我的冷淡，

第二天早晨走過貞子的旅館前面也不回頭去看一眼，以及賀年片也不寄一張這些事，貞子並不懷著一點恨意，我更覺得非常的喜歡。

這時候車子來了。分別極是難受。我送貞子到柵門口，又裝作有什麼事情模樣。獨自穿了木屐走出門去。兩個人以外更無別人。貞子忽然的回過身來。我的右手不知在什麼時候與貞子的右手互握著了。兩個人彷彿是心裏謝罪似的。貞子道，「大家那里都請代候。」我答道，「將來再會。」兩個人分別了。我那時喜悅的興奮，比離別的寂寞還要強盛。我想倘若在那與貞子握著手的一瞬間被殺了，這是怎樣的幸福呢。那天晚上醒來的時候想著貞子的事情，不禁覺得寂寞。第二天起來，也還是寂寞。我想遣散這寂寞，竭力的在想念忠厚老實人的女主人公，但是無可挽回的寂寞動不動就將我的心捕捉住了。

但是過了兩三天以後，與前回分別時的情形不同，我對於這寂寞漸漸的習慣，而且想起來的時候，感到喜歡了。我一天一天的更加強烈的愛那忠實老實人的女主人公，又明瞭的覺得自己想和伊結婚了。但想到貞子却仍是寂寞，而且在夢中看見也難過。這種難過的心情一直接續

著，直到去年我結婚了的時候爲止。

我還有想寫的事情，但是那些只能等將來的機會了。至於這回的戀愛在我有怎樣的影響，那是用不著多說的了。

久米仙人

武者小路 實篤

近來見到一本書，說久米仙人從天上跌下來的原因與以前所說的不同。在這書上寫著這樣意思的話。

『久米仙人厭棄這世間生活的原因是不很明白，但是他對於人生的空虛覺得寒心，那是無疑的了。有的說這是失戀的結果。有的說是因為不能如意的發迹的緣故，但這些話都是不足取的。倘若不是還有更深的理由，不會發生想成仙人這樣的決心。成仙這一件事並不是容易的事業，乘雲昇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這都不是用了尋常的一番苦心就能成功的。要成仙人不可不離棄五欲，執著是尤其不行。百年的修煉，只要有一點兒疏忽，便前功盡棄了。久米仙人也不是只有一便順利的成了仙人的，以前大約也經過了兩三回以上的失敗罷。但是無論失敗了多少回，他總懷著一個不成仙不止的要求。以及足以完成這要求的勇猛心。他不是什麼尋常的人，也不是從那見了洗衣的女人的腿從天上跌了下來，的故事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的漢子。他爲

什麼便是那樣的辛苦也。想成仙呢？做個凡人，愉快的過日子，豈不也很好麼？但是只做一個平常的人，在他是忍受不住的了。他同釋迦一樣大約真是感到人生的無常了。他所以想將自己做成一個活著而不死的東西，沒入在無論怎樣的天災人禍來了都不驚惶的世界裏，與宇宙和大生命共活著，呼吸不死不滅的東西而活著，要死也不會死，被殺了也不會死的人；他想像就以這肉體化成這樣的一個人，就此回到天上去。他對於人類似乎是沒有什麼感情了。由他看來，人類與昆蟲是一樣的，——不，或者是比那些更爲罪業深重的東西。人類每日每時的勞動著，只是爲著殺他類自己罷了，而且他們完全藐視不滅者的意義。是一種到死爲止自以爲不會死的任意的東西，他並不是不想去救別人，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救他自己了，照他的思想說來，他是想只依了宇宙的本能去生活；動物的本能與人類的本能在他看來是空的，不可倚靠的，而且又足爲自己修成不滅的障礙的。他的心是青空一樣的清淨，他的朋友是空中的星與地上的花。他呼吸著平和與美，專一的清潔他的心靈，將委身於毫無陰翳的生命。他以爲這樣他可以嘗到無限的平和與喜悅之味了。

他遠離一切的欲望執著與不淨，入於以水與空氣爲生活的境地了。「愛」在他是禁物。凡能失却他的心的平和者在他都是禁物。他對於世間對於生命都已沒有留戀。超越了生死之境。離開人間界，早已進到天人界裏去了。於是他不復是凡人，却已成了仙人了。他身體變輕，青空成了他的故鄉了。他終於要乘著雲獨自歸於應歸的地方去了。天上界，星一般的輝煌的世界，美與調和的世界，無我無心的世界，超越了苦樂愛憎的世界，這樣的世界許可他進去，他也自然的向著這方面前進了。雲聽從他的意思——不，那時在他也並沒有意思這東西了。雲是他麼，他是雲麼，天是他麼，他是天麼，已經是辨別不來的完全同化了。但是在這時候，不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那是在剛要離開地上的這一刻，他忽然的想起世間的事情來了。他大約也還沒有完全的失却了人性罷。本來這也只是一些極微淡的氣分罷了。然而他終不會完全的忘却了大地。他看著地上的時候，對於地上的美不禁感到驚異了。這起初也是極淡的。但是他心裏想到這是很美的時候，剛纔往上升著的雲就徐徐的往下界落下去了。這實在是很靜的，是和他的心相適應的那樣安定。

山呀河叫海呀，森林呀林野呀小河呀，以及地上的人家，在他的明亮的眼睛裏看得很清楚。他想剛纔毫無留戀的忘却了的地上，原來是這樣美麗的東西麼？他於是靜靜的祝福這世間了。在這時候，不知是幸呢還是不幸呢，他想起人類的事情來了。但是現在想來，人並不是完全可以輕蔑的東西，不是醜陋的昆蟲一般的東西了。這無寧是被想作一個可愛的東西，可憐的東西。這個念頭自然是不很強的，當初實在只是極淡的一點，但是這淡的念頭並不消散，而且反而一點點的加濃起來了。雲慢慢的降下來了，可是也還不至於明顯的著目。他現在看見人們美而平和的勞動著的樣子了。

「人們是怎樣可愛的東西呵。」

他忽然這樣的想了。但是那時他在雲上踏了一個空，好容易纔算能夠站穩了。他的現在的身分是對於無論什麼東西都不可超過了或一限度感到更深的愛著的，他自己知道這道理，所以他又向著天看了。

那是怎樣的美呵，他又能夠忘却下界的事情了，同時他乘著的雲又向上昇了。但是他還禁

不住再向下界去一看。

在那里，人們都很汗穢的勞動著。男人女人以及老人，不知抱著什麼願望，正在勞動著。小孩們喧鬧著。

他沈默的看著這些。

不思議的事情當真也會有的！他的完全乾枯了的眼睛發起潤來，而且兩滴眼淚撲托的落在地上。這時候雲也非常急速的降下去，久米仙人立刻一直線的向著地面倒撞了下來了。

久米仙人跌下的地方是在一處河岸上，他的頭磕在那里的巖石上，即刻死去了。

這件事情却使在那里洗衣的女人們大出一驚了。

那些自己以為了不得的女人們後來將久米仙人跌下來的理由歸於他們自己的腿的美麗，都很得意。他們各自以為自己的美破了久米仙人的仙術，因此是殺了久米仙人的原因。他們這樣的想，都感到喜悅。但是在那些人的裏邊，並沒有一個美麗的女人，都只是平常的被太陽曬黑了的，手脚粗糙的農家的女人罷了。久米仙人跌下來的時候，究竟是否看著這些女人，誰也不

能知道。

講到這里就是結末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原作

(註) 日本傳說，久米仙人 (Kumi Senjin) 本是大和添上的人，入深山修仙術，能飛行空中。一日見河邊洗衣女人露

其麗，忽起染心，遂失神通，墜地不復能飛。

與幼小者

有島 武郎

你們長大起來，養育到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那時候，你們的爸爸可還活着，那固然是說不定的事——想來總會有展開了父親的遺書來看的机会的罷。到那時候，這小小的一篇記載，也就出現在你們的眼前了。時光是駸駸的馳過去。爲你們之父的我，那時怎樣的映在你們的眼裏，這是無從推測的。恐怕也如我在現在，嗤笑憐憫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或者也要嗤笑憐憫我的陳腐的心情。我爲你們計；惟願其如此。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臺，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然而我想。有怎樣的深愛你們的人，現在這世上，或曾在這世上的一個事實，於你們却永遠是必要的。當你們看着這篇文章，憫笑我的思想的未熟而且頑固之間，我以爲，我們的愛，倘不溫暖你們，慰藉，勉勵你們，使你們的心中，嘗着人生的可能性，是決不至於的。所以我對着你們，寫下這篇文章來。

你們在去年，永久的失掉了一個的，只有一個的親娘。你們是生來不久，便被奪去了生命上

最緊要的養分了。你們的人生，即此就暗淡。在近來，有一個雜誌社來說，教寫一點「我的母親」這一種小小的感想的時候，我毫不經心的寫道，「自己的幸福，是在母親從頭便是一人，現在也活着。」便算事了。而我的萬年筆將停未停之際，我便想起了你們。我的心彷彿做了什麼惡事似的痛楚了。然而事實是事實。這一點，我是幸福的。你們是不幸的。是再沒有恢復的路的不幸。阿阿，不幸的人們呵。

從夜裏三時起，開始了緩慢的陣痛，不安瀰滿了家中，從現在想起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是非常的大風雪，便在北海道，也是不常遇到的極厲害的大風雪的一天。和市街離開的河邊上的孤屋，要飛去似的動搖，吹來黏在窗玻璃上的粉雪，又重疊的遮住了本已包在綿雲中間的陽光，那夜的黑暗，便什麼時候，都不退出屋裏去。在電燈已熄的薄暗裏，裹着白的東西的你們的母親，是昏替似的呻吟着苦痛。我教一個學生和一個使女幫着忙，生起火來，沸起水來，又派出人去。待產婆被雪下得白白的撲了進來的時候，合家的人便不由的都寬一口氣，覺得安堵了，但到了午間到了午後，還不見生產的模樣，在產婆和看護婦的臉上，一看見只有我看見的擔心的顏

色，我便完全慌張了。不能躲在書齋裏，專等候結果了。我走進產房去，當了緊緊的捏住產婦的兩手的脚色。每起一回陣痛，產婆便叱責似的督勵着產婦，想給從速的完功。然而暫時的苦痛之後，產婦又便入了熟睡，竟至於打着鼾，平平穩穩的似乎什麼都忘卻了。產婆和隨後趕到的醫生，只是面面相覷的吐着氣。醫生每遇見昏睡，彷彿便在那里想用什麼非常的手段一般。

到下午，門外的大風雪逐漸平靜起來，洩出了濃厚的雪雲間的薄日的光輝，且來和積在窗間的雪偷偷的嬉戲了。然而在房裏面的人們，卻愈包在沈重的不安的雲片裏。醫生是醫生，產婆是產婆，我是我，各被各人的不安抓住了。這之中，似乎全不覺到什麼危害的，是只有身臨着最可怕的深淵的產婦和胎兒。兩個生命，都昏昏的睡到死裏去。

大概恰在三時的時候，——起了產氣以後的第十二時——在催夕的日光中，起了該是最後的激烈的陣痛了。宛然用肉眼看着噩夢一般，產婦圓睜了眼，並無目的的看定了一處地方，與其說苦楚，還不如說嚇人的皺了臉。而且將我的上身拉向自己的胸前，兩手在背上撓亂的抱緊了。那力量，覺得倘使我沒有和產婦一樣的着力，那產婦的臂膊便會擠破了我的胸脯。在這里的

人們的心，不由的全都喫緊起來，醫生和產婆都忘了地方似的，用大聲勉勵着產婦。

驟然間感着了產婦的握力的寬鬆，我擡起臉來看。產婆的膝邊仰天的躺着一個沒有血色的嬰兒。產婆像打球一般的拍着那胸膛，一面連說道葡萄葡萄酒葡萄酒。看護婦將這擎來了。產婆用了臉和言語，教將酒倒在臉盆裏。盆裏的湯便和劇烈的芳香同時變了血一樣的顏色。嬰兒被浸在這裏面了。暫時之後，便破了不容呼吸的緊張的沈默，很細的響出了低微的啼聲。

廣大的天地之間，一個母親和一個兒子，在這一剎那中忽而出現了。

那時候，新的母親看着我。軟弱的微笑。我一見這，便無端的滿眼滲出淚來。我不知道怎樣纔可以表現這事給你們看。說是我的生命的全體，從我的眼裏擠出了淚，也許還可以適當罷。從這時候起，生活的諸相便都在眼前改變了。

你們之中，最先的見了人世之光者，是這樣的見了人世之光的。第二個和第三個也如此。即使生產有難易之差，然而在給與父母的不可思議的印象上却沒有變。

這樣子，年青的夫婦便陸續的成了你們三個的父母了。

我在那時節，心裏面有着太多的問題。而始終碌碌，從沒有做着一件自己近於「滿足」的事。無論什麼事，全要獨自咬實了看，是我生來的性質，所以表面上雖然過着極普通的生活，而我的心却又苦悶於動不動便驟然湧出的不安。有時悔結婚。有時嫌惡你們的誕育。爲什麼不待自己的生活的旗色分外鮮明之後，再來結婚的呢？爲什麼情願將因爲有妻，所以不能不拖在後面的幾個重量，繫在腰間的呢？爲什麼不可不將兩人肉慾的結果，當作天賜的東西一般看待呢？耗費在建立家庭上的努力和精力，自己不是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麼？

我因爲自己的心的擾亂，常使你們的母親因而啼哭，因而淒涼。而且對付你們也沒有理。一聽到你們稍爲執拗的哭泣或是歪纏的聲音，我便總要做些什麼殘虐的事纔罷手。倘在對着原稿紙的時候，你們的母親若有一件些小的家務的商量，或者你們有什麼啼哭的喧鬧，我便不由的拍案站立起來。而且雖然明知道事後會感着難堪的寂寞，但對於你們也仍然加以嚴厲的責罰，或激烈的言辭。

然而運命來懲罰我這任意和暗昧的時候竟到了。無論如何，總不能將你們任憑保姆，每夜

裏，使你們三個睡在自己的枕邊和左右。通夜的使一個安眠，給一個熱牛乳，給一個解小溲，自己沒有熟睡的工夫，用盡了愛的限量的你們的母親，是發了四十一度的可怕的可怖的熱而躺倒了，這時的喫驚固然也不小，但當來診的兩個醫生異口同聲的說有結核的徵候的時節，我只是無端的變了青蒼。檢痰的結果，是給醫生們的鑑定加了憑證。而留下了四歲和三歲和兩歲的你們，在十月杪的淒清的秋日裏，母親是成了一個不能不進病院的人了。

我做完日裏的事，便飛速的回家。於是領了你們的一個或兩個，忽忽的往病院去。我一住在那街上，便來做事的一個勤懇的門徒的老嫗，在那里照應病室裏的事情。那老嫗一見你們的模樣，便暗暗的拭着眼淚了。你們一在牀上看見了母親，立刻要奔去，要纏住。而還沒有給伊知道是結核症的你們的母親，也彷彿擁抱寶貝似的，要將你們聚到自己的胸前去。我便不能不隨宜的支吾着，使你們不太近伊的牀前。正盡着忠義，却從周圍的人受了極端的誤解，而又在萬不可辯解的情況中，在這種情況中的人所嘗的心緒，我也嘗過了許多回。雖然如此，我却早沒有憤怒的勇氣了。待到像拉開一般的將你們遠離了母親，同就歸塗的時候，大抵街燈的光已經淡淡的照

着道路。進了門口，只有僱工看着家。他們雖有兩三人，卻並不給留在家裏的嬰兒換一換襯布。不舒服似的啼哭着的嬰兒的胯下，往往是濕漉漉的。

你們是出奇的不親近別人的孩子。好容易使你們睡去了，我纔走進書齋去做些調查的工作。身體疲乏了，精神却昂奮着。待到調查完畢，正要就牀的十一時前後的時候，已經成了神經過敏的你們，便做了夜夢之類，驚慌着醒來了。一到黎明，你們中的一個便哭着要喫奶。我被這一驚起，便到早晨不能再閉上眼睛。喫過早飯，我紅了眼，抱着中間有了硬核一般的頭，走向辦事的地方去。

在北國裏，眼見得冬天要逼近了。有一天，我到病院去，你們的母親坐在牀上正眺着窗外，但是一見我，便說道想要及早的退了院。說是看見窗外的楓樹已經那樣覺得淒涼了。誠然，當入院之初，燃燒似的飾在枝頭的葉，已是凋零到不留一片，花壇上的菊也爲寒霜所損，未到萎落的時候便已萎落了。我暗想，卽此每天給伊看這淒涼的情狀，也就是不相宜的。然而母親的真的心思其實不在此，是在一刻也忍不住再離開了你們。

終於到了退院的那一天，却是一個下着雪子，呼呼的吼着寒風的壞日子，我因此想勸伊暫時消停，事務一完，便跑到病院去。然而病房已經空虛了，先前說過的老嫗在屋角上，草草的擺當着討得的東西，以及墊子和茶具。慌忙回家看，你們早聚在母親的身邊，高興的嚷着了。我一見這，也不由的墜了淚。

不知不識之間，我們已成了不可分離的東西了。親子五人在逐步逼緊的寒冷之前，宛然是縮小起來以護自身的雜草的根株一般，大家互相緊挨，互分着溫暖。但是北國的寒冷，却冷到我們四個的溫度，也無濟於事了。我於是和一個病人以及天真爛漫的你們，雖然勞頓，却不得不旅雁似的逃向南邊去。

離背了誕生而且長育了你們三個人的土地，上了旅行的長途，那是初雪紛紛的，下得不住的一夜裏的事。忘不掉的幾個容顏，從昏暗的車站的月臺上很對我們惜別。陰鬱的輕津海峽的海色已在後面了。直跟到東京為止的一個學生，抱着你們中間的最小的一個，母親似的通夜沒有歇。要記載起這樣的事來，是無限量的。總而言之，我們是幸而一無災禍，經過了兩天的憂鬱的

旅行之後，竟到了晚秋的東京了。

和先前住居的地方不一樣，東京有許多親戚和兄弟，都爲我們表了很深的同情。這於我不知道添多少的力量呵。不多時，你們的母親便住在K海岸的租來的一所狹小的別墅裏，我便住在鄰近的旅館裏，由此日日去招呼。一時之間是病勢見得非常之輕減了。你們和母親和我，至於可以走到海岸的沙丘上，當着太陽，很愉快經過二三時間了。

運命是什麼意思，給我這樣的小康，那可不知道。然而他是不問有怎樣的事，要做的事總非做完不可的。這年已近年底的時候，你們的母親因爲大意受了寒，從此日見其沉重了。而且你們中的一個，又突然發了原因不明的高熱。我不忍將這生病的事通知母親去。病兒是病兒，又不肯暫時放開我。你們的母親却來責備我的疏遠了。我於是躺倒了。只得和病兒並了枕，爲了迄今未曾親歷過的高熱而呻吟了。我的職業麼？我的職業是離開我已經有千里之遠了。但是我早經不悔恨。爲了你們，要戰鬪到最後纔歇的一種熱意，比病熱還要旺盛的燒着我的胸中。

正月間便到了悲劇的絕頂。你們的母親已經到非知道自己的病的真相不可的窘地了。給

做了這煩難的脚色的醫生回去之後，見過你們的母親的臉的我的記憶。一生中總要鞭策我罷。顯着蒼白的清朗的臉色，仍然靠在枕上，母親是使那微笑，說出冷靜的覺悟來，靜靜的看我在這上面，混合着對於死的（Resignation）（覺悟）和對於你們的強韌的執着。這竟有些陰慘了。我被襲於悽愴之情，不由的低了眼。

終於到了移進H海岸的病院這一天。你們的母親決心很堅，倘不全愈，那便死也不和你們再相見。穿好了未必再穿——而實際竟沒有穿——的好衣服，走出屋來的母親，在內外的母親們的眼前，潛然的痛哭了。雖是女人，但氣象超拔而強健的你們的母親，即使只有和我兩人的時候，也可以說是從來沒有給看過一回哭相，然而這時的淚，却拭了還只是奔流下來。那熱淚，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這在現今是乾涸了。成了橫亙太空的一縷雲氣麼，變了溪壑川流的水的一滴麼，成了大海的泡沫之一麼，或者又裝在想不到的人的淚堂裏面麼，那是不知道。然而那熱淚，總之是惟你們的崇高的所有物了。

一到停着自動車的處所，你們之中正在熱病的善後的一個，因為不能站，被使女背負着——

——一個是得得的走着——最小的孩子，是祖父母怕母親過於傷心了，沒有領到這里來——出來送母親了。你們的天真爛熳的詫異的眼睛，只向了大的自動車看。你們的母親是悽然的看着這情形。待到自動車一動彈，你們聽了使女的話，軍人似的一舉手。母親笑着略略的點頭。你們未必料到，母親是從這一瞬息間以後，便要永久的離開你們的罷。不幸的人們呵。

從此以後，直到你們的母親停止了最後的呼吸為止的一年零七個月中，在我們之間，都奮鬥着劇烈的爭戰。母親是爲了對於死要取高的態度，對於你們要留下最大的愛，對於我要得適中的理解；我是爲了要從病魔救出你們的母親，要勇敢的在雙肩上擔起了逼着自己的迷命；你們是爲了要從不可思議的運命裏解放出自己來，要將自己嵌進與本身不相稱的境遇裏去，而爭戰了。說是戰到鮮血淋漓了也可以。我和母親和你們，受着彈丸，受着刀傷。倒了又起，起了又倒的多少回呵。

你們到了六歲和五歲和四歲這一年的八月二日，死終於殺到了。死壓倒了、一切。而死救助了一切了。

你們的母親的遺書中，最崇高的部分，是給與你們的一節，倘有看這文章的時候，最好是同時一看母親的遺書。母親是流着血淚，而死也不和你們相見的決心終於沒有變。這也並不是單因為怕有病菌傳染給你們，却因為怕將慘酷的死的模樣，示給你們的清白的心，使你們一生增加了暗淡，怕在你們應當逐日生長起來的靈魂上，留下一些較大的傷痕。使幼兒知道死，是不但無益，反而有害的。但願葬式的時候，教使女帶領着，過一天愉快的日子。你們的母親這樣寫。又有詩句道：

「思子的親的心是太陽的光普照諸世間似的廣大。」

母親亡故的時候，你們正在信州的山上。我的叔父，那來信甚而至於說，倘不給送母親的臨終，怕要成一生的恨事罷，但我却硬託了他，不使你們從山中回到家裏，對於這我，你們有時或者以為殘酷，也未可知的。現在是十一時半了。寫這文章的屋子的鄰室裏，並了枕熟睡着你們。你們還幼小。倘你們到了我一般的年紀，對於我所做的事，就是母親想要使我來做的事，總會到覺得高貴的時候罷。

我自此以來，是走着怎樣的路呢？因了你們的母親的死，我撞見了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大路了。我知道了只要愛護着自己，不要錯誤的走着這一條路便可以了。我曾在一篇創作裏，描寫過一個決計將妻子作爲犧牲的男人的事。在事實上，你們的母親是給我做了犧牲了。像我這樣的不知道使用現成的力量的人，是沒有的。我的周圍的人們是只知道將我當作一個小心的，魯鈍的。不能做事的，可憐的男人；却沒有一個肯試使我貫徹了我的小心和魯鈍和無能力來看。這一端，你們的母親可是成就了我。我在自己的孱弱裏，感到力量了。我在不能做事處尋到了事情，在不能大膽處尋到了大膽，在不銳敏處尋到了銳敏。換句話說，就是我銳敏的看透了自己的魯鈍，大膽的認得了自己的小心，用勞役來體驗自己的無能力。我以爲用了這力，便可以鞭策自己，生發別樣的。你們倘或有眺望我的過去的時候，也該會知道我也並非徒然的生活，而替我歡喜的罷。

雨之類只是下，悒鬱的情況漲滿了家中的日子，動不動，你們中的一個便默默的走進我的書齋來。而且只叫一聲爹爹，就靠在我的膝上，啜啜的哭起來了。唉，有什麼要從你們的天真爛

慢的眼睛裏要求眼淚呢？不幸的人們呵。再沒有比看見你們倒在無端的悲哀裏的時候，更覺得人世的淒涼了。也沒有比看見你們活潑的向我說過早上的套語，於是跑到母親的照像面前，快活的叫道「親娘，早上好」的時候，更是猛然的直穿透我的心底裏的時候了。我在這時，便悚然的在目前看見了無劫的世界。

世上的人們以為我的這述懷是馱氣，是可以無疑的。因為所謂悼亡，不過是多到無處不有的事件中的一件。要將這樣的事當作一宗要件，世人也還沒有如此之閑空。這是確鑿如此的。但雖然如此，我不必說，便是你們，也會逐漸的到了覺得母親的死，是一件什麼也替代來的不悲哀和缺憾的事的時候。世人說是不關心，這不必引以為恥的。這並不是可恥的事。我們在人間常有的事件中間，也可以深深的觸着人生的寂寞。細小的事，並非細小的事。大的事，也不是大的事。這只在一顆心。

要之你們是見之慘然的人生的萌芽呵。無論哭着，無論笑着，無論高興，無論淒涼，看守着你們的父親的心，總是異常的傷痛。

然而這悲哀於你們和我有怎樣的強力，怕你們還未必知道罷。我們是蒙了這損失的庇蔭，向生活又深入了一段落了。我們的根，向大地伸進了多少了。有不深入人生，至於生活人生以上者，是災禍呵。

同時，我們又不可只浸在自的悲哀裏。自從你們的母親亡故之後，金錢的負累却得了自由了。要服的藥品什麼都能服，要喫的食物什麼都能喫。我們是從偶然的社會組織的結果，享樂了這並非特權的特權了。你們中的有一個，雖然模胡，還該記得U氏一家的樣子罷。那從亡故的夫人染了結核的U氏，一面有着理智的性情，一面却相信天理教，想靠了祈禱來治病苦，我一想他那心情，便情不自禁起來了。藥物有效呢還是祈禱有效呢，這可不知道。然而U氏是很願意服醫生的藥的，但是不能夠。U氏每天便血，還到官衙裏來。從始終裹着手帕的喉嚨中，只能發出嘶嘎的聲氣。一勞作，病便要加重，這是分明知道的。分明知道着，而U氏却靠了祈禱，爲維持老母和兩個孩子的生活起見，奮然的竭力的勞作。待到病勢沉重之後，出了僅少的錢，計定了的古賀液的注射，又因爲鄉下醫生的大意，出了靜脈，引起了劇烈的發熱。於是U氏剩下了無資產的老母和

孩子，因此死去了。那些人們便往在我們的鄰家。這是怎樣的一個運命的播弄呢。你們一想到母親的死，也應該同時記起U氏。而且應該設法，來填平這可怕的壕溝。我以為你們的母親的死，能夠使你們的愛擴張到這地步了，所以我敢說。

人世很淒涼。我們可以單是這樣說了就算麼？你們和我，都如嘗血的獸一般，嘗了愛了。去罷，而且爲了要從淒涼中救出我們的周圍，而做事去罷。我愛過你們了，並且永遠愛你們。這並非因爲想從你們得到爲父的報酬，所以這樣說。我對於教給我愛你們的你們，唯一的要求，只在收受了我的感謝罷了。養育到你們成了一個成人的時候，我也許已經死亡；也許還在拼命的做事；也許衰老到全無用處了。然而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你們所不可不助的，却並不是我。你們的清新的力，是萬不可爲垂暮的我輩之流所拖累的。最好是像那喫盡了斃掉的親，貯起力量來的獅兒一般，使勁的奮然的掉開了我，進向人生去。

現在是時錶過了夜半，正指着一點十五分。在闐然的寂靜了的夜之沈默中，這屋子裏，只是微微的聽得你們的平和的呼吸。我的眼前，是照相前面放着叔母折來贈給母親的薔薇花。因此

想起來的，是我給照這照相的時候。那時候，你們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還宿在母親的胎中。母親的心是始終惱着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議的希望和恐怖。那時的母親是尤其美。說是仿效那希臘的母親，在屋子裏裝飾着很好的肖像。其中有米納爾伐的，有瞿提的和克靈威爾的，有那丁格爾女士的。對於那娃兒脾氣的野心，那時的我是只用了輕度的嘲笑的心來看。但現在一想，是無論如何，總不能單以一笑置之的。我說起要給你們的母親去照相，便極意的加了修飾，穿了最好的好衣服，走進我接上的書齋來。我詫異的看着那模樣。母親冷清清的笑對着我說：生產是女人的臨陣，或生佳兒或是死，必居其一的，所以用臨終的裝束——那時我也不由的失笑了。然而在今，是這也不能笑。

深夜的沈默使我嚴肅起來。至於覺得我的前面，隔着書桌便坐着你們的母親似的了。母親的愛，如遺書所說的一定擁護着你們。好好的睡着罷。將你們聽憑了所謂不可思議的時這一種東西的作用，而好好的睡着罷。而且到明日，便比昨日更長大更賢良的跳出眠牀來。我對於做完我的職務的事，總盡全力的罷。即使我的一生怎樣的失敗，又縱，使我不能克服怎樣的誘惑，然而

你們在的我的足跡上尋不出什麼不純的東西來這一點事，是要做的；一定做的。你們不能不從我的斃掉的地方，從新跨出步去。然而什麼方向，怎樣走法，那是雖然隱約，你們可以從我的足跡上探究出來罷。

幼小者呵，將不幸而又幸福的你們的父母的祝福帶在胸中，上人世的行旅去。前途是遠遠的，而且也昏暗。但是不要怕。在無畏者的面前就有路。
去罷，奮然的，幼小者呵。

阿末的死

有島 武郎

一

阿末在這一晌，也說不出從誰學得的，常常說起「蕭條」這一句話來了：

「總因為生意太蕭條了，哥哥也為難呢。況且從四月到九月裏，還接連下了四回葬。」

阿末對伙伴用了這樣的口吻說。以十四歲的小女孩的口吻而論，雖然還太小，但一看伊那假面似的坦平的，而且中間稍稍竊進去的臉，從旁聽到的人便不由的微笑起來了。

「蕭條」這話的意思，在阿末自然是不很懂。只是四近的人只要一見面，便這樣的做話柄，於是阿末便也以為說這樣的事，是合於時宜的了。不消說，在近來，連勤勤懇懇的做着手藝的大哥鶴吉的臉上，也浮出了不愉快的暗淡的影子，這有時到了喫過晚飯之後，也還是黏着沒有消除。有時也看見專在水槽邊做事的母親將鐵渣魚名的皮骨放在旁邊，以為這是給黑兒喫的了，却又似乎忽然轉了念，也將這煮到一鍋裏去。在這時些時候，阿末便不知怎的總感到一種淒涼的，

從後面有什麼東西追逼上來似的心情。但雖如此，將這些事和「蕭條」分明的聯結起來的痛苦，却還未必便會覺到的。

阿末的家裏，從四月起，接着死去的人裏面，第一個走路的是久病的父親。半身不隨有一年半，只躺在牀上，在一個小小的理髮店的家計上，却是擔不起的重負。固然很願意他長生，但年紀也是年紀了，那模樣，也得不到安穩，說到照料，本來就不周到，給他這樣的活下去，那倒是受罪了。這些話，大哥總對着每一個主顧說，幾乎是一種說慣的應酬話了。很固執，又尊大，在全家裏一畝任性的習慣，病後更其增進起來，終日無所不用其發怒，最小的兄弟叫作阿哲的這類人，有一回當着父親的面，照樣的述了母親的恨話，嘲弄道：「咦，討人厭的爸爸。」病人一聽到，便忘却了病痛，在牀上直跳起來。這粗暴的性氣，終於傳布了全家，過的是互相疾視的日子了。但父親一亡故，家裏便如放寬了楔子。先前很願意怎樣的決計給他歇絕了的，使人不得安心的喘息的聲音，一到真沒有，阿末又覺得若有所失了，想再給父親搔一回背了。地上雖然是融雪的壞道路，但晴朗的天空，却溫和得爽神，幾個風箏在各處很像嵌着窗戶一般的一天的午後，父親的死骸便擡出

小小的店面外去了。

其次亡故的是第二個哥哥。那是一個連歪纏也不會的，精神和體質上都沒有氣力的十九歲的少年，這哥哥在家的時候和不在家的時候，在阿末，幾乎是無從分辨的。遊玩得太長久了，准備着被數說，一面跨進房裏去的時候，誰和誰在家裏，怎樣的坐着，尤其是眼見似的料得分明，獨有這一位哥哥，是否也在內，却是說不定的。而且這一位哥哥便在家，也並無什麼損益。有誰一蹙蹙，便似乎就是自己的事似的，這哥哥立刻站起來，躲得不見了。他患了腳氣病，約略二週間，生着連眼睛也塞住了的水腫，在誰也沒有知道之間，起了心臟麻痺死掉了。那麼瘦弱的哥哥，却這樣胖大的死掉，在阿末頗覺得有些滑稽。而且阿末很坦然，從第二日起，便又到處去說照例的「蕭條」去了。這是在北海道也算少有的梅雨似的長雨，蕭蕭的微涼的，只是下個不住的六月中旬的事。

二

八月也過了一半的時節，暑氣忽而襲到北地了。阿末的店面裏，居然也有些熱鬧起來。早上

一清早，隔壁的浴堂敲打那湯槽的栓子的聲音，也響得很乾脆，搖動了人們的柔輓的夜夢。寫着「晴天交手五日」的東京角紙的招帖，那繪畫的醒目，從阿末起，全驚聳了四近所有的少年少女的小眼睛。從札幌座是分來了菊五郎班（二）的廣告，活動影戲的招帖也帖滿了店頭，沒有空牆壁了。從父親故去以來，大哥是盡了大哥的張羅，來改換店面的模樣。而阿末以為非常得意的是店門改塗了藍色，玻璃罩上通紅的寫着「鶴床」（二）的門燈，也掛在招牌前面了。加以又裝了電燈，阿末所最為討厭的擦燈這一種職務，也烟塵似的消得沒有影。那替代便是從今年起，加了一樣所謂漿洗（三）的新事情，阿末早高興着眼前的變化，並不問漿洗是怎麼一回事。

「家裏是裝了電燈哩。這很明亮，也用不着收拾的。」阿末這樣子，在娃兒們中，小題大做的各處說。

（註一） 尾上菊五郎是明治時代有名的俳優之一人。

（註二） 日本的理髮店多稱床，猶如中國的多稱館。

（註三） 將布帛之類洗過，加了漿糊，帖在板上晾乾，他們謂之張物。

在阿末的眼睛裏，自從父親一去世，驟然間見得那哥哥能幹了。一想到油漆店面的，裝上電燈的都是哥哥，阿末便總覺得很可靠。將嫁了近地的木匠已經有了可愛的兩歲的孩子了，最大的大姊做來送給他的羽緞的捲袖繩，緊緊的束起來，大哥是動着結實的短小的身體，只是勤勤懇懇的做。和弟兄都不像，肥得圓圓的十二歲的阿末的小兄弟力三，伶俐的穿着高屐齒的屐子，給客人去浮皮，分頭髮。一到夏天，主顧也逐漸的多起來了。在夜間，店面也總是很熱鬧，笑的聲音，下象棋的聲音，一直到深更。那大哥是什麼地方都不像理髮師，兩用了生澀的態度去對主顧。但這却使主顧反歡喜。

在這樣光彩的一家子裏，終日躲在裏面的只有一個母親。和亡夫分手以前，嘴裏沒有嘮叨過一句話，是不住的做，病人有了絮煩的使喚的時候也，只沈默着，咄嗟的給他辦好了，但男人却似乎不高興這模樣，彷彿還不如受那後來病死了的兒子這些人的招呼。或者這女人因為什麼地方有着冷的處所罷，對於懷着溫情的人，像是親近暖爐一般，似乎極願意去親近。肥得圓圓的力三最鍾愛，阿末是其次的寶貝。那兩個哥哥之類，只受着疏遠的待遇罷了。

父親一亡故，母親的狀態便很變化，連阿末也分明的覺察了。到現在為止，無論什麼事，都很將心事給人知道的堅定的人，忽然成了多事的嘮叨者，輕燥者，愛憎漸漸的劇烈起來了。那譙訶長子鶴吉的情形，連阿末也看不過去。阿末雖然被寵愛，比較起來却要算不喜歡母親的，有時從伊有些歪纏，母親便烈火一般發怒，曾經有過抓起火筷，一徑追到店面外邊的事。阿末趕快跑開，到別處去玩耍，無思無慮的消磨了時光回來的時候，大哥已經在店門外等着了。喫飯房裏，母親還在委屈的哭。但這已不是對着阿末，却只是恨恨的說些伊大哥尙未理好家計，已經專在想娶老婆之類的事了。剛以為如此，阿末一回來，忽而又變了討好似的眼光，雖然便要喫夜飯，却叫了在店頭的力三和伊肩下的跛脚的哲，請他們去喫不知先前藏在那里的美味的煎餅了。

雖然這模樣，這一家却還算是被四鄰羨慕的人家。大家都說，鶴吉既馴良，又耐做，現就會從後街店將翅子伸到前街去的。鶴吉也實在全不管人們的背地裏的壞話和揄揚，只是勤勤懇懇的做。

八月三十一日是第二回的天長節，因為在先是諒闇，沒有行慶祝，所以鶴吉便歇了一天工，而且將久不理會的家中的大掃除，動手做去了。在平時，只要說是鶴吉要做的事，便出奇的拗執起來的母親，今天却也熱心的勞動。阿末和力三也都一半有趣的，趁着早涼，勤快的去幫忙。收拾櫥上時候，每每忽然尋出沒有見過的或是久已忘却了的東西來，阿末和力三便滿身塵埃的向角角落落裏去尋覓。

「噲，看哪，末兒，有了這樣的畫本哩。」

「那是我的。力三，正不知道那里去了，還我罷。」

「什麼，」力三一而說，頑皮似的給伊看着鬧。阿末忽而在櫥角上取出滿是灰塵的三個玻璃瓶來了。大的一個瓶子裏，盛着通明的水，別一個大瓶和小瓶裏是白糖一般的白粉。阿末便揭開盛着白粉的大瓶的蓋子來。假裝着將那裏面的東西撮到嘴裏去，一而說：

「力三，看這個罷。頑皮孩子是沒分的。」

正說着，哥哥的鶴吉突然在背後叫出異常之尖的聲音來了：

「幹什麼，阿末胡塗東西，要喫這樣的東西……真喫了沒有？」

因這非常的威勢，阿末便吐了實，說不過是假裝。

「那小瓶裏的東西，耳垢大的喫一點看罷，立刻倒斃，好險。」

說到「好險」的時候，那大哥彷彿有些礙口，凝視着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裝了嚇人的眼睛，向屋裏的各處看。阿末也異樣的悚然了，便馴順的下了踏臺，接過回來幫忙的大姊的孩兒來，背在脊梁上。

日中之後，方三被差到後面的豐平川洗神堂的東西去了。天氣只是熱，跟着也疲倦起來了。阿末，便也跟在後面走。彷彿在廣闊的細沙的灘上，拋着紫紺色的帶子一般，流下去的水裏面，玩着精赤的孩子們。方三一見，這便忍無可忍似的兩眼發了光，將洗滌的東西塞給阿末呼朋引類的跑下水裏去了。而阿末也是阿末，並不洗東西，却坐在河柳的小蔭下，一面眺望着閃閃生光的河灘。一面唱着護兒歌給背上的孩子聽，自己的歌漸漸的也催眠了自己，還是不舒暢的坐着，兩人卻全都熟睡了。

不知受了什麼的驚動，突然睜開眼，力三渾身是水，亮晶晶的發着光，站在阿末的前面。他的手裏，擎着三四支還未熟透的胡瓜。

「要麼？」

「喫不得的呵，這樣的東西。」

然而勞動之後，熟睡了一回的阿末的喉嚨，是焦枯一般乾燥了。雖然也想到稱爲札幌的貧民窟的這四近，流行着的可怕的赤痢病，覺得有些怕人，但阿末終於從力三的手裏接過碧綠的胡瓜來。背上的孩子也醒了，一看見，哭叫着只是要。

「好煩膩的孩子呵，哪，喫去！」阿末說着，將一支塞給他。力三是一連幾支，喝水似的喫下去了。

四

這晚上，一家竟破格的團聚起來，喫了熱鬧的晚飯。母親這一日也不像平時，很舒暢的和姊姊說些閒話。鶴吉愉快似的遍看那收拾乾淨的喫飯房，將眼光射到櫥上，一看見擺在上面的那

藥瓶，便記起早上的事，笑着說：

「好危險，好怕人，對孩子大意不得。阿末這丫頭，今天早上幾乎要喫鼻汞哩……將這喫一點看罷，現在早是阿彌陀佛了。」

他一面很憐愛似的看着阿末的臉。這在阿末，是說不出的喜歡。無論從哥哥，或是從誰，只要從男性過來的力，便能夠分辨清楚的機能漸漸成熟了，那雖是阿末自己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不知是害怕，還是喜歡，總之一想到這是不能抗的強的力，意外的衝過來了，阿末便覺得心臟裏的血液忽然沸涌似的升騰，迸破一般的勃然的臉熱。這些時節的阿末的眼色，使鶴床連到角落裏也都像是成爲春天了。倘若阿末那時站着，便忽而坐下，假如身邊有阿哲，就抱了他，膩煩的偎他的臉，或者緊緊的抱住，講給他有趣的說話。倘若伊坐着，便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站上來，勤懇的去幫母親的忙，或者掃除那喫飯房或店面。

阿末在此刻，一遇到兄的愛撫，心地也飄飄然的浮動起來了。伊從大姊接過孩子來，盡情縱意的嚼着面頰，一面走出店外去。北國的夏夜，是潑了水似的風涼，撒散着青色的光，夕月已經朗

然的升在河流的彼岸。阿末無端的懷了願意唱一齣歌的心情，欣欣的走到河灘去。在河堤上，到處生着月見草。阿末折下一枝來，看着青燐一般的花苞，一面低聲唱起「旅宿之歌」來了。阿末是有着和相貌不相稱的好聲音的孩子。

「唉唉，我的父母在做什麼呢？」

這一唱完，花的一朵像被那聲音搖起了似的，懵騰的花瓣突然張開了。阿末以爲有趣，便接着再唱歌。花朵跟着歌聲，但不出聲的索索的開放。

「唉唉，我的同胞和誰玩耍呢？」

忽而有微寒的感覺，通過了全身，阿末便覺得肚角上彷彿針刺似的一痛。當初毫不放在心上，但接連痛了兩三回，便突然記起今喫了的胡瓜的事來了。一記起胡瓜的事，接着便是赤痢的事，早晨的昇汞的事，攪成一團糟，在腦裏旋轉，先前的透激的心地，毀壞得無餘，爲一種豫感所襲，以爲力三不要也同時腹痛起來，正在給大家擔憂麼，又爲一種不安所襲，以爲力三莫不是一面苦痛着，將喫了胡瓜的事，阿末和孩子也都喫了的事，全都招認出來了麼，於是便惴惴的回家來。

幸而力三却一副坦然的臉，和大哥玩着坐地角觝或者什麼，正發了大聲在那里哄笑呢。阿末這纔驟然放了心，跨進房裏去。

然而阿末的腹痛終於沒有止。這其間，睡在姊姊膝上的孩子忽而猛烈的哭起來了。阿末又悚然的只對他看。姊姊露出乳房來塞給他，也並不要喝。說是因為在別家，所以不行的罷，姊姊便溫順的回家去了。阿末送到門口，一面擔心自己的腹痛，一面側着耳朵，傾聽那孩子的啼聲，在涼爽的月光中逐漸遠離了去。

阿末睡下之後，想起什麼時候便要犯着赤痢的事來，幾乎不能再躺着。力三雖然因為玩得勞乏了，睡得像一個死人，但也許什麼時候會睜開眼來嚷肚痛，連這事都掛在心頭，阿末終夜在昏暗中，睜着伊的眼。

到得早上，阿末也終於早在什麼時候睡着了，而且也全然忘却了昨天的事。

這一天的午後，突然從姊姊家來了通知，說孩子犯了很厲害的下痢。疼愛外孫的母親便飛奔過去。但是到這傍晚，那可愛的孩子已不是這世間的人了。阿末在心裏發了抖，而且趕緊惴惴

的去留心力三的神情。

從早上起便不高興的力三，到傍晚，偷偷的將阿姊叫進浴堂和店的小路去。懷中不知藏着什麼，鼓得很大，從這裏面探出粉筆來，在板壁上反覆的寫着「大正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這幾個字，一面說：

「我今天起，肚子痛，上廁到四回，到六回了。母親不在家，對大哥說又要喫罵……末兒，拜託你，不要提昨天的事罷。」

他成了哽咽的聲音了。阿末早不知道怎樣纔好，一想到力三和自己明後天便要死，那無助的淒涼便轟轟的逼到胸口，早比力三先行啼哭起來。而這已被大哥聽到了。

阿末雖如此，此後可是終於毫不覺得腹痛了，但力三卻驟然躺倒，被猛烈的下痢侵襲之後，只剩了骨和皮，到九月六日這一日，竟脫然的死去了。

阿末彷彿全是做着夢。接續的失掉了摯愛的外孫和兒子的母親，便得了沈重的歇斯迭里病，又發了一時性的躁狂。那坐在死掉的力三的枕邊，睜睜的看定了阿末的伊的眼光，是夢中的

怪物一般在依稀隱約的一切之中，偏是分明的烙印在阿末的腦裏。

「給喫了什麼壞東西，謀殺了兩個了，你卻還嘻嘻哈哈的活着，記在心裏罷。」

阿末一記起這眼睛，無論什麼時候，便總覺得彷彿就在耳邊聽得這些話。

阿末常常走進小路去，一面用指尖摸着力三留下來的粉筆的餘痕，一面滿腔淒涼的哭。

五

靠着鶴吉的盡力，好容易纔從泥塗裏擡了頭的鶴床，是毫不客氣的溜進比舊來尤其蕭條的深處去了。單是不見了力三的肥得圓圓的臉，在這店裏也就是致命的損失。雖然醫好了歇斯迭里病，而左邊的嘴角終於吊上，成了乖張的臉相的母親，和單在兩頰上顯些好看的血色，很消瘦，蠟一般皮色的大哥，和拖着跛脚的，萎黃瘦小的阿哲，全不像會給家中溫暖和繁盛的形相。雖然帶着病，鶴吉究竟是年青人，便改定了主意，比先前更其用力的來營業，然而那用盡了能用的力的這一種沒有餘裕的模樣，實在也使人看得傷心。而阿姊也是阿姊，對阿末尤易於氣惱。

這各樣之中，在阿末一個人，沒有了力三尤其是無上的悲哀，然而從內部涌溢出來的生命

的力，却不使伊只想着別人的事。待到小路的板壁上消失了粉筆的痕迹的時候，阿末已成了先前一樣的潑刺的孩子了。早晨這些時，在向東的窗下，背向着外，一面唱曲一面洗衣，那小衫和帶子的殷紅，便先破了家中的單調。說是會喫只東西，沒有法，決定將叫作黑兒這一隻狗付給皮革匠的時候，阿末也無論怎樣不應承。伊說情願竭力的做漿洗和衲抹布來補家用，抱着黑兒的頸子沒有肯放。

阿末委實是勤勤懇懇的做起來了。最中意的去慣的夜學校的禮拜日的會裏，也就絕了跡，將力三的高屐子略略弄低了些，穿着去幫大哥的忙。對阿哲也性命似的愛他了。即使很遲，阿哲也等着阿末的來睡。阿末做完事，將白的工作衣搭在釘上，索索的解了帶子。趕緊陪阿哲一同睡。鶴吉收拾着店面而且聽，低低的聽得阿末的講故事的聲音。母親一面聽，裝着睡熟的樣子暗暗地哭。

到阿末在單衫上穿了外套，解去羽紗的垂結男兒帶，換上那幸而看不見後面，只纏得一轉的短的女帶的時候，蕭條蕭條這一種聲音，煩膩的充滿了耳朵了。應酬似的纔一熱便風涼，人說

這樣子，全北海道怕未必能收穫一粒種子，而米價却怪氣的便宜起來。阿末常常將這蕭條的事，和從四月到九月死了四個親人的事，向着各處說，但其實使阿末不適意的，却在因為蕭條而母親和哥哥的心地，全都粗暴了的事。母親嗶嗶的訶斥阿末，先前也並非全然沒有，而現在母親和哥哥，往往動不動便鬧了往常所無的激烈的口角。阿末見母親頗厲害的爲大哥所窘，心裏也會覺得快意，剛這樣想，有時又以爲母親非常之可憐了。

六

六月二十四日是力三的末七。在四五日之前，過了孩子的忌日的大姊，不知爲了縫紉或是什麼，走到鶴床來，和哥哥說着話。

阿末今天一起牀，便得了母親的輓語，因此很高興。伊對於姊姊，也連聲大姊大姊的親熱着，又獨自絮叨些什麼話，在那里做洗臉臺的掃除。

「這也拜託——這只有一點，請試一試罷。」

阿末因這聲音回頭去看，是有人將天使牌香油的廣告和小瓶的樣本分來了。阿末趕忙跑

過去，從姊姊的手裏搶過小瓶來。

「天使牌香油呢，我明天要到姊姊家裏託梳頭去，一半我搽，一半姊姊搽罷。」

「好猾呵，這孩子是。」姊姊失笑了。

阿末一說這樣的笑話，在喫飯房裏默默的不知做着甚事的母親，忽然變了憤怒了。用了含毒的口吻，說道趕緊弄乾淨了洗臉臺，這樣好天氣不漿洗，下了雪待怎樣，一面嘮叨着，向店面露出臉來。哭過似的眼睛發了腫，充血的白眼閃閃的很有些怕人。

「母親，今天爲着力三，請不要這樣的生氣了罷。」大姊想寬解伊，便溫和的說。

「力三，力三，你的東西似的說，那是誰養大的，力三會怎樣，不是你們能知道的事。阿鶴也是阿鶴，滿口是生意蕭條生意蕭條，使我做得要死，但看看阿末罷，天天懶洋洋的，單是身體會長大。大姊聽得這不乾不淨的碎話，古怪的發了惱，不甚招呼，便自回去了。阿末一瞥那正在無可如何的大哥，便默默的去做事。母親永是站在房門口絮叨。鉛塊一般的悒鬱是漲滿了這家的邊際。」

阿末做完了洗臉臺的掃除，走出屋外去漿洗。還寒冷，但也可以稱得「日本晴」的晚秋太陽，斜照着店門，微微的又發些油漆的氣味。阿末對於工作起了興趣了，略有些暈熱，一面將各樣花紋的布片續續貼在板上。只有尖端通紅了的小小的手指，靈巧的在發黑的板上往來，每一躡每一站，阿末的身軀都織出女性的優雅的曲線的模樣。在店頭看報的鶴吉也懷了美的心，無厭足的對伊只是看。

在同行公會裏有着事情。趕早喫了午飯的鶴吉走出店外的時候，阿末正在拚命做工作。「歇一會罷，喂，喫飯去。」

他和氣的說，阿末略擡頭，只一笑，便又快活的接着做事了。他走到路彎再回頭來看，阿末也正站直了目送伊的哥哥。「可愛的小子呵，」鶴吉一面想，却忽忽的走他的路。

也不管母親叫喫午飯，阿末只是一心的工作。於是來了三個小朋友，說園游地正有無限軌道的試驗，不同去看麼。無限軌道——這名目很打動了阿末的好奇心了。阿末想去一回，便褪下了捲袖繩，和那三個人一同走，

在道廳和鐵道管理局和區衙署的官吏的威嚴的觀覽之前，稍有些異樣的敞車，隆隆的發了聲音，通過那故意做出的障礙物去，固然沒有什麼的有趣，但到久違的野外，和同學放懷的玩耍，却是近來少有的歡娛。似乎還沒有很游玩，便驟然覺得微涼，忙看天空，不知什麼時候早就成了滿繚着灰色雲的傍晚的景色了。

阿末愕然的站住了，朋友的孩子們看見阿末突然間變了臉色，三個人都圓睜了雙眼。

七

阿末回家看時，作為依靠的哥哥還沒有回，只有母親一個人在那里烈火似的發抖：

「飯桶，那里去了。為什麼不死在那里的，喂。」給碰過一個小小的釘子之後，於是說，「要他活着的力三偏死去，倒斃了也不打緊的你却長命。用不着你，滾出去！」

阿末在心裏，也反抗起來，自己想到，「便殺死，難道就死麼，」一面却將母親揭下來疊好了的漿洗的東西包在包袱裏，便出去了。阿末這時也正覺得肚飢，但並沒有喫飯的勇氣，然而臨出去時，將擱在鏡旁的天使牌的香油，掣來放在袖子裏的餘裕，却還有的。阿末在路上想道，「好，到

了姊姊家裏，要大大的告訴一通哩。便教死人，誰去死。」伊於是走到姊姊的家裏了，

平時總是姊姊急忙的迎出來的，今天却只有一個鄰近寄養着的十歲上下的女孩兒，顯着淒清的神氣，走到門口來，阿末先就挫了銳氣，一面跨進裏間去，只見姊姊默默的在那里做針黹。因為樣子不同了，阿末便退退縮縮的站在這地方。

「坐下罷。」

姊姊用了帶刺的眼光，只對着阿末看。阿末既坐下，想要寬慰伊的姊姊，便從袖子裏摸出香油的瓶來給伊看，但是姊姊全沒有睬。

「你被母親數說了罷。先一刻也到姊姊這里來尋你哩。」

用這些話做了冒頭，裏面藏着憤怒，外面却用了溫和的口吻，對阿末說起教來。阿末開初，單是未知所以的聽，後來却逐漸的引進姊姊的話裏去了。哥哥的營業已經衰敗，每月的實收糊不了口，因此姊夫常常多少幫一點忙，但是一下雪，做木匠的工作也就全沒有了，所以正想從此以後，單用早晨的工夫，帶做點牙行一般的事，然而這也說不定可如意。力三也死了，看起來，怕終於不能

不用一個徒弟，母親又是那模樣，時時躺下，便是藥錢，積起來也就是一大宗。哲是有殘疾的，所以即使畢了小學的業，也全沒有什麼益。單在四近，從十月以來，付不出房租，被勒令出屋的有多少家，也該知道的罷。以為這是別家的事，那是大錯的。況且分明是力三的忌日，一清早，心裏怎麼想，竟會獨自無憂無愁的去玩耍的呵。便是不中用，也得留在家裏，或者掃神堂，或者煮素菜，這樣的幫幫母親的忙，母親也就會高興，沒人情也須有分寸的。說到十四歲，再過兩三年便是出嫁的年紀了。這樣的新婦，恐未必有願意來娶的人。始終做了哥哥的擔子，被人背後指點着，一生沒趣的過活的罷，像心縱意的鬧，現就討大家的嫌憎，就是了。這樣子，姊姊一面褶疊東西，一面責阿末，而且臨了，自己也流下淚來：

「好罷，向來說，心寬的人是長壽的，母親是不見得長久的了，便是哥哥，這麼拚命做，說不定什麼時候會生病。況且我呢，不見了獨養的孩子之後，早沒有活着的意味了，單留下你一個，嘻嘻哈哈的鬧罷……提起來，有一回本就想要問的，那時你在豐平川，給孩子沒有喫什麼不好的東西麼？」

「喫什麼呢。」一向默默的低着頭的阿末，趕散似的回答說，便又低了頭。「便是力三，也一起在那里……我也沒有瀉肚子的。」暫時之後，又彷彿分辯一般，加上了難解的理由。姊姊顯了十分疑心的眼光，鞭子似的看阿末。

這模樣，阿末在緘默中，忽然從心底裏傷心起來了；單是傷心起來了。不知怎的像是絞榨一般，胸口只是梗塞起來，雖然儘力熬，而氣息只促急，覺得火似的眼淚兩三滴，輕微的搔着癢一般，滾滾的流下火熱的面龐去，便再也熬不住，不由的突然哭倒了。

阿末哭而又哭的有一點鐘。力三的頑皮的臉，姊家孩子的東舐西啜的天真爛熳的臉，想一細看，這又變了父親的臉，變了母親的臉，變了覺得最親愛的哥哥鶴吉的臉了。每一回，阿末感得那眼淚，雖自己也以為多到有趣的奔流，只是不住的哭。這回却是姊姊發了愁，試用了各樣的話來勸，但是沒有效，於是終於放下，聽其自然了。

阿末哭夠了之後，偷偷的擡起臉來看，頭裏較為輕鬆，心是很淒涼的沈靜了，分明的思想，只有一個沈在這底裏。阿末的腦裏，一切執着消滅得乾乾淨淨了。「死掉罷。」阿末成了悲壯的心

情，在胸中深深的首肯。於是靜靜的說道，「姊姊，我回去了。」便出了姊姊的家裏。

八

因為事務費了工夫，點燈之後許多時，鶴吉纔回到家裏來。店面上電燈點得很明，喫飯房裏卻只借了這光線來敷衍。那暗中，母親和阿末離開了，子然的坐着。櫥旁邊阿哲蓋了小衾衣，打着小鼾聲。鶴吉立刻想，這又有了口角了罷，便開口試說些不相干的閒話來看，母親不很應答，端出蓋着碗布的素膳來，教鶴吉喫。鶴吉看時，阿末的飯菜也沒有動。

「阿末爲什麼不喫的？」

「因爲不想喫。」

這是怎樣的可憐可愛的聲音呵，鶴吉想。

鶴吉當動筷之前站起身來，走向神堂前面，對着小小的白木牌位行過一個單是形式的禮，頓然成了極淒涼的心情。因爲心地太銷沈了。便去旋開電燈，房裏面立刻很明亮，阿哲也有些驚醒了，但也就這樣的靜下去，只是添上了淒涼。

阿末不開口，將哥哥的碗筷拏到水槽旁，動手就洗。說明天再洗罷，也不聽，默默的洗好了。回來時經過神堂面前，換了燈心，行一個禮，於是套上屐子，要走出店外去。

鶴吉無端的心動了，便在阿末後面叫。阿末在外面說道：

「因為在姊姊家裏有一件忘了的事。」

鶴吉驟然生起氣來：

「胡塗蟲，何必這樣的夜晚去，明天早上起牀去，不就好麼？」正說着，母親因為要表示自己也在相幫，便接着說：

「只做些任性的事。」

阿末順從的回來了。

三個人全都躺下之後，鶴吉想起來，總覺得「只做些任性的事」這一句話說得太過了，非常不放心。阿末是石頭似的沈默着，陪阿哲睡着，臉向了那邊。

在外面，似乎下着今年的初雪，在銷沈一般的寂靜裏，皆夜深下去了，

果然，到第二日，在雪中成了白天。鶴吉起來的時候，阿末正在掃店面，母親是收拾着廚房。阿哲在店頭用的火盆旁邊包着學校的書包。阿末很能幹的給他做幫手。暫時之後，阿末說：

「阿哲。」

「唔？」阿哲雖然有了回答，阿末並不再說什麼話，便催促道，「姊姊，什麼呢？」然而阿末終於不開口。鶴吉去拏牙刷的時候，看那鏡子前面的櫥，這上面擱着一個不會在店頭的小碟子。

約略七點鐘，阿末說到姊姊那里去，便離了家。正在刮主顧的臉鶴吉並沒有怎樣的回過頭去看。

顧客出去之後。偶然一看，先前的碟子已經沒有了。

「阿呀，母親，擱在這里的碟子，是你收起來了麼？」

「什麼，碟子？」母親從裏間伸出臉來，并且說，並不知道這樣的事。鶴吉一面想道，「阿末這鴉頭，爲什麼要拏出這樣東西來呢？」一面向各處看，卻見這擺在洗面臺邊的水甕上。碟子裏面，

還黏着些白的粉一般的東西，鶴吉隨手將這交給母親收拾去了。

到了九點鐘，阿末還沒有回家，母親又嘮叨起來了。鶴吉也想待回來，至少也應該囑咐伊再上點緊，這時候，寄養在姊姊家裏的那女孩子，氣急敗壞的開了門，走進裏面來了。

「叔父，現在，現在……」伊喘吁吁的說。

鶴吉覺得滑稽，笑着說道：

「怎麼了，這麼慌張，……難道叔母死了麼？」

「唔，叔父家的末兒死哩，立刻去罷。」

鶴吉聽到這話，異樣的要發出不自然的笑來。他再盤問一回說：

「說是什麼？」

「末兒死哩。」

鶴吉終於真笑了，並且隨宜的敷衍，使那女孩子回家去。

鶴吉笑着，用大聲對着正在裏間的母親講述這故事。母親一聽到，便變了臉相，跣着脚走下

店面來。

「什麼，阿末死……」母親並且也發了極不自然的笑，而忽又認真的說：「昨天晚上，阿末素齋也不喫，抱了阿哲哭……哈哈，那會有這等事，哈哈。」一面說，却又不自然的笑了。鶴吉一聽到這笑聲，心中便不由的異樣的震動。但自己却也被捲進在這裏面了，附和着說道：「哈哈，那娃兒說些什麼呢。」

母親並不走上喫飯房去，只是悵然的站着。

其時那姊姊跳着腳跑來了。鶴吉一看見，突然想到了先刻的碟子的事——彷彿受了打擊。而且無端的心裏想道「這完了」，便拏起烟袋來插在腰帶裏。

十

這天一清早，阿末到過一回姊姊這裏來。並且說母親服粉藥很難於下嚥，倘還剩有孩子生病時候包藥的粉衣，便給幾張罷。姊姊便毫不爲意的將這交給伊了。到七點鐘，又拏了針帚來，擲在門口旁邊的三張席子的小房裏。這小房的櫥上是放着零星物件的，所以姊姊常常走進這裏

去，但也看不出阿末有什麼古怪的模樣，單是外套下面倒似乎藏着什麼東西，然而以為不過是向來一樣的私下的食物，便也不去過問了。

大約過了三十分，阿末站起來，彷彿要到廚下去喝水。沒了孩子以來，將生水當作毒物一般看待的姊姊，便隔了紙屏，訶斥阿末，教伊不要喝。阿末也就中止，走進姊姊的房裏來了。姊姊近來正信佛，這時也擦着白銅的佛具。阿末便也去幫忙。而且在三十分左右的奉經之間，也殊勝的坐在後面聽。然而忽然站起，走進三張席子的小房裏去了。好一會，姊姊驟然聽得間壁有嘔吐的聲音，便趕急拉開紙屏來看，只見阿末已經苦悶着伏下了。無論怎麼問，總是不說話，只苦悶。到後來，姊姊生了氣，在脊梁上痛打了二三下，這纔說是服了攔在家裏櫥上面的毒。而且謝罪說，死在姊姊的家裏，使你爲難，是抱歉的事。

跑進鶴吉店裏來姊姊，用了前後錯亂的說法，氣喘吁吁的對鶴吉就說了這一點事。鶴吉跑去，只見在姊姊家的小房裏鋪了牀，阿末顯着意外的坦然的臉，躺着看定了進來的哥哥。鶴吉却無論如何，不能看他妹子的臉。

想到了醫生，又跑出姊姊家去的鶴吉，便奔到近地的病院了。藥局和號房，這時剛纔張開眼。希望快來，再三的說了危急，回來等着時，等了四十分，也不見有來診的模樣。一旦平靜下去了的作嘔，又復劇烈的發動起來了。一看見阿末將臉靠在枕上，運着深的呼吸，鶴吉便坐不得，也立不得。鶴吉想，等了四十分，不要因此耽誤了罷，便又跑出去了。

跑了五六町之後，却見自己穿着高屐子。真胡塗呵，這樣的時候，會有穿了高屐子跑路的人麼，這樣想着，就光了脚，又在雪地裏跑了五六町。猛然間看見自己的身邊拉過了人力車，便覺得又做了胡塗事了，於是退回二三町來尋車店。人力車是有了，而車夫是一個老頭子，似乎比鶴吉的跑路還慢得多，從退回的地方走不到一町，便是要去請的醫生的家宅。說是一切都準備了等候着立刻將伊帶來就是了。

鶴吉更不管人力車，跑到姊姊家的裏，一問情形，似乎還不必這般急。鶴吉不由的想，這好了。阿末一定弄錯了瓶子的大小，喫了大瓶裏面的東西了。大瓶這一邊，是裝着研成粉末的苛性加里的。心裏以為一定這樣，然而也沒有當面一問的勇氣。

等候人力車，又費了多少的工夫。於是鶴吉坐了車，將阿末抱在膝上。阿末抱在哥哥的手裏，依稀的微笑了。骨肉的執着，咬住似的緊張了鶴吉的心。怎樣的想一點法子救伊的命罷，鶴吉只是這樣想。

於是阿末搬到醫生家裏。樓上的寬廣的一間屋子裏，移在雪白的墊布上面了。阿末喘息着討水喝。

「好好，現就治到你口渴就是了。」

看起來彷彿很厚於人情的醫生，一面穿起診察衣，眼睛却不離阿末的靜靜的說。阿末溫順的點頭。醫生於是將手按在阿末的額上，仔細的看着病人，但又轉過頭來向鶴吉問道：

「昇汞喫了大約多少呢？」

鶴吉想，這到了運命的交界了。他惴惴的走近阿末，附耳說：

「阿末，你喫的是大瓶還是小瓶？」

他說着，用手比了大小給伊看。阿末張着帶熱的眼睛，看定了哥哥，用明白的話回答道：

「是小瓶裏的。」

鶴吉覺得着了霹靂一般了。

「噢………噢了多少呢？」

他早聽得人說，即使大人，喫了一格蘭的十分之一便沒有命，現在明知無益，却還姑且這樣問。阿末不開口，彎下示指去，接着大指的根，現出五釐銅元的大小來。

一見這模樣，醫生便疑惑的側了頭。

「只是時期似乎有些耽誤了………」

一面說，一面拏來了准備着的藥。劇藥似的刺鼻的氣息，漲滿了全室中。鶴吉因此，精神很清爽，覺得先前的事彷彿都是做夢了。

「難喫呵，熬着喝罷。」

阿末毫不抵抗，閉了眼，一口便喝乾。從此之後，暫時昏昏的落在苦悶的假睡裏了。助手捏住了手腕切着脈，而且和醫生低聲的交談。

大約過了十五分，阿末突然似乎大喫一驚的張開眼，求救似的向四近看，從枕上擡起頭來，但忽而大吐起來了。從昨天早晨起，什麼都未下嚥的胃，只吐出了一些泡沫和黏液。

「胸口難受呵，哥哥。」

鶴吉給在脊梁上撫摩，不開口，深深的點頭。

「便所。」

阿末說着，便要站起來，大家去扶住，却意外的健實起來了。說給用便器，無論如何總不聽。託鶴吉支着肩膀，自己走下去。樓梯也要自己走，鶴吉硬將伊負在背上，說道：

「怎麼樓梯也要自己走，會摔死的呵。」

阿末便在什麼處所微微的含着笑影，說道：

「死掉也不要緊的。」

下痢很不少。吐瀉有這麼多，總算是有望的事。阿末因爲苦悶，背上像大波一般高低，一面呼呼的噓着很熱的臭氣，嘴唇都索索的乾破了，頰上是漲着美麗的紅暈。

阿末停止了訴說胸口的苦楚之後，又很說起腹痛來了。這是一種慘酷的苦悶。然而阿末竟很堅忍，說再到一回便所去，其實是氣力已經衰脫，在床上大下其血了。從鼻子裏也流了許多血。在攪着空中撕着墊布的淒慘的苦悶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靜。

其時先在那里措辦費用的姊姊也到了。伊將阿末的亂麻一般的黑髮，堅牢不散的重行梳起來。沒有一個人不想救活阿末。而在其間，阿末是一秒一秒的死下去了。

但在阿末，却絕沒有顯出想活的情形。伊那可憐的堅固的覺悟，尤其使大家很慘痛。

阿末忽然出了昏睡，叫道「哥哥。」在屋角裏啜泣的鶴吉慌忙拭着眼，走近枕邊來。

「哲呢？」

「哲麼，」哥哥的話在這裡中止了。「哲麼，上學校去了，叫他來罷。」

阿末從哥哥背轉頭去，輕輕的說：

「在學校，不叫也好。」

這是阿末的最後的話。

然而也仍然叫了哲來。但阿末的意識已經不活動，認不得阿哲了。——硬留着看家的母親，也發狂似的奔來。母親帶來了阿末最喜歡的好衣裳，而且定要給伊穿在身上。旁人阻勸時，便道：「那麼，給我這樣辦罷，於是將衣服蓋了阿末，自己睡在伊身邊。這時阿末的知覺已經消失，醫生也就任憑母親隨意做去了。」

「阿阿，是了是了，這就是了。做了做了。做了呵。母親在這裡，不要哭罷。阿阿，是了。阿阿，是了。母親一面說，一面到處的撫摩。就是這樣，到了下午三點半，阿末便和十四年時短促的生命，成了永訣了。」

第二日的午後，鶴林舉行第五人的葬儀。在纔下的潔白的雪中，小小的一棺以及與這相稱的一羣相送的人們印出了難看的汗跡。鶴吉和姊姊都立在店門前，目送着這小行列。棺後面，捧着牌位的跛足的阿哲，穿了力三和阿末穿舊的高屐子，一顛一拐高高低低的走着，也看得很分明。

姊姊是揉着念珠默念了。在遇了逆緣的姊姊和鶴吉的念佛的掌上，雪花從背後飄落下來。

大正五年（1916）二月白樺所載

亡姊

長與善郎

這是明治二十七年夏天的事情，正是日清戰爭開始不久的時候。我剛纔六歲，同每年一樣的跟著許多兄弟，中間還夾著親戚家的人，往鎌倉海濱院邊的一所整潔的別莊去避暑。

這時候在我家總算是安樂的時代，在德國留學了十多年的長兄於一年前歸國，不久就結婚了。其次的一個長姊，也嫁到別人家去了。父親雖然已經五十四五歲，却還富於辦事的精力，到處奔走，正在很忙碌的活動的時候，母親也很康健，其他的小孩們也沒有一個害病，大家熱鬧的過愉快的日子。

就是在鎌倉，最小的的小兒子的我被人叫作「缺齒的頑皮」和「哥兒」，被大家所嘲弄，便要執拗，叫喊，或是戲弄或惡作劇，但也總是爲人家所珍重所愛憐。那時候的記憶雖然已極朦朧了，有幾件妙的事情却還是好好的記著。

(註一) 缺齒的頑皮(Misoppa no amatara)——頑皮原意是發嬌，又 Misoppa (咪噲齒)專指小孩發齒以前，門

牙碎落，僅存黑色牙根之稱。

哥兒東京語作 *Boochan*，源出 *Bōsan*，義正和尙。此處所用爲 *Bonchi*，係大阪語，含嘲弄之思，故本文云云。

在此刻雖然有近萬的人住在那里，別莊什麼也很多了，那時說是鎌倉，實在還是一個偏僻的鄉村，記得只有 Y 君和 O 君的別莊，此外雖或還有，也極寥寥，近地都滿種著白薯西瓜香瓜和蕎麥等，什麼偷西瓜這些事很是流行。我們也差不多每晚跟了書生等人從近旁滿種西瓜的田裏——對於母親原是隱瞞著的——揀那大的很輕便的偷摘三四個，抱了回來。倘若去買，大的也不過七八分錢一個，但是夜裏悄悄的出去偷的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坦然的常常去做。偷來的小的西瓜，大抵隨後一定將他裏邊的肉挖空，皮外面彫刻上富士山等花樣做成「西瓜燈」。有一個名叫阿吉的賣魚的人，時常拏了新鮮的魚到家裏來賣。有一天對母親說，「近來因爲兒子上學校去，（那時候在長谷有一個很小的小學學校設立起來了。）所以每月學費要被拏去五分錢哩！」母親聽了，不禁笑將起來。這事也還記得。

在風止息了的平靜的傍晚，兄弟五人——我們本來有八個兄弟，但那時在那里聚會的，記得的確只有五人——合在一起，直到四邊暗黑，略略過於風涼的時候，大家手拉著手，在海岸或松原裏愉快的散步。我在無論何時，總是挾在梯兄——其中最大的哥哥——和比我大九歲的藤姊 (Chinesan)——名叫藤子但我們總是這樣的叫伊 (二)——的中間。很高興的喧噪著。藤姊常用了優美的聲音唱著那「風和波護送了……」的歌，大家也模仿了唱著。有時候模仿宿在海濱院的西洋人的跳舞，或縱或跳，或互相鞠躬的嬉嬉。這時候的快樂，我相信終生不能忘記。

在許多兄姊之中，我不知怎的最喜歡藤姊。藤姊是一個在日本人裏少見的皮色白晳，性情和藹的好人。父親和母親關於這個阿姊似乎平常也頗自誇，現在從照片上看來，並不是所謂美人式的一定的姿色，但是有說不盡的優美和溫雅，而且與人以一種花霞 (三) 似的淡淡的溫暖的感覺，這是我所相信的。我非常喜歡藤姊的緣故，也並非單為這個阿姊很憐愛我，所以任意的反射的覺得喜歡，更精細的說來，我喜歡這個阿姊同時也十分的尊敬。

(註二) 藤姊本應作 Fujinesan 當作 Jinesan，又轉作 Chinesan 所以本文中這一句申明其故。

那時我們東京的家，在麻布內田山的山坡上面。漆成紫色的木造的洋房的下面有長著青草的庭院，現在走去看時一點都不廣闊，那時却覺得是非常之大的一個院子。這草原的邊界用木瓜叢編成的籬笆，沿著洋房曲折的排列著。到四五月，從柔輦的土裏發出甜甜的氣息來的時候，木瓜便很美麗的開放淡紅的白的紅的花朵，我們常常從花萼裏去舔甜的蜜汁。我還很明瞭的記得，在這裡踏了紫雲英和蒲公英的花捉迷藏（Onigokko）的時候，藤姊喋喋的叫著，露出了白的足脛，向我追來的登登的足音。我雖然小，却跑的頗快，但是也願意被藤姊所捉住，所以使即被捉了。還有每天早晨，我一定偷偷的爬到母親的〔空〕棉被裏去，從溫暖的夜衣（四）中間將頭伸進伸出的鬧着玩，那時並排睡著的藤姊說道，「善郎（Yochan）你又……………」這個笑嬉嬉的面貌，我也還記憶著。

下午喫點心的時候，一定將好喫的地方許多分給我。這事略略成了流弊，後來我凡遇見別

（註三）花霞（Hanakasumi），謂花盛開時，花光映發，遠望如紅霞，大抵形容櫻花時節的景色。

（註四）夜衣（Kaimaki）如棉衣而大，被之一種。

人不將好喫的地方分給我，便要不平發起怒來。

藤姊是天性慈悲的人，對於弱的小的可憐的東西，同情心很強，在乞丐前面，倘不給他錢，無論怎樣是走不過去的。在我看來，這決不是出於做作，實在是從天真爛漫的慈悲心出來的，我現在還是這樣相信。阿姊因為我最小，有同父母早別的運命，所以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好意，也未可知。

那時女學校裏大約是教著舞蹈，阿姊也在練習。其實也只是幼稚的東西罷了，我却因為這是藤姊的事情，覺得很巧妙。一天晚上我們一家去赴親戚家的宴會，大家要叫阿姊和伊同級的朋友那家的名叫光子的女兒，同演學校裏所教的「金剛石」的一種舞蹈，兩個人便舞了起來。我雖然還小，但是阿姊的贊美者，所以對著在旁的同伴的女兒，說自己的阿姊的舞蹈高妙得多，要超過一級罷，莫名其妙自誇，其實那舞蹈當然並不是那樣的了不得。

這年（二十七年）裏，因為中元的緣故罷，我們兄弟們將母親留在後邊，先往鎌倉去了，過了一禮拜，母親纔從東京趕來。那時別的兄弟們都大喜的陸續到門口去迎接，母親因為看不見我，

便問「哥兒在那里呢？」阿姊笑了說，「太高興了，出不來了，躲在什麼地方呢。」我當時終於被母親尋著抱住了的時候，高興的半分執拗著，哭著笑起來了。現在想像起來，覺得可笑，但可見我是這樣很有點女性的孱弱的養育下來的了。

海濱院裏有西洋的報紙到來，裏邊似乎載著虛報；什麼日本的海軍被支那艦隊擊得粉碎，定遠鎮遠這些大軍艦什麼時候出現在鎌倉海口加以礮擊都說不定；我聽了這種風說很害怕，也正是這時候的事情。阿姊總是說，「不要緊，日本人是忠義的，暫時敗了，末後總會得勝的……」那樣的支那人手裏，會輸給他的麼？……」這樣說著，安慰我和美姑——比我大兩歲的阿姊，——伊自己的心裏大約也是驚惶著的。

我們兄弟們都比較的和睦的游嬉著。我對於誰都沒有嫌惡。偶然吵鬧起來，藤姊總幫助最小的我，也不去申斥別的兄弟們，只是溫和的撫慰，所以在我們中間真是一個柔和的主權者。我們對於這個主權者的話，無論什麼都柔順的聽從。倘從我們中間拔去了這柔和的主權者，那時應當怎樣的無聊寂寞，在我們心裏都各自感著。

我只有過一回，對於這個主權者反抗而且發怒。這是在一天下雨的時候，我從滑川的河岸，捉了一個小烏龜，很高興的掙回家，珍重的飼養著，這天晚上阿姊悄悄的將他放走了。那時我發怒，至於打了阿姊。但我對於阿姊的反抗，一生也只有這一回。

我們的習慣，早晚兩次去海水浴。回想起來，我那時對於海水浴並不怎樣喜歡。有一回在水際曾經被波浪很凶的推了一交，又在親戚的男人四郎的粗腕上，攔住了肚腹，危險似的同小烏龜一般的動著手脚〔學游泳〕也覺得可怕，所以還是在沙上築城，或者捉紅蟹，這種游嬉更是可喜。

藤姊是活潑的人，喜歡海水浴，但也自然不大能游泳。在海水剛到胸下的地方，抓住了木板，砰的擊水，已經是絕頂了。其餘的人也都是相差不多，能夠向站不著的海口方面出去游泳的。只有悌兄，姓瀬戶的書生和名叫與介的車夫罷了。我們大約游泳或嬉戲了二十分鐘之後，走過一町餘的松林路，回家來喫早飯或晚飯，是一定的例。穿著紫色箭形飛白染的衣服，活潑的從沙山跑下去的藤姊的姿態，如今還是映在我的眼前。

八月十四日是清朗的天氣。早上我爲了什麼緣故，停了海水浴，同母親兩個人留在家裏。忽然的美姑從對面沙山喘息著運著短小的脚步跑來，將近別莊的時候，用了哭泣似的尖細聲音叫喊道：「藤姊被沖去了！」母親拋了一切，赤著腳忙亂的從板廊跳下，向海岸奔去。我也莫名其妙，總只覺得「不得了」，也赤著腳跟了母親走。正在家裏修理屋頂的工人，也跳下來，一同奔向海邊去。

到得海岸一看，照在強烈的夏天日光底下的海，似乎非常平靜的攤著。這以後我只是張張皇皇的，事情怎樣了，我不大明白。只有後來從別人聽來的話，還同自己的記憶一樣，約畧記得。

那一天據說是強的退潮的日子。母親自然是不知道這些事。阿姊本有些不很想要去，因爲天氣很好，所以硬勸了叫伊到海邊去。一面用楊枝（刷著牙齒）用手巾包著頭髮的阿姊的臉，從下面望去很美麗，這原來是最後的一見了，母親在近時曾經這樣的說。

退潮的時候，水面同鏡一般，和平常沒有什麼不同，但水底有強大的力，往海口那邊牽扯。再去打聽，平常從稻村崎或材木座陸續出發的漁船，當日在海面上一隻不出現，並排著攔在沙上。

梯兄一個人照例向著由井濱偏左的斜著游泳過去，以後只賸了一個車夫與介，和女人小孩了。阿姊抓住了木板，正同平常一樣磅礴的擊水，被從後面來的浪頭用力的一捲便是結局，即使在淺的地方，水底的牽扯的力量大約也並非微弱的。閨女的氣力所能够踏得住，所以忽然的被沖了二町餘，向著海口流去。與介趕緊游去，其時阿姊的身體已經看不見了，只有女人的黃的頭髮在離海岸十餘町的海面上隱約出現，叫做勇哥兒的十二歲的阿哥拼命的跑到舟夫那裏，託他開船出去，美姑也盡力的到別莊裏來送信。梯兄聽了海岸上的呼聲，也知道了，忘我似的向著阿姊這方面游去。船拖延了一會，這纔開出去了。但是萬事都已經遲了。母親一面歎著氣，狂人似的將書生和舟夫逼著出發的時候，阿姊的身體已經在稻村崎附近的海上，像木片或什麼似的，不能確認，或隱或現的這個時候了。

然而與介很能游泳，終於到了阿姊的地方了。可是他抓住了阿姊的癱軟的身子的時候，與介也已經沒有再游泳回來的餘力了。暫時之間只是和阿姊一同沈下去，又一同的浮上來，慢慢的被沖到海口外邊去。在海岸上據說還微微的聽到阿姊的呼聲。但是兩隻三隻接連的出去的

船，也只是徒然的在海上彷徨。溺在水裏漸漸的遠去的阿姊的形態，已經不甚和車夫出現到水面上來了。末後却望見有一個黑影，從水面拉到船上來，山坡上的人看這隻船的近來，當作唯一的希望，都伸著頸頸等候著。原來被救的不是阿姊，却是與介。他終於再也拉不住阿姊，放了他的手了。與介暫時受了救治，漸漸的回復過來，但是阿姊的形態終於不見了。那時我們小人們很恨這被救的與介。只要他不放手，阿姊當然也一同救起來了，他真是不忠的無情的東西，我們這樣說著，憎惡與介，甚至於憤激的說阿姊是爲了與介而死的。

船一隻兩隻的接連著徒然的回來。悌兄跪在浪打的岸際，「母親，籐子沒有救了……請你饒恕！」這樣說著號哭起來的時候，被許多小孩一齊哭了圍繞著的母親的心情，——阿姊本身的苦難，自然也很可體察，——至今想起來，實在是不能忍受。

詳細的事情雖然忘記了，別莊方面便即將「藤病危」的電報向各方發出。海上再派船出去，著手搜索。本來因爲公事在箱根的父親，留在東京的長兄夫婦，在橫濱的次兄，親戚家的人，到了下午都齊集在這狹小的別莊裏，哭泣哀悼。母親說今天恰巧不願意去的阿姊，無理的勸了叫伊

到海裏去，這是自己故意的遣伊去死的，阿姊是被自己所害死的，這樣說了不可堪的哀悔，在父親面前貼地的拄著兩手（謝罪），哭到俯伏著了。平常鎮靜的父親（這時候）也起了腦充血，流下鼻血來。過了一會，「藤溺氣」的電報，又向各方發出去。

一切都是迷茫昏亂。怎樣的經過，我不會的確的記憶。只是大約在夜裏十點鐘的時候，母親忽然的說，在海岸的方面，的確聽得呼聲。我們也似乎覺得細細的微微的，但是明瞭的聽到阿姊的聲音。於是將我們小孩留下，大家點了燈籠，陸續的往海邊去，憑空叫喚著，或是打發船出去。

那時候是連夜的明月。喜歡月色的阿姊常常同了極和睦的悌兄兩個人，從夜裏十點鐘時分，往海邊賞月去。或者許多人浴著月光捉迷藏的時候，也常有的。張大了眼，在牀上不安的動著的美姑和我，終於爬出到板廊上，茫然的怨恨似的望著在黑的松林之間輝耀的金色的海面，懷著憎惡夢中似的聽著彷彿逼近的波聲。直到昨夜為止，常到我們小小的枕邊，可愛的講各種的話使我們就眠的那藤姊，現在只是一件浴衣，更沒有呻呼的氣力，獨自一個人在寒冷的水上，浴著淒厲的月光，漂泊在那裏呢。想到這裏，不禁出了聲，兩個人大哭起來了。但是一方面對於這藤

姊真是已經死了，已經沒有了這一件事，又還未能習慣。總只覺得可怕的騷擾開始了，彷彿在夢中看著模樣。見了人家的哭，母樣的頃刻瘦損了變成了狂人的樣子，也自忽然覺得悲哀，或是害怕，但這也並非從心底裏出來，看著四邊不時的聚集了許多人囂囂的喧擾著，又奇妙的覺得熱鬧而且有趣。而且收拾玩具什麼回東京去的這件事，無端的覺得快樂，當時也還有這樣思想的餘裕。但從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別的，只是張皇著罷了。

這回一定得救，藤姊將被他們帶了回來罷，這樣說著，兩個人都不安的等著，到了清早的五點鐘，大家然悄然的蕭索的回來了，自然誰都不會帶著。

這樣的兩天在夢裏過去了。其間打發船出去，又將神佛的護符和木株，許多棵的投到海裏去，可是一點鐘都沒有用。

第三日的一天裏，阿哥和親戚的男人許多人從江之島開船，過了七里濱將近稻村崎的海口的時候，突然在近旁的水面，浮起一個閨女的身體來。以為永久葬在海底了的阿姊的屍身，在夏天的赫灼的日中，偶然的遂被拉上到這船上來了。

我在母親絡了袖絆敏捷的收拾著放在板上的阿姊的屍身的時做，只是害怕似的偷偷的瞥見阿姊的閉著眼的白的陰鬱的面貌和散亂的長的黑髮。阿姊的身體上，不知道被岩石所擦，還是爲魚所咬，各處都有傷痕，沁出血水，頭髮上滿纏著水藻，到後來聽得人家是這樣說。

正是那天的前夜的事情。母親因爲天氣太熱睡不著，夜半獨自一個走到月光照著的板廊上去乘涼。過了一刻，母親又回到牀上來忽然向帳子裏望去，覺得在自己旁邊睡著的柔細綽約的阿姊的姿態，不知怎麼在映進來的月光底下，正如剝了皮的大樹的榦段什麼一般，擁腫的躺著。這個印象之淒厲，母親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原來這不過是無憑的錯覺，立即知道了；但是母親後來說起，這時候的阿姊的印象，正同溺死了上來的時候的阿姊的姿態一般無二。然而母親恐怕這怪異的話要污了阿姊的美而神聖的印象，所以不願意說，對誰也不會講過。我聽到這話，也還是近日的事情。

我們的溫和的藤姊，這樣的以十六歲的夏天爲末期，死了這極淒慘的死了。

第二天，阿姊的屍身斂在棺裏，同了悲歎的父母兄弟親戚知人，運到東京的自家去了。在夏

蟬喧囂的叫著的八月中旬，設在微暗的十席（五）的正室裏的阿姊的佛壇（六）面前，法華宗的和尙每晚念經的涼淒的聲音，至今還覺得在我們的胸中，很有節奏的反響。

兩三天以後，阿姊葬在谷中的墓地裏去了；但是在第二年正值周年忌的時候，母親說將阿姊獨自一個人葬在谷中的陰氣寂寞的土裏，總是太可憐了，於是便將墳遷到和自家相近的日光很好而且陽氣的青山來了。

自從這回災難以後，我們的家庭正與先前的長閑的愉快相反，實在變了暗淡的寂寞的了。父親生了腦病，以前的精力頓然失却，母親逐日的衰弱下去，損了健康，好久患著歇斯迭里症。父親在清早的時候，窺看著蒼白的兩頰下陷的母親的平靜的睡容，心裏猜疑這可不是死了麼，這種事情也常有之。我們無論做什麼事，也失了快樂，像先前那樣的從心裏笑出來，大家喧擾著的事情，也不大有了。自此以來我們的家庭裏沒有遇見春天的時候，似乎覺得始終只是在秋冬中

（註五）一席長六尺，寬三尺，十席即一百八十方尺的面積。

（註六）佛壇即死者的神位，日本通稱死者曰佛（Hotoke）故云。

經過。兄弟的人數多了，或者缺少一個人，是當然的事，也未可知；但是死是那樣的死，人又是那樣的人，所以在我們一家裏，實在是一個大的打擊。時日漸漸過去，我對於阿姊的死也漸漸的痛切的感到，坐在佛壇面前，一心念著經的母親的背後，沒有一回不哭，每每因了什麼事情，想記藤姊來，或在夢中看見。母親莫說鎌倉，便是平常的海也不願意見了，覺得也是無怪其然的。

我還一點人事都不知道的時候，在多有波瀾的家庭裏長大，與母親共受苦辛的阿姊，在七八歲時患了別的兄弟所都沒有的肺病。醫生看了阿姊的細小的胸膈，對父親說這是無論如何不能長命的體格。直到十二三歲為止，阿姊總是胸部縛著濕褸的綳帶。八帶的時候，曾同父母到過熱海，有一回走過源湯的前面，阿姊一個人蹣跚的走到上升的水汽的旁邊，用小手抓住了鐵柵門，行那深呼吸，父母看了不禁掉下淚來。無論怎樣，似乎阿姊生來原是短命的了。

父親取了一個「珠光院秋露妙圓童女」的法名，（七）親自寫了墓碑，刻在可愛的花岡石上面，立在谷中的墓地，到今年已經是十八年了。這其間父親死了，長兄也死了。但是在我的腦裏，不

（註七）

日本大多數奉佛教，死後別取法名鑄石，俗名略而不書，成則書於碑的陰側。

知爲什麼緣故，我在幼小時候遇見的阿姊的死的記憶，在現今仍是最強烈最新鮮的刺激，反復的出現。而且每想到這個的時節，心中覺得平常將感傷的，(Sentimental) 這件事一概排斥的事情，實在是空虛而且毫無意義的。

阿姊如生存著，今年正是三十四歲了。這其間阿姊怎樣的變化了罷，這不能知道。或者在那時死了，在阿姊正是最幸也未可知。但在我因爲近親的女人得了若干對於女性的不快與誤解，而且此外不大有認識的女人的我，只有在想起幼少時候的薄命的阿姊的面影的時節，纔能真實的感到女性的温情罷了。從順而且溫雅，快活而且在朦朧的瞳子底下潛著眼淚的阿姊，在我還是一種美而溫和的偶像罷。

明治四十五年(1912)三月五日。

山上的觀音

長與 善郎

山上的岩室裏有一尊觀音。

一天的晚間，一個女人前來訪問，說道，

「尊貴的觀音大士。我是一個不幸的女人。我的家裏，一直到今年的春天爲止，是爲人家所歆羨的那樣豐裕而且幸福的家庭。但是這個幸福忽然的倒塌了。丈夫欺騙著我，他暗地裏和別個女人私通著了。」

「這是常有的事情，」觀音說。

「而且不但如此，我的可愛的小孩得了急病，突然的死了。」

「很可憐的，——却是常有的事情。」

「這是常有的事情，自然我也知道的。但是無論怎樣說是常有的事情，我終是不能忘懷。」

「那是知道的。所以我說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你的丈夫決不是無情的男子，因了你的可

愛的小孩死了的事情，他也略爲覺醒了罷。」

「是的。我將小孩的冷而且硬的小小的兩手，拱著放在剛纔苦痛著的胸前，慟哭了的時候，丈夫見了這情形以後，便驟然變成別一個人的樣子了。他流著淚喃喃的說。這都是我的報應，請你饒恕我罷。」

「那麼你也有了饒恕你丈夫的意思了罷。」

「是的。我從見了正同你一樣的小孩的死的容貌，見了丈夫真正改悔的情形之後，我反覺得要對丈夫謝罪，懺悔對他無情的罪過了。」

「可憐的人們呵。」

「但是，觀音大士，我們雖然這樣的互相饒恕了，運命却還不肯饒恕我們。丈夫經營着的商業，突然的倒壞了。」

「你們向來將應該落在人家手裏的東西，自己拏得未免太多了。」

「這雖然是如此，但是做著同我們一樣的事，却一點都不曾遇見惡運的人，正多著呢。只有

我們是命運不好罷了。人們將自己的事情攔起，並不想自己只是運好，却來冷笑我們的不幸。大家說著同情似的話，肚裏却正覺得爽快哩。」

「怨恨那些事情，有什麼用呢。你們除了悔恨當初模仿不好的人的行爲，做了不正當的事情了，悔不會去營誠實的正當的商業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你們應該悔恨自己信託著惡運來時立即倒壞的那種東西，却安心著的那愚蠢。但是在這悔恨的中間，倘若夾雜著一點怨恨別人或是嫉妬的不純的心，你們就不能得救了。」

那女人和觀音說著種種的話，談了好久。這時候女人的心漸漸的安靜清爽了，而且不知怎的變成一種光明幸福的心情了。

「觀音大士，我的丈夫正苦悶著，煩惱著。他說，比死還要苦悶。這兩三日裏飯也不喫，夜裏也不睡，完全瘦損了。我不忍看他這個樣子了。我想用了觀音大士的利益，在丈夫的心裏，也給他一點平和。」

「可憐的男子呵。我也想給他這樣做。」

「觀音大士，雖然是很對不起，你不能同我到家裏去走一回麼，你不能去安慰我的丈夫，使他省悟麼？」

「我在這裏不能移動，」觀音答說。

「爲什麼不能呢？觀音大士所不能到的地方，豈不是應該沒有的麼？」

「我什麼地方都去，凡是我所想去的地方。但是被人家招引了，被人家牽拉著，却是不去。同人們一般的用這個身子走著，却是不去。」

「那麼，不和我一同去也可以的。我並不是來招你去，我只是懇求罷了。」

「我知道你的家。倘若我想去，就是你不來懇求，我也會去的。」

「那麼你肯來麼？」

「這便是我也不知道。你的丈夫真是叫我的時候，我可以去。但是我的身子不得不在這裏，因爲人們以爲我在這裏的，都到這裏來見我。但便是到這裏來見我的人，也未必真是都見到我了。要真是見到我，必須真心的愛我，叫我的緣故無論什麼東西都肯拋棄纔行。這樣的人

將我當作自己的東西，而且我也將那個人當作自己的東西了。只在困難時候纔來求我的幫助，我對於這些人，不能夠布施什麼利益。」

「但是，觀音大士，我在你的身邊，心裏很輕爽，很安靜了；我想使我的丈夫至少也能嘗到這樣的心情。」

「這正同在光的旁邊，自然也有光明，是一樣的事。但是這只在光的旁邊的時候，纔是如此，倘若離開那里，又回到原來的暗黑裏去了。想要得著不斷的光明，非取到這光的本體不可，而且非將他緊緊的帶在自己的身上不可。你回去罷。你安慰你丈夫的心，又試去竭力的使你的丈夫愛我，而且唯一的信託我。你的丈夫真是有了這樣的心，自發的愛我，並不計算我的返報或不反報，只是一心的愛我，那時候我將去會見你的丈夫。在你丈夫的心沒有變動的期限裏，將不離開你丈夫的旁邊，給他安心與幸福。」

「但是，觀音大士，我的丈夫現在忙的昏了，決不肯聽我的說話。我無論說些什麼，他一定是連聽也不要聽的。」

「那麼沒有法子了你且候著，等那樣的時候的到來罷。」

「但是，但是，觀音大士，丈夫在這期間或者自殺了也說不定。我不能等著那樣的時候。唉，倘若丈夫自殺了，我將怎樣呢？」

「可憐的人們。但是我不能做勉強的事。無論怎樣的可憐，我不能往並不自發的求我，也不愛我，又不為我的緣故而工作的人那里去。」

「唉，觀音大士，這樣，豈不是太無慈悲了麼？救助不能愛你的那不幸的盲人，安慰他們，豈不更是你的事業麼？那麼纔真是難得的觀音大士哩。倘說只愛那愛你的人，那便沒有傳尊崇為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的理由了。那樣的事，便是凡人也會做的。觀音大士，你是觀音大士，是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呀。你不會說出這樣冷酷的話來的。」

「你是錯了。我是你們的所有，你們却不是我的所有，這件事你不會知道。我當真的憐憫你們。我們當真是可憐的人。我爲了你們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但是你們却不由我隨意安排。我並不是對你們冷淡，乃是你們對我冷淡。只在迫切的時候纔跑到我這里來，而且還是悄悄的，像是

可羞的事情一般。所以你也在今夜，除了星光更沒有別的東西照著的夜間，偷偷的走到這裏來了。等到運氣稍好一點，你們又立即忘記了我，將我棄捨了。這叫做不懂情理。我是第一厭惡那些一想情願的人。我只對於真是懷慕我，盡力的做正當的事，也不想到報酬，單在愛我這件事的中間尋求人所不知的快樂的人，纔給他安靜的利益。對於到我這裏來的人，我極喜歡幫助他，愉快的交際，親切的待遇他。但是自己沒有到我這裏來的意思的人，我並不硬叫他來；還有自己願意從我這裏走去的人，我也不硬留他住。我不能答沒有叫我的人，也不能留離我而去的人。他們以為我將追趕離我而去的人，硬留他住，那是不懂道理，不知身分的人罷了。然而人們忘記了自己的事情，只是申訴，說我是冷淡，說我不是真的觀音，是假觀音，甚至還有將唾沫唾在我身上的，一面却任意的稱我作什麼大慈大悲的觀音——我不是冷的石頭。本來我也並不願意獨自一個人住在這樣冷靜的山裏。我想住在你們的中間，但是你們將我當做厭物，驅逐我，拏我追到這樣地方來了。寂寞的該是我哩。可是到了自己的力量沒有用的時候，又姑且嘗試，跑到我這裏來，說大慈大悲的觀音大士，請你給我設法。請你想想罷。我同情於你們，但是你們叫我不能做的

事情，那是沒有道理了。我並不是運命之神。你們應該只叫我做能做的事情。那麼我也儘量的給你們做大慈大悲的觀音。」

「好罷。我不再請求你了。誰來請求呢？假觀音！木偶觀音！無情的觀音！一點都不希罕！沒有叫這樣的觀音到家裏去，倒是幸事哩！唉，我真是獸了。人們說你是假觀音，我總是不相信，還道是當真慈悲親切的觀音大士，那是獸極了，真是大錯了。沒有施利益的神通力，說什麼好好的話，想來唐塞，我不上你的當了。噯，獸極了！低低的叩頭，白損失了你隨意罷！我會去求真的觀音大士去的。」

女人這樣說了，掙石頭打那觀音，又用唾沫唾伊，於是走回去了。

「可憐的！」

觀音望著伊的後影去了，輕輕的說。

到網走去

志賀 直哉

我寫信給宇都宮的朋友說，「日光的歸途，定當奉擾，」得到回信說，「請你來邀我，我也要去呢。」

這是八月裏酷熱時候的事。我特地揀了下午四點二十分的火車，到朋友那里去。火車是開往青森的，我到上野車站的時候，已經有許多人聚集在剪票的門口了；我也就站在他們的隊裏。鈴響了，剪票的門開了。大家一齊騷擾起來。剪刀聲接連的響。手提的行李，被票門的木柵支住了，歪着嘴儘力牽扯的人；從行列裏溜了出去，又復強要擠入的人；還有努力不許他進來的人；平常的照例的混亂。警察用了可厭的眼色，從剪票的人的背後，對着一個一個的旅客看着。好容易過了這關的人們，都在月臺上小步的跑，也不聽站夫「前邊空着，前邊空着」的呼聲，各自爭先的想上最近的客車去。我預計去坐最先的一輛車，所以儘向前跑。

前邊的客車果然空着。我便走進最先的車的後邊的一間裏。在後邊的客車裏坐不下的人

們，也漸漸擁到這裏來了。但也還只有七成坐滿的樣子。開車的時刻近來了，只聽得遠近關閉車門和加上搭鉤的聲音。一個帽上盤着紅線的站員，正要關閉我所坐的這一輛的車門，舉起手來說道：「請這邊來，這邊！」開了門等候着，一個二十六七歲的顏色白淨頭髮稀少的女人，背着一個小孩，手裏又攙着一個，走上車來。火車就開駛了。

女人在我的對面，當着西晒的窗邊坐下，實在除了那里也沒有空位了。

「阿母，你讓給我坐！」七歲左右的男孩皺着眉頭說。

「這裏熱呢，」母親一面將背上的嬰兒放下，靜靜的說。

「熱也不要緊！」

「坐在日光裏，又要頭痛了。」

「我說不要緊……」小孩裝了可怕的臉，惡眼看着母親。

「瀧兒，」母親靜靜的將臉湊近他說，「以後是要到遠的地方去了，倘若在半路上你的頭又疼痛起來，阿母真要窘得要哭了。是乖孩子，聽阿母的話罷。而且略等一刻，沒有太陽的窗就會空

出來的，那時你便可以移到那里去。懂了嗎？」

「我說頭什麼不會痛的……」小孩還是頑強的主張。母親現出一種悲戚的神氣，說道，

「那是窘了。」

我突然說道，「請到這里來，」我在窗下讓出一尺左右的空地，「在這里太陽是曬不着了。」

小孩用了討厭的眼光望着我。是一個臉色很壞，凶門張開的奇妙的小孩，我心裏想，又覺得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小孩的耳朵與鼻子裏都塞着綿絮。

「阿，真對不起了。」女人的悲戚的臉上現出微笑來，「瀧兒，你道謝，就借那地方去坐罷。」伊用手推他的背，叫他過來。

「請過來！」我攙着他的手，將他坐在我的旁邊。小孩時時用奇怪的眼色看着我的臉，過了一刻，漸漸的在那里專心看外邊的景色了。

「你只是向着那邊看去，不然煤灰會吹進眼睛裏去呢。」我這樣說，小孩也不回答。隨後火車到了浦和了。坐在我的正對面的兩個人在這里下車去了，女人便帶了行李搬到這邊來。說是行

李原不過一隻女人用的信玄袋（一）和一個包裹罷了。

「瀧兒，到這邊來罷。——真真多謝了。」女人說着，向我行一個禮。伊這樣一動，背上睡着的嬰兒醒了，便啼哭起來。

「好罷好罷，」母親將嬰兒放在膝上，搖蕩着，又慰撫似的說，「吃奶麼，吃奶麼？」但是嬰兒反挺着身子，哭得更利害了。「阿，好罷好罷，」母親還只是這樣說；後來又道，「好吃的，（二）給你罷。」一隻手便從信玄袋裏掏出一顆「園之露」（三）來給伊。嬰兒却還是哭着沒有歇。

「阿母，我呢！」小孩在旁邊裝了非常不平的模樣說。

「你自己掣了吃罷。」母親說着，解開胸懷，給嬰兒吃奶，又從腰帶中間拿出一方微舊的絹手帕，夾在領下，又垂下去將解開的胸前遮蓋了。

（註一）一種布袋，以板爲底，袋口貫繩，可以收束。

（註二）小兒稱點心如此。

（註三）乾點心的名稱。

小孩伸手在信玄袋裏摸了一回，搖頭說道，「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怎樣的呢？」

「圓的。」

「圓的沒有了，那個不會拿來。」

「不行……不是圓的不行！」小孩用鼻音說。

「這底下有果子糖在那里，你吃那個罷。乖孩子，果子糖也很好吃的呢。」

小孩不大願意的點頭。母親又用一隻手取出糖來，將四顆糖放在小孩的手上。

「還要多！」小孩說。母親又添了兩顆。

嬰兒已經吃飽了奶，拿了從母親頭上落下來的蜜蠟的前櫛，玩弄了一回，便拿到口邊去。

「不行呵，」母親按住伊的小手，嬰兒便張開了口，將臉湊近那邊去。在伊的下齶上，露出兩個小小的白牙齒。

「好吃的，好吃的，」母親將落在膝上的「園之露」拾起，放在嬰兒的面前；伊正在呀呀的叫，這

就不作聲了，睜着兩眼看了一回，便拋去櫛子，取了點心。伊捏着拳便往口裏送，口涎接連不斷的儘流下來。

女人將嬰兒略略臥倒，用手去摸所襯的襁褓，似乎已經溼透了。

「我們換襪子（四）罷。」獨自說着，又對小孩說，「瀧兒，暫時讓我們用一用，要給君子換襪子了。」

「討厭……阿母是——」小孩不高興的站起。

「請到這里來坐。」我又將以前給他坐過的地方讓了出來。

「對不起……總是暴躁着，實在很窘。」女人寂寞的微笑。

「恐怕因為耳朵和鼻子裏有病的緣故罷。」

「放肆了，」女人說了，向着那邊從布包裏拿出乾的襁褓和包溼的襁褓的油紙來；又接着說，「那是的確不錯的。」

（註四） Omutan 婦女稱襁褓之名。

「是什麼時候得的病呢？」

「是先天這樣的。醫生說這是因為他的父親喝酒太過的緣故。鼻子和耳朵也就罷了，頭腦的不好，我想怕不是也因為這個麼？」

在板凳上仰臥着的嬰兒，毫無目的的注視着，搖動兩手，呀呀的只是叫。不久襁褓換好了，溼的也收拾過了，母親抱起嬰兒說道，

「多謝了……瀧兒，到這邊來罷。」

「不要緊，便坐在這里罷。」我雖然這樣說，小孩却默默的站起，到對面坐下，靠着窗往外望。

「呀，真失禮……」女人很抱歉似的謝過。

過了一刻，我問道，「請問到那里去？」

「是北海道，叫網走的一個很遠而且不便的地方。」

「屬於什麼區域呢？」

「聽說是屬於北見。」

「那可了不得，無論如何總要五天纔能到罷。」

「便是一點不耽擱，聽說也要一星期纔行呢。」

火車正過了間間田車站。從近地樹林裏出來的蟬聲，彷彿追趕着叫喊。太陽已經下去了，坐在西邊窗下的人們都放下遮陽來。在母親懷抱中睡着的嬰兒，頭上長着一寸餘的胎髮，在微風裏顫動。嬰兒的微微張開的口邊，有兩三個蒼蠅很煩厭的回旋着飛舞。母親一面靜靜的似乎想着什麼似的，一面又時時將手裏的絹帕驅逐蒼蠅。過了一刻，略略收拾了行李，放下嬰兒，從信玄袋裏拿出兩三張明信片 and 鉛筆，寫起信來。但是伊的筆很澀滯。

「阿母，」小孩已經看厭了景色，很渴睡似的說。

「什麼？」

「還遠麼？」

「還很遠呢。你要睡，便靠了阿母睡着罷。」

「我不要睡。」

「那麼，你便拿什麼畫本看看罷。」

小孩不作聲，只點一點頭。母親從包裹裏拿出四五冊畫本交給他，裏邊也有舊的什麼迫克（五）之類。小孩很安靜的將書一本一本的從頭看。我這時候忽然看出這向後靠着，俯視的看着書的小孩的眼睛，和同樣俯視的寫着信的母親的眼睛全然一樣。

我每看見跟着父母同走的小兒——譬如在電車裏相對坐着——的時候，想到在這小小的一個人的容貌與身材裏面，怎麼會將全不相像的男女的顯在外面的個性，這樣勻淨的調和融成一個，實在很驚異。最先將母子來比較，覺得很像；其次將父子來比較，又覺得很像；最後將父母比較看，却毫沒有相像的地方；我常常覺得是很不可思議。

現在想起這件事來，我不禁獨自想像此母所生的小孩的父亲是怎樣的人，而且又不禁想像到他現今的運命。

我因為奇妙的聯想，立刻便能將這女人的丈夫的容貌和狀態想像出來。在我先前的學校

裏，有一個姓曲木的公卿華族，同我年級不很相遠，年紀却比我大五六歲。我當時便想起了這男子。他也是一個酒徒，喝醉了酒，便講大話。鷹嘴鼻，青白臉色，壯大的漢子；學問是毫不用功，兩三回接連的落了第，終於自己退學走了。日俄戰爭之後，我偶然在什麼新聞上看見他的姓名，上署州製麻有限公司總理的職銜，以後就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我忽然想到這男子，心裏想伊的丈夫可不是那樣的人麼？只是他時常大言壯語，並非暴躁的人；頗是快活，而且還有點輕浮的地方。本來這種性質，是不大可靠的：無論怎樣快活的男子，遇着疊次的失敗，也要變成暴躁，陰沉，住在汙穢的家裏，對着孱弱的妻子使性，聊以散悶的人了。

這小孩的父親，可不是這樣的人麼？

女人穿一件舊的皺綳的單衣，束着茄花色的帶。我從這裡能够想像出女人的結婚以前和當時的華美的情形，而且連其後的辛苦的情形也能想到了。

火車過了小山，過了小金井和石橋，往前進行。窗門外漸漸昏暗了。

女人剛將兩張明信片寫完的時候，小孩說道——

「阿母，小便！」這客車上却是沒有廁所的。

「一刻也熬不住了麼？」母親很窘迫的問。小孩皺着眉，只點一點頭。

女人想抱起小孩，又周圍一望，却沒有別的法子。

「略等一刻罷，」母親勸慰似的重複說。小孩搖蕩着他的身體，說要漏出來了。

火車不久到雀之宮了；去問車掌，說這裡停車的時刻很短，請在後一站下去罷。後一站是都宮，有八分間的停車。

到都宮的期間，母親怎樣的爲小孩所窘呵！這時候睡着的嬰兒也醒了。母親一面給伊哺乳，一面只是重複的說，「立刻就到了！」我覺得這母親總要被伊的丈夫凌虐到死，即使剩下了活着，也必定有一天要給這小孩磨折死的。

過了一刻，火車便轟的一聲，沿着月臺，進了車站了。還沒有停下的時候，小孩便屈了身子，按着小腹，叫道——

「快快快！」

「去罷。」母親將嬰兒放在凳上，湊近臉去說，「安靜的等着的呢！」又對我說，「對不起，請代看一看。」

「可以，我很爽利的答應了。」

火車停了。我立刻將門打開。小孩下去了。

「君子，要安靜的等着的呢。」母親正要走開的時候，嬰兒在後面伸着兩手，很猛烈的啼哭起來了。

「這可窘了。」母親躊躇了一回，從包裹拉出一條小孩用的細的博多帶，絡在嬰兒兩邊腋下，就想背上去；又似乎想到了，從袖底裏拿出木棉手帕來，蓋在自己衣領的後面，趕快的將帶縛好，背了嬰兒，走下月臺去。我也跟着下去，說道——

「那麼，我在這里下車了……」

女人彷彿出了一驚，說道——

「呀，是麼？」又鄭重的行禮說——

「各種事情，多謝了。」

在人羣中一同走着的時候，女人說——

「很對不起，請將這明信片……」伊想從懷中取出明信片來，但是博多帶在胸前交叉縛着，很不容易取出。女人暫時立住了。

「阿母，什麼事呢！」小孩回顧，申斥似的說，

「略等一等……」女人縮了下頰，竭力的想將胸前解開，因為很用力，耳根都發紅了。我看見伊領頭的手帕，當背起小兒的時候歪斜了，夾在一面肩上的領裏，我也不作聲，想將他理好，我的手便觸着伊的肩膀。女人出驚，抬起頭來。

「因為手帕歪斜了，」這樣說着，我的臉也發紅了。

「對不起。」在我正在整理手帕的時候，女人靜靜的立着，等到我默然的將兩手從肩上放下，女人又重複說道，「對不起。」

我們在這車站月臺上，連姓名都不問，也不被問，便這樣分別了。

我拿着明信片，走到車站的門口。郵政信箱便掛在那里。我覺得很想將明信片翻過來一看，而且覺得看了也沒有什麼妨礙。

我暫時遲疑了；走到信箱前面，將信面向上，一張一張的塞進箱子去。放進之後，又覺得想再取出來一看。當放入箱內的時候，我瞥見兩張的住址都是東京，受信的人一個是女的，一個是男的名字。

一九〇八年二月原作

清兵衛與壺盧

志賀 直哉

這是清兵衛與壺盧的故事。自從這事件發生以後，清兵衛和壺盧的關係也斷絕了。但是清兵衛不久便得到了替代壺盧的東西。這是繪畫的一件事；他現今熱心繪畫，正同以前熱心於壺盧一樣……

清兵衛時時買壺盧來的事，他的父母本來是知道的。他大約藏著三四分起到一角半止的十個左右的帶皮的壺盧。開口，取出種子這些事，他都自己能做；塞子也是自己削的。最初用茶汁拔去壺盧的氣味，再將父親喝剩的酒倒進去，於是不斷的將他磨擦起來。

清兵衛的入迷實在有點利害。有一天他心裏仍舊是想念着壺盧，在海邊的小街上走着，忽然看見了一件東西。他不覺心裏一怔。這原來是從背着海岸接連擺着的一間小店裏跳出來的老頭兒的一個禿頭。清兵衛却當作壺盧，心裏想「好一個壺盧呀！惘然的看着——等到明白轉

來的時候，自己也出了一驚。那個老頭兒搖擺着他顏色很好的禿頭，走進對面的一條橫巷裏去了。清兵衛忽然覺得可笑，獨自大聲的笑了。再也忍不住，他笑着跑了二十丈路的樣子，但是他的笑還不停止。

他既然是這樣的入迷，所以他如在街上走着，無論古董店，青菜店，雜貨店，玩具點心店，以及專門賣那件東西的店，凡是有壺盧挂着的店頭，他必定停住仔細的看。

清兵衛是十二歲，還在小學校讀書。他從學校回來的時候，也不同別的小孩游嬉，總是一個人往街上去看壺盧。到晚間，他在喫茶室的一角裏打着胡坐，收拾他的壺盧。收拾好了，將酒倒進去，包上手巾，裝在罐裏，一併放在被爐底下，隨後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便去將罐打開，拿出來看。壺盧的身上已經全體出了汗。他毫不厭倦的望着他。於是很小心的拴上繩子，挂在太陽晒着的檐下，那麼纔往學校去了。

清兵衛所住的街是商業地，又是碼頭，算是一個市，但地方頗狹小，只要走二十分鐘，這狹長的市街的長的一頭已經可以走穿了。所以即使賣壺盧的店很不少，但在幾乎每日去看的清兵

衛，恐怕所有的壺盧都已經給他看遍了。

他對於舊的壺盧，沒有什麼趣味。他的趣味是在於那些還未開口的帶皮的壺盧。而且他所有的幾個，也都只是所謂壺盧形的樣式，很是平凡的東西。

「小孩子以爲壺盧這東西，總是那樣的，要不然似乎便不中意呢。」來訪他做木匠的父親的客看見清兵衛熱心的磨着壺盧，便這樣說。他的父親嫌憎似的回顧着他道，

「小孩子也玩弄起什麼壺盧來……」

「清公，這樣無聊的東西，拿着許多也沒有趣味。爲什麼不買些更其希奇的呢？」客說。

「還是這樣的好，」清兵衛回答說，泰然自若的。

清兵衛的父親同客的談話，便移到壺盧上去了。清兵衛的父親道，

「今年春天的品評會裏，當作參考品陳列着的馬琴的壺盧，真是體面的物件呵。」

「非常的大的壺盧罷。」

「又大又頗長呢。」

清兵衛聽着這樣的談話，心裏獨自笑着。當時馬琴的壺盧成了有名的物件，但是他一眼看去，——馬琴是什麼人，他也不知道，（二）——便覺得這是無聊的東西，走出會場來了。

「那個壺盧，我看了並不有趣。只是假假忮忮的。」他插嘴說。

他的父親聽了，眼睛張得很圓的，生了氣道，

「什麼，連懂也還不懂……給我默着！」

清兵衛沈默了。

有一天，清兵衛在裏街走，在向來不會見慣的地方，關閉的店舖的格子窗外，有一個老婆子擺着柿餅和橘子的店，後面格子上挂着二十來個的壺盧。他一看見，立刻走近前去，說道，

「將那個給我看一看，」便一個一個的選擇。其中有一個五寸長的，一見極是普通的格式的壺盧，但在他覺得極好，幾乎要上前將他捧住了。他心裏跳着，問道，

（註一）曲亭馬琴，日本十八世紀的有名的小說家。

「這個多少錢呢？」

「因為是哥兒，算了一角錢罷。」老婆子說。他喘着氣說道，

「那麼，不要再買給別人，我就立刻拿了錢來。」他反復的叮囑，隨後跑回去了。

不到一刻，他漲紅了臉，呼呼的喘着氣走來，拿了壺盧，又跑回去了。

他自此以後，再也不能同這個壺盧分離。便是上學校，也帶了去。隨後就是在授課時間，也在書桌底下磨擦着壺盧。級任教員發見了這事；因為在修身的時間，所以教員愈加生了氣了。

從別處來的教員，對於本地人的喜歡壺盧，本來很不中意——（浪花節和壺盧是本地的流行物）。這個教員是喜歡武士道的，雲右衛門到來的時節，就是在他平日連走過都有點懼憚的新地（二）的小戲館裏，唱演四天，他也要去聽三天的；學生在運動場上唱着浪花節，他也不大發怒；但是爲了清兵衛的壺盧，却氣得聲音都發了抖。他終於說，「這究竟不是將來有出息的人！」於

（註二）浪花節是日本一種歌曲，多講武士的故事。雲右衛門是現代一個唱浪花節的人，裏門鼓吹武士道。又新地本是

新開路的意思，但關西俗語當作游廊的名稱。

是他將他苦心經營的壺盧當場沒收了。清兵衛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他青着臉回到家裏，坐在被爐裏，只是惘然的坐着。

這時候挾着書包的教員，走來訪他的父親。清兵衛的父親作工去了，恰不在家。

「這些事情，本來是應該由家庭代爲管束……」教員這樣說着，向着清兵衛的母親攻擊過來。母親只是非常的惶恐罷了。

清兵衛看見這教員的固執，忽然的恐慌起來，抖着嘴唇，在屋角裏縮得很小的躲着。在教員背後的柱子上，挂着許多收拾好了的壺盧。現在不要被發見了麼，清兵衛心裏很着急。

說了許多責備的話之後，教員終於不會留心到那些壺盧，逕自去了。清兵衛這纔安心。他的母親哭起來了，而且很拖沓的說了許多廢話。

不久清兵衛的父親從工作場回來了。他聽了剛纔的話，立刻將旁邊的清兵衛抓住，好好的打了一頓。清兵衛在這里也被叫作「將來決定沒有出息的東西」。又被罵道，「像你這樣的東西，給我出去罷！」

清兵衛的父親忽然看見柱子上的壺盧，便拿了大鐵鎚來，一個一個的都敲破了。清兵衛只是青着臉沉默着，眼淚也沒有出來。

教員將他從清兵衛沒收的那個壺盧，彷彿是什麼穢物，投棄似的，給了學校裏的年老的一個聽差。聽差拿了壺盧，回到自己的熏黑的房裏，挂在柱子上。

過了兩個月左右，聽差偶然缺少一點錢用，忽而想到這個壺盧，不論多少錢都好，將他賣了罷；他便拿到近地的一間古董店裏，叫他估價看。

古董店裏的人把壺盧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忽然裝出冷淡的神氣，推在聽差的面前，說道，「要是五塊錢，便留下罷。」

聽差出了一驚，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便從容的說道，

「五塊錢是一定捨不得賣的。」古董店立刻增到十塊。但是聽差也不答應。

末後用了五十塊錢，古董店纔將壺盧到了手——聽差這一回差不多從教員手裏白白的

得了他四個月的薪水，心裏暗自歡喜。他對於教員自然不說，便是清兵衛那邊也裝作沒事一般。所以關於這壺盧的行蹤沒有一人知道的。

然而後來古董店將那個壺盧用六百塊錢賣給鄉間的一家富戶，這件事便是那能幹的聽差也想像不到了。

……清兵衛現在正熱心於繪畫。他得到了這個的時候，怨恨教員的心思，和怨恨那用了鐵鎚將他所愛的十幾個壺盧都敲破的父親的心思，都早已沒有了。

但是他的父親對於他繪畫的那件事，又漸漸的說起廢話來了。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作

深夜的喇叭

千家 元麿

這是深夜三點鐘的時候，我醒着躺在牀上，遠遠地聽到什麼地方的軍隊的悲戚的喇叭聲。在這個時候，爲什麼吹的呢？或者什麼地方有兵營在那里罷？但是近地也沒有這樣的東西。我來到這裡，聽到喇叭的聲音，還是初次。我已經好久沒有聽軍隊的喇叭了。我想，這必然是野外演習，或是什麼罷。我對於這些兵卒，晝間的疲勞還未恢復，又從渴睡的牀上被叫起來，拉到野外去的兵卒，十分同情。這是爲的什麼呢？大家都還熟睡着的夜半，在旱田樹林裏，迫令團團的奔走，到得回到兵營的時候，太陽已經出來，酷熱的一日又起頭了。因了缺睡與疲勞的緣故，身體已是困倦了，却又須晒在太陽底下，強迫去做事；想起來神經都顫抖了。彷彿覺得面上的皮，或是血，停住了，變厚了的樣子。虧得他們一點都不害羞，叫別人去幹這樣的事。

我聽了喇叭，總是消極的當不住的感到悲哀；覺得陰慘，不安而且孤寂。小孩的時候聽了那種聲音而感到的那種恐怖，又喚醒到心上來了。我還幼小的時候，同母親住在兵營近旁，早晚都

聽到他。我從那喇叭聲中，在我的心裏吸取了種種人生的悲哀。現在聽了夜裏的喇叭，又將我的空想激刺起來了。那空想雖然不過是一種感想，但實在很是痛切。精神銷沉，完全沒有安樂的處所。對於這樣不可抗的暴力主義的消極的厭世，自然的發生，將世上的複雜的可厭的事情的一面，又復鮮明過來了。

我將十歲左右的時候，從鄉間到東京，在上野的戰畫館所見的西班牙與什麼國戰爭的光景，從新的在腦裏描出。戰畫館的裏面，是暗青的，當初一點都看不出：看了一會，纔見許多兵士，活潑潑的畫着。幾千幾百的兵士，分成種種的形狀——砲兵騎兵步兵，軍官將帥下士卒；馬匹，大砲，劍，帶刺刀的槍，喇叭，軍旗；樹木，河，山，旱田，人家：這些東西與彷彿在暗黑的夢裏看見的日光，都包在昏暗的恐怖的色彩裏面。這一帶的空氣，說不出是怎麼樣：就是現在想起，也還覺得苦悶。悲哀，苦痛，恐怖與絕望罷了。在我最相近的地方，有一座山；山上遺棄着許多大砲，旁邊一個穿藍衣的兵卒，血污狼藉的，將槍當拐杖支着，纔得不至於跌倒。那個面貌，那個狀態，在我看了全然同實

物一樣，發生効力。此外還有種種地獄一般的光景，陳列在我的眼前：血的河，燒着的人家。有遠向死地進軍的許多活潑潑的兵，也有無數的重疊壓着徒然倒斃了的人們：總之，是可怕的生與死。倒了的人，却比活着做事的人似乎更多。此後就要死了，此刻還活着的人，却更爲可怕。我覺得人如判定不得見這樣的世界，還不如死的好了。我相信，在我長成以前，這樣的戰爭必定是不可避免的。便是年紀稍大的時候，我也還是這樣相信。我想，既然生在世上了，無論如何，總要有遇見戰爭的日子。我便哭着急忙的出了戰畫館去了。

我還從別的種種事物，得到這樣的恐怖的印象。軍旂祭的晚上，乳母背了我，走過一條暗的斜坡的時候，我聽了烟火與軍樂的聲音，相信在世界是已將滅亡了，我突然感着死的恐怖，在乳母的背上哭了起來，似乎回家已是無望，也不能再和母親見面了。其實母親的家離那里還不到兩町呢。

我又在查理納馬戲館，看見馬賊偷了許多馬從村家出來，與追捕的隊伍戰爭的光景，不敢

再看，將臉伏在母親的膝上，捫了耳朵，使他聽不見手槍的響聲。我將當時是正在看戲這一件事，完全忘却了；也不想我是在戲館的裏面；所演的也並非戲劇，覺得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時候，我纔初次看見在入場口的兩旁，重疊堆着的籠裏，有獅子老虎和別種動物關着。他們正在吼叫。我很害怕，不敢走過他們的面前。心裏想到將來又非走過籠的面前，不能出去，覺得非常恐慌；一直到回家之後纔安心。聽說那時我還說要立刻回家去，使母親很是爲難。我不懂得特地來看這些危險東西的大人們，是什麼心思。住在家裏豈不還要好得多麼？當大人們正在出神的看種種演技的時候，我獨自留心看那劇場周圍的許多的入口。那時即使猛獸將籠毀壞，走了出來，也沒有入知覺；所以我很熱心的想着，倘若我發見了這危險，當即通知大衆，以後在演技間歇的時候，我問母親，他們爲什麼中止呢？母親說，「給動物喫飯哩。」我想，動物也喫飯麼？又覺得管這些動物的人，是非常偉大的人物。這大約都是五歲前後的事。

隨後往浦和以後，我所見到聽到的世上各種可怕的事情，也愈多了。在我家近旁，有一所警

察的寄宿舍，門楣上邊，挂着一張席子大小的一個玻璃廚，彷彿是扁額模樣。廚內放着與強盜格鬪而死的警察的紀念品。血污的制服，血污的筆記簿，帶着血痕的白手套，彎曲的劍，草鞋，裹腿，皮靴；這類的物件，有好幾副都成列在那里。廚上又貼着白紙，上寫警察的姓名與死事的地方。我見了這些東西，便不禁心裏陰暗起來。監獄也在附近，我常常聽到獄裏的鐘聲；又幾乎每天都看到背翳着手穿着青衣的犯人和戴了圓笠穿着紅衣的犯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一次，看見護送這樣犯人的一個警察，穿了草鞋，在田腔上走，又引起了我的許多可怕的想象。

正是這時候，我們家裏藏着木板的應舉（Okyo）所畫的「難福幸」三幅的長卷。自己彷彿只見過「難」的一幅，其餘的都記不起了。這是用朱墨兩色所畫的；朱色用作火災的火焰和血的顏色。題材分地震火災大水海嘯等自然現象的難，與人事上的強盜殺人以及犯人的處刑。倒塌的大屋底下，抱着小孩的母親和老婆子露出半身，正在掙扎，後面的火漸漸近來，黑烟中間噴出許多火星，被大水沖去的屋頂上，拼命的攀住的人們；竹林裏被無數的蛇纏住，正在苦悶的人；鄉

間的大戶人家裏，十人左右結隊的強盜，黑裝束，包着頭，很是靈敏的模樣，手裏都擎着出鞘的刀；在一間屋裏，綑住了主人和管家，將刀挺在面前，迫他們說出安放金錢的所在；又或捉住了女人，正在強逼伊；或在井邊的松樹上，吊着背剪了手嘴裏塞着核桃結的女人，用刀將伊砍下井去，下面有小孩正啼哭着。最後畫着犯人兩手縛在木樁上，兩足上各拴了一頭牛，牛尾上點起火來，牛往兩邊亂竄，犯人的腿裂開，一直到了胸前，骨頭都露出了。還有旅人在山裏，被狼和蟒蛇前後夾擊的光景。這些可怕的形象，怎樣的使我更將世間看得黑暗寂寞，這件事實在不容易說。白天因為專顧遊戲，雖自暫時忘却，在夜裏睡覺的時候，必定受這恐怖的窘苦。但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却不曾將這事告訴別人。那時候，俄國的皇太子到日本來，在大津什麼地方，臉上被人砍了一刀。當時會聽祖母——或者是別人也未可知——說，因為皇太子到了奈良，在寺裏首先就看應舉的這幅「難」的長卷，所以他也遇見這樣的難了。

那時還有一件事，在我的腦上，刻下一個苦痛的印象的，是天草騷動 (Amakusa Sodo) 指

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天草時貞的戰爭，衆皆天主教徒，謀推倒德川幕府不成，次年（平）之類的木板畫，圖中畫着基督教徒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模樣。基督教的牧師穿了黑的長衣，頭髮中央分開，蓬蓬的垂下；穿着裳，束着白的袖絆的武士，都擎了長槍和刀站着。有牧師已經處了刑，現出美而悽慘的相貌，垂頭向着地面；又有牧師站在十字架底下，五六個武士圍住了他，正要將他趕到架上去，牧師只拱了手，將眼向上望着天空。我見了那瘦弱的白的手腕和向上望着天空的柔弱的眼色，每感到那面對無可避免的死的時候的寂寞與恐怖，與一種恨惜似的震動。爲什麼殺這樣的人，又爲什麼非殺不可呢？全然都不知道；但我對於武士們，無端的懷了憎惡。我用墨塗抹那面貌，或用小刀剗割；對於那些柔弱的牧師，心裏默默的替他們祈禱。

我聽了喇叭的聲音，將我少年時代的恐怖，又明明白白的在心裏叫醒過來了。我心想這世界還是黑暗哩。我很強烈的感到世上的寂寞的事，覺得自少年時代以至現今，在這期間裏，對於世間的暗黑與孤寂，居然能夠不很痛切的感着，隨便過去，似乎倒是一件不思議的事了。我想現

在的少年，也當然感着和我的少年時代一樣的不安，恐怖與寂寞。我的少年時代，也並不是特別荒涼的時代罷。

惡夢這句話，最能够適切的表明這種感覺。我想便是漸漸死去的時候，也應該比這個稍好罷！

我每往青山墓地，從對面坡上餘賸的黑屋頂紅瓦牆的兵營裏，發出喇叭的聲響，我聽了心裏總是非常的悲哀。墓地與兵營，這是怎樣的好對照呵！我在少年時代的長育的地方，就是這坡上的兵營；我們的家便在這崖壁下面。我後來很喜歡讀淚香所譯的偵探小說，時常因了書中的事件，在腦中想出當場的情景，這多半便是兵營周圍的景色。從淚香的偵探小說，我也嘗到許多暗黑人世的孤寂與無聊。

在一部小說裏，題目却已忘記了，記着一個志士的事。他被囚在山中的一座古城裏，每日凭了高的窗戶，望着空中的浮雲；這時候山中割草的少女，唱着歌走過。囚人聽了歌聲，心想這不是

來救的人唱着歌作什麼信號的麼？那個歌在每日一定的時候，唱着過去。這件事我還好好的記着。那樣的能够使我感到寂寞無聊的事，實在是再也沒有了。

我將自身替那志士設想，對於他在山中可怕的牢獄裏，從高的窗內望着角的天空與流動的浮雲，每到下午聽了割草的少女的歌聲，感着愉悅的心情，很是同情。自由只是空中的行雲，少女所唱的歌罷了。

這時候腦中現出的情景，便是那兵營的一角，不過將他移到山中去了。直到二三年前爲止，這兵營的附近，還常在夢中出現，我在夢裏也常出入於這兵營的裏面。

不知道什麼時候，喇叭忽然止住了。實在沒有別的東西，同喇叭那樣的能够引起我的厭惡人生的感想。當他吹起來的時候，人生便帶了殺伐陰慘的色彩，在我的腦中出現，幾乎是不可堪的東西了。

二三年前我在房州方面單身旅行的時候，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早晨在旅館起來，忽然聽到

喇叭的聲音。那里並無兵營一類的東西，我想這只是幻覺罷了。坐了馬車，走過一二里之後，耳邊還是聽見，非常窘苦。以後這樣的事，也常常遇見。

和我同感的人，我想未必沒有罷。那喇叭令人想到生與死，現實與幻夢的境界；令人想到人們對於未來的無力；彷彿聽見消為戰場之露的那些亡魂的叫聲；令人想到被那風靡世界的暴力所虐的人們的運命。這使人想到分散的親子，分散的夫妻，分散的父子的殘酷的運命。

可詛咒的喇叭呵！在日本響着這聲音的期間，我們不能得到安穩的夢！

妻早已起來，抱了小孩，唱着兒歌；但小孩已不肯再睡了。

妻對我說道，「請來看呵！這樣的調乖呢！」

我起來去看。

小孩裝了說不出的可愛的臉，笑着。眼睛細細的，發生光輝，張開小口，尖着嘴唇，滿臉通紅的望着我和妻兩個人笑着呢。我覺得可愛極了，便在他面頰上接吻。他還不會這樣的笑過。生了以

後到今天是三十三日了。

在這時候，生後的第二日，妻便憂慮着說，因為是男孩子，不會被徵去當兵麼這句話，又在我的腦裏反響起來。我含淚看着小孩，心裏想，無論怎樣，我一定要爲他奮鬥！

什麼地方，鷄已啼了。

一九一六年九月九日作

薔薇花

千家 元麿

一天的晚上，從朋友家裏回來，走過廟會的市，我便買了兩盆四季開花的薔薇花。只有四五寸高的小花，但是兩株都開著紅而且大的花，還長著無數的花苞。我看他太小了，心想這樣的枝幹上，虧他會開花呢——買呢？不買呢？正立著觀望，賣花的人好似看穿了我的心思，說道：「是有根的，」將兩株花都連土拔起，給我看他的根，使我安心了。我使用了十五錢，將兩盆都買了。回來以後，暫時排列在我的案頭；心想明天一早，放到院子裏去，因為有狗在那里，怕給他弄壞了，所以將花安放在板廊下不很有人走到的地方。我當初想擱在牆上。又恐怕被走過的人拏去，因此中止了：因為兩株花都是這樣的小。以後我就睡了。

上午的時候，我聽得妻在廚房裏和後邊木匠家的主婦講話的聲音，就醒了轉來。最初聽不出講的是什麼話，隨後漸漸的知道他們正說兩朵薔薇花都被什麼人摘去了。我心裏想，已經弄壞了麼？太早一點了；倘若不放到院子裏去，就沒事了。我又朦朧的睡著，聽得妻說道：「我想這不

是狗。」老實的木匠的妻答道，「那自然是K。一定是K做的。」這K便是伊的六歲的女兒。我沈默的聽著。妻笑著說道，「我也是這樣猜哩。剛纔彷彿有兩個人轉到院子裏去似的。」我對於妻的措詞，不覺起了一種反感。不說豈不是好，倘要說時便率直的說，說了便即住口；爲甚還是講個不了呢！我這樣想著，一半也因爲還未睡足就被吵醒了的緣故。我低聲喃喃的說——住了豈不是好，真謬呵，無論怎樣豈不都好麼？早點住了一面將頭藏在被窩裏。勉力不要去聽外邊的講話。彷彿覺得冷汗都滲出來了。虧得伊能夠坦然的說這些話——我愈覺得窘急起來了。努力不要去聽說話，又想借此排解自己的心思，喃喃的罵著伊，心裏却是很焦急。然而妻並不知道我醒著躺在床，這樣的窘苦。我想像妻坐在廚房裏，從容不迫的講話的樣子，覺得頗滑稽。那邊的主婦似乎立在院子裏。這兩個人接續講話，一直到查出摘薔薇花的犯人的正身，方纔止住。在這中間，似乎K也不知從什麼地方被拉了來了。主婦追問伊說，摘花的是你能？K似乎很窘，聽不出什麼聲音。妻似乎坦然的從容的看著這惶窘的小犯人。

「是你罷？一定是你是你，便直說是你！你的手還有氣味罷？」主婦這樣說，但聲音很溫和，是全

然同情於小孩的口調。妻大聲的笑。主婦也時時發出笑聲。我方纔知道，這宗案件是很寬緩的審判著呢。

「唔，這個是肥皂的氣味呢，」K說。

似乎伊的手的氣味已經嗅過了。

「肥皂是隨後擦的罷？以先還拏過薔薇花罷？」

我不再聽以後的話，便睡著了。中午時候起來，看見薔薇的盆裏花都沒有了。妻對我說，「K摘了去了。我笑著說，

「我當時也會遲疑，放在外邊呢，不放在外邊呢。還有花苞罷？」

「不，連花苞都摘掉了，」妻也笑著。

「都摘了麼？」

「都摘了。」

我恐怕給後邊的人家聽到了不大好，便不再往下說。我們兩個人隨又都笑了。

過了五天，妻在一個花盆裏，發見了幾個花苞。次日我起來看時，薔薇的盆已經搬出放在院子中央，上面開著一朵紅色的小花。

「開了，我對妻說。」

「我剛纔將他擎到太陽下來了，」伊答說。

到了晚上我回家來的時候，兩盆都擱在板廊的上面。我將開花的一盆擎過來，放在自己的案頭。花有點憔悴了。妻說，花如不見陽光，是要憔悴的。將要開放的花苞，還有一個在那里；後來經了妻的指點，纔知道共有兩個。我心想這樣的小植物，虧他能夠不盡的開花，很是佩服；一面在腦裏因為有了做過俳句的習慣，便立刻成了一句詩道：「小小的不盡的開花的薔薇，好不孤寂。」我很想說給妻聽，但終於熬住了。倘若說給伊聽時，我知道伊必定說：「做得真好呢！怎麼能夠做得這樣快呢。」這樣的事，以前曾經有過了。

「這回我想不要再被摘去纔好，」我說。

「有點危險呢。今天，又偷偷過來的了。我靜默的看著，伊在這花盆的周圍，繞了圈子走呢。因為有點危險，我便出去說道，『K兒，這回不要摘了；伊這樣的捏著指頭，羞澀似的立著呢。』妻說著模仿那小孩的樣子，我看了也笑了。那小孩在薔薇盆的周圍，看著花繞圈子走，我覺得頗可發笑。『花又開了，很出驚罷？自己都摘掉了，因此受了一場罵，現在却又開了，覺得很奇怪呢。』我笑著說。

「很高興哩。必定想要摘他，急的沒有法子呢。」妻也笑了。

「這回攔到牆上去罷。想來不至於拏了棒來將他撥下罷？」

「大約不要緊罷。」

「真窘呢。」

「那孩子不當這個作壞事看呢。」妻笑著說。

「伊只是覺得怪可愛的，不知道怎樣纔好哩。」我也笑了。

「大約是這樣罷。」妻說了又笑。我也哈哈的大笑。妻笑得連眼淚都出來了。這也因為我們兩

個人，好久不曾這樣一同的笑了的緣故。但是我不久便又寂寞；只有小孩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毫不爲意，我覺得是非常的美。

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六夜原作

小小的個一人

江馬 修

一日下午，工作到了兩點鐘，想要散步一回，便從家裏走出。正在且走且想的時候，——這是我的習慣如此，——忽聽得可愛的孩子聲音說「再會」，隨後便是得得的一陣脚步聲響，一個五歲上下的小女孩子，從木槿編成的籬下走了出來。可是奇怪，我雖然認不得伊，伊見了我，却立住了，笑迷迷的彷彿先經熟識一般，問道，

「先生，你到那里去呢？」

我也笑着好好的答道，

「我散步呢。小姑娘，不同我去走走麼？」

「一同去罷。」

我遞過手去，伊也欣然伸出伊可愛的手來。但這孩子怎麼會同我一個面生的人，這般馴熟呢？——在兒童一面，大約也是極平常的事，不足為奇的。

正月末的道路，冰凍都融化了，泥滑滑的很難走。孩子緊拉了我的手，纔能走得路。

「姑娘叫什麼名字？」

「我叫鶴兒」

「幾歲？」

「現在六歲了。」

「家在那里呢？」

「就是那家。」

這人家的前面，我散步時候常常經過；曾有一兩次，隔着籬聽得琴聲；但從來沒有見過家族的影子。

「那就是鶴兒姑娘的家麼？那麼，我是曉得的。」

「我也曉得先生呢。」

「曉得怎麼曉得的？」我不覺出了驚，去看鶴兒的臉。鶴兒是一個大眼睛——幾乎教人疑心

伊是患巴瑞陀 (Baselton) 氏病的，——紅面龐，可愛的孩子；但一時總是想不起，曾在那里看見過。

「可不是，有一天你同一個更長大的書生，兩個人都笑我麼？我還清清楚楚記着呢。」

阿，那是了。我被伊一說，纔想到了。那時我同K君正談歐戰的事，在這街上散步；講到戰爭的慘虐，不覺發了憤，我便說——

「戰爭的可怕，無論怎麼說法，總說不盡。每天早上，翻開新聞來看，便是死傷幾萬幾十萬。你想，這樣文字，虧他們還能毫不相干似的寫出，印了出來。日俄戰爭的時候，我還在鄉間，很有幾次遇到這樣的事，現在回想了起來。晚上家族聚在一處，都議論着，怕今夜又有號外；夜已深了，正要睡覺，遠遠的微微的聽得鈴聲，叫賣號外的聲音，漸漸近來了。我便走到街上，買了號外，急想看時，墨黑的一點也看不見；急忙趕到家裏，家族的人也正等得焦急，將號外就燈光下一照，便突然現出一行文字：「我軍大勝利，戰死者幾萬」那時候一種惶悚恐怖的心情，至今還不能忘却。你試想象看，眼前放着一萬個戰死的人。又要曉得這一個一個的人，都有精神感覺，各有完全的肉體和

貴重的生命。而且各人必有父母，許多人還有幾個兄弟，有妻子本家親戚朋友。你又假想，試去嘗嘗他們對於這不可動移的事實的心裏的苦痛，正同夾在榨木裏一般。或者有人說，這極是平常，又是一定的事，何必多說。但因為是極平常又是一定，這豈不更可怕麼？譬如那個孩子——」我便指着前面走路的一個小女孩，接着說，「那個孩子，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單是纔能說話的一個女孩兒罷了。但是人都曉得，無論活着或是死了，他總有父母，有祖父母，或有兄弟。這樣牽聯過去，遠遠近近，還有許多親戚。如此想起來，就是我們眼前走路的那個全不相識的孩子，在人類的世界裏面，實有複雜的緣，像網一樣，同他繫住。」

孩子回過頭來，便對着我們笑；我們也便留心那邊，將話打斷了。我們也笑着問道。

「那里去呢？」

「到小林先生家有事去。」

說了，孩子就跑了。一面跑，一面還屢次回過頭來對我們笑。這孩子，就是我現在攙着手同走的鶴兒。我便對伊說，

「鶴兒姑娘的記心真好呢。」我此時因爲得了一個新的小朋友，心裏十分喜歡；但我們一同走着，倘被鶴兒家裏的人看見，豈不要疑我是拐子麼？又不免略覺不安。因此便想到打聽鶴兒家裏的人的事情。

「鶴兒姑娘家裏時時在那里彈琴的，是鶴兒姑娘的母親麼？」

「是的。我母親可是做針黹的時候多。」伊忽然又說，「正兒現有纔能放風箏了。可是要不是每天練習，也放不上；因爲人還太小呢。」

「正兒是誰？」

「就是家裏的正兒。」

「鶴兒姑娘的父親每天在那里辦事呢？」

「父親，他在美國呢。」

「阿，美國麼！用功去的麼？」

「到公司裏去的。父親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同母親和正兒到橫濱去送，還叫萬歲呢。」

「這樣說，鶴兒姑娘同母親留在這裏看家；可不冷靜麼？」

「祖父也在這裏，沒有什麼冷靜。」

「但是，你不想同父親見面麼？怎樣的人記得麼？」

「那是記得。頭髮分開了，帶着眼鏡，很時髦呢。等我到了八歲，那時纔回到家裏來。」

「那麼說，這幾年裏，鶴兒姑娘須得上學，上心用功纔好呢。」

「可是，母親寄去的信，都被美國的使女偷了，不送給父親；所以父親也沒有一封回信。祖父

同母親正在那裏生氣呢。」

從天真爛漫的兒童口裏，將一幅家庭悲劇，展開在我的眼前。我雖出於無心，但引逗孩子說出這樣的事來，自己也覺得十分抱歉，彷彿做了一件惡事。我想以後不再打聽伊的家事了。但因此愈覺伊可憐，願意永遠做了朋友，盡力幫伊。

我們走到一座土堆上，滿生着枯槁的野草。我便蹲下，心裏想着新相識的小朋友的事。鶴兒同我已經極熟了；就靠在背上，弄我外衣的絲紐，又用伊還未十分靈便的口舌，同我談話。

「正月一過，我就要到別處去了。」

「那里去呢？」

「到大阪去，隨後又一直到馬關。」

「母親也一同去以後不回東京麼？」

「是的。」

我聽這話，覺得非常冷靜。好不容易剛纔認識了一個好的小朋友……

「鶴兒姑娘你高興，願意去麼？」

「大阪我是曉得的。出了橫街，不是拐角上有一間菜店麼？我們的家就在那里。」

我不覺失了笑，答說，

「我可不曉得大阪呢。這樣說，鶴兒姑娘可不是大阪人麼？」

「是的。到大阪去，姊姊在那里；我可以和姊姊耍紙牌（Karuta）了。」

「姊姊還很小麼？」

「他現在進了女學校了。」

「那麼，鶴兒姑娘想必願意早到大阪去了。馬關也去過麼？」

「那可沒有去過。」

被棄的母親帶着這小孩，坐了長路火車，到海風猛烈的島國盡頭去，那孤寂的影子，彷彿在我眼前浮出；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哀愁。而且從這樣小的時候，不得不嘗漂流苦味的這孩子的運命也很是可念。

我想要回家的時候，看鶴兒意思，彷彿還要遊戲，便邀伊到我的家裏去。鶴兒也躊躇了一會，隨後便一聲不響，跟我走來。很有一副天真的自負的樣子，似乎說：無論什麼地方，我總一人去得的。

回到家裏，妻見我領了一個不認識的女兒回來，很為詫異。我將如何同伊遇見，并伊家裏的事，極簡的說了一遍，妻是本來喜歡孩子的，便很歡迎伊。鶴兒同妻也立時熟識了。

「鶴兒姑娘的衣裳，都是母親做的麼？這針線真叫好呢。一定是個好母親，想必是很愛鶴兒。」

姑娘的。」妻這樣問，鶴兒點點頭，也不作聲。此外正又要往下問，我因以前多問了幾句，已極抱歉，便使個眼色，止住了妻的話。

拏出糕餅來，鶴兒很有喜歡的樣子，却總不動手。妻拏了遞給伊，就用兩隻小手，恭恭敬敬的接去，立刻喫了。

「現在剛纔熟識了，却又要到遠的地方去，真是無聊。」妻說這話，就顯出真覺無聊的情狀。「但如回到東京的時候，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幾時回到東京來，雖然不曉得，但回來時，我一定天天到伯母家裏來。」鶴兒也很伶俐的回答。

鶴兒大約遊戲了一小時，說要回家去了。我因爲自己工作的關係，也不強留。妻將糕餅包了送給伊，又對伊說，「明天再來玩。在這里的時候，天天都來。」鶴兒答應說，明天這時候再來。我送伊到伊家近旁，伊並不回頭看我，便急急忙忙的跑進去了。

第二天我同妻閒談着鶴兒的事，等伊再來，却終於沒有來。想必因爲到了不認識的人家去

玩，被母親罵了，來不成了。第五天第四天，也沒有來。那時我感了風寒，睡了十天左右。到得可以出外散步的時候，無意中走過鶴兒門口，却見那家已變了空屋，貼着招租的條子。鶴兒一家，早已出發了。

自此以後，過了兩月，我仍然時時想起那孩子的事，常同妻提起伊。又想象伊一人的運命，和伊家中不幸的事情。我同妻到街上的時候，屢次看見極像鶴兒的孩子；那不必說，原是別一個人了。可是無形之中有一枝線索牽着，我們總是忘不了溶化在人類的大海中的那小小的一個人。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為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纔比從前思索得更為深切：這決不是誇張的話。

峽谷的夜

江口 渙

就現在說起來，早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先前的事了。

當時的我，是一個村鎮的中學的五年生，便住在那中學的寄宿舍裏，一到七月，也就如許多同窗們一般，天天只等着到暑假。這確鑿是，那久等的暑假終於到來了，的七月三十一日的半夜裏的事。

被驅策於從試驗和寄宿生活裏解放出來的歡喜，嚶嚶的像脫了樊籠飛回老窠的小鳥似的，奔回父母的家去的朋友們中，我也就混在這裏面，在這一日的傍晚匆匆的離了村鎮了。我的家鄉是在離鎮約略十里的山中。那時候，雖然全沒有汽車的便，然而六里之間，却有粗拙的玩具似的鐵道馬車。單是其餘的四里，是上坡一里下坡三里的山路。若說爲什麼既用馬車走六里路，却在傍晚動身的緣由，那自然是因爲要及早的回去，而且天氣正熱，所以到山以後的四里，是準備走夜路的。這是還在一二年級時，跟着同村的上級生每當放假往來，專用於夏天的成例。此後

便照樣，永遠的做下去了。

託身於雙馬車上的我，雖然熱悶不堪的夾在湧出刺鼻的汗和脂和塵土的氣味的村人們，和儘情的發散着腐透的頭髮的香的村女們的中間，但因為總算順手的完了試驗的事，和明天天亮以前便能到家的，心地非常之搖搖了。已而使人記起今天的熱并且使人想到明天的熱的晚霞褪了色，連續下來的稻田都變了菸草和大豆的圃田，逐漸增加起來的雜木林中，更夾着松林的時候，天色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入了夜了。教人覺到是山中之夜的風，搖動着縛起的遮陽幔，吹進窗戶中來，不點一燈的馬車裏，居然也充滿了涼氣。先前遠遠地在晚霞底下發閃的連山，本是包在蒼茫的夜色中的，現在卻很近，不是從窗間仰着看，幾於看不見了。一想到度過那連山的鞍部，再走下三里的峽谷路，那地方便是家鄉，便不由的早已覺得寬心，不知什麼時候將頭靠着窗邊，全然入了睡。

驀然間，被鄰人搖了醒來，擦着睡眼，走下鐵道馬車終點的那嶺下的小小的站，大約已在九點上下了罷。叫馬夫肩着柳條箱，進了正在忙着掃取新秋蠶的休憩茶店裏，我纔在這裡作走山

路的準備。用三碗生醬油氣味的麪條和兩個生雞子果了腹，又喝上幾條石花菜，並且爲防備中途飢餓起見，又買了四個生雞子。休息一回之後，將柳條箱交給茶店裏，託他明天一早教貨車送回家裏來，我是浴衣和鞋，裹腿，草帽的裝束，將應用的東西用兩條手中擔在肩頭，拖着陽傘代作手杖，走出休憩茶店去了。

從撲人眉宇的聳着的連山的肩上，窺望出來的二十日左右的月，到處落下那水一般的光輝。層層疊疊的許多重排列着的羣山的巖積，都染出非藍非黑的顏色，好幾層高高的走向虛空中。綴在那尖銳的巖積間的濡溼的夜霧，一團一團的橫流着青白。那互在峯腰的一團，是反射着下臨的月光，白白的羽毛一般閃爍。仰看了這些的我，似乎覺得久違的觸着了潔淨的故鄉的山氣了。

刈嶺頭的上行的一里，是一丈多寬的縣道。因爲要走貨物車，所以道路很迂曲，然而因此上坡也就不費力了。既有月亮，又是走慣的路，我憑着沁肌的夜氣不斷的涼乾了熱汗，比較的省力的往上走。徑過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關門睡覺的嶺頭的茶店前，到開始那三里的下坡路的時

候，大抵早是十一點以後了。下坡的路，是要迂迴於嶄絕的相薄的峽谷中間，忽而穿出溪流向左岸，忽而又順着那右岸的，因此自然也走過了許多回小橋。夾着狹窄的溪，互相穿插的兩岸的山巒上，相間的混生着自然生長的褐葉樹林和特意栽種的針葉樹林，那紅黑和烏黑的斑紋，雖在夜眼裏也分明的看見。這中間，也許是白楊的幹子罷，處處排着剔牙織似的，將細小的條文，在月光裏映出微白。路旁的野草，什麼時候已被夜氣溼透了。早開的山獨活模樣的花，常從沾溼了的茂草中間，很高的伸出頭來，雪白的展着小陽傘似的花朵。加以不知其數的蟲聲，比起溪流的聲音來，到耳中尤其聽得清徹。然而使峽谷的夜，卻更加顯得幽靜了。

這之間，我看見霧塊一團一團的在頭上的空中，靜靜的動着走。撕碎了白紗隨流而去似的霧氣的團簇，逐漸增加起來了。或者橫互了溪流，軟軟的拂着屹立的筍峯的肩頭，或者在烏黑的塞滿着溪的巖積的針葉樹林上，投下了更其烏黑的影，前進的前進的走向狹的峽谷的深處。每一動彈，霧的形狀也便有一些推移，着照烟霧的月光，因此也不絕的變換着光和影的位置。於是許多霧塊，漸變了霧的花條，那花條又漸次廣闊厚實起來，在什麼時候，竟成了一道充塞溪間的

霧的長流了。以前懸在空中的月，披了煙霧，來看流水，露面上有許多回，但其間每不過只使煙霧的非薄處所滲一點虹色的光輝，終於是全然匿了跡。和這同時，我的周圍便籠上了非明非暗的顏色，只有周身五六尺境界，很模糊的映在眼裏罷了。因此我便專心的看着路，只是趕快的走。

這麼着，轉過右邊，跨向左邊的，走着長遠的峽谷，大約有一小時，霧氣忽而變成非薄，躲了多時的月的面，在虹蜺一般閃動的圓暈中央，雖然隱約，却已看得見了。那時候，我無意中從對面的山溪那邊，透了煙霧，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雖然低，是抖着發響的聲音。那聲音，倒並沒有可以稱爲裂帛的那樣強，而且，也不如野獸臥地吼着的那樣逼耳，單是，微微的有些高低，淒涼的顫抖着，描了波紋流送過來。而這時時切斷似的杜絕了，却又說不出什麼時候起，仍然帶着搖曳。我暫時止了步，側耳的聽，然而竟也斷不定是什麼的聲音。

這之間，道路正碰着一個大的山巖，聲音便忽而聽不見了。我想，這大半是宿在山溪裏的什麼禽鳥的夜啼罷，便也並不特別放在心上，還是照舊的在霧底下走。待到轉出了那山巖，聲音又聽到了。比先前近得多，自然比先前更清楚。那聲音只是咻咻的不絕的響。比喻起來，可以說是放

開了喉嚨的曼聲的長吟，也可以說是用着什麼調子的歌唱。而在其間，又時時夾着既非悲鳴也非吟呻的一種叫，尖而且細，透過煙霧響了過來。假使是鳥聲，那就決不是尋常的夜啼了。或者是猴子罷。但如果是猴子，就應該是比较昂尤其尖銳的聲音，短促的發響。況且夜猿的叫，一定是要壓倒了溪水的聲響，發出悲痛的山谷的反應來的。而這不過是不爲水聲所亂罷了，決沒有呼起谷應的那麼強大。倘使是鳥獸的聲音，總得漸次的換些位置，然而那聲音却始終在同一處所的山溪中間。我五步一次十步一次的止了步，許多次想辨別這聲音。這樣的夜半，這樣的山中，不消說不會有人在唱歌，況也且沒有唱歌的那樣優婉，是更淒涼，更陰慘的聲音。我被這有生以來第一回聽到的異樣的聲音所嚇，不安的陰影，漸漸在心上濃厚起來了。

這其間，道路又正當着一個山巖，就這樣的轉了彎，像先前一樣，那聲音又暫時聽不見了。不知道繞出這山巖，是否要更近的聽到剛纔的聲音？倘若隔溪，那倒沒有什麼，但不知道是否須聽得接近的在路側？倘這樣，那麼……這一樣想，壓不下的慘凜，便一步一步的增加上來。而一方面，則想要發見那本體的好奇心，也幫着想要從速的脫出了那威脅的希冀的心，使我全身都奇特

的抽緊了。將搭着的什物從右肩換到左肩，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我，漸近山巒的轉角時，也就漸漸的放輕了腳步走。

惴惴的轉出了那山角的時候，從初收的煙霧間，月光又是青白的落在溪上了，然而這回却毫沒有聽到異樣的聲音。折出山巒，便是一叢鬱蒼的森林，從林的中途起，是三丈左右的並不峻急的坂。下了這坂，路便順着溪流，不多時，即可以走到一個村落了。

「總而言之，只要平安的出了這樹林，以後便不會有這樣嚇人的事。什麼都看沒有聲音的現在了。」

這樣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陽傘，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進去。在坂上，路旁的略略向裏處有一所山神的或是什麼的小祠堂。向着這祠堂的半倒的牌坊的淨水（一）裏，不絕的流下來的水竅的水聲，對於此時的我的心，也很給不少的威嚇。然而我仍然決了意鼓勇的一氣走下坂去。待到走了大半，脫了森林的黑闇，我望見沿溪的對面的道路，浴着月光，白皓皓向前展

（註一）在神社之前，用以清淨口與手的水。

開，這纔略覺寬心，逐漸的放慢了脚步。

這怎麼不出驚呢，還未走完坂路的中途，那聲音突然起於眼前了。起於眼前，而且是道路的上方的樹裏。我被襲於彷彿忽被白刃冰冷的砍斷了似的恐怖，單是驀地發一聲驚怖的呻呼，便僵直了一般的立着。以爲心臟是驟然凍結似的停止了，而立刻又幾乎作痛的大而且銳的鼓動起來。和這同時，從脚尖到指尖，也不期然而然的發了抖。

試一看，相隔不到三丈的道路上，從左手的崖間，橫斜的突出着一棵大樹。這樹的中段正當道路上面的茂密裏，站着一個六尺上下的白色的東西。在掠過樹梢的烟霧的餘氛，和蒼茫的下注的月光中，能看見那大的白東西，從陰暗的葉陰裏，正在微微的左右的搖動。聲音確乎便是從這裡來的。崖上的左手，是接着山腰，高上去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墳地之後便連着急傾斜的森林。路的右手呢，不消說是嚙了許多巖石而奔流的溪水，一面給月光游泳着，一面到處跳起雪白的泡沫，向對面遠遠地流行。當看着那樹上的白色的東西，和連到山上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冲碎月亮的溪中的流水時，推測着那聲音的本體，我竟全然爲劇烈的恐怖所籠罩，至於連自己也不

能運用自己了。其實是，向前不消說，連退回原路也做不到了。單是抖着發不出聲音的嘴唇，屏住呼吸，暫時茫然的只立着。

於是先前的悲泣一般細細的發抖的那聲音，突然間變了人的，而又是女人的聳人毛骨的嘻笑了。很像是格格的在肚皮裏發響的聲音。寬闊的搖動着大氣似的那笑反覆了五六回，什麼時候卻又變了被掠一般的低聲的啜泣。那嗚咽的末尾又歌唱似的變了調，逐漸細長的曳下絲縷來。

那聲音，自然是全不管我站在三丈左右的面前，却總在同一處所搖曳。爲激動所襲的我的心，又跟着時間的經過漸次鎮靜下去了。跳得幾乎生痛的心臟的鼓動也略復了原，全身的筋肉便慢慢的恢復了先前的柔軟和確實。然而膝髁的顫抖很不肯歇。定神看時，捏着陽傘的中段的手掌，什麼時候早被油汗沾濡了。然而明知不至於頃刻之間便有危難臨頭的我，卻終於決了心，從下面望進樹的茂密裏去。

在流進叢中去的月光裏，分明看出了，那大的白東西，確乎是一個活着的女人。纏着白衣的

裸體上，衣服幾乎沒有附體，欹斜的埋了青蒼的前額的頭髮，解散了披在肩頭。那女人用彎着的左手將一件東西緊緊抱在懷中，並且不住的搖動，右手卻攀住樹枝，站在橫斜的榦子上。而一面站着，一面左右的擺動身子，始終反覆着一樣的聲音。

這時女人忽然看見我，右手便靜靜的離了樹枝，雪白的伸開，從上面向我招手了。蒼白骨出的兩頰上，既浮着雕刻一般的鋒利的笑，而弓形的吊上的眼梢，和幾於看見眼窠的圓圈的陷下的眼，以及兜轉似的突出的嘴唇，接連的動個不住，都使那站在深夜中的樹上的白衣的女人見得更其是淒厲的東西。女人彷彿是逗弄孩子一般，暫時搖動着抱在左手的物件，低微的發出也不像歌唱的叫聲，終於又將臉壓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放聲哭起來了。而且一面哭，一面又訴說似的，滔滔的說些沒有頭尾的事。剛這樣，却忽而側了臉，鋒利的望着月亮；接着便撮了嘴唇，只向月亮吐唾沫。後來，又是，陰森森的格格的笑倒了。但是無論怎樣發笑似的，而嘻笑時候現在頰上的深的皺鬚，卻總是生硬到近於傷心。從臉相和身樣看來，衰憊是衰憊了的，然而年紀似乎並不大。

暫時之間，我仰望着那女人，但還沒有很推敲怎樣決定自己的態度。最初，就想回到原路的嶺頭的茶店去，只是已經到了再走一里多路便到家鄉的地方，終不願在這深夜中，倒回將近二里的山路，去宿在那不乾淨的茶店裏。雖這樣說，便能就此平平穩穩的前進麼？那是一個狂人，所以經過下邊的時候，說不定會跳下樹來，拚死命的來撲取。即使進了墳地，繞過山腰去，而倘在墳地裏被追着，那又怎麼辦呢？或者也許只能這樣的互相注視着到天明罷。我將這些事，成串的思想得要到勞乏，用同一處所頗站了不少的工夫。

無論過了幾多時，也並沒有得到好主意，我於是決了心，一定要突過那樹下。只要平安的闖出，到村莊便不上二町了。這樣的想定了的我，終於奮起了最後的勇氣，一點一點的向前走。而且是一步一歇，一步一歇的。這樣子，將陽傘和搭在肩頭的物件都用力的捏得鐵緊，整好了什麼時候都能戰鬥的準備，我幾乎看不出前進模樣的，惴惴的走過去。

然而那女人，自然也不能不留心着我的態度。但最初，便走近些，也不過詫異的凝視我，待漸漸的進了大約不到二丈路，便又放下了捏着的樹枝，招起手來了。就近處看見的女人的臉，比先

前見得更陰森。不知道是因為兩頰深陷的緣故，還是下頰像刀削似的尖着的緣故呢，女人的臉竟顯得完全是一個青白的三角。加以凌亂紛披的頭髮從左邊的顯顯掛到肩上，拖作異樣的旋渦。那髮的黑色很強的映着月光，使臉的全部愈顯出淒厲的形相。

這樣的接近了的兩人的距離，已不過一丈遠近的時候，女人便一轉那伸出的手，驟然間猛烈的搖起附近的枝條來。先前的雕出一般的笑臉，忽而變了噴火似的忿怒和憎惡的形狀，彷彿是鎖着的猿，現給那着了投石的看客的，很可怕的容貌了。而且，極端的突出了尖形的下頰，那雪白的外露的齒牙，上下格格的相打，發了儘着喉嚨的呻喚，一面抖抖的搖頭。又尖利的說些話，而且時時威嚇似的儘力的頓足。然而我併不理會的只走去，女人便忽而停了呻喚。剎時之間，用兩手捧了先前抱在左邊的什麼東西，很高的擊到頭上，就要向我擲過來了。

我不由的喫驚，又跳回了五六尺。跳回之後，我便暫時蹲在地上，靜靜的看着情形。這時女人似乎早已忘了適纔自己所做的事，又復鋒利的望着月亮，嚇嚇的狂笑起來。至於先前擊到頭上去的東西，也早就抱在原來的脅肋裏。此後暫時之間，也仍是照舊一樣，悲涼的唱些歌，又說些什

話，而終於又將臉帖在抱着的東西上，嗚嗚咽咽的出聲哭起來了。「在此刻了。失了這一瞬息就完了。」這樣想了的我，便彎腰俯首，將全身的力都聚在兩腳裏，咄嗟間，直迸過去，闖過了那女人的下面。那時候，彷彿是從女人的全身裏迸湧出來似的驚駭和忿怒和憎惡的呻喚，用了吐血一樣的猛烈，由頭上的樹裏崩頽下來。剛這樣想，就在這傾刻，我的領頭發了一聲沈重的響，有比冰還冷的一塊，又大又重的落在頸子上面了。「着了手了！」剛這樣想，心臟的鼓動和呼吸也就忽然的停留，我便不知不識的聽憑身子向前倒。也竭力的想要支住身體，而膝髁却彷彿已經脫了節，所以我只將兩手動擾了兩三回，便臉向着下，撲通的倒在地上了。

此後幾秒，幾十秒，或者幾分時，躺在那地方，我自己不知道。忽而甦來，在頭上再聽到先前一樣的聲音的時候，我已經全然身不由己，不得不直奔村莊裏去了。最初的十五步或二十步，膝髁沒了力，總不能如意的奔走。沒有法，便只好使手和腳都動作，我似乎確鑿像獸類一樣，在道路上飛跑。待到覺得伸着腰，仰着頭，總算單用了兩條腿在那裏專心致志的走的時候，是已經因了猛烈的苦痛，呼吸就要塞住了。

走到村口時，比較的還算快，於是放了心，這纔轉向逃來的那方面看。然而也並沒有什麼追趕過來。而且，便是以前所見的一級一級的墳地和崖上的樹，也不知是因爲隱在山蔭裏呢，或是包在霧的餘氛的夜靄裏呢，無論在什麼處所，連看也看不見了。仰面看時，只見得愈深愈狹的折疊着的山谿的巖積，浴了水一般的月光，莽蒼蒼的重重疊疊的聳着。

我跌倒了的時候，拋了陽傘和搭在肩上的物件，是總須拾取回來的，加以想討一杯水，來澆潤這將近焦枯的喉嚨，便去尋曾經見過的守望所。疏朗朗排着人家的細長的村莊，全都入了沈睡，連犬吠聲也寂然。我用手巾拭着粘粘的流滿了全身的油汗。走向村的中間，便在夜眼裏，也屹然聳着的瞭火梯直下的守望所去。然而無論怎樣的敲門，却總不容易起來。這之間，既有着深怕先前的女人重行追來的不安，而漸次又聽得各處起了歷亂的犬吠，我便更用了力，激劇的敲打了。每打一回，因了月光，在板門上照出自己的影的動彈，雖自己也見得是拼命的模樣。大約又叩了二三分，這纔從深處發出很渴睡似的巡警的回答來：

「誰呀？這時候，胡亂叫人起來。」

「很勞駕，千萬來一來罷。有了不得了的事情哩。」

「什麼？不得了的事情？你是誰？什麼地方，有了什麼事。強盜麼……」

因為不得了的事情這一句話，纔受了激刺似的，巡警閣閣的響着，好容易抽了門門。接着聽得推開玻璃門的聲音，又拉開一扇板門，巡警這纔只穿一件寢衣，帶一副渴睡的臉，出現在昏暗裏。但一看見學生模樣的毫不相識的我，便顯出似乎莫名其妙的眼色，目不轉睛的凝視起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什麼？這時候……」

重行訊問的巡警，頗有些不以爲然的神情了。

「所謂不得了的事，是狂人。剛纔，在那邊的墳地裏。」

「什麼？這時候，狂人……」

「是的。是女的狂人。」

「唔女的……那女的狂人在墳地裏怎樣？」

這樣回問了的巡警的臉上，已消去了先前的不高興，却漸次添出不安的影子來。我便簡短

的說了剛纔遇到的事的一切，巡警默默的聽，到末後，畧畧將頭一歪，說道：

「那麼，一定是糕餅店的阿仙了。這怎麼好呢。這樣的深夜裏，給跑到墳地這類地方去……」他很有爲難的情形了，但也便接着說，「所以我對着那里的男人和老婆子，不知道叮囑過多少回。那樣的性質不好的狂人，倘若不小心，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如果不是好好的嚴重的監禁起來，是不行的，我幾次三番的說。誰料男人還是全不管，老婆子又吝嗇，雖然造了房牢，也不過用些竹柵欄之類來搪塞，所以終於出了這樣的事了。」

這麼說着的巡警的態度，宛然是抓住了絕不相干的我，在那裏責備糕餅店的粗疏。我耐不住再等巡警說完話，一到這裏，便插下話去了：

「總而言之，像剛纔說過一樣，因爲是不意中跌倒的，所以我，將陽傘和東西都掉在那地方了，這可能請想一點法麼？」

「教我替你拾去麼？」

「不，自然一同去。」

沒有法，我也只得這樣說了。然而巡警還裝着非常遲疑的臉，暫時不回答，只是想，但終於開口道：

「那是比行李，比什麼，都更要緊的是，第一，自然是捉住阿仙。因為就此放着，是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來的。可是真糟，這麼晚的時候。」

「這實在很費神，但總要請勞一回駕。」

「自然，去是一定給你去一回的，但便是兩人去，因為對手是狂人呵。說不定會做出什麼事來呢。」

巡警非常之逡巡，任憑過了多少時，總不肯輕易說出一同去，我因此鄭重的彎了腰，懇願了許多回。這結果，竟澀澀的答應同去了，重復走進暗的裏面的屋裏去的巡警，便點起提燈來，脫下寢衣，換了制服。趁這時候，我便請他放進便門去，用那剩在鐵釜裏的溫水，這纔濡潤了早就乾到焦枯了一般的喉嚨。

於是兩人一先一後的走出帶些村氣的守望所去，巡警忽又站住了。

「兩個人固然也不礙，但另外多帶三四個少年去，一定愈加捉得快，就這麼辦罷。因為狂人這東西，是跑得飛快的。」

他獨自說着既非解釋也非商議的話，向着我那來路的反對方向走去了。我也默默的跟着走，不多時，巡警便走進一所大庫房後面的一間守夜的小屋去。這守夜的小屋，是鄰近各村中的少年們各盡義務的組織起來的。我在外面等，不多久，和裏面的人們絮絮的說了些話的巡警，便帶了四個少年出來了。少年的兩個，擎着提燈和細繩，列的兩個是擎着頗長的棍子。這就一共有六個人，我和巡警都纔有了元氣，使四個少年居中，我們分在兩旁。這樣子，六人作了一橫排，在夜的蘭山村的道路上，邁開快步，奔向先前的墳地去。

在途中，聽着大家交互的談話，對於剛纔，在墳地旁邊嚇了我的叫作阿仙的，那女人的身世，漸漸明白起來了。

阿仙者，便是可以稱爲「山間之孤驛」的，這村中的一家小糕餅店裏的媳婦。兩年以前，纔從離此大約三里左右的川下的村莊裏，嫁到這裏來，但剛做新婦，便因為男人的不規矩，很喫了許

多苦。加以男人的懶散和家計的艱難，又不斷的受着生活的憂慮。既這樣，自然和那住在一處的小姑娘，也不合式起來了。這之間，去年的秋天可是懷了孕。倘若生了孩子，這便引轉男人，靜了心，同時和姑的關係，也就會變好罷。阿仙這麼想着，只管將那將來生下來的孩子當作靠山，什麼都熬着。於是到這六月裏，平安的生了男孩子了，然而男人對付阿仙的態度，却絲毫沒有改。不但沒有改而已，在臨產時候的前後，那男人和他結婚以前曾有來往的也是這村裏的女人，又有了各樣的新聞了。而這些事，又常常傳到在產褥上的阿仙的耳朵裏。一結婚，便和那女人乾乾淨淨分手，這是男人曾經堅誓的，而竟再出了新聞，這從由外村嫁來的阿仙看來，實在比嫖妓更有猛烈的苦痛。這時候，阿仙彷彿是決計百事再不管，專為一個孩子活着自己的命似的。然而便是那孩子，也因為營養壞，終於在這七日前死掉了。那結果，可憐的阿仙便在下葬這一夜裏，忽然發了狂。發狂之後的阿仙的態度，不但說不定什麼時候會自殺，而且每日許多次，無法可想的亂鬧。因了村醫的注意，終於造了房牢，監禁起來了。這到了正當首七的今夜，或者想到了要上孩子的墳了罷。使偷偷的破了欄檻，跑出來了。

大家走出村外時，月亮比先前又稍稍東下了。且走且看的經過了漲滿着如雨的蟲聲的大豆田，到了前回的谿谷的所在，那阿仙的陰森的聲音的絲縷，又和先前一樣，仍然在溪水上橫流。於是轉出一個不甚峻急的山巒去，墳地便在右手的眼前了。路的正前面，阿仙的上着的樹，也受了月光，見得漆黑而且碩大。阿仙的聲音不消說，便是阿仙的白色的形狀，也能在枝條間看得分明。六個人走到墳地邊，或者因為看見了三個排着的提燈的燈光了罷，在樹上的阿仙的形相，便如白色的影子一般，急急的溜下橫幹來，以為飄然的輕輕的站在崖上了，卻又直奔墳地中間去。「呵，跑了。趁沒有走進山裏去，捉住伊！」

有人這樣說，而大家都遵了接到崖間的小徑，紛紛的走向墳地了。這時阿仙的形相，卻如淡白的布或是什麼飄在風中似的，浴着月光，跳上了斜面。待到大家走到阿仙所走的寬約三尺的坂下的時候，那已經走了七成的白色的形相，卻忽地轉了左，在墓碑間往來。大約走了五六丈，又突然失了蹤影。

「躲了呵，喂，這回是說不定會從那裏出來，小心罷。」

巡警正這樣說，少年們已經紛紛散開，對着不見了阿仙的方向，各人隨意的穿過墓碑間，許多回曲曲折折的尋上去。我也跟在後面，竭力趕快的走。

不多時，大約大家已經走近了不見阿仙的地方的時候，從前面的排得寬約丈餘的一堆墳蔭裏，忽然站起一個淡白的形相來，並且發出野獸似的很有底力的呻吟，一面胡亂的抓了泥土往外摔。然而不知道爲什麼，全沒有想要逃走的情形。

「原來，逃進了自家的墳地裏了。大約怕被人搶去了死孩子罷。」

有誰說着這些話的時候，大家便漸漸的將阿仙據守着的墳地包圍起來。但阿仙毫不怕，無論石，是泥，是木片，什麼都隨手的擲出來，待到知道自己完全被圍住了，便忽而坐在一角的地面上。而且將全力用在兩手上，不住的按地面，一面又如將捉住的餌食藏在腹下的豹一般，高聳的雙肩裏埋着緊縮的頭，翻了眼，鋒利的光溜溜的儘對大家看。顏色比先前更蒼白，頭髮是抓亂似的披着而且無論臉上，無論唇上，臉的全部都不住的凜凜的發着抖。這是從這之間，正在夾雜着湧出恐怖和憎惡和憤怒來。暫時之間，大家簡直無從下手，單是這樣的默默的注視着阿仙的

模樣。

「阿呀，阿仙這東西，創了孩子的墳了。看罷，泥土掘得這樣。」

因爲非常喫驚似的，巡警這樣的叫喊了，便望進墳地裏去，只見大約是送葬用的白燈籠和白旗，以及花朵和花筒，都和掘開的泥土散得滿地。此外則白木的冥屋和塔婆的斷片，也被摔出一般的飛散着。而且，阿仙蹲着的處所彷彿很低窪，膝髁的大部分是埋在泥土裏的。忽而阿仙像是得了機會似的，偷偷的拏過旁邊的一個碗來，立刻舀了眼前的泥土，飛快的塞到膝髁底下，而其時也毫不大意，不絕的看着周圍，時時用了絮語一般的低聲，接連的說道：

「不行，不行，不行。」

然而倘有誰想畧畧走近，便發出盡力的叫喊，或者格格磨着雪白的露出的齒牙，顯了現就會撲過來，咬住喉嚨的態度。大家無法可想，又是暫時之間，任其自然的只是看。

其時有一個在阿仙背後的少年，趁機會跳過了低低排着的墓碣，突然從脅下插進臂膊去，向上一彎，便捺下阿仙的領頭，竭力的抱住了。一抱住，阿仙也同時站起來，驟然發了吐血一般的

大聲，哭着叫喊，而且拼命的掙扎。然而無論怎樣叫喊，怎樣掙扎，已經都無效。巡警當先，還有此外的三個少年，也都去幫忙，不管手上，腳上，身上，都密密的縛了細索子。

雖如此，也還要盡力掙扎的身體，好容易被三個少年協了力，前後提着運去了。於是巡警將提燈插在地面上，仔細的調查那掘開了的墳洞的周圍。

「啊呀，這是棺桶呵。蓋子全打破了。」

巡警這樣的絮說着，用靴尖一踢墓碣下的一個密柑箱一般的箱子，這却意外的輕，在土上滑開去了。其中不消說，不像有孩子的屍體。這時候，我忽而想，以先被那女人從樹上擲下來的沈重的東西，或者便是掘出了的孩子的屍體罷。這樣一想，劇烈的恐怖便突然岔涌上來，立刻覺得指尖和腳尖都慄慄的發了古怪的冷。然而接着便看見那詳細的檢查着墳洞的底的巡警說：

「雖然掘了出來，却又就地埋了似的。很像這樣。」一面又用棍子的頭搗着洞底，我這纔能够畧噓一口氣。

那三個少年運了叫喊掙扎的女人，徑下那中間坂路去，暫時又順着崖上的小路走，此後便

由眼底下的道路，回到村莊裏去了。我和巡警和別一個少年，留在後面，去尋我那落掉的什物和陽傘，於是從中間的坂路，走到崖根，又畧向右，走下道路去不多時便到了先前的大樹下。什物和陽傘，自然是毫無異狀的落在路旁的草窠中。我將這拾了起來，因為聽得巡警很怪的聲音說：

「啊呀，孩子的死屍！」

便不由的回過頭去，只見那女人曾經上去過的樹幹的幾乎直下的道路上，照在巡警的提燈裏，橫着一個烏黑的塊。走近一看，正是生得不久的嬰兒的死屍。既然很腐爛，又粘着許多泥，幾乎辨不出眼鼻。然而我先前被擲着的，却的確是這東西了。事情一經分明，我便覺得脊梁的兩邊，有什麼又冷又痛的東西，鋒利的爬上去。同時從脅肋向了胸脯，又是那照例的討厭的寒冷，剎時擴張開去了。我全身彷彿堅固的包着冰一般的東西，暫時毫不能動彈，單是默默的挺立着。

「總而言之，阿仙是將這擲了你了。背後沒有怎樣麼？」

少年這樣說，借了巡警的提燈，走到我的背後去。他即刻用了大聲，說道：「呀，髒得很呢！」不由的將手伸到領頭，便有說不出是油是膿的東西，粘粘的沾滿了指上了。因此我又感到了劇烈

的戰慄。這之間，又覺得從地上的黑塊裏，漸次強烈的涌起閉氣似的可厭的臭味來。誰也不再說什麼話。只是佇立在漸漸淡下去的月光，和淺淺的流着的溪水聲和如兩的蟲聲中，三人都暫時沒有動。

我在這時候，彷彿就在眼前，分明的看見了被棄於男人死別了孩子的女人，可以活下去的希望全被奪盡了的女人的，對於人類對於運命的可怕的復讐心，很以為阿仙的心，實在是非常慘痛的了。而和這同時，對於那復讐心，偶然選我做了對象的恐怖，却還不如對於這樣的虐待了阿仙的運命這一件東西的恐怖，尤為強烈的打動了我的心。

「這東西究竟怎麼辦纔好呢。」

過了許久纔開口的巡警的聲音，很帶些難於處置的模樣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菊池 寬

是離駿河府不遠的村莊。是天正末年（一）酷烈的盛夏的一日。這樣的日子，早就接連了十多日了。在這炎天底下，在去這里四五町的那邊的街道上，從早晨起，就一班一班的接着走過了織田軍。個個流着汗。在那汗上，粘住了塵埃，黑的臉顯得更黑了。雖然是這樣擾亂的世間，而那些在田地裏拔野草踏水車的百姓們，却比較的見得沉靜。其一是因為彌望沒有一些可槍的農作物；即使織田軍怎樣卑汗，也必未便至於割取了恰纔開花的禾稼，所以覺得安心。其二是見慣了紛亂，已經如英國的商人們一般，悟通了 *business as usual*（買賣照常）寂然無動於中了。

府中的邸宅已經陷落的風說，是日中時候傳播起來的，因為在白天，所以不能分明聽出什麼，但也聽得吶喊，略望見放火的烟。百姓們心裏想，府邸是亡了，便如蓋在自己屋上的大樹一旦倒掉似的，覺到一種響亮的心情，但不知怎樣的又彷彿有些留戀。然而大家都料定，無論是換了

（註一）天正止於十九年，即西紀一五九一年。

織田或換了武田，大約總不會有氏康的那樣奇斂，所以對於今川氏盛衰的事，實在遠不及田裏毛豆的成色的關心。那田裏有一條三尺闊狹的路，沿這路流着一道小溝，溝底滿是汙泥，在炎暑中，時常沸沸的湧出泡沫。有泥鰻，有蝾螈，裸體的小孩子五六個成了羣，喳喳的嚷着。那是用草做了圈套，釣着蝾螈的。不美觀的紅色的小動物一個一個的釣出溝外來，便被摔在泥地上。摔一回，身子的掙扎便弱一點；到後來，便是怎樣用力的摔，也毫沒有動彈了。於是又拔了新的草，來做新的圈，孩子們的周圍，將紅肚子橫在白灰似的泥土上的醜陋的小動物的死屍，許多匹許多匹的輪着。

有儼然的聲音道，「高天神城是怎麼去的？」孩子們都顯出張惶的相貌，看着這聲音的主人。那是一個十七歲左右的少年。在平分的前髮下，閃着美麗的眼睛，丈夫之中有些女子氣，威武氣之中有些狡猾氣，身上是白絹的襯衣罩着綾子的單衫，那模樣就說明他是一個有國諸侯的近侍。再一看，足上的白襪，被塵埃染成灰色了。因為除下了裹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帶一條徑寸的傷痕，流着血。

「高天神城是怎樣廢去的請指教。」少年有些心焦了，重複的說。然而孩子們都茫然。這時的孩子們，是還沒有因為義務教育之類而早熟的，所以誰也不能明白的說話；倘若不知道，本來只要說不知道就是了，然而便是這也很不能夠說。都茫然，少年連問了三回，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孩子纔開口，說道：

「天神老爺？」一聽到這聲音，少年立刻覺得便是暫時駐足問路的事，也很不值得了，於是向孩子們罵一聲「昏蟲」，抽身便要走。不湊巧一個孩子却又蒼皇的塞了少年的路，少年就踢了他。這孩子便踉踉跟跟的傾跌過去，坐在溝裏面哇的哭了。似乎並不怎樣痛，又是裸體，也不會憐了衣服，原不必這樣號咷的大哭，然而頗號咷大哭了。孩子們都憤然了。這時的孩子們，是與一切野蠻人的通性全一樣，怯於言而勇於行的。一到爭鬧，勢派便不同，蝸子似的直撲那少年。少年也一作勢，要拔出腰間的刀來。這意志，當這時候，原是很適當的，然而竟不能實現。因為一個孩子猛然跳向前，將那捏着刀柄的少年的手，下死勁咬住了。別的孩子們也各各攻擊他合宜的部位，少年便全不費力的被拖倒在這地方。孩子們都很得意，有如顛覆了專制者的革命黨。

少年掙扎着想逃走。然而孩子們的數目，將近十人，而且都是有機的活動着的，所以毫無法子想。

「給他喫蠓蠓啞，」一個孩子說出意見來；孩子們都嘻的交換了合着惡意的笑臉。但有一個老人來到這裏，少年便沒有喫蠓蠓的必要了。一看見這老人，孩子們都異口同聲的告狀，說是「踢了安阿彌哩。」老人只一瞥，便知道這少年是今川的逃亡人。對於現在的今川氏，固然不能沒有恨，但對於先代的仁政的感謝，又總在什麼處所還有留遺，而況既爲美少年，又是逃亡人呢。老人便自然同情於落在孩子掌中的這少年，突然叱責了那些孩子了。這是和凡是自己的孩子，一與他人開了交涉的時候，卽不問是非直曲。便將孩子叱責一頓的現在的父母們所取的手段，是一樣的。少年顯了羞愧和氣忿的相貌，站起來了。這時候，孩子們怕報讎，都聚在五六丈以外的圓葉柳樹下，準備着逃走；但却另換了村裏的年青人五六個，圍住這少年。站在最先頭，眼睛灼灼的看着少年的，名叫彌總次，是一個專門弋獲逃亡人的漢子。這漢子一聽得有戰事，一定從本村或鄰村裏覓了夥伴，出去趁着混亂，槍些東西，或者給逃亡人長槍喫。這回本也要去的，無奈一月以

前受了傷，還沒有好，至今左手還絡着哩。他在早一刻，已經估計了這少年橫在腰間的東西。那是金裝的極好的物品。他到現在爲止，雖然偷過二三百柄刀，但單是裝飾便值銀錢三四十枚的奇貨，却從來沒有見過。

少年不知道這樣搗亂的人物就在面前。從他眼睛裏淌下幾滴恚恨的眼淚，聲音發了抖，說出一句致命的獨白來：

「竟使府裏的三浦右衛門着了道兒了。」

「你便是右衛門麼！在那里的人們一齊張口說他是這樣的馳名。世間都說他是今川氏的癰疽；說氏康的毫奢游蕩的中心就是他；說比義元的時候增加了兩三倍的誅求，也全因爲他的緣故；說義元恩顧的忠臣接連的斥退了，也全因爲他的緣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們，都詛咒他的名字。他的壞名聲，是駿河一國的角落裏也統流傳。沒有聽到這壞名聲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其實是右衛門本沒有什麼罪惡，只是右衛門的寵幸和今川氏的頹廢，恰在同時，所以簡單的世人，便以爲其間有着因果關係的了。他其實不過一個孩子氣的少年，當他十三歲時，從寄寓在京都

西洞院的父母的手裏，交給今川家做了小近侍，從此只順着主人和周圍的支使，受動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沒有做的。但是氏康對於他的寵幸，太到了極端，因此便見得他是巧巧的操縱着主人似的了。

彌總次一聽到右衛門的名字，心裏想，這等候着的好機會已經到了。料來無端的劫奪，旁人是不答應的，所以先前沒有敢動手。他忽而大發其怒，罵道：「倘是右衛門，爲甚麼不殉難？」右衛門聽到這話，便失了色，他委實是捨了主人逃走的；遁出府邸走了二三里，望見追趕他們的織田軍的鑿兜，在四五町之後的街上發光的時候，他除了恐怖心之外，再沒有別的思想了。他騎馬是不熟手的，早就跟不上同伴，一想到倘被敵人趕上，最先給結果了的一定是自己，便覺得敵人的槍尖似乎已經刺透了背脊，不像是活着的心情了。他遲疑了幾回，待到騎進左方的樹林裏，便下了馬，只是胡亂的跑。因爲他有這一點隱情，所以開不得口。

「剝下衣裳來示衆罷！」彌總次怒吼說，這雖然是一個不通的結論，但在戰國時代，則這般的說法，却還要算是講理的了。於是三四個村壯，都奔向右衛門去。被孩子尚且拖倒，現在便自然更

容易免一般的剝了皮。他的美豔的肉體，在六月的太陽底下，潔白到似乎立刻要變色。

「倘是右衛門，殺却也可以！」彌總次怒吼說。那時候，強者殺却弱者，是當然的事情。

「給百姓喫苦的便是這東西，絞一回！」彌總次說。一個村壯便扼住了倒在泥土裏的右衛門的嗓子。右衛門很喫苦，大咳起來。這時老人又來攔阻了，說道：

「還不至於要他性命哩，饒了他罷。」村壯也沒有什麼不謂然；彌總次却上前一步，抬起右腳，攔在右衛門的肩頭說：

「說來要命，單是饒了命罷。不說，便不饒！」年青的村人們，以為即使怎樣的穉弱，也應該吐一句武士相當的捨身的口吻了。然而右衛門低聲說：

「要命，單是饒了命罷。」

「叩頭還欠低！」彌總次大聲說。

右衛門低下頭去，幾乎觸到泥土上。先前又已聚集了的孩子們都笑了。

「去，快滾罷！」被兩三人推搡着，右衛門跄跄踉踉的站起身來，哭腫着美麗的臉，身上只穿着

一條犢鼻褌，在夕陽之下，蹣跚的向西走去了。那些百姓們，都嗤笑這怯弱者。

右衛門的到高天神城，是第二日的晚間了。城將天野刑部，三年前在今川氏爲質的時候，右衛門曾經給他許多回的好意。那時候，刑部是兩手抵了地，說這恩惠是沒齒不忘的。右衛門信了這話，所以遠遠地投奔高天神城來。他到城的時候，自然已經不是裸體了；不知道他受了誰的幫助，雖然是粗惡的，卻已穿着衣服。刑部一見這佳客的到來，彷彿起了多少興味似的。況且，氏康的生死還未分明，倘使北條和武田都和氏康協了力，則克復駿河一國是十分容易的事。他想：倘如此，則於救了氏康寵臣的自己的位置，就該頗爲有利的了。右衛門也能說普通的人們所說的謊，他用了巧妙的措辭，先敘述他在亂軍之中，和主人散失的不幸，以至因爲要掩人耳目，所以自己拋去了東西。刑部對於這些也沒有起疑的材料，便招在一間房子裏，按照一到萬一的時機不至於會被抱怨的程度，款待起來。

刑部是介在織田和今川之間的，也如歐洲戰爭中的希臘一般，乖巧的辦得各不加入那一

面。他既然養着三浦右衛門，却又另去探聽氏康的消息。於是便知道氏康遭了織田軍的窮追，已經切腹（二）而死的事。這報告中還添着一段插話，說氏康之寵幸於一身的三浦右衛門，當府中陷落這一日，早就棄了主君逃走了。一得到這報告，刑部所想到的政策，却是頗為常識的，就是斬右衛門頭，獻於識田氏，以明自己之無二心，他想，要殺右衛門，只要說是背主忘恩之罰，作為口實就是了。

右衛門忽然被綁上了。那時代，只要有綁人的力，是無須乎理由的。右衛門被牽到刑部的面前。刑部也如戰爭初起時候的歐洲文明國一般，暫借了正義來說：

「右衛門！你還記得背棄了府邸麼？要砍下不忠不義者的頭來，獻向府邸去。」

這樣冠冕的理由，在戰國時代的殺人，是一件希有的事。然而無論含着幾多的理由，被殺者的苦痛總一樣。有理由的被殺，有時候或反比無端的被殺更苦痛。總之右衛門是不願意被殺的，他很利害的發抖了，兩三日以前幾乎被村人所殺的時候，那些人雖然也曾加一點恫嚇，但今日

（註二）用刀橫剖腹部的自殺。

的宣言却真實而帶着確乎的現實性了。他無論怎樣想，對於死總覺得嫌惡。他的過去的生活，是充滿了安逸與歡娛。他以為再沒有別的地方，能比這世上更有趣了。他全身嫌惡死。當刑部說出「總一郎拏刀」的時候，他放聲啼哭起來了。

「右衛門！要命麼？」刑部嘲笑的說。

思索這一句答話的必要，在他是無須的。因為早就受了彌總次的教了。

「要命的，單是饒了命罷。」他說。刑部的家將們，看見人類中有這樣貪生的東西，都意外的詫異。奮然而死的事，在他們算是一種觀瞻；所以從幼小時候起，便如飛行家研究奇技一般，專研究着使別人喫驚的死方法。這時的武士道的問題，是只在怎樣便可以輕輕的送命這一點。在他們，凡有生命以外的東西，是什麼都貴重的；只有這生命，是無論和什麼去交換，都在所不惜的。所以右衛門的哀訴，從他們看來實在是奇蹟。他們一齊失笑了。刑部便想再來嘲笑一回看，說道：

「右衛門！要命麼？倘要，便兩手抵了地，說道要！」衆人都想，既然是武士，未必會受了這樣的侮辱還要命。然而想的却錯了。右衛門淌着眼淚，兩手抵地說：

「要命呵。」於是又引起了主從的嘲弄的笑聲。刑部的心裏，聽了右衛門的哀訴，又生出再加工玩弄的惡魔的心來。

「既然這樣的要命，饒了也罷。只是不能就饒。得用一隻手來兌命。倘願意，便饒你的。」他說。劊手走近右衛門，說道：

「聽到了大人的吩咐沒有？願意麼？回答罷！」右衛門不開口，動一動縛着的左手。

「那就砍左手！」刑部說。劊手的刀只一閃，右衛門的手，便如在鈴之森的舞臺上，被權八砍掉的雲助的手一般，切下來了。

「一隻手也還要命麼？」刑部重複訊問說。右衛門將可怕的苦悶顯在臉上，點一點頭。刑部主從又笑了。刑部又開口說：

「一隻手也太便宜了，砍下兩手來，便饒罷。」右衛門似乎懂得這話的意思了。劊手問他說：「願意麼？」右衛門畧畧點頭；劊手再揚聲，他的右手，便帶着血漿，飛向二丈遠的那邊了。

右衛門這模樣，從我們看來，覺得頗也殘酷了，但在戰國時代，見了只這樣的光景，便生憐憫。

的人，却並無只一個。刑部又大聲說：

「便是兩手也還太便宜哩。要右腳。砍下右腳來，便單給饒了命罷。」

活土偶似的坐在血泊中的右衛門的臉，雖然全蒼白了，却還是不住的哭。然而緊張了的神經，大抵是懂了刑部的話了。他斷續的說道：

「單是饒了命罷，」

刑部主從又發了哄堂的嗤笑，侮辱了這人的崇高而且至純的欲求。劊手伸出左手，抬起右衛門的身體，便削下他的右腳來；刀鋒太進了，又截斷了左脚的一半。

「右衛門，這樣了也還要命麼？」刑部說。但右衛門似乎已經無所聞了，劊手將嘴湊近他的耳邊，說道：

「要命麼？」右衛門翕翕的動着嘴。其時刑部使了一個眼色；劊手便第四次舉起鋼刀，咄的砍下頭顱來。這頭顱在沙上輾轉的滾了二三尺，在停住的地方翕翕的動着嘴。倘使沒有離了肺臟，還說道「單是饒了命罷」是無疑的了。

一讀戰國時代的文獻，攻城野戰的英雄有如雲，揮十八貫（三）鐵棒如芋梗的勇士，生拔敵將的頭的豪傑，是數見不鮮的，但常 ニガ（覺得有缺少）於「像人樣的人」的我，却待到讀了淺井了意的犬張子（四），知道了「三浦右衛門的最後」的時候，這纔禁不得 “Here is also a man”（這裏也有一個人）之感了。

（註三）一貫約中國六斤四兩。

（註四）本是玩具的名字，著者取爲誌怪的書名，元祿四年（一六九一）年印行。

復讐的話

菊池 寬

鈴木八彌當十七歲之春，爲要報父親的夙讎，離了故鄉讚州的丸龜了。

直到本年的正月爲止，八彌是全不知道自己有着父親的讎人的。自己未生以前便喪了父，這事固然是八彌少年時代以來的淡淡的悲哀，但那父親是落在人手裏，並非善終這一節，卻直到這年的正月間，八彌加了元服爲止，是全然沒有知道的。

元服的儀式一完畢，母親便叫八彌到膝下去，告訴他父親彌門死在同藩的前川孫兵衛手裏的始末，教八彌立了復讎的誓詞。八彌看見母親的通紅的眼，而且明白了自己的身上是負着重大的責任了。

從九歲時候起，便伴着小侯，做了將近十年的小近侍的八彌，這時還是一個不知世事的稚氣的孩子。況且中了較大一歲的小侯的意，幾乎成了友人，他一無拘忌，和小侯比較破魔弓的紅心，做雙陸的對手，驅鳥獵和遠道騎馬，也都一同去。至於和小侯共了席，聽那藩中的文學老儒的

講義，坐得兩脚麻痺之後，大家抱腹相笑的時候，那就連主從關係也全然消滅了。八彌住在姓城中的一個大家族裏；他是比較的幸福，而且舒服的。直到十七歲加了元服時，這纔被授與了一件應該去殺却一個特定的人的，又困難又緊張的事業。

寬文年號還不甚久的或一年的三月間，八彌穿起不慣的草鞋來，上了復讐的道了。在多度津的港裏，作為埠頭的金比羅船，將八彌充了坐客的數，就那吹拂着瀨戶內海的春風，張了滿帆，直向大阪外溜也似的在海上走去了。

他靠着船的帆檣，背着小侯所賜的天正祐定的單刀，一個人蹲着。漸漸的離了陸地，他的心中的激動也就漸漸的平穩起來，連母親的嚴重的訓戒，小侯的激勵的言語，那效果也都夢一般的變了微漠，在他心裏，只剩了繼激昂之後而起的倦怠和淡淡的哀愁。他對於那與自己絕不相干的生前的事故，也支配着自己的生涯這一件事實，不能不痛切的感到了。他在先前，其實並沒

有很想着父親的事。因為他的母親既竭力的不使他覺得無父的悲哀，又竭力的在他聽覺裏避去「父親」這詞句，而且他自從服侍小侯以後，幾乎感不到對於父親的要求。因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豐裕的。然而一到十七，卻於瞬息中，應該對於先前不很想到的父親有人子之愛，又對於先前毫不知道的前川誰某有作為敵人的大憎惡了。這是他的教養和周圍，教給他對於父母的離人須有十分的敵意的。

八彌曾經各樣的想像那敵人的臉。因為他的母親是不甚知道這敵人前川的。前川和八彌的父親，本來是無二的好朋友，但是結婚不久的新家庭，前川不敢草率，便少有來訪的事了。

於是八彌不得不訪問些知道前川的人，探問他的容貌去。懇切的人們便各樣的絞出十七八年前的記憶來，想滿八彌的意。然而這些人們所描的印象，無論怎樣綴合，八彌也終於想不定離敵的形容。於是八彌沒有法，只好從小侯的藏書中，取了藩中畫師所畫的曾我物語裏的工藤的臉作為基本，再加一些修改，由此想像出敵人的臉相來。他竭力的從可惡這一面想，因為他以為覺得可惡，便容易催起殺却的精神。但那臉相的唯一的特徵，卻只知道右臉上有一顆的黑痣。

船舶暫時循着讚岐的海岸走，但到高松港一停之後，便指了浪華一直駛去了。

敵人有怎樣強，八彌是不知道。但他從幼小時候以來，便謹守着母親的「修鍊武藝，比什麼都緊要」的教訓，於劍法一端，是久已專心致志的。他那輕捷而大膽的刀路，藩中的導師早就稱揚。八彌的母親教他負了復讐的事情，也就因為得了這導師的保證。

他對於復讐這一件事，也夾着些許的不安，但大體却覺得在絢爛的前途中，彷彿正有着勇猛的事，美善的事。所謂復讐，固不測有怎樣的難，然而這是顯赫的不枉爲人的事業，却以爲是確鑿的。他的心，也很使自己的事務起了狂熱了。

一到安治川，他歇在船寓裏，再出去一看浪華的街。所有繁華的市街，他都用了搜求讎敵的心情看着走。

大約一月之後到了京都的八彌，便歷訪京都的宏麗的寺院；走過了室町和烏丸通這些繁華的市街；每天好幾回，經過那橫在鴨川上面的四條五條三條橋，聽得擬聲遊戲的笛音和大鼓。然而京都的名勝古蹟處，並沒有敵人。沒有敵人的祇園和島原和四條中島，從他看來，都不過是

乾燥無味的處所罷了。

他從京都動身，是初夏的一日裏。捨了正在鮮活的新綠的清晨中的京都，他向江戶去了。

從京都經過大津，在瀨田的橋邊，他因為要午餐，尋到了一個茶店。到正午本來還略早，但他覺得有些口乾，所以想要歇息了。他喫些這有名的小魚。不管那茶店使女含着愛嬌的交談，他只是交了臂膊，暗忖着怎樣纔可以發見他的讎敵。忽而聽到什麼地方有和自己一樣的帶些讚岐口音的說話了。他早就感到了輕度的興奮，便向聲音這方面看。這是從正對琵琶湖的隔離的屋子裏出來的。照說話的口吻，總該是武士。讚岐口音的武士，這正是他正在搜尋的敵人的一个重要。他不由的將放在旁邊的祐定的單刀拉近身邊了。這其間，那武士罵着使女，莽撞的從離開的屋子來到店面裏。已頗酩酊的武士用了泥醉者所特有的奇妙的步法，向着門外走，一面又忽然和八彌打了一個照面。武士的心裏，便湧起輕微的惡意來。

「看起來，還是年青的武士，大約是初出門哩。哈哈……」他嘲笑八彌似的笑了。八彌憤然了，揚起那美秀的眼睛，不轉瞬的看着對手。

八彌不能不憎惡這武士了。顴骨異常之高；那鼻子，也如猶太人一般，在中途突出鼻梁來；而且那藏着惡意的眼色，尤其足夠喚起八彌的嫌惡的心情。他想，自己的敵人也是這樣的男子纔好；他又想，倒不如這人便是前川孫兵衛就更好了。其實從口音上，已經很可疑。他用冷靜的意志來鎮定了激昂，他嘗試探這武士看。

「實在是。初出門，總有些不便可。」他馴良的回答說。

「一看那肩上帶着木刀，該是武者修業罷，哈哈……也能使麼？」他對於羸弱的八彌，要大大加嘲弄的意志，已經很分明了。

八彌因為要知道對手的生平，格外忍了氣。

「很冒昧，看足下像是讚岐的人……」八彌淡然的問。

「誠然是生駒浪人呵，因為殺人，出了國的。雖然是有着讎敵的身子，腦袋却還連在頸子上，即使有父母之仇，目下的武士倒也彷彿很安閑哩。這真是天下太平的世界了。哈哈……」他漏出侮辱一切有着讎敵的人們的嘲笑來。八彌想，若是生駒浪人，則也許便是自己的讎敵，用着

這樣的假名字。但對於出去復讎的人們的侮辱，却更其激動了他的心了。要將作爲一種手段的沉靜，更加繼續下去，則八彌還是太年少。他看定對手，雙瞳爛然的發了光。

「哈，臉色變了，看來你也有讎人罷，哈哈……用那細臂膊，莫說敵人，也未見得能砍一條狗。」一面說，武士在自己任意的極口的痛罵裏，覺着快感似的，又大聲哈哈的笑。

八彌已經不能忍了。他忘却了有着敵人的緊要的身體了。這男子，並不是自己的仇讎的孫兵衛，那是只一看頰上沒有痣，早就知道了的，然而還缺乏於感情的節制的他，卻不能使怒得發抖的心，歸到冷靜裏去了。他左手拏了刀，柱起來叫喊說：

「哪，怎麼說！一條狗能砍不能砍，那麼，請教罷。」他的聲音上，微微的帶些抖。

那武士以爲八彌的戰慄因爲恐怖，便愈加嗤笑了。

「有趣！領教罷。」他不以爲意的答了話，一面從茶店裏，蹣跚跟跟的走到大路的中央。將那長的不虛發的佩刀，叫一聲咄，便出了鞘。

好個八彌，居然很沈靜。在簷下卸了背上的行囊，縛好了草鞋的紐，濡濕了祐定的刀的柄上

的釘，就此亮着，走向敵手了。

那武士，最初是以微笑迎敵的，但八彌砍進一刀去的時候，那武士分明就狼狽了。他喫驚于這少年的刀風的太銳利。他後悔自己的孟浪了。而這樣的氣餒的自覺，又更使這武士陷入不利的地位去。他漸漸被八彌占了上風，窮追到瀨田的橋的欄邊，已經沒有後退的餘地了。感到了性命的危急的他，聳起身來，想跳過欄干，逃到河裏去；但實行了他的意志的，却只有他的頭顱。因爲乘着要跳的空，八彌便給了從旁的一劈。

八彌完結了這殺人的事，回到故我的時候，他便已後悔起來。而對於敵人已想逃入水中，還要窮追落手的血氣，尤其後悔了。但遠遠的立着旁觀的人們却都來祝八彌的成功。其中幾個懷着好意的人還來幫八彌結束，勸他乘村吏未到，事情還未糾纏之前，先離開了這處所。

八彌離開了瀨田橋，走到草津的時候，最初的悔恨早經消失了。他很詫異殺人有這樣的容易。他覺得先前以爲重負的復讐，忽而彷彿是一件傳奇的冒險了。因爲覺得不過是上山打獵，追趕野豬似的，血腥的略帶些危險的冒險。而且他對於自己的手段，也因此得了自信。他湧起燦爛

的野心來，以爲在路上再加修鍊，則無論怎樣的強敵，也可以唾手而得的了。他於是比先前更狂熱於復讎，指着江戶，強烈的走着東海道的往來的土地。

然而復讎的事，却並非如八彌最先所想像的燦爛的事情；這是一件極要忍耐的勞作。在這年的盛夏裏，上了江戶的他，一直到年底，留在江戶，訪求敵人的蹤迹，但都不過是空虛的努力。第二年，下了中仙道到大阪，遠眺着故鄉的山，試進了山陽道向長州去。然而這些行旅，也只是等於追逐幻景的徒勞。第三年的春天，他連日在北陸的驛路中，結他客枕的夜夢，但到處竟不見一個可以疑是讐敵的人。他在仙臺的青葉城下迎了二十歲的春季，已經是第四年了。他也常常記起故鄉，想趕急報了讐，早得了歸鄉的歡喜。他看那殺却敵手，已沒有些許的不安。四年間的巡行修業，早使他本領達了名人之域了。況且在冒險的旅行中，也有過許多斬夜盜殺山賊的事迹。他覺得無論敵人如何強，幫手怎樣多，要取那目的的敵人，只是易於反掌的事罷了。

在具備了殺敵的資格的他，雖然想，願早顯了體面的行動，達到他的本懷，但有着唯一的問題，便是與那仇讎的邂逅。

二十一歲的春天的開頭。八彌想從中仙道入信越，便離開江戶，在上洲間庭的樋口的道場裏，勾留了四五天，於是進了前橋的酒井侍從的城下。報讐的費用，是受着本藩的充足的供給的，所以他大抵宿在較好的客寓裏。這一夜，也寓在脅本陣上野屋太兵衛的家中。

晚飯之後，他寫了習慣了的旅行日記，然後照例是就寢。他剛要就寢，攔下日記的筆來，向着廊下的格子門推開了。回頭去看，俯伏在那里的是一個按摩。

「貴客要按摩麼？」他一面說，一面又低了頭。這一天，八彌在樋口的道場裏，和門人們交了幾十回手，他的肩膀頗覺重滯了。

「阿阿，按摩麼，來得正好，教揉一揉罷。」八彌說。盲人將他非常憔悴的身子，靜靜的近了八彌，慢慢的給他揉肩膀。指尖雖沒有什麼力，但他却很知道揉着要點的。而且這按摩，又和在各處客寓裏所見的不相同，沈默得很特別。在主客的沈默中，盲人逐漸的揉得入神了。八彌有些想睡覺，因為祛睡，便和這盲人談起話來。

「你很像中年盲目似的。」

「誠然，三十三歲失明的。因為感覺鈍，什麼都不方便哩。」他用了分明的聲音，極低的回答。八彌一聽這，對於盲人的口音覺得詫異了。

「你的本籍是那里呢？」八彌的聲音有些凜然了。

「是四國。」

「四國的那里？」

「是讚岐。」

「高松領麼，丸龜領麼？」八彌焦急起來了。

「丸龜領。」

「百姓，還是商人呢？」

「提起來慚愧煞人，本來也還是武士哩。」盲人在他的話裏，閃出幾分生來帶着的威嚴來。

「是武士，那便是京極府的浪人了。」一面說，八彌仰起頭，看定了盲人的臉，雖然是行燈的光，但在盲人的青蒼的臉上，却清清楚楚的看見了讐敵唯一的目標的黑痣。

八彌伸出右手，攥住了盲人的手腕。

「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他說，用力一拉，盲人毫無有什麼抵抗，踉踉跄跄的跌倒了。

「怎麼，你不叫前川孫兵衛麼，是罷？」他又焦急起來。

盲人當初有些喫驚，但也就歸于冷靜了。

「慚愧，你說的是對的。那麼，你呢？」他的聲音絲毫沒有亂。

「招得好。我是，死在你手裏的鈴木彌門的獨子，名叫八彌。覺悟罷，已經逃不脫了！」

盲人很驚駭；他暫時茫然了。在那灰色的無所見的眼睛裏，分明可以見得動着強烈的感情。但是那喫驚，又似乎並不在自己切身的危險。

「怎麼怎麼，彌門君卻有一個兒子麼？那麼，那時候，八重夫人是正在懷孕的了……既這樣，你今年該是二十一歲了罷……要對我來復讐，我知道了。正是漂泊的途中，失了明，厭倦了性命的時候。我也居然要放臨死的花了。」盲人斷斷續續的說出話來，臨末又添了淒涼的一笑。他那全盤的言語裏，覺得瀰滿着懷舊的心緒，以及平穩的謙虛的感情。

八彌一切都出了意外。他願意自己的敵手，是一個瀨田橋畔所遇到一般的剛愎驕傲的武士的。願意是一個只要看見這人，那憎惡與敵愾便充滿了心中的武士。然而此刻在眼前訪得的警敵，却是一個半死的盲人。他不由的覺着非常之失望了。況且這盲人說到八彌父母的名字時，聲音中藏着無限的懷念。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稱他父親的名字時候，有人用了這樣眷念的聲音。八彌對着警敵，被襲于自己全未豫料的感情，沒有法，只是續着沈默。於是盲人又接下去說：

「死在彌門君的遺體的你手裏，也就沒有遺憾了。然而，在這裡，却怕這照顧我多年的旅店要受窘；很勞駕，利根川的平野便在近旁，我就來引導罷。請，結束起來。」

盲人很穩靜。八彌彷彿發了病似的，茫然的整了裝束，茫然的跟着盲人。寓中的人們都抱着奇妙的好奇心，默送這兩人的出去。到街上，兩人暫時都無言。走了幾步，盲人問訊道：

「冒昧得很，敢問令母上康健麼？」

「平安的。」八彌回答說，那聲音已不像先前一般嚴峻了。

「彌門君和我，是世間所謂竹馬的朋友。什麼事都契合，真好到影之與形一樣的，然而時會

招魔罷，而且那一夜我們兩人都酩酊了。有了那一件錯失之後，我本想便在那地方自己割了腹，但因為家母的勸阻，只好去國了，這實在是是我的一生的失策。直到現在，二十一年中，無一夜不苦于殺了彌門君的悔恨。彌門君沒有後，以為復讐是一定無人的了，誰知道竟遇到你，給我可以消滅罪愆，那里還有此上的欣喜呢……身為武士，却靠着商人們的情來度日，原也不是本懷……這笛子也就無用了。」他說着，將習慣上擎在右手帶來的笛子拋在空地裏。

八彌在先前，便努力的要提起對於這盲人的敵愾心來，但覺得這在心底裏，什麼時候都崩潰了。他也將那轉輾的遇着殺父之仇却柔軟了的自己的心，訶斥了許多回。然而在他，總不能發生要絕滅這盲人的存在的意志。他想起自己先前在各樣景況之下，殺人有那樣的容易，倒反覺得奇怪了。

盲人當未到河畔數町的時候，說些八彌的父親的事情。他似乎在將死時，懷着青年時代的回想。八彌從這盲人的口裏，這纔知道了父親的分明的性格，覺得湧出新的眷慕來。但對於亡父懷着新的眷慕，却決不就變了對於盲人的惡意。而且盲人最後說，不能一見八彌，這是深為遺憾。

的。

於是在這異樣的同伴之前，現出月光照着的利根川的平野來了。盲人又拋下了他的杖，並且說：

「八彌君，很冒昧，請借給你的添刀罷。我輩也是武士，拱手聽殺，是不肯的。」他借了八彌的添刀，擺出接戰的身段。這只是對於八彌的好意的虛勢，是明明白白的。

八彌只在心裏想。殺一個後悔着他的過失，自己也否定了自身的生存的人，這算是什麼復讐呢，他想。

「八彌君膽怯了麼？請，交手罷！」

盲人大聲的叫喊，這叫喊在清夜的河原上，傳開了哀慘的聲音。八彌是交叉着兩腕沈在思想裏了。

第二天的早晨，河原附近的人們在這裡看見了一個死屍。然而這是盲人孫兵衛的屍體，卻

到後來纔知道，因為那死屍是沒有頭的。而且那死屍，肚子上有一條挺直的傷，又似乎是本人的自殺。

八彌提着敵人的首級還鄉了。而且還得了百石的增秩。但因為他在什麼地方報讎，在什麼時候報讎，沒有說明白，所以竟有了敵人的首級是假首級的謠言。甚而至于毀謗他是不能報讎的膽怯者。不知是就爲此，或者爲了別事，他不久便成爲浪人了。延寶年間，江戶的四谷坂町有一個稱爲鈴木若狹的劍客，全府裏都震服於他的勇名。有人說，這就是八彌的假名字。

鼻子

芥川 龍之介

一說起禪智內供的鼻子，池尾地方是沒一個不知道的。長有五六寸，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頰的下面去。形狀是從頂到底，一樣的粗細。簡捷說，便是一條細長的香腸似的東西，在臉中央拖着罷了。

五十多歲的內供是從還做沙彌的往昔以來，一直到陞了內道場供奉的現在爲止，心底裏始終苦着這鼻子。這也不單因爲自己是應該一心渴仰着將來的淨土的和尙，於鼻子的煩惱，不很相宜；其實倒在不願意有人知道他介意於鼻子的事。內供在平時的談話裏，也最怕說出鼻子這一句話來。

內供之所以煩膩那鼻子的理由，大概有二——其一，因爲鼻子之長，在實際上很不便。第一是吃飯時候，獨自不能吃。倘若獨自吃時，鼻子便達到盤裏的飯上面去了。於是內供叫一個弟子坐在正對面，當吃飯時，使他用一條廣一寸長二尺的木板，掀起鼻子來。但是這樣的吃飯法，在能

掀的弟子和所掀的內供，都不是容易的事。有一回，替代這弟子中童子打了一個噴嚏，因而手一抖，那鼻子便落到粥裏去了的故事，那時是連京都都傳遍的——然而這事，却還不是內供之所以以鼻子爲苦的重大的理由。內供之所以爲苦者，其實却在乎因這鼻子而傷了自尊心這一點。池尾的百姓們，替有着這樣鼻子的內供設想，說內供幸而是出家人，因爲都以爲這樣的鼻子，是沒有女人肯嫁的。其中甚而至於還有這樣的批評，說是正因爲這樣鼻子，所以纔來做和尚。然而內供自己，却並不覺得做了和尚，便減了幾分鼻子的煩惱去。內供的自尊心，較之爲娶妻這類結果的事實所左右的東西，微妙得多了。因此內供在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要將這自尊心的毀損恢復過來。

第一，內供所苦心經營的，是想將這長鼻子使人看得比實際較短的方法。每當沒有人的時候，對了鏡，用各種的角度照着臉，熱心的揣摩。不知怎麼一來，覺得單變換了臉的位置，是沒有把握的了，於是常常用手托了頰，或者用指押了頤，堅忍不拔的看鏡。但看見鼻子較短到自己滿意的程度的事，是從來沒有的。內供際此，便將鏡收在箱子裏，嘆一口氣，勉強強的又向那先前的

經几上嗒觀世音經去。

而且內供又始終留心着別人的鼻子。池尾的寺，本來是常有僧供和講論的伽藍。寺裏面，僧坊建到沒有空隙；浴室裏是寺僧每日燒着水的。所以以在此出入的僧俗之類也很多。內供便堅忍的物色着這類人們的臉。因為想發見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來安安自己的心。所以烏的絹衣，白的單衫，都不進內供的眼裏去；而况橙黃的帽子，壞色的僧衣，更是生平見慣，雖有若無了。內供不看人，只看鼻子，——然而竹節鼻雖然還有，却尋不出內供一樣的鼻子來。愈是尋不出，內供的心便漸漸的愈加不快了。內供和人說話時候，無意中扯起那拖下的鼻端來一看，立刻不稱年紀的臉紅起來，便正是爲這不快所動的緣故。

到最後，內供竟想在內典外典裏尋出一個和自己一樣的鼻子的人物，來寬解幾分自己的心。然而無論什麼經典上，都不說目犍連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長的。龍樹和馬鳴，自然也只是鼻子平常的菩薩。內供聽人講些震旦的事情，帶出了蜀漢的劉玄德的長耳來，便想道，假使是鼻子，真不知使我多少膽壯哩。

內供一面既然消極的用了這樣的苦心，別一面也積極的試用些縮短鼻子的方法，在這里是無須乎特地聲明的了。內供在這一方面，幾乎做盡了可能的事。也喝過老鴉腳爪煎出的湯；鼻子上也擦過老鼠的溺。然而無論怎麼辦，鼻子不依然五六寸長的拖在嘴上麼？

但是有一年的秋天，內供的因事上京的弟子，從一個知己的醫士那里，得了縮短那長鼻子的方法來了。這醫士，是從震旦渡來的人，那時供養在長樂寺的。

內供仍然照例，裝着對於鼻子毫不介意似的模樣，偏說便來試用這方法；一面卻微微露出口風，說每吃一回飯，都要勞弟子費手，實在是於心不安的事。至於心裏，自然是專等那弟子和尙來說服自己，使他試用這方法的。弟子和尙也未必不明白內供的這策略。但內供用這策略的苦衷，却似乎動了那弟子和尙的同情，駕反感而上之了。那弟子和尙果然適如所期，極口的來勸試用這方法；內供自己也適如所期，終於依了那弟子和尙的熱心的勸告了。

所謂方法者，只是用熱湯浸了鼻子，然後使人用腳來踏這鼻子，非常簡單的。

湯是寺的浴室裏每日都燒着。於是這弟子和尙立刻用一個提桶，從浴室裏汲了連手指都

伸不下去的熱水來。但若直接的浸，蒸汽吹着臉，怕要燙壞的。於是又在一個板盤上開一個窟窿，當作桶蓋，鼻子便從這窟窿中浸到水裏去。單是鼻子浸着熱湯，是不覺得燙的。過了片時，弟子和尙說：

「浸够了罷……」

內供苦笑了。因為以為單聽這話，是誰也想不到說着鼻子的。鼻子被湯蒸熱了，蚤咬似的發癢。

內供一從板盤窟窿裏抽出鼻子來，弟子和尙便將這熱氣蒸騰的鼻子，兩脚用力的踏。內供躺着，鼻子伸在地板上，看那弟子和尙的兩脚一上一下的動。弟子常常顯出過意不去的臉相，俯視着內供的禿頭，問道：

「痛罷？因為醫士說要用力踏……但是痛罷？」

內供搖頭，想表明不痛的意思。然而鼻子是被踏着，又不能如意的搖。這是抬了眼，看着弟子腳上的皸裂，一面生氣似的說：

「說不痛……」

其實是鼻子正癢，踏了不特不痛，反而舒服的。

踏了片時之後，鼻子上現出小米粒一般的東西來了。簡括說，便是像一匹整烤的拔光了毛的小雞。弟子如尙一瞥見，立時停了脚，自言自語似的說：

「說是用鑷子拔了這個哩。」

內供不平似的鼓起了兩頰，默默的任憑弟子和尙辦。這自然並非不知道弟子和尙的好意；但雖然知道，因為將自己的鼻子當作一件貨色似的辦理，也免不得不高興了。內供裝了一副受着不相信的醫生的手術時候的病人一般的臉，勉強強強的看着弟子和尙從鼻子的毛孔裏，用鑷子鉗出脂肪來。那脂肪的形狀像是鳥毛的根，拔去的有四分長短。

這一完，弟子和尙纔吐一口氣，說道：

「再浸一回，就好了。」

內供仍然皺着眉，裝着不平似的臉，依了弟子的話。

待到取出第二回浸過的鼻子來看，誠然，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縮短了。這已經和平常的竹節鼻相差不遠了。內供摸着縮短的鼻子，對着弟子拿過來的鏡子，羞澀的怯怯的望着看。

那鼻子，——那一直拖到下面的鼻子，現在已經誑話似的萎縮了，只在上唇上面，沒志氣的保着一點殘喘。各處還有通紅的地方，大約只是踏過的痕跡罷了。既這樣，再沒有人見笑，是一定的了。——鏡中的內供的臉，看着鏡外的內供的臉，滿足然的眯幾眯眼睛。

然而這一日，還有怕這鼻子仍要伸長起來的不安。所以內供無論唸經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只要有閑空，便伸手輕輕的摸那鼻端去。鼻子是規規矩矩的存在上唇上邊，並沒有伸下來的氣色。睡過一夜之後，第二日早晨一開眼，內供便首先去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也依然是短的。內供於是乎也如從前的費了幾多年，積起抄寫法華經的功行來的時候一般，覺得神清氣爽了。

但是過了三日，內供發見了意外的事實了。這就是，偶然因事來訪池尾的寺的侍者，却顯出比先前更加發笑的臉相，也不很說話，只是灼灼的看着內供的鼻子。而且不止此，先前將內供的鼻子落在粥裏的中童子那些人，若在講堂外遇見內供時，便向下忍着笑，但似乎終於熬不住了，

又突然大笑起來。還有進來承教的下法師們，面對面時，雖然恭敬的聽着，但內供一向後看，便屑屑的暗笑，也不止一兩回了。

內供當初，下了一個解釋，是以爲只因自己臉改了樣。但單是這解釋，又似乎總不能十分的說明。——不消說，中童子和下法師的發笑的原因，大概總在此。然而和鼻子還長的往昔，那笑樣總有些不同。倘說見慣的長鼻，倒不如不見慣的短鼻更可笑，這固然便是如此罷了。然而又似乎還有什麼緣故。

「先前倒還沒有這樣的只是笑……」

內供停了喘着的經文，側着禿頭，時常輕輕的這樣說。可愛的內供當這時候，一定惘然的眺着掛在旁邊的普賢像，記起鼻子還長的三五日以前的事來，「今如零落者，却憶榮華時，」便沒精打采了。——對於這問題，給以解釋之明，在內供可惜還沒有。

——人類的心裏有着互相矛盾的兩樣的感情。他人的不幸，自然是沒有不表同情的。但一到那人設些什麼法子脫了這不幸，於是這邊便不知怎的覺得不滿足起來。誇大一點說，便可以

說是其甚者且有願意再看見那人陷在同樣的不幸中的意思。於是在不知不覺間，雖然是消極的，却對於那人抱了敵意了。——內供雖然不明白這理由，而總覺得有些不快者，便因為在池尾的僧俗的態度上，感到了這些傍觀者的利己主義的緣故。

於是乎內供的脾氣逐漸壞起來了。無論對什麼人，第二句便是叱責。到後來，連醫治鼻子的弟子和尚，也背地裏說「內供是要受法慳貪之罪的」了。更使內供生氣的，照例是那惡作劇的中童子。有一天，狗聲沸泛的嘩，內供隨便出去看，只見中童子揮着二尺來長的木板，追着一匹長毛的瘦狗在那里跑。而且又並非單是追着跑，却一面嚷道「不給打鼻子，喂，不給打鼻子，」而追着跑的。內供從中童子的手裏搶過本板來，使勁的打他的臉。這木板是先前掀鼻子用的。

內供倒後悔弄短鼻子爲多事了。

這是或一夜的事。太陽一落，大約是忽而起風了，塔上的風鐸的聲音，擾人的響。而且很冷了，在老年的內供，便是想睡，也只是睡不去。展轉的躺在床上時，突然覺得鼻子發癢了。用手去摸，彷彿有點腫，而且這地方，又彷彿發了熱似的。

「硬將他縮短了的，也許出了毛病了。」

內供用了在佛前供養香花一般的恭敬的手勢，按着鼻子，一面低低的這樣說。

第二日的早晨，內供照例的絕早的睜開眼睛看，只見寺裏的銀杏和七葉樹都在夜間落了葉，院子裏是鋪了黃金似的通明。大約塔頂上積了霜了，還在朝日的微光中，九輪已經眩眼的發亮。禪智內供站在開了護屏的簷廊下，深深的吸一口氣。

幾乎要忘却了的一種感覺，又回到內供這里，便在這時間。

內供慌忙伸手去按鼻子。觸着手的，不是昨夜的短鼻子了；是從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唇的下面的，五六寸之譜的先前的長鼻子。內供知道這鼻子在一夜之間又復照舊的長起來了。而這時候，和鼻子縮短時候一樣的神清氣爽的心情，也覺得不知怎麼的重復回來了。

「既這樣，一定再沒有人笑了。」

使長鼻子蕩在破曉的秋風中，內供自己的心裏說。

羅生門

芥川 龍之介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個家將，在羅生門下待着雨住。

寬廣的門底下，除了這男子以外，再沒有別的誰。只在朱漆剝落的大的圓柱上，停着一匹的蟋蟀。這羅生門，既然在朱雀大路上，則這男子之外，總還該有兩三個避雨的市女笠和揉烏帽子（一）的。然而除了這男子，却再沒有別的誰。

要說這緣故，就因為這二三年來，京都都是接連的起了地動，旋風，大火，饑饉等等的災變，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涼了。據舊記說，還將佛象和佛具打碎了，那些帶着丹漆，帶着金銀箔的木塊，都堆在路旁當柴賣。都中既是這情形，修理羅生門之類的事，自然再沒有人過問了。於是趁了這荒涼的好機會，狐狸來住，強盜來住；到後來，且至於生出將無主的死屍棄在這門上的習慣來。於是太陽一落，人們便都覺得陰氣，誰也不再在這門的左近走。

（註一）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烏帽子是男人的冠，若不用硬漆，質地較為柔軟的，便稱為揉烏帽子。

反而許多烏鴉，不知從那里都聚向這地方。白晝一望，這鴉是不知多少匹的轉着圓圈，繞了最高的鴟吻，啼着飛舞。一到這門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紅的時候，這便彷彿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說，這些烏鴉是因為要啄食那門上的死人的肉而來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為時刻太晚了罷，却一匹也沒有見。只見處處將要崩裂的，那裂縫中生出長的野草的石階上面，老鴉糞粘得點點的發白。家將將那洗舊的紅青襖子的臀部，坐在七級階的最上級，惱着那右頰上發出來的一顆大的面皰，惘惘然的看着雨下。

著者在先，已寫道「家將待着雨住」了。然而這家將便在雨住之後，却也並沒有怎麼辦的方法。若在平時，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裏去。但從這主人，已經在四五日之前將他遣散了。上文也說過，那時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現在這家將從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給他遣散，其實也只是這衰微的一個小小的餘波。所以與其說「家將待着雨住」，還不如說「遇雨的家將，沒有可去的地方，正在無法可想」，倒是愜當的。況且今日的天色，很影響到這平安朝（二）家將的 *Seiji*。

（註二）西歷七九四年以後的四百年間。

mentalisme 上去。從申末下開首的雨，到酉時還沒有停止模樣。這時候，家將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計怎麼辦——說起來，便是抱著對於沒法辦的事，要想怎麼辦的一種毫無把握的思想，一面又並不聽而自聽著那從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聲。

雨是圍住了羅生門，從遠處灑灑的打將過來。黃昏使天空低下了；仰面一望，門頂在斜出的飛甍上，支住了昏沈的雲物。

因為要將沒法辦的事來怎麼辦，便再沒有工夫來揀手段了。一揀，便只是餓死在空地裏或道旁；而且便只是搬到這門裏來，棄掉了像一隻狗。但不揀，則——家將的思想，在同一的路線上徘徊了許多回，纔終於到了這處所。然而這一個「則」，雖然經過了許多時，結局總還是一個「則」。家將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揀手段這一節了，但對於因為要這「則」有着落，自然而然的接上來的「只能做強盜」這一節，却還沒有足以積極的肯定的勇氣。

家將打一個大噴嚏，於是懶懶的站了起來。晚涼的京都，已經是令人想要火爐一般寒冷。風和黃昏，毫無顧忌的吹進了門柱間。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

家將縮着頸子，高聳了襯着淡黃小衫的紅青襖的肩頭，向門的周圍看，因為倘尋得一片地，可以沒有風雨之患，沒有露見之慮，能够安安穩穩的睡覺一夜的，便想在此度夜的了。這其間，幸而看見了一道通到門樓上的，寬闊的，也是朱漆的梯子。倘在這上面，即使有人，也不過全是死人罷了。家將便留心着橫在腰間的素柄刀，免得他出了鞘，抬起登着草鞋的腳來，踏上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級去。

於是幾分時以後的事了。在通到羅生門的樓上的，寬闊的梯子的中段，一個男子，貓似的縮了身體，屏了息，窺探着樓上的情形。從樓上漏下來的火光，微微的照着這男人的右頰，就是那短鬚中間生了一顆紅腫化膿的面炮的頰。家將當初想，在上面的只不過是死人；但走上二三級，却看見有誰明着火，而那火又是這邊那邊的動彈。這只要看那昏濁的黃色的光，映在角角落落都結滿了蛛網的藻井上搖動，也就可以明白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樓上，能明着火的，總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家將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爬一般的纔到了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級。竭力的帖伏

了身子，竭力的伸長了頸子，望到樓裏面去。

待看時，樓裏面便正如所聞，胡亂的拋着幾個死屍，但是火光所到的範圍，却比預想的尤其狹，辨不出那些的數目來。只在朦朧中，知道是有赤體的死屍和穿衣服的死屍；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而且那些死屍，或者張着嘴，或者伸着手，縱橫在樓板上的情形，幾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爲人的事實。加之只是肩膀胸肺之類的高起的部分，受着淡淡的光，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啞似的永久的默着。

家將逢到這些死屍的腐爛的臭氣，不由的掩了鼻子。然而那手，在其次的一剎那間，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因爲有一種強烈的感情，幾乎全奪去了這人的嗅覺了。

那家將的眼睛，在這時候，纔看見蹲在死屍中間的一個人。是穿一件檜皮色衣服的，又短又瘦的，白頭髮的，猴子似的老嫗。這老嫗，右手拿着點火的松明，注視着死屍之一的臉。從頭髮的長短看來，那死屍大概是女的。

家將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動了，幾於暫時忘却了呼吸。倘借了舊記的記者的

話來說，便是覺得「毛戴」起來了。隨後那老嫗，將松明插在樓板的縫中，向先前看定的死屍伸下手去，正如母猴給猴兒捉蝨一般，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長頭髮。頭髮也似乎隨手的拔了下來。

那頭髮一根一根的拔了下來時，家將的心裏，恐怖也一點一點的消去了。而且同時，對於這老嫗的憎惡，也漸漸的發動了。——不，說是「對於這老嫗」，或者有些語病；倒不如說，對於一切惡的反感，一點一點的強盛起來了。這時候，倘有人向了這家將，提出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想的「餓死呢還是做強盜呢」這一個問題來，大約這家將是，便毫無留戀，揀了餓死的了。這人的惡惡之心，宛如那老嫗插在樓板縫中的松明一般，蓬蓬勃勃的燃燒上來，已經到如此。

那老嫗爲什麼拔死人的頭髮，在家將自然是不知道的。所以照「合理的」的說，是善是惡，也還沒有知道應該屬於那一面。但由家將看來，在這陰雨的夜間，在這羅生門的上面，拔取死人的頭髮，卽此便已經是無可寬恕的惡。不消說，自己先前想做強盜的事，在家將自然也早經忘却了。於是乎家將兩脚一蹬，突然從梯子直躡上去；而且手按素柄刀，大踏步走到老嫗的面前。老嫗的吃驚，是無須說得的。

老嫗一瞥見家將，簡直像被弩機彈着似的，直跳起來。

「呸，那里走！」

家將攔住了那老嫗絆着死屍踉蹌想走的逃路，這樣罵。老嫗衝開了家將，還想奔逃。家將卻又不放伊走，重復推了回來了。暫時之間，默然的叉着。然而勝負之數，是早就知道了的。家將終於抓住了老嫗的臂膊，硬將伊捻倒了。是只剩下皮骨，宛然鷄腳一般的臂膊。

「在做什麼說來！不說，便這樣！」

家將放下老嫗，忽然拔刀出了鞘，將雪白的鋼色，塞在伊的眼前。但老嫗不開口。兩手發了抖，呼吸也艱難了，睜圓了兩眼，眼珠幾乎要飛出窠外來，啞似的執拗的不開口。一看這情狀，家將纔分明的意識到這老嫗的生死，已經全屬於自己的意志的支配。而且這意志，將先前那熾烈的憎惡之心，又早在什麼時候冷卻了。剩了下來，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業時候的，安穩的得意和滿足。於是家將俯視着老嫗，略略放軟了聲音說：

「我並不是檢非違使（三）的衙門裏的公吏；只是剛纔走過這門下面的一個旅人。所以並

不要鎖你去有什麼事。只要在這時候，在這門上，做著什麼的事，說給我就是。」

老嫗更張大了圓睜的眼睛，看住了家將的臉；這看的是紅眼眶，鷺鳥一般銳利的眼睛。於是那打皺的，幾乎和鼻子連成一氣的嘴唇，嚼着什麼似的動起來了。頸子很細，能看見尖的喉節的動彈。這時從這喉嚨裏，發出鴉叫似的聲音，喘吁吁的傳到家將的耳朵裏：

「拔了這頭髮呵，拔了這頭髮呵，去做假髮的。」

家將一聽得這老嫗的答話是意外的平常，不覺失了望；而且一失望，那先前的憎惡和冷冷的侮蔑，便同時又進了心中了。他的氣色，大約伊也悟得。老嫗一手仍捏着從死屍拔下來的長頭髮，發出蝦蟆叫一樣聲音，格格格的，說了這些話：

「自然的，拔死人的頭髮，真不知道是怎樣的惡事呵。只是，在這里的這些死人，都是，便給這麼辦，也是活該的人們。現在，我剛纔，拔着那頭髮的女人，是將蛇切成四寸長，曬乾了，說是乾魚，到帶刀（四）的營裏去出賣的。倘使沒有遭瘟，現在怕還賣去罷。這人也是的，這女人去賣的乾魚，說

（註三） 古時的官司追捕，糺彈，裁判，訟訴等事。

是口味好，帶刀們當作缺不得的菜料買。我呢，並不覺得這女人做的事是惡的。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罷。那就，我做的事，也不覺得是惡事。這也是，不做便要餓死，沒法子纔做的呵。很明白這沒法子的事的這女人，料來也應該寬恕我的。

老嫗大概說了些這樣意思的事。

家將收刀進了鞘，左手按着刀柄，冷然的聽着這些話；至於右手，自然是按着那通紅的在頰上化了膿的大顆的面炮。然而正聽着，家將的心裏却生出一種勇氣來了。這正是這人先前在門下面所缺的勇氣。而且和先前跳到這門上，來捉老嫗的勇氣，又完全是向反對方面發動的勇氣了。家將對於或餓死或做强盜的事，不但早無問題；從這時候的這人的心情說，所謂餓死之類的，已經逐出在意識之外，幾乎是不能想到的了。

「的確，這樣麼？」

老嫗說完話，家將用了嘲弄似的聲音，覆核的說。於是前進一步，右手突然離開那面炮，捉住

（註四）古時春宮坊的侍衛之稱。

老嫗的前胸，咬牙的說道：

「那麼，我便是強剝，也未必怨恨罷。我也是不這麼做，便要餓死的了。」

家將迅速的剝下這老嫗的衣服來；而將挽住了他的脚的這老嫗，猛烈的踢倒在死屍上。到樓梯口，不過是五步。家將挾着剝下來的檜皮色的衣服，一瞬間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裏去了。

暫時氣絕似的老嫗，從死屍間掙起伊裸露的身子來，是相去不久的事。伊吐出嘔叨似的呻吟似的聲音，借了還在燃燒的火光，爬到樓梯口邊去。而且從這里倒掛了短的白髮，窺向門下面。那外邊，只有黑洞洞的昏夜。

家將的蹤跡，並沒有知道的人。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佐藤 春夫

從那里來，又是怎樣的拏來的，我都不很明白，總之有一天，我的父親帶了一隻鶴到自己的庭園裏來了。——我從學校回家，看見那隻鶴已經在庭前走。那是活的而且動著的鶴呢！小小的頭是紅的，正如那里是生著一塊紅莓苔，和最小的擦石板的圓呢一樣大小。他和在畫上常見到的鶴，一模一樣，頸子的長，背的高，腳的細長，都是相同。身子是全白的，只在頸子與尾巴毛上有一點黑。他的背是那麼高，我要跼著脚尖立著，又擎起手來，纔能同他一樣。父親對我說，不要走得太近，——只能遠遠的看，——倘若眼睛裏被他啄一下，那就了不得了。他又說，雖然是養熟的了，但也不可不小心。這樣的一說，也便覺當得真是有點可怕的鳥了。

鶴用了他的長腳，在父親的多有岩石的庭園裏緩緩的走著，——一來一往的走著。我在父親的旁邊，同父親一樣的坐在板廊的邊上看著他。我與父親都沈默著，出神的看。父親大約也很高興。在這時候，使女——或是別人——拏了鱒魚來給鶴喫，鶴便向著那邊仍舊緩緩的走去。使

女見了很大的鳥向著自己走來，或者是出驚了，說了一聲啊呀，笑著把盛魚的水桶拋在地上，却聽得母親的聲音笑起來了。母親也在什麼地方——從廊下望去看不見的地方，大約也看著鶴哩。鶴將從拋在地上的水桶裏流出沾滿了沙正在跳著的魚，用了他的長嘴橫咬著，抬頭向著上邊，抽搐著長的頸子，吞嚥下去了。

從那天起，鶴便將我父親的庭園當作住家了。父親的庭園，給鶴去散步，確是極好的地方。在廊下的簷前，通過全個庭園，聳立著有三丈高的岩壁，上邊生著長春藤，或是飄飄的下垂的一種苔類，在岩上各處，父親又種上了蘭草。岩壁的半腰裏，有鴿鴿來造了巢，父親說，這巢裏有兩三個蛋在那里。父親叫車夫阿辰裝上梯子，自己去看過了。但是我說要看，他便說這是危險的；說是不危險，他又說這樣的屢次去窺探那巢，鴿鴿會要逃走了。在岩壁的下面，許多石頭凹凸的堆著；沒有岩石的土裏種著很多的胡枝子，開著紅的花，也開著白的花。岩壁的一部分有築著石牆的地方；在那里生著羊齒。在羊齒的陰裏，紅色的蟹住著，時常出來。雨連續的下降的時候，岩壁下有泉水湧出。父親的確想到了好的地方，將他造成庭園了。鶴便在這樣的地方，每日游嬉著。只是父親

的庭園裏沒有池，這是最不行的。鶴走到井邊去，也走到廚房的水槽邊去，便是過路的一間泥地的屋裏也進去。而且有十二三級的門口的石階，鶴也會一級一級的下去，正如人走的一樣。於是橫過了人們的街路，走往城壕的方面。在這城壕裏有時有翡翠游嬉著。這是先前藩主的城壕的舊跡，就在左近地方，從我的父親的診察室窗內望去，就能看見的。

「喀喀喀！」

鶴有時用了很大的聲音，在壕邊啼著。他沿著水際走，用嘴捉了活的青蛙來喫。夏天城壕的水乾了，他將長腳踏到爛泥裏去，捉活的魚。鶴的大的足跡，在泥上印了不知多少。近地的小孩，從學校回家去的小孩，還有大人們，都來看我父親的鶴。倘若他們捉弄他，用小石子投擲他，鶴便大步的啄過去。但是只要不去攪擾他，也是很和氣的，到了晚上趕他往小舍那方面，他獨自會走進小舍裏去。有時候鶴抖擻他的身子，從他的胸前，或是翅子上，有白的小羽毛飄飄的落了下來。我便悄悄的近前，急忙屈身下去，將他拾了來。

鶴有時候用力的振動翅膀，那時不但是小羽毛，便是翅上的翎毛也落下一枝來了。但是父

親說，這鶴因為是從雛鳥養大的，所以不知道飛翔。有一天鶴在父親的庭園裏那個高的岩壁底下，略低一點，彷彿也是岩壁的地方，站著游嬉。父親對我說，且看鶴能够飛到多少遠，從那岩上去趕他一下罷。我伸張了兩手，從鶴的後面突然跑過去。可憐的鶴張皇著。從那大約有二間高的岩壁上飛了下來，一半是落下的樣子，正如大的鷄或是什麼一樣。我的父親的鶴這一點路以外是不會飛的了。但是我彷彿記得鶴曾經飛得很高，從園裏飛過父親的房屋，一直飛到城濠那邊。倘若不會有這樣的事，那或者是我在夢中看見鶴那樣的高飛，也未可知的。

有一天，——的確是陣雨初晴，空中挂著虹霓的傍晚，我同父親仍舊的在一起看鶴。這時候我對父親說道，

「父親，鶴的頭很好看呀。」

「唔，那是叫丹頂之鶴，——頭紅的鶴，——丹就是紅，頂就是頭的上邊，就是說頭紅的鶴。鶴是吉祥的鳥，是仙人的伴侶……」

父親說了這樣的話，又指著庭園裏岩壁的上方說道，這邊的城也叫做丹鶴城；丹鶴這句話

也便是說頭紅的鶴。於是我又問道，

「那麼，尼持盧這一句話也是這樣罷？也是說頭紅的鶴麼？」

「尼持盧唔，正是這個。你知道很妙的事情哩。你是從那里聽來的？」

我得意的微笑，却不先回答，再問他道，

「那麼，父親，三巴四巴是怎麼說呢？」

「什麼，三巴四巴？」他詫異的回問，「那是什麼事情呢？」

「可是在歌裏有的。是學校記念日所唱的歌。」我這樣說了之後，低聲唱給他聽，——

「尼持盧之城的山陰裏，

三巴四巴的宮殿建築，

建築成了的今天，是滿願的日子，

祝賀呵，祝賀呵，大衆的人們。」

父親對於我的質問，似乎很滿足，——每逢我發問的時候，本來都是如此。父親於是一一教

我：尼持盧也就是丹鶴，只將丹鶴兩個字照日本式讀罷了；這裏的父親的家，也便在尼持盧之城的山陰；三巴四巴大約是說三幢四幢，須得再去問一問學校的先生；於是將我所唱的歌全體的意思講給我聽。但是三幢四幢的話，我總是不大了然。父親舉了例教我，譬如病室，門口，藥局，診察室，現在坐著的上房，廚房以及後邊的小屋，在這家裏一共是有七幢。學校現在也不止三幢四幢了，當初造成的時候，大約只是三幢四幢罷了。隨後父親又說道，

「我不喜歡這樣的大的住家。大的房屋很煩厭。我只喜歡小小的好的住家。在那個龍鼓的瀑布下，那邊去掘筍的竹林裏，我要建造那樣的住家。你們快點大起來，成了偉大的人，父親便要隱居了，帶了那隻鶴。用了瀑布的水沖起茶來，整天的我想隨意的游嬉。我想成爲仙人……你們去成偉大的人去，父親已經不能成爲偉人了，所以成爲仙人……」

父親說，仙人這東西是頭髮白了，無論到了什麼時候總不會死的。我雖然不很懂得父親所說話的，但覺得父親所成成的那種仙人，必定是很好的東西。

父親這樣的珍重的鶴，有一天終於死掉了。大家都說，「了不得！怎樣辦呢！」我跑過去看，鶴將

長的頸子伸縮著，骨碌骨碌的打圈子，似乎很痛苦，後來那長脚在跚節的處所，突然的折轉，倒在放洋燈的房間的前面，滾作一團，鶴已經死了。人家說，苦悶得很是長久；我去看的時候，却正是那脚突然折轉，滾作一團的最後的一刻了。父親往人家看病去了，剛不在家；藥局生急忙出去尋父親。父親雖然當即回來了，但他說，「這樣的東西已經無可救了！」父親當時發了怒。他說這鶴總是喫了什麼人做了想去毒那住在山裏專會出來鬧事的野貓的，有毒藥的飯團，所以死的。這和藥局生商量了做那飯團的人，原來就是家裏的車夫阿辰。老實的阿辰說這實在是對不起，便哭了起來，雖然他是一個二十一歲的大人了。死了的鶴，或者是忽然的瘦了，羽毛都緊貼在身體上，正如被雨打濕了的時候一般。

這一天的傍晚，父親說已經和我家的檀那寺清閑院——父親同那里的和尚原是朋友，我也時常跟著父親清早走去，看荷花開放，——裏說過，將死了的鶴葬在那里，他便從寺裏打發阿辰拉了他自己坐的車子，來搬蓮鶴的屍首。而且叫我也去參與鶴的葬儀。阿辰將鶴的屍首載在車上，——怎樣的載著現在不記得了，——緩緩的走著。跟在像死了的鶴先前走路的样子緩緩

的拉著車走的阿辰的後面，我也步行到了寺裏。在寺裏墓穴已經掘好了等著，但是鶴的身子比人家所想象的還要長大，所以將那墓穴重行掘寬，在那天傍晚，鶴便被埋在寺門旁邊的碧綠的芭蕉底下了。在這上面蓋完了泥土，天色已晚，變成黃昏的模樣了。

「呵，新月出來了。」

父親指著月亮給我看。

那隻鶴在父親家裏養了幾年，不甚清楚了。大約是在一年的夏天擊來，在第二年夏間——芭蕉的葉是那樣的綠，一定是在夏天，——死了。却又覺得這期間更爲長久，也未可知。我彷彿聽說，這鶴原是離我們的街不遠住在丁街的爵爺所養的。本來有一對，後來一隻被大水沖去死了，只剩下一隻，經什麼人討來養著，我的父親又從這人要了來的。但是這件事不能確鑿的記得了。這回歸鄉去遇見父親的時候，想再仔細的問他。

在我父親的上房裏，有一方很狹長的扁額，上面是古時的人所寫的這幾個字，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這扁額大約現在也還掛在那里罷。

「黃昏的人」

佐藤 春夫

這一篇贈與下文所說寫那封信的T.I.君

請看，這裡是寄到我這裡來的一個少年作家的一封信。至多不過是二十一二歲的人——不，我還沒有會見他過，作品却見到許多了。是的，總在百篇以上罷。說是一篇，本來也不過一葉或是一葉半罷了。我總算是，說也慚愧，儼然的一個作家的模樣，所以時常突然的有不認識的人送作品來給我看。但是像這個少年作家T.I.給我看的那樣中意的東西，却還一篇也沒有見到過。不，說是中意，那還不行。我覺得這個少年他真禁不得將那作品送來給我看罷；因為他同我在一種基調的上邊，是那樣的相合。這決不是什麼故意的模仿，是出於自然的。你試讀下面的這封信罷。你——熟悉我的性格的你，或者要猜想，這封信是我造作出來的擬作，拏來說明我自己的性格的，也未可知。實在這個人和我是這樣的相像。便是我自己也彷彿覺得是將我的全生活縮印成了二十歲，拿來看著似的。但是，這却確鑿是從那個人寄來的一封信。

謹啟：

好久沒有奉候了。獨自看著明石的海與海上的雲的時候，夏天已經過去，九月也就來了。

說到九月來了，你往上海去麼？我就是到了東京，也沒有什麼興致，覺得有點寂寞，倘若你真
是已經往上海去了……

我以後寫了幾篇短篇，和一百葉左右的一篇「輝耀的城」想寫的材料雖然還有兩三件，但是什麼我都沒有大興趣，也沒有什麼希望；這個莫名其妙的憂鬱，究竟是從那里來的，那也終於不能知道。

「這是心的毛病，只能靜養著，等他恢復過來。」

喜歡倉田百三的著作的一個朋友這樣的對我說，但是我三年來連續的過這困倦的生活，說什麼恢復，反而似乎愈加傾向到古怪的方面去了。像我這樣的人，大約可以說是所謂黃昏的人，將來總是自滅的族類；這在我自己自然是知道的；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等著自滅為止這個

期間罷了。

你說，「是少年人，季節又好，我想或者可不是玩著什麼戀愛麼？」怎的，我那里是玩什麼戀愛的人呢？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恐怕終身也不——那樣煩厭的事情，無論如何是不可堪的；勉強的說來，除了在我的「他怎的愛上了月亮」的故事裏所說的那樣戀愛之外，花發三月半的時節已經吹著秋風，在這樣的我的故鄉的氣候裏，月亮看去這纔是美麗哩。

「倘若玩著戀愛，月亮與星的故事可以不必寫了，」你這句話，只在反面的地位，纔能成立。在對於人生毫無興味的時候，人纔成爲童話的天文學者。離開了示巴女王的巴爾達沙耳不是躲在城樓上研究星宿麼？

「人生也厭了，藝術也厭了，搜尋自己所喜歡的東西走遍世界的人，」我對於你的這一句話，很是中意了，特別對於在倫敦尋到了中意的兩條領帶的話……倘若能够做到，我想去會一會這樣的人，或者索性去過這樣的生活罷——雖然現在的境遇無論如何是够不上的。我好好的想，又屢次想過，總覺得我是除了這樣的事情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事業可做了。所以雖然是夢一

般的，總想有什麼人肯帶我到世界的極邊去，不然便是法蘭西一帶也好，以後終身不想再回到日本來了。我想這樣的做；不單是想，實在是切望。要是不能這樣，這個毛病到底沒有痊愈的希望了。……無論什麼時候，便是剛纔，也都想著這事情。實在這樣的活著，無端的覺得寂寞，悲哀，而且又夾雜著覺得想笑，想哼哼的冷笑；心想以後到底怎樣的混過去呢？……倘若還是古時，那便上高野山去了也罷，現在索性也走到遠方的深山裏去罷。周圍的人都不和我要好，而且早晚又須決定立身方法，想到這些事情，我所愛的那月亮與星的故事，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呢？這樣的結果，是落在像我一樣生下來的一切的人們的上面的運命麼？生了下來，這件事的確是錯了。自己一點都不知道的時候，却已經來到要不得的地方了。我不得不到了這個結論。關於這問題，我實在是完全弄得有點不知所措了。一面覺得自己怯弱，但對於「生活派」的那面，也想回顧過去，細細的看。這難道是我不徹底的緣故麼？像我這樣的人所當行走的道路，那是不能知道的。

上月，在七月的上旬，想上東京去，我告訴父親說明日出發，他的回答是：

「無論什麼時候，只在你高興的時節隨意去就是了。像你這樣的人，在家也罷，不在也罷，反

正都是一樣……」

這樣的口吻！於是我也不得不說「既然是這麼著……」了。其實替父親設身處地的想來，我這樣的人，也不用功，也不做什麼事，三年間只是懶懶的游嬉著（他的不高興）也是無怪的；但我覺得非常的寂寞，因此對於人生也有點厭倦起來了。這個樣子，家庭裏完全不懂得藝術這件事情——除了謠曲與能樂；——我所做的事，從他們看來，也不過是無聊的童話罷了；而且這也的確正是這樣呢！在我呢，被飼養在這樣的地方，自然覺得不很愉快。但是以後怎樣呢？這便是現在逼近前來的問題了。在這個地位，到底要取什麼方法纔好呢？我的藝術的方法是，「什麼地方的國王帶我到他那不思議的國或是偉大的鳥籠似的邸宅裏去，肯養活我就好了。能够這樣便好。那麼我將爲他竭力的想出奇妙的事情來。」這一個空想。因爲我的身體很自由，——是不知所措的，便是消滅了沒有了也不要緊的那麼自由。我的話不覺出軌，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去了。

我說這些話，或者由於在今夜窗外的明亮的月夜裏，——因了這個，我們的同族類怎樣的得救呵！——吹拂著在明石的海上交飛的白鳥的翼的秋風的緣故，也未可知的。或者又由於我

所喜歡的「築夢的人們」的著者將要渡過那海，到支那去旅行，想到這事而引起的一種淡淡的感傷之情，那也未可知的。

你的父親與狸格鬪的故事，很中了我的意，自然——在末後很妙的結束的地方，而且起了想和少年時代的你會見的一種懷慕。「人間的意志之力最微弱的；除了這樣的事，做不出別的事來：這樣說著，將自己的胡鬚時剃了，又留起來的人的故事，」以及「搜尋自己所喜歡的東西，走遍世界，末後在倫敦買了兩條中意的領結回來的故事。」這兩篇那一天成功，我正等候著呢。我心想做一篇「在地球上爬在地面騎著，同月亮親了吻的第二天晚上，想要尋死，星與星之間用針穿過，在這中間弔死了的故事，」同「我在什麼時候，怎樣的得到『I'm Going to Descend on the Top of a Mountain, with My Scarlet Cap. A Man at the Star in the Milky Way』」（一）這一封奇妙的信的故事。」到了明天，我的姊夫，鑛山的技師，將要在被太陽曬得

（註一）意云，我將下降在一個山頂上，帶了我的紅帽。在銀河的星裏的一個人。

烏黑的臉上，戴了一頂沾有手汗的盞形夏帽，用嘴唇咬著雪茄烟，二十貫（二）重的身體的一隻手裏輕飄飄的提著一個大提包，白麻布而立領洋服的袋裏塞滿了二十幾種的報紙，到家訪問；在這籐椅子上砰的坐下，再將那很粗的脚高高的疊起，於是對著我教訓道，「你這人並不會活著。」是的，正是這樣。而他却是活著的，——的確是。

很冗長的寫了許多無聊的話，很對不起。只是不知怎的覺得寂寞，所以拿起筆來寫了。到天想起來，一定又對於自己的隨意的塗抹，覺得後悔，同平常一樣。所以趁著沒有後悔的時候，將他放進郵筒去罷。草草。三十一日夜，T. I.

（註二） 一貫計重一百兩。

形影問答

佐藤 春夫

「在他的頭裏帶上月的光線，來到這世界的人們裏面之一人。」

——法國理耳亞丹的詩句——

「當然是不認識，因為我是從月裏來的人。」那個不認識的，青白的額角的人，對我這樣說。
「我從月裏到這可憐的星裏來了，這你們所稱爲地球的星。」

「從月裏那麼你也是被流放的麼？」

「流放不不，我是被派遣來的。」

我於是失驚問他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來的呢？」

「我來了，帶着兩個目的：——其一是當作通信員，報告我的故鄉，難捨的故鄉，月，從別個星上看去，是怎樣的情形；其次是從事於在我的故鄉裏還是沒有的疾病——孤獨與沈悶之研究，

這於我是很適宜的一個研究的題目。因此，我便獨自來了。我適纔在故國失了戀——我在那裏不過是大學生罷了，但是却愛上了國裏的女王的烏黑凍著的冰一般的眼睛了。我想逃脫這個苦痛，便自動的願做到這星裏來的通信員。於是我終於到地球上來了；而且到這個國，到你的國裏來了。但是，雖然當着你的面前，我不能不說，在選擇我的去處，我已經失敗了。我爲什麼，即使在地球之上，特地到這個沒有爲了戀情與鄉愁在夜裏作歌的夜鶯的地方來的呢？實在我對於這個星的地理，不大知道。

這個也就罷了，我於是在晝間便專心於孤獨與沈悶之研究。現在我已經成爲孤獨與沈悶的學者了。他的精神與形體，我大略都已明白。他們是一身同體，但是兩頭，（——在這一點上，正和人間的夫婦相似。）在生着短的四肢的身體的兩端，各有一個頭。一個叫作孤獨，還有一個叫作沈悶。在這畸形的雙生兒的中間，先將人捉住壓倒的是前者，咬那被壓倒的人的骨頭的是後者……

這樣，我不知在什麼時候，變成了空想的獵人，氣分的行者了。我接連的寫着這些忠實的研

究。夜來了的時候，我這樣的向着遠的故國，將他看去怎樣的美而優雅，悲哀而寒冷，青而顫動，燃燒，輝煌，這些情形，每夜的通信，報告於那個我的女王的宮廷學者們。」

這樣說了，他對着月，暫時的凝視着。我從側面看他，在這時候，他的眼睛彷彿有什麼特別作用似的，對着月亮很輝煌，於是最後重重的一睽。

我們在燈臺的底下作別了。臨別的時候，他對我這樣說。

「我的朋友呵，我想將我的孤獨與沈悶的研究錄，請你一讀呢。」

二

第二天的夜裏，因為太冷了，便是我也只可暫時停止我所喜歡的海岸散步了。於是我獨自躲在房子裏。從窗裏望見燈台的青的燈光；波浪在窗下喧擾着。今天也是月夜。想過種種的事情以後，我忽然想着昨夜那個不可思議的我的朋友的事了。

在這時候，管別莊的人的妻走進我的房間裏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下一個寄給我的郵件。拿來時，却是裝着書籍的包裹。我立刻打開來看了。這是我近時出版的第一小說集，大約是

剛纔印成，那出版的書店所以給我寄來的。我拿了我最初的集——翻開了——試讀了看——接連的讀下去——

「怎麼樣？我的朋友，同你約過的我的研究錄，有趣味麼？無聊麼？」不意的從我的後面，發出昨夜那個人的聲音。「我借了你的手，用這個地方的文字，請你所寫的……」

我頗不平的回過頭去。

在那里，在坐着的我的後邊，橫在地板和有花樣的牆壁的上邊，映出一個歪斜的蹲着的我的影子。

我想着答道，

「我的朋友呵，正如你所說，你將去處弄錯了。你爲什麼，不到有韻律的國語的地方去的呢？地方錯誤呵。而且你，月的大學生，你又是時代錯誤呵！豈但是地理呢，便是我們的地球的歷史也不知道！我所要的不是那樣的陳舊的憂鬱，是生活的歡樂，是生活的力去罷！我的影！」

我這樣說了，對於影子什麼也說起話來，漸漸的了生氣，便將手邊的鋼筆向着牆壁拋過去，

鋼筆在牆上插着了。小小的投鎗插着顫動，在牆上——正在剛纔有我的影子的地方。

——當時我那樣的傲岸，但是便又覺得非常的沈重而且悲哀了。於是我從那有花樣的牆壁上，拔下插在那里的我的鋼筆。用了這捲鋒的筆尖，我寫了這篇——現今在你眼前的這文章，在我的書本的後面的空白的葉上。

雉雞的燒烤

佐藤 春夫

門徒渡到那邊去，忘了帶餅。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門徒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耶穌看出來，就說，你門道小信的人，為甚麼因為沒有餅彼此議論呢？你們還不明白麼……我對你們說的話，不是指着餅說的，你們怎麼不明白呢。你門却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門徒這纔明白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馬太福音第十六章。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也。——論語鄉黨第十。

孔子突然站住了。

「先生，怎麼樣了？」門人子路張皇着問。他正一心望着先生走路的後影，心理暗想先生的年紀實在太大了；而且先生平常走着路，也決沒有突然站住的那樣事，所以他很張皇了。

孔子默着，用了他那指節突出微微顫抖着的手指，點着前面山谿上所架的木橋。這一刻中，在那橋上蠢動的一件東西，突然颯的飛了上去。

「是那雉雞麼？」子路這纔安心了，用眼睛追隨着那飛鳥，這樣說。

「……」孔子也不作聲，只點一點頭，眼睛也仍然不會離開那雉雞的影。這因為孔子正在用心聽取「自然」常預備着對於他的兒子——人類——隨時宣示的一種默示的緣故。在澈底蔚藍的晚秋初冬的天上，雉雞飛得頗高，成了一個大黑點。暫時往來迴翔，隨後飛下來躲到一株當青樹裏去了。

「一切的事都是時節呀，時節呀。你看見剛纔那橋上的雉雞麼？」

「是，看見了。」

「那雉雞，十步一啄，五步一飲，在這個難逢的溫暖的日裏，想必正在谿邊，從從容容的游玩着哩。因為鳥和人類，在這上面是沒有什麼差別的。……不，人還有憂，鳥是沒有的；鳥是沒有的。他游玩倦了，便來到這橋上，我這樣猜想。以後的事，現在你也看見了。」

孔子一面走路一面說，這時已經到了橋邊，孔子便住了口，用謹慎的脚步走過橋去。這橋是三株整個的圓木，並排放着，用籐蔓縛住的。子路看着精靈或影一般走着的，龍鍾可危的先生的

後影，心理很憂慮。不覺伸開兩手，小丑似的，彷彿想從後面將先生抱住的模樣。

「在易裏，有一段雉雞的話，却與今天的正相反。雉雞身上受了傷，愕然的飛上去。但是一面的翅膀已經受著傷了，所以這雉雞便拖着這翅膀，旋轉着又落了下來。」

孔子說到這里，又將嘴合起來了。爲什麼呢？他這時候，又記起那年春天看見麒麟的死屍的事來了。

像林類那樣，像子路說了記下來的石門的看門的那樣，又像聽了自己的磬聲，了解自己的志向，却很加譏笑的無名的勞動者那樣，決意棄世，原也沒有什麼。但是對於自己，無論如何，總想將自己的理想，即使少許也好，求知於世的這態度，還是懷着同先前一樣的意見。他有時很以自己爲勇敢可尊，但有時却又同那荷蕢的勞動者一樣，覺得自己可笑可憐了。孔子心裏暗黑起來了。他便對子路說道：

「由呀！我們回去罷。我是巴不得早一天也好，將春秋趕緊寫完呢。」

「一切的事都是時節呀，時節呀。你看見剛纔那橋上的雉雞麼？」

子路照例將老師的話在心裏反覆的念了不知多少遍。他獨自在那朴訥的心裏，加起解說來。這大約是說雉雞上桌的時節已經到了罷。的確是這樣。現在已是十月了。打獵的人也就動手到山裏去了。雉雞的肉確也很好吃；而且於先生高年的身體也很適宜罷。

這樣的解決以後，他便走到他所想定的地方去找雉雞，可惜所看見的都是雄雉。子路原想得到一隻同在那橋上所見的一樣的勞什子——雌的雉雞，去獻給先生，於是到處搜尋，好不容易得了一隻雌雉，便與高彩烈的趕回家去。他親自割下雉雞的胸脯肉，親自燒烤了，親自裝在盤裏，又親自拿了急急忙忙的走去，使先生在晚飯的時候可以吃了。

孔子見了盤裏盛着的雉雞肉，將同平常一樣的和顏對着子路說道，

「由呀，這是難得的盛饌呀。」

但是孔子却並不吃，只是依着不吃的時候的禮儀，舉起盤來，將燒烤的香氣聞了好久。

「但是，由呀，我已經是如你所見的老年了。」

這樣說了，孔子又舉起盤來，把燒烤的香氣再開了一會。

「但是請你原諒罷。我就是想吃也沒有牙齒了。」

這樣說了，寂寞似的微笑，第三次舉起盤來，把燒烤的香氣再開了一會。這是因爲在辭謝別人特地來送的肴饌的時候，禮儀是這樣的人。

「由呀，這真是很好的香味呵。」

最後這樣說的時候的聲音，不知怎的彷彿是鼻子裏流着鼻涕的人的聲音了。或者孔子因爲聞了這朴實的禮物的香氣，所以有點噎了，也未可知的。

這篇故事便是這樣完了。

這篇故事裏，也並不含着什麼「寓意」一類的東西。

但是倘若有人，過於愛重古風的故事的體裁，說在這篇的末尾，倘沒有這一類的東西，未免不大高雅，那麼作者爲他的緣故，想出一種寓意來，也可以的。

——那麼且將他裝上去罷。

「一個人所說的話，在別人聽了，決不能和說話的人的心思一樣。但是，人們呵，你們却不可因此便生氣呵。」

一九一七年十月所作

鄉愁

加藤 武雄

伊雖然是一個顏色淺黑，身體矮小，沒有什麼出色地方的小孩，但是那種急口說話的樣子，有說不出的可愛。伊名叫芳子（Yoshiko），大家却都叫作芳姑兒（Yokkochan）。那對門的芳姑兒斜對門的里姑兒（Atokochan）——本名是里子（Satoiko）——同我們家裏的凸哥兒（一）都是同年同月生的。三個年青的母親，各自抱了一個小孩，聚會在橫街的電線柱的底下，互相稱讚，或是互相撫弄同伴的小孩，常是這樣很親密的談講，過去了傍晚的半個時間。

一人說，「我家裏的——」，別一人便說，「我們的是——」。年青的母親們的興味，差不多全注在他們最初的收穫，他們懷抱中的小小的人的身上了。互相謙遜的言語裏面，不免各含有一種競爭的心思。「對門的芳姑兒聽說已經能够爬了，這個孩子還不能坐呢。」或者又說，「我家的凸哥兒也須給他買一件同里姑兒一樣的外套纔好。」妻平常便只是說着這樣的話。

（註1） Deikobo 原意是前額凸出的小兒，後來只當作一種親愛的譯名。

但是芳姑兒正將週歲的時候，伊的母親得了急病，死了。芳姑兒的父親，穿着黃色的軍衣，掛着刀，每日在礮兵工廠辦事，是一個軍人風的朴訥寡言的人，便是相見招呼的時候，也要張皇紅了臉的，我對於他覺得很是歡喜。但因為他是這樣的人，——我也原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大家雖然早晚見面，也不過真是形式上的招呼，可以稱得「交際」的往來，却是不曾有過。他的愛妻死後，他的那種非常傷心，沒有元氣的青白的臉色，我雖然看了十分感傷，只是胸中一腔的同情，終於沒有對他發表的機會。

「芳姑兒真可憐呢。家裏的凸哥兒無論怎樣，總還是幸福的，——這樣兩烈都完全在這里。」妻很興奮的說。芳姑兒的家裏，來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和芳姑兒的父親彷彿同年紀的乳母，替代母親的事情。這乳母是一個顴骨突出，口邊寬懈，講話也很散漫的下品的女人。

「可是，那個乳母彷彿人倒很好呢。伊照管芳姑兒也還很用心呢。」妻對我說。
「或者不如早點續娶了，豈不是好。在此刻，芳姑兒也就容易熟習了罷。」

「但是，」妻說是從乳母那里聽來的，芳姑兒的父親說，「十六歲的時候娶了來以後，十年

間使伊嘗了種種的辛苦，所以不能將伊忘記，而且想到芳子的事，也就無論怎樣不能引起再娶後妻的心了。」他對了乳母，這樣懇切陳述他的胸懷。我在空中描出芳姑兒母親的姿態——雖然缺乏愛嬌，但是容貌端正，服裝也很整飭，常常梳着光澤的丸髻，(一)很整齊的穿着長的外衣 (Shoseihaori) ——也不禁替芳姑兒的父親傷心，而且對於乳母笑着對妻所說的「家裏的主人倒也很能說他的癡情話 (Noroké) 呢！」這種下等話，又不禁起了憎惡了。

但是無母的兒也漸漸的長成起來了。芳姑兒里姑兒與我家的凸哥兒一齊都長到三歲，長到四歲了。這「山手」地方的邸宅街 (三) 內的樹蔭濃深而且寂靜的橫街裏，可愛的童話的世界就開始了。三個小孩平常總是很和睦的一同遊戲着。有時候路上畫着白粉的圓圈或三角形，塗紅的橡皮球動轉着，或是玩具的電車遺忘在那里。

(註二) Marunage 已嫁的女人所梳的頭。

(註三) 山手 (Yamanote) 原意是近山的地方，此處却專指東京本鄉一帶高地，與深川等「下町」對稱。邸宅街

(Yashikimachi) 木鄉片町及矢來一帶的名稱，其地皆大家邸宅，別無店舖。

芳姑兒的衣服，平常很整齊，可以見得父親的愛與注意很是周到。伊的衣服與玩具，比家裏的凸哥兒與里姑兒，差不多還要華麗豐富。但是——這或者是我們這樣想的緣故，也未可知。——芳姑兒的神氣不知怎的總有點寂寞無聊的地方。伊急口的很會講話，又高聲的笑，在三個人中間是最熱鬧的小孩；但時常忽然的沈默了，現出憂鬱模樣。三個人都用了單句談着天，在院子裏弄泥土，或是什麼遊戲。里姑兒的口氣最是豪爽，有大人的情形；芳姑兒最多話，照例是急急忙忙的，彷彿是拾起了又傾出，拾起了又傾出的一般，急口講說。凸哥兒畢竟是個男孩子，用了含着有壓迫的威嚴的言語；只是在那里發威呢。我心裏微笑，時常聽着他們的話，機械的做着著述的工作。忽然注意的聽，芳姑兒的聲音沒有了，等了許久還沒有。心想「這可奇了」，開了紙窗去看，芳姑兒離開了他們二人，獨自陰沈沈的立着。

「怎麼了？你們不是欺侮了芳姑兒麼？」我這樣問。里姑兒與凸哥兒一齊說，「不」用力的搖頭。「你們好好的和芳姑兒一同去玩去！」我說。他們二人用了小孩們的慰藉方法，想將芳姑兒的精神振作起來；但伊總是很憂鬱頹唐的樣子。就是在這個小小的靈魂裏，也已經有人間的寂

寞，很固執的附着在裏面了。我無端的心裏覺得感傷，便對他們說：

「凸哥兒和里姑兒好好的同芳姑兒去玩耍，因為芳姑兒的母親是沒有了。」

我的辦事的地方沒有一定的時間，但大抵下午五點鐘總回家了。里姑兒的父親差不多同我一樣的時刻也回家來。只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最遲。里姑兒與凸哥兒等到他們的父親回家。大抵就都叫回家喫飯去了。這時候，芳姑兒總是一個人留在後面。

「芳姑兒進來罷！」乳母雖然叫伊，芳姑兒却仍然不回家去，獨自一個人在那里唱着什麼歌。這孤寂的歌聲從窗間進來，落到我們的食桌上，這時候再沒有別的事物更能使我們感着無母之兒的悲哀的了。過了一會，聽得「父親！」這一聲迸躍的呼聲，重而且懶的靴聲中間，夾着小小的足音，隨後便是裏的開門的聲響。

「唉，芳姑兒的父親回來了！」妻這樣說，臉上彷彿現出「這可好了」的一種意思。

芳姑兒五歲的那個春天，芳姑兒的家遷移到同一區內却相離頗遠的A街去了。隨後便有新婚少年夫婦的快樂家庭，搬來住下了。

同年月同地方出生的，又同是將這橫街當作世界，每日在一處唱歌遊玩過活的三個人中間，那個別離——人間的一切悲哀的根源的別離，終於到了。在里姑兒與凸哥兒一方面，這最初的別離，確也是他們的最初的悲哀了。三個人變了兩個人了；兩個人雖然仍是和睦的遊玩着，但也似乎時時想起芳姑兒的事情來。

「好罷！我會到芳姑兒那里去游玩去的，——里姑兒和凸哥兒爭鬧的時候，常常這樣說。
「芳姑兒到那里去了呢？」凸哥兒也很寂寞似的這樣問。

大約經過了二十日，兩個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芳姑兒的事情的時候。一天是禮拜日，芳姑兒同了乳母，來訪他們了。

「里姑兒，賢哥兒！」芳姑兒這樣交互的叫喚着，小雀兒一般的高興，玩耍了二小時光景，這纔回去了。兩個人也各自拿出新買的玩具來，很親熱的款待芳姑兒。乳母將芳姑兒每日只是說要到里姑兒那里去，到凸哥兒那里去的事，在現今的家裏總是不慣，只是說「回家去罷，回家去罷！」很令大人們爲難的事，都說給我們聽了。我想着芳姑兒的小小的鄉愁，覺得幾乎要含淚了。乳母

又說，本想辭了回去，因為這個小孩很是可憐，所以不能脫身。曾聽得有人說乳母實在已經扶正，變了芳姑兒的母親了；但我却不相信，實際上也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我雖然覺得這乳母是粗俗的可厭的女人，但如妻所說的話一樣，心裏却是一個很好的人。

這回以後，芳姑兒又來玩了兩三次，每次都很高興的游玩了，這纔回去。乳母告訴我們，纔走進橫街口的時候，芳姑兒便大聲的「賢哥兒，里姑兒」的叫起來了。

「那邊雖然也有朋友，但是無論怎樣似乎總不能忘記你家的凸哥兒和里姑兒——」乳母笑着說。

最終的一次，芳姑兒來的時候，里姑兒在三日以前說往外婆家去，早已出門了，便是凸哥兒也湊巧正同母親上街去了。

芳姑兒很孤寂似的，彷彿將要哭出來的樣子，暫時立在柵欄門的外邊，後來經乳母的勸慰，纔懶懶的回去了，當作贈品帶來的三個大而且紅的蘋果，留在門口的臺上——

我們得到信息，說芳姑兒因了急性肺炎，只病了一天便死去了，這是二十多天以後的事了。

「芳姑兒終於到母親那里去了，」妻歎息着說，「父親還不知怎樣的頹喪呢！」

「唔，」我的心裏也被深的憂鬱鎖住了。

後來妻在街上遇見乳母，聽哭着告訴伊說，——說到父親的頹喪，真是不忍見他；每到傍晚，聽後沒有氣力的靴聲，隨後是戛的開門的聲音；心裏想這是歸來了，只是正做着事，放手不下，便不出去迎接。等了好久，却總不再聽到別的聲音。出去看時，只見主人坐在門口板臺上面，兩手捧着臉，俯伏在膝上，他大約連脫靴的勇氣都沒有了。——

我聽了這話，不覺眼淚流下來了。

里姑兒與凸哥兒仍然很和睦的，每日在一處游玩。二人都知道芳姑兒是「死了」，但是「死」這件事裏所含的意味，他們是不知道，——不，有誰知道呢？我只想念着催逼着說「回家去罷！」的小小的魂靈的鄉愁，而且覺得芳姑兒如今終於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裏去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作

附錄

國木田獨步

國木田獨步 (Kunikida Doppo, 1871-1903) 名哲夫，普通被稱作日本自然派小說家的先驅。他的傑作獨步集在一九〇四年出版，但當時社會上沒有人理會他，等到田山花袋等出來，豎起自然主義的旗幟，這纔漸漸有人知道他的價值，但是他已經患肺病不久死了。獨步集裏正直者 (Shojikinono) 與女難 (Nyonan) 這幾篇，那種嚴肅的性欲描寫，確爲以前的小說所未有。但他的興味並不集中於這一方面，他的意見也並非從左拉 (Zola) 一派來的；他的思想很受威志威斯 (Wordsworth) 的影響，他的藝術是以都爾蓋涅夫 (Turgenev) 爲師的，所以他的派別很難斷定，說是寫實派固可，說是理想派也無所不可，因爲他雖然也重客觀，但主張「以慈母一般的〔對於伊的愛兒的〕同情之愛去觀察描寫」爲詩人的第一本義，這便與自然主義的態度很有不同了。

少年的悲哀 (Shonen no Kanashimi) 見獨步集中，是著者的兒時的回想，江馬修以爲比他的名篇牛肉與馬鈴薯更佳。

巡查 (Junsa) 見小說集運命 (1906) 中，據江馬修的國木田獨步第十三章說，是一九〇一年寄寓在西園寺侯爵邸內時所作，「在這期間他做了兩篇佳作，即牛肉與馬鈴薯及巡查。……巡查是以侯爵邸內的巡查爲範本而作的，雖然很短，他自己却很中意，曾說『這是我的傑作。像這樣寫得如意的作品，我還未曾有過。不能容於現今的讀書界也未可知，但我自己相信這是傑作。』這兩篇都載在大阪的文學雜誌小天上……」當時他豫料巡查這一篇的酬金至少當有五元，所以約定朋友去上飯館，等到送來的時候，却只有三元，他心裏很不高興。這也是關於這篇小說的一則軼聞。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 (Natsume Soseki, 1867-1917) 名金之助，初爲東京大學教授，後辭去入朝日

新聞社，專從事於著述。他所主張的是所謂「低徊趣味」，又稱「有餘裕的文學」。一九〇八年高濱虛子的小說集雞頭出版，夏目替他做序，說明他們一派的態度：

「有餘裕的小說。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說，是避了非常這字的小說。如借用近來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謂觸著不觸著之中，不觸著的這一種小說……或人以爲不觸著者即非小說，但我主張不觸著的小說不特與觸著的小說同有存在的權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間很是廣闊，在這廣闊的世間，起居之法也有種種的不同：隨緣臨機的樂此種種起居即是餘裕，觀察之亦是餘裕，或玩味之亦是餘裕。有了這個餘裕纔得發生的事件以及對於這些事件的情緒，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潑潑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像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誌子規 (Hototogisu) 上的哥兒 (Boechan) 我是貓 (Wagahaiwa neko de aru) 諸篇，輕快洒脱，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掛幅 (Kakemono) 與克萊喀先生 (Craig Sensei) 並見漱石近什四篇 (1910) 中，

係永日小品的兩篇。

森鷗外

森鷗外 (Mori Ogai 1860-) 名林太郎，醫學博士，又是文學博士，曾任軍醫總監，現

爲東京博物館長。他與坪內逍遙、上田敏諸人最初介紹歐洲文藝，很有功績。後又從事創作，著有小說戲劇甚多。他的作品，批評家都說是透明的智的產物，他的態度裏是沒有「熱」的。他對於這些話的抗辯在遊戲這篇小說裏說得很清楚，他又在杯 (Sakazuki) 裏表明他的創作的態度。有七個姑娘各擎了一隻雕著「自然」兩字的銀杯，舀泉水喝。第八個姑娘擎出一個冷的熔岩顏色的酒杯，也來舀水。七個人見了很訝怪，由侮蔑而轉爲憐憫，有一個人說道：「將我的借給伊罷？」第八個姑娘的閉著的嘴唇，這時候纔開口了。

“Mon verre n'est pas grand, mais je bois dans mon verre.”

這是消沈的但是銳利的聲音。

這是說，我的杯並不大，但我還是用我的杯去喝。」

遊戲 (Asobi) 見小說集涓滴 (1910) 中。

沈默之塔 (Chimmoku no to) 原係「代札拉圖斯忒拉譯本的序」登在生田長江的譯

本 (1911) 的卷首。

鈴木三重吉

鈴木三重吉 (Suzuki Miekichi) 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但是他自成一派，又與低徊趣味不同。他也間作小貓 (Koneko) 一類的自然派的作品，但其特色却在別一方面，即是本間久雄所說的「憧憬的享樂」與「憧憬的苦惱」。憑了想像，創造出一種輕淡而甘美的傳奇，將自己投浸於藝術境中，耽享回想的快樂，如千島 (Chidori) 等是。更進一步，則將此傳奇的心境移到現實的背景裏來，欲求憧憬的享樂而不可得，如小鳥之巢 (Kodori no su) 及櫛 (Kushi) 等皆描寫這種百無聊賴的心情，是他特別擅長的藝術。

金魚 (Kinryo) 見全集第八卷 (1915) 中，是他得意著作之一，土岐哀果編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請各作家自選一篇，他所選的便是這金魚。

黃昏 (Tasogare) 和照相 (Shashin) 並見第八卷中。

武者小路實篤

武者小路實篤 (Mushakoji Saneatsu) 生於一八八五年，爲「白樺派」的中心人物，近來在日向建設新村，實行耕讀主義。他的著作單純真率，不施技工，自具清新之氣，極有感人的力量。他在他的三十歲時 (1915) 序中曾說：

「我的工作，在我是時常不可堪的痛苦。這個痛苦，以在最能充實的著作的時候爲尤甚。這是充實極了的痛苦，或是哭而又哭的痛苦。但是這痛苦纔真是力。倘若我的著作裏有些價值，便在於這痛苦自然的沁出在那里這一點上。我的著作是淡泊的，但是我想他並不是稀薄的。」

不懂得我的力，我的淚與我的心的點滴的人，不會懂得我的著作。在這著作裏不能感到我的血者，是和我沒有緣分的人。」

第二的母親 (Daini no haha) 見他的三十歲時中，序上說，「日前復讀第二的母親少許，因為覺得對不住我的妻，所以中止了。」其後又收錄在小小的世界 (1916) 與第二的母親 [及其他 1919] 中。

久米仙人 (Kumesennin) 見燃燒的林 (1922) 中。

有島武郎

有島武郎 (Arishima Takeo) 生於一八七七年，本學農，留學英美，爲札幌農學校教授。一九一〇年頃雜誌白樺發刊，有島寄稿其中，漸爲世間所知，歷年編集作品爲有島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輯了。關於他的創作的要求與態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輯裏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說明。

「第一，我因為寂寞所以創作。在我的周圍，習慣與傳說，時間與空間，築了十重二十重的牆，有時候覺得幾乎要氣閉了。但是從那威嚴而且高大的牆的隙間，時時望見驚心動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隱忽現。得見這個的時候的驚喜，與看不見這個了的時候的寂寞，與分明的覺到這看不見了的東西決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現了的時候的寂寞呵！在這時候，能夠將這看不見了的東西確實的還我，確實的純粹的還我者，除藝術之外再沒有別的了。我從幼小的時候，不知不識的住在這境地裏，那便取了所謂文學的形式。

第二，我因為愛著，所以創作。這或者聽去似乎是高慢的話。但是生為人間而不愛者，一個都沒有。無因了愛而收入的若干的生活的人，也一個都沒有。這個生活，常從一個人的胸中，想儘量的擴充到多人的胸中去。我是被這擴充性所克服了。愛者不得不懷孕，懷孕者不得不產生。有時產生的是活的小兒，有時是死的小兒，有時是雙生兒，有時是月分不足的兒，而且有時是母體自身的死。

第三，我因為欲愛，所以創作。我的愛被那想要如實的攔住在牆的那邊隱現著的生活或

自然的衝動所驅使。因此我儘量的高揚我的旂幟，儘量的力揮我的手巾。這個信號被人家接應的機會，自然是不多，在我這樣孤獨的性格更自然不多了。但是兩回也罷，一回也罷，我如能够發見我的信號被人家的沒有錯誤的信號所接應，我的生活便達於幸福的絕頂了。爲想要遇著這喜悅的緣故，所以創作的。

第四，我又因爲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創作。如何蠢笨而且缺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厭了這個了。應該蛻棄的殼，在我已有幾個了。我的作品做了鞭策，嚴重的給我抽打那頑固的殼。我願我的生活因了作品而得改造！

與幼小者 (Chisaki mono e) 見著作集第七輯，也收入羅馬字的日本小說集中。

阿末之死 (Osue no shi) 見著作集第一輯。

長與善郎

長與善郎 (Nagayo Yoshio) 生於一八八七年，最初用了平澤仲次的名字，在白樺上發

表著作，後來改用本名。他的藝術的態度，在尋求的心裏我們的藝術一篇論文中，曾經表明。

「我們從事於藝術。爲什麼呢？那不必說，我們是爲生活的緣故了。我們並不是能夠爲藝術的緣故而從事於藝術的那樣閒人。但是我們知道，至少在現今的我們，最能使我們全體的總個的生長的道路，除了藝術更沒有別的了。我們裏邊的愛，欲求，矛盾，苦痛，歡喜，悲哀，疑問，不滿等，這些一切因了藝術而得告訴，又因了藝術而得統一的生長。就是這個，在我們也很不容易。我們逐漸培養我們的力，鍛鍊我們的根本，於是能夠一步一步的進於善的調和。因了這樣的表現，我們纔能夠漸漸的變爲誠實，漸漸的觸著事物的精髓。藝術在我們是最好的修養，比一切都更爲適切的訓練。我們生活的中心，無論怎麼說來，最先總是在於我們自身的修養。我們欲與，而又欲得。這兩面的欲求，憑了我們的製作與表現，覺得似乎最能調和，而且覺得這樣的工作於我們似乎最是適當。我們單是得也不能滿足，因爲我們有要和衆人接觸的欲求。但是在我們欲與的瞬間，我們又能沒有覺到自己所有的不足麼？除了製作，我們將於何處去傾吐這些悲歎呢？」

亡姊 (Naki ane ni) 見結婚之前 (1917) 中，篇名原意云於亡姊，有呈於亡姊以爲記念的意義。

山上的觀音 (Yama no ue no Kannon) 見孔子之歸國 (1920) 中。

志賀直哉

志賀直哉 (Shiga Naoya) 生於一八八三年，也是「白樺派」的小說家。廣津和郎在新潮 (Shinchō No. 175) 上批評他說，

「明治四十年 (1907) 頃，日本文壇上還是自然主義全盛的時代，志賀氏著作的幾篇，已經在那時候作成了。其後文壇幾經變遷，各種的主張傾向和黨派，接續出現，志賀氏的著作却不爲他們所混亂，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始終一貫的保持他獨特的風格與文體。那種與內容合致的技巧，——盡力省去誇張與虛飾，盡力簡潔質直的描寫，那種靜澀而有底光的技巧，在文壇正從自然主義要轉到享樂的傾向去的那個渾沌時代，差不多已經將由志賀氏創造完

成了……

在他心底雖然燃燒著熱的火燄，他透見事物的眼光却是冷靜而且銳敏。但是他又毫無那些有冷靜而且銳敏的眼光的人們所容易得到的冷笑與嘲弄的分子。他却別有一種濃厚的憂鬱與哀憐。這就是他的心，是率真清淨，而且心的指針常是正確的證據。」

到網走去 (Abashiri made) 初登在白樺第一號上，後來收在小說集荒絹 (Araginu, 1921) 裏邊。

清兵衛與壺盧 (Seibei to hyotan) 見小說集留女 (Rumé, 1913) 中，又收入羅馬字日本小說集。

千家元麿

千家元麿 (Senkē Motomaro) 生於一八八七年，是日本現代的詩人，著有我所見 (Tibun wa mita, 1918) 虹 (Niji, 1919) 等詩集數卷。但他又做小說戲曲，都有特色。長與善郎批評他

說：

「千家是現今具著希有的心的一個人。這心是極端親和的感情，又是燃燒著的猛火。千家是爲這個心所驅使，燃著這個火而生活著的詩人。這個心便生出他的可驚的感受性，這感受性又生出千家獨特的藝術與宗教。飄飄然的同風一樣，千家到處因了自己的心，發見別的心與生命。感情是一切這一句話，在千家實是真理。用了現在希有的，對於自然的真的從順與對於或物的真的虔敬，千家彷彿是被憑依者一般，自然的噴出他的可驚歎的詩與散文。他那一字一句的活躍，恍如看燃燒著的光燄。只有能知道千家的心的，纔能知道噴出這火燄的洞穴的深奧。像千家這樣善良和藹的人，我可以說不曾有過。凡是略略與千家的心接觸過的人們，不能不愛這希有的自然的人罷。這集（青枝 1920）裏的作品，都是我們用了深的感動所愛讀的著作。我們盼望這書的出現，真已好久了。我是千家的友人，這是我的光榮；日本有這千家，也是日本的光榮。我敢大膽的說，千家在或一點上，已經是世界的人了。」

武者小路在新潮 (No. 186) 上千家氏的印象一篇文章裏，稱他爲殘酷性全無的人，說道：

「千家的同情之深是無比的，但是他心的動搖也無比。他過於受外界的刺激。凡是看見或聽到的東西，都打動他的心底。他的殘酷性可以說是全無。只要對手有點窘苦，他便不知道怎樣是好：無論對手是蟹螯也罷，金魚也罷，老鼠也罷，他總是一樣。」

深夜的喇叭 (Shinya no rappa) 薔薇花 (Bara no hana) 並見小說集青枝中。

江馬修

江馬修 (Ena shin) 生於一八八九年，著有長篇小說受難者最有名，又有短篇集數卷。羅馬字小說集中載其所作在長崎 (Nagasaki nité) 一篇。

小小的一個人 (Chisai hitori) 見寂寞的路 (1917) 中。

江口渙

江口渙 (Eguchi Kan) 生於一八八七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曾加入社會主義者同

盟。

峽谷的夜 (Kiyokoku no yoru) 見紅的矢帆 (1919) 中。

菊池寬

菊池寬 (Kikuchi Kan) 生於一八八九年，東京大學英文學科出身。他自己說，在高等學校時代，是只想研究文學，不豫備做創作家的，但後來偶做小說，意外的得了朋友和評論界的贊許，便做下去了。他的創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間性的真實來。一得真實，他却又懔然的發了感歎，所以他的思想是近於厭世的，但又時時凝視著遙遠的黎明，於是又不失為奮鬥者。南部修太郎在菊池寬論(新潮一七四號)上說：

[Here is also a man——這正是說盡了菊池的作品中一切人物的話……他們都有最像人樣的人間相，願意活在最像人樣的人間界。他們有時為冷酷的利己家，有時為慘淡的背德者，有時又為犯了殘忍的殺人行爲的人，但無論使他們中間的誰站在我眼前，我不能

憎惡他們，不能訶罵他們。這就因為他們的惡的性格或醜的感情，愈是深銳的顯露出來時，那藏在背後的更深更銳的活動著的他們的質素可愛的人間性，打動了我的緣故，引近了我的緣故。換一句話，便是愈玩菊池的作品，我便被喚醒了對於人間的愛的感情，而且不能不知他同吐 Here is also a man 這一句話了。」

三浦右衛門的最後 (Mitsuru Uemon no saigo) 見無名作家的日記 (1918) 中。

報讎的話 (Aru Katakuchi no hanashi) 見報恩的故事 (1918) 中。

芥川龍之介

芥川龍之介 (Akutagawa Rinnosuke) 生於一八九二年，也是東京大學英文學科的出身。田中純評論他說，「在芥川的作品上，可以看出他用了性格的全體，支配盡所用的材料的模樣來。這事實便使我們起了這感覺，就是感得這作品是完成的。」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題，最多的是希望已達之後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時的心情。他又多用舊材料，有時近於故事的翻譯。但他的複

述古事並不專是好奇，還有他的更深的根據：他想從含在這些材料裏的古人的生活當中，尋出與自己的心情能够貼切的觸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經他改作之後，都注進新的生命去，便與現代人生出于係來了。他在小說集煙草與惡魔（1917）的序文上說明自己創作態度道：

「材料是向來多從舊的東西裏取來的……但是材料即使有了，我如不能進到這材料裏去，——便是材料與我的心情倘若不能貼切的合而爲一，小說便寫不成。勉強的寫下去，就成功了支離滅裂的東西了。」

說到著作着的時候的心情，與其說是造作着的氣分，還不如說養育着的氣分（更爲適合。）人物也罷，事件也罷，他的本來的動法只是一個。我便這邊那邊的搜索著這只有一個的東西，一面寫著。倘若這個尋不到的時候，那就再也不能前進了。再往前進，必定做出勉強的東西來了。」

鼻子 (Hana) 見小說集鼻 (1918) 中，又登在羅馬字小說集內。內道場供奉禪智和尚的

長鼻子的事，是日本的舊傳說。

羅生門 (Rashōmon) 也見前書，原來的出典是在平安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語裏。

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 (Sato Haruo) 生於一八九二年，是現代的一個詩的小說家。芥川龍之介說：

「佐藤春夫是詩人……所以他的作品的特点也在於詩的這一點上。」

佐藤的作品裏，並非沒有諷道德的，也不是沒有寓哲學的東西，但是裝點他的思想的常是一脈的詩情。

佐藤的詩情似乎與世間所謂世紀末的詩情最相近，纖婉而兼幽渺之趣。」

他的作品又充滿豐富的空想，可以說是一種特色。谷崎潤一郎替他的病的薔薇做序，曾說：「據我想來，只有生於空想的人纔有得為藝術家的資格。藝術家的空想無論怎樣的與自然相隔離，只要他總是在作者的頭裏活著動著的力，這空想也豈不是同自然界的現象一

樣，是真實之一種麼？能够將空想化爲真實，這纔算是有了爲藝術家而生活著的價值了。」

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 (Watakushi no chichi to chichi no tsuru no hanashi)

「黃昏的人」(“Tasogare no ningen”) 並見小說集幻燈 (1921) 中。

形影問答 (Keiei mondo) 見美的街市 (1920) 中。

雉雞的燒烤 (Kiji no aburiniku) 見阿絹與其兄弟 (1919) 中。

加藤武雄

加藤武雄 (Kato Takeo) 生於一八八八年，被稱爲鄉土藝術的作家。加能作次郎評論他的著作的態度說是一種求救的心：

「我所求於藝術的東西，一句話說來，是救助的感情。我想在這世間充滿了辛苦煩惱，從我自身的經驗上說來，也確是如此。我想到人生的苦惱，忍受不住他的傷痛，常常想對著或物祈禱，並且牽住了求他的救助；又想和無論什麼人，只是同具這樣心情的人，互握著手，慟哭一

番。這時候能够多少的救助我的心的，現在除了藝術更沒有別的東西了。我用了這樣的心情對待別人的藝術，也用了這樣的心情自己去創作。……我讀加藤的小說集鄉愁，心想他可不是也用了同樣的心情制作的麼？」

鄉愁 (Kyoshu) 見小說集鄉愁 (1919) 中，是他最有名的著作。中村白葉批評他說：

「外國人如問現代日本作品中間，有什麼可以翻譯，我們有幾篇可以立刻推舉出去麼？有一回，一個俄國的朋友問我的時候，我一時迷惑了不能回答，但是隨即想到，有了，這就是加藤的一篇鄉愁。我當時覺感對於日本與外國文壇全體負了責任，可以這樣宣言。……這篇裏貫徹的悲哀，就是從橫宇宙的，深深的貫徹人生的悲哀，無論是俄國人，或是印度人，是太古的初民，或是人類的遠孫，這篇著作翻譯了給他們看，都是無所不宜的。我也能够寫這樣的作

品，便是一生只寫得一篇也滿足了。」